◆[S-link索引](../S-link%E9%9B%BB%E5%AD%90%E6%9B%B8%E7%B4%A2%E5%BC%95.docx#六祖法寶壇經淺釋)◇[線上網頁版](http://www.s6law.com/99life/law-book/%E5%85%AD%E7%A5%96%E6%B3%95%E5%AF%B6%E5%A3%87%E7%B6%93%E6%B7%BA%E9%87%8B.htm)◆

【[六祖壇經全文](%E5%85%AD%E7%A5%96%E5%A3%87%E7%B6%93.docx)】

《**《六祖法寶壇經淺釋》**》

宣化上人主講

\*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日至七月二十七日於美國加州三藩市佛教講堂

# 【索引】

\*。[六祖法寶壇經略序](#_六祖法寶壇經略序)。

\*。[行由品第一](#_行由品第一)。[般若品第二](#_般若品第二)。[疑問品第三](#_疑問品第三)。[定慧品第四](#_定慧品第四)。[坐禪品第五](#_坐禪品第五)

\*。[懺悔品第六](#_懺悔品第六)。[機緣品第七](#_機緣品第七)。[頓漸品第八](#_頓漸品第八)。[宣詔品第九](#_宣詔品第九)。[付囑品第十](#_付囑品第十)

　　「六祖法寶壇經」是此部經的名字，這部經叫「六祖法寶壇」，是經的別名。「經」：是經的通名。佛經立題以七種來分別，即是單人、單法、單喻、人法、人喻、法喻、人法喻。如佛說阿彌陀經是單人立題。因佛和阿彌陀是人，是人修行成佛的。人就是佛，佛就是人，故中國寫「佛」字有個人字在旁邊。單法立題如般若經、涅槃經。涅槃是法——涅者不生，槃者不滅。單喻立題如佛說梵網經，若能嚴持戒律就會生出光明，如大梵天網羅幢的寶珠。若犯戒、破戒、知法犯法，則有所漏，漏到地獄、餓鬼、畜生三惡道去，絕無人情可講。法喻立題如妙法蓮華經，妙法是法，蓮華是喻。人喻立題像如來師子吼即是，如來是人，師子吼是喻，佛說法像師子吼一樣。人法立題如文殊問般若經。人法喻具足立題，如大方廣佛華嚴經，大方廣是法，佛是人，華嚴是個比喻。

　　但這部「六祖法寶壇經」是中國的經，不是印度的經，故在七種立題外又多一種。六祖是人，法寶是法，壇是處所，所以這部經是人法處立題，不能照七種立題來講述。

　　六祖這個祖師不容易做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很多人要殺他，連他的徒弟（志徹）也要殺他。故大師得到法後，到獵人隊中避難十六年。甚至在南華寺建立法壇之後，仍有外道公然要殺他，故大師跑到山上藏到石頭裡打坐，這塊六祖大師的避難石，至今仍可在南華寺看到。

　　六祖大師是從何處得來六祖的名銜呢？這須從菩提達摩談起。「菩提」是覺，「達摩」是法。菩提達摩在印度是第二十八代祖師，但為何他不在印度作祖師而跑到中國來呢？因佛在以前授記，說到第二十八代時，大乘佛法將會傳到震旦（中國）來，故菩提達摩從印度坐船到中國。但當時中國的佛法，似有似無，因為當時的佛法，只做表面工作，如誦經、研究經典、講經等，連拜懺都沒有，當時一般學者皆將佛法當做學問來研究討論。

　　經典上所說的道理，應該照著修行。但在中國的南北朝沒有人真正修行打坐，因為怕吃苦。現在美國也是同樣的情形，坐一會，腿痛了就將腿伸開，搖搖晃晃，把腳摩擦一下。人就是人嘛！都怕吃苦。在達摩祖師未來中國前，他派了兩個徒弟——佛馱及耶舍，到中國傳頓教法門，即禪宗。誰知他們到了中國，卻受了很大的氣，所有的和尚都不理睬他們。

　　後來到了廬山，遇到慧遠大師，他專講念佛法門。慧遠大師問：「你們兩位是印度和尚，傳的是什麼法，怎麼沒有人理你們呢？」

　　佛馱及耶舍大概只會說很少的中國話，就伸出手說：「看！拳做手，手做拳，這快不快？」遠公大師說：「很快。」又說：「菩提煩惱也就這麼快。」遠公大師當下就開悟了，原來菩提煩惱沒有分別，菩提即是煩惱，煩惱即是菩提！慧遠大師明白這個道理後，很恭敬地供養佛馱及耶舍。但沒多久，這兩位印度和尚就在同一天往生了。他們的墳墓至今還在廬山。

　　達摩祖師看中國大乘根性成熟了，於是不怕路程遙遠及辛勞，將大乘佛法帶到中國來。但當時因語言不通，中國人叫他「摩羅剎」。小孩子一見這留長鬍子的菩提達摩，就很害怕的跑了，人則以為這印度人是來抓小孩的，因此叫小孩子不要接近他。

　　達摩祖師後來到南京聽神光法師講經，看到天華亂墜，地湧金蓮，這種殊勝的境界。這種境界只有開五眼六通的人才能看到。講完經後就問法請法，達摩祖師問：「法師！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神光說：「我在這兒講經。」達摩問：「你講經做什麼？」神光答：「我講經叫人了生死。」達摩說：「生死如何了？你講的經，黑的是字，白的是紙，你用什麼教人了生死？」神光被問得無話可答，故老羞成怒，大發脾氣。雖然神光法師講經，講得天華亂墜，但仍一樣發脾氣。故我剛才說當時佛法似有似無。神光發了脾氣，拿起他的鐵製武器念珠。（法師一發脾氣是不得了，像洪水，像山崩地裂）說：「你現在居然謗法！」朝著達摩臉上就打。達摩雖然會武術，但沒防備神光這麼厲害，說不過就動武，結果被打掉了兩顆牙齒。據說，聖人的牙若被打掉，吐在那裡，就會大旱三年。達摩心想：「三年不下雨，那要餓死多少人？我來是為度眾生的，不是來殺眾生的。」於是把兩顆牙吞到肚裡，一言不發，回頭就走。

　　因為他是出家人，且是祖師，故忍辱的功夫修到家了。在路途中，遇到一隻鸚鵡被關在籠子裡。這鳥比神光聰明，因為牠認識菩提達摩是位祖師，故說：「西來意，西來意，請您教我出籠計。」達摩來到中國，還沒有遇到知音，但這鸚鵡卻是知音。聽到鸚鵡這樣請教他，達摩就很高興傳授給牠一個秘密妙訣說：「出籠計，出籠計，兩腿伸直，兩眼閉，這便是你出籠計。」

　　鸚鵡明白出樊籠方法之後，便說：「現在我明白了，謝謝您的指教。」鸚鵡見到牠的主人，從遠方回來，乃使出方便法，等待主人親近牠。每天主人回來都要與他心愛的小鳥玩一玩，以消愁解悶，現在一看小鳥躺在那兒不動了，很是著急，於是打開籠門，將小鳥捧在手裡。咿！還是熱呼呼的，因牠是裝死，故暖氣還在。主人將手一打開，鸚鵡就飛了！出籠計果然靈驗。

　　我們現在還在籠子裡，不要以為自己是自由的，願意吃就吃，願意喝酒就喝酒，不守規矩就是自由。這簡直太胡鬧了，這是誤解自由。真正的自由，是生死自由，願意就飛到天上，或鑽到地裡，你若有這本事，才算真正自由。本來講六祖壇經，我講得不好，可是敢講。有的人講得好，但不敢講，等我這講不好的先講一次，以後講得好的人跟著來講。將來你開智慧後，就可講得比我好。講得好的是從講不好學來的。

　　神光法師把印度來的黑臉和尚打掉兩顆牙，看見印度和尚沒反擊他，便以為是勝利了。可是不久無常鬼戴著高帽子來了，對他說：「法師！你今天壽命盡了，閻羅王派我來請你去。」神光一聽，說：「我也要死嗎？我講經講得天華亂墜，地湧金蓮，還不能了生死，那這世界到底有沒有人能了生死？」無常鬼說：「有。就是方才被你打掉兩顆牙的黑瞼和尚，閻羅王不但管不了他，還要天天向他叩頭頂禮呢！」神光說：「鬼大哥！你先等一等可不可以？請代我跟閻羅王講一講，給我一段時間，讓我去學他了生死的法門。」無常鬼說：「你若真有誠意，也未嘗不可通融。」神光一聽，高興得不得了，連鞋也忘了穿，赤足就追達摩，在路上就看到剛才得到達摩幫助的鸚鵡，對他說得救的經過。他想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，要裝死，裝活死人。達摩也不理他，他就在後頭跟，一跟就跟到洛陽熊耳山（河南嵩山少林寺）。達摩在那兒面壁打坐，坐了九年，神光也跪足九年。以前我講此公案時，有一個十一歲的小孩聽了很高興，就問神光跪了九年有沒有吃飯？我回答：在九年若不吃飯，怎可活著呢？就是達摩吃飯，他也吃飯，達摩打坐，他就跪著，可是在書上沒有記載。當達摩面壁九年期間，有很多人皈依，禮拜他做師父。

　　神光跪了九年，有一天下大雪，雪下得埋到腰身。達摩說：「下這麼大的雪，你跪在這裡做什麼？」神光說：「我要了生死，以前我講經不能了生死，現請祖師傳授我了生死的法門。」達摩說：「你看天下的是什麼？」神光說：「是雪。」「雪是什麼顏色的？」「白色的。」達摩說：「你等著什麼時候天下紅雪，那時我就傳法給你。若不下紅雪，你就不要期望。你這麼一個惡和尚，用念珠把我的牙打掉兩顆，我不向你報仇，已經很慈悲了，怎會傳法給你？」乃出此難題來考驗神光，而神光把此文章作成了，他一看牆上有一把修道人的戒刀，預備犯戒時，寧可把自己頭割下來，也不犯此戒體。神光乃把刀拿下，一刀將臂斬斷，血流滿地，將白雪染成紅雪，福至心靈，於是他捧紅雪來到達摩面前說：「祖師您看！真是紅雪了。」這本來就是預料之中，只為要考驗他的真心，達摩必須出這個試題o故達摩很高興地說：「我到中國到底沒有白來，還遇到你這樣真心求法修道的人，把自己胳臂都不要而來求法，果真有一點誠心。」故傳給他以心印心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的法門。當達摩講完之後，神光便生出分別心來，說：「我斷下來的臂好痛，我的心很痛，請祖師替我安心。」達摩說：「把你的心拿來給我，我才能幫你將心安好。」神光便去找自己的心，東西南北四維上下，覓心了不可得。神光說：「我找不著。」達摩祖師說：「我已安汝心竟。」也就是我給你安好了。神光當下豁然大悟。故他說：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，神光不明趕達摩，熊耳山前跪九載，只求一點躲閻羅。」——萬法歸一，但一歸於何處呢？神光不懂「合」字的義理，所以去追趕達摩祖師，在熊耳山跪了九年，只求達摩祖師指點他如何了生脫死躲避閻羅王。

　　神光由達摩傳法後，改名為「慧可」，即智慧足夠了，善根可以了。慧可大師問達摩祖師說：「大師在印度有沒有傳法的徒弟呢？印度傳法是否也把衣缽袈裟作憑據呢？」達摩祖師說：「沒有，在印度我傳法是不用衣缽袈裟作表信，因為印度人心很直率，修行得道就說得道，有人證明他開悟得道就可以了。若未經證明，他自己不會說我已得道、證果，我已證阿羅漢，或我又是菩薩了。中國人不同，中國大乘根性者是多，可是打妄語的人也多，修道未成道業，就自吹說成了；沒證果也自說已證果，所以要用衣缽袈裟來證明。故現我傳你衣缽袈裟，你要好好保存。」

　　達摩祖師到中國來，曾經被人下毒六次，因為當時北魏有兩位法師想害他，一位名叫菩提流支，一位名叫光統律師，他們最嫉妒達摩，所以做了些齋菜，內摻些劇毒來供養達摩祖師，達摩知飯裡有毒，但還是照吃。吃後，叫人拿盤子來，吐出一堆蛇來，原來毒藥變成蛇了！菩提流支看毒不死達摩，不知是怎麼一回事，故第二次下加倍的毒藥。達摩又吃了，吃後坐在一塊大石頭將毒藥嘔出去，其力量之大將石頭都爆破了。以後連續四次下毒，都毒不死達摩。

　　有一天達摩祖師對慧可大師說：「我來中國，是度中國有大乘根性的眾生，現我傳法已經有人，我要圓寂了。」達摩祖師死後，用棺材裝起來埋到墳裡。可是在這同時，北魏有一使臣叫宋雲，在蔥嶺一帶路上碰見達摩祖師。達摩拿著一隻鞋子對宋雲說：「你國家有事，因為你的國王今天死了，趕快回去。」宋雲問：「大師，您到那兒去？」達摩說：「我回印度去。」又問：「大師，您傳法給誰了？」達摩答：「在中國四十年後可是也。」後宋雲回到北魏與人談起此事，大家都不信他所說的話，於是眾人將達摩的墳打開一看，棺材裡什麼都沒有，只剩一隻鞋。究竟達摩祖師去那裡了？以後也沒人知道，恐怕現在來到美國也不一定，因為他能夠改頭換面，千變萬化，故沒有人認識他。當他來中國時他說他一百五十歲，但走時還是一百五十歲，歷史上也無法考據。

　　達摩預備圓寂時，說：「我來中國傳法給三個人，慧可大師得到我的髓，道育禪師得到我的骨頭，道濟比丘尼（即總持比丘尼）得到我的肉。」道濟比丘尼會背誦法華經，故死後從口裡生出一朵青蓮花來。因為達摩祖師將他的身體都分給別人了，所以在美國你們找不著他的。二祖慧可大師，俗姓姬名神光，北齊時代人，當他降生時，他的父母見金甲神人——護法韋陀菩薩，大放光明，來保護這位祖師出世，故他名叫神光。此位祖師天性聰慧，記憶力強，所謂「目下十行字，耳聽百人音」——並非一看就看十行，而是普通人看一行的時間，他可看十行，就是這麼迅速；一百個人同時講話，他都可聽得清楚，分別能力很強。

　　可是這位祖師脾氣最大，講話不投機，就想打人。在四十歲以前，連講經說法都帶薯一串鐵念珠去行俠仗義。所以見到達摩祖師，乃用念珠打他，結果跪了九年，又將自己的臂斬斷一隻。你想想，如果沒有一股脾氣，怎捨得將自己臂一刀斬斷，也不覺痛，得法之後才覺得痛。此乃是因為他有脾氣，若沒有脾氣，就是斬斷了也不會痛的。痛就是有煩惱。

　　這位祖師在四十歲時遇到菩提達摩，得法之後，就隱遁了四十年，因為當時菩提流支和光統律師這一黨，專與達摩祖師的弟子作對，甚至見到就想要殺。菩提達摩都被他們用毒藥毒死，又何況他的徒弟呢！慧可大師因接受他師父的教導，故隱遁起來，躲避這些人再來為難。等到慧可大師八十歲時，他開始弘揚佛法，大興教化。遂遇到三祖僧璨大師，付法之後，吩咐他好好保護衣缽作為證據，並應隱遁，以避免人們之嫉妒及迫害。

　　慧可大師在這時候假裝瘋癲，但見到有緣的眾生，他就予以度化。雖然他假作神經病，但因為與眾生有緣，所以有很多人相信他。可是菩提流支的黨徒，還是嫉妒障礙，就去官府那兒誣告慧可大師，說他是個妖怪，迷惑眾人來崇拜他。當時皇帝就相信，便下了一道聖旨f命令當地官府，將慧可大師捉起來審問他說：「你到底是人，還是妖怪？」慧可大師答說：「我是妖怪。」審判官一聽他這樣講，知道他是受了冤枉，說：「你講清楚，你到底是個什麼？」慧可大師說：「我真的是個妖怪。」因國法是不許妖怪惑世的，於是就奏明皇帝，將他問斬，即斬首示眾。這世界有沒有真理啊！他身為第二代祖師，而官府說他是妖精。

　　慧可大師就落淚告訴他的徒眾說：「我應該受此果報的。」二祖的脾氣很大，他什麼也不怕，若他怕死，那他也不會承認他是個妖怪。他感到悲傷的是佛法於他在世時，還未能廣被瞭解。他說佛法到第四祖時，將會落到名相上，有名有相，便著於名相。

　　哭後，就對劊子手說：「你來殺吧！」劊子手拿刀朝箸頭顱就砍，但沒有血出，只流出像牛奶似的白漿。你說這未免太神化了，你信就信，不信就算了，這沒有理由可講的。你信，我可以用簡單道理來解釋。這是人修行到了純陽體時，他身體所有的血都會變成白色。你說不信，當然你不信啦！你要信，你也成了第二代祖師了。

　　執行官一見這種情形，就具實奏明皇帝說：「這人真是妖怪，我把他殺了，但沒有血流出，只流牛奶似的白漿，但死去的面目和活時一樣，這證明真是妖怪。」但皇帝知道他錯殺了聖人，因為在印度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，被人砍了頭，不流血只流白漿。這是證明人體純陽無陰，因為無漏，沒有無明，陰都變成陽了。

　　有人說：「法師！方才您講慧可大師的脾氣很大，怎會沒有無明呢？」要明白，慧可大師的脾氣是大忍、大勇、大智、大慧的脾氣，並不像你我那爆炸似的脾氣，一下子就爆了。你要聽明白，脾氣和脾氣各不相同。智慧的脾氣，就能認出因果循環，故不會違背一切的道理。皇帝知慧可大師是真正的肉身菩薩，就生出大懺悔心來說：「有一位真菩薩在我們國家裡，朕不加以保護，反而將他殺了。」於是下令文武大臣全都皈依二祖。雖然他死了，仍收了這麼一些徒弟。

　　隋朝時三祖僧璨祖師，沒有人知其身世、姓名。當他見二祖時，全身長了很多瘡，像大痲瘋一樣。二祖問他說：「你從何處來？來這兒做什麼啊？」僧璨答：「我來皈依和尚，學習佛法。」二祖說：「你病得這個樣子，這樣不清淨，怎麼可以學佛法呢？」三祖本來就很聰明，但他比二祖更聰明。他說：「我是個有病的人，而您是一位和尚，但我們的心又有什麼分別呢？」二祖一聽，知此人有些來歷，便說：「不要講，不要講，我知道了。」於是，就把法傳給他，並囑咐他隱藏起來，以避菩提流支餘黨的殺害，又說：「且不要讓旁人知道我已傳法給你了。」所以三祖僧璨法師也學二祖一樣假裝瘋癲，默默地到各處教化眾生。時逢北周武帝消滅破壞佛法，故他跑到山中隱居了十多年。山上本來有很多豺狼虎豹，但他一開始住山時，那些動物都搬家了。

　　傳法給四祖道信禪師後，三祖就設千僧齋。齋畢，對大眾說：「你們認為結雙跏趺坐死是最好的，現在我給你們看看一個特別死的樣子。我的生死自由，不受時間的限制。」說完之後，左手攀著樹枝，把腳蹺起來，就奄然圓寂。他死時多大歲數，什麼地方人，身世如何？都沒有人知道。有人聽了駭怕的想：「第一位祖師菩提達摩，被人毒死，第二位祖師被人殺害，第三位祖師抓著樹枝就死去。我不要做祖師，太危險了。」你就想做也做不到，也不可能做，因你怕死嘛！做祖師的就要不怕死，拿死和生一樣而沒有分別，所謂「煩惱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遊戲人間，教化眾生。」這才能做祖師。你這麼膽小，有所恐懼，連祖師的徒弟都做不成呢！祖師都是不怕苦、不怕難、不怕死、不怕生的。你不怕死就可做祖師。現在誰不怕死，我就封他做祖師。

　　四祖道信禪師，很小就跟僧璨祖師出家學習佛法，六十年長坐不臥，眼睛常閉著用功辦道。此非睡覺，可是一睜眼，一般人就嚇得像地震似的，為什麼呢？誰也不知道。但他就有這種威德。唐朝貞觀十七年（公元六四四年），太宗派使臣請他到皇宮供養，拜他為師父。若是現在的法師，就是皇帝不請，也要去見他，攀緣一下，更何況來禮請呢？但四祖拒絕了，托辭說：「我年紀太老了，走路也走不動啦！我因年老多病，故不能到京城去。」

　　使臣回覆皇帝後，皇帝說：「回去告訴他，無論他多麼老，皇帝仍要請他到宮裡供養。」使臣只得回四祖處說：「皇帝說無論你多麼老，我們仍要用轎子把大師抬去宮中供養。」古時沒有飛機，不像現在交通這麼方便。四祖答：「不行！我真的太老了，若你一定要我去，就把我這腦袋斬下拿去，但我的心始終是不去的。」使臣無計可施，只好據實報告皇帝說：「這和尚真是特別古怪，也太不近人情了，他說就是將頭砍了，心也不來見皇帝。」皇帝說：「好！你就去把他的頭給我拿來。」於是用一盒子裝上一把刀交給使臣說：「拿此刀，將他頭斬來。」但臨走時皇帝又對使臣說：「無論如何，你不能傷害這和尚。」使臣明白後，又回到四祖處，說：「老和尚！您到底去不去？若不去，這把刀就是用來斬您的頭，拿您的頭去見皇帝。」道信祖師說：「好啊！我的頭能見到皇帝，那是我一生的光榮，你現就來斬我的頭吧！」使臣拿起刀，比畫一下四祖的頭。但見他果然把頭伸過來了，便趕快把刀放回盒子裡。道信禪師閉著眼等他斬頭，但久不見動靜。於是道信禪師就發脾氣，咆吼道：「喂！你怎不斬啊！」情形跟二祖差不多的。使臣說：「皇上吩咐我只是這麼講一講，但不能傷害和尚您。」道信聽後哈哈大笑說：「你現知道世界上真有不怕死的人了！」

　　四祖俗姓司馬，出家法名道信，是當時有名望的宗族。從小出家修道，在世七十二歲，六十年拹不著席，有不可思議成就的境界。有次他在山上修道時，有土匪圍城達一百多天，城內糧物及食水都絕罄，大師見此情形，就到城內教所有官民誦「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」。唸了沒多久，群賊退散，井亦湧出水，這是一種感應的境界。此時，他用佛眼觀察，見湖北破頭山有一股紫氣紫雲，圍繞籠罩，這些紫雲是極祥瑞的示現，於是他便搬到這山上來住，並將其名改為「雙峰山」。他教化剛強難化的眾生，令他們改惡向善，可是他們偏要改善向惡，不聽教化。四祖很耐心用各種權巧方便的法門，使他們棄邪歸正。在他弘揚佛法四十多年內，所教化的眾生如稻麻竹葦，度生無數。

　　有一天四祖告訴他的弟子們說：「你們要給我造一塔，我要走了。」當塔造好了，在唐永徽二年（公元六五一年）閏九月二十四日，四祖無疾奄然而化。他的徒弟就把他裝到石頭做的塔裡。本來這塔用鐵鎖鎖著，過了一年，門居然自動開了。徒眾見四祖在裡邊仍端然正坐，栩栩如生，但肉都是乾的。五祖弘忍大師見其相好，非常高興，於是用漆布把他的身體貼上金，保護其真身直到現在。

　　唐朝五祖弘忍大師，俗姓周，黃梅人（黃梅縣在今湖北省，雙峰山屬黃梅縣），七歲出家，拜四祖為師，十三歲受具足戒。為人木訥沉厚，雖然同輩屢欺負輕慢他，他亦處之泰然。白天隨眾做事，什麼工作都做；晚上打坐，攝持身心，口不講一切是非，跟隨四祖三十年學習佛法。五祖身高八呎，相貌奇特。他住在雙峰山東邊的憑茂山上，故當時稱其為「東山法門」。有一次見一群土匪圍湖北城，阻斷所有的交通路線。五祖從東山下來到城中，當土匪見到他時，駭怕得不得了。因為他們所見的不只是祖師，而是一金甲金剛王菩薩，手持寶器，威德顯赫，光明晃晃。群賊撤退，而城遂被解圍。

　　大師如何能指揮這些金剛王菩薩呢？因五祖有修行，且能誦楞嚴咒，在楞嚴經上說，若一心誦持楞嚴咒，則八萬四千金剛藏菩薩會在各種危難中保護你。在唐高宗時，皇帝屢次詔請大師到宮內供養，但均為大師所辭拒。最後皇帝賜以各種珍貴的藥材和禮物以為供養。

　　唐咸亨五年（公元六七四年），五祖告訴弟子們說：「給我建一塔，我要走了。」在第二個月十四日他問：「塔準備好了嗎？」弟子們說造好了。大師說：「這麼多年來，我教化眾生，度化有緣者，且付法予惠能六祖。現在你們有十人應成法嗣，到處建立道場，護持佛教發揚光大，教化眾生。這十大弟子即是神秀、智詵、慧藏、玄約、老安、法如、智德、義方、惠能、劉主簿等。五祖將這十位送到不同的地方去教化眾生。不久，五祖安坐而入涅槃。他七十四年間，廣開教法，學徒千萬，傳衣缽給惠能大師。

　　以上是略述西天二十八祖菩提達摩，攜法東來，為中國禪宗初祖。繼後代代一脈單傳，秉承釋迦牟尼佛正法眼藏，直至六祖惠能大師的事蹟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 【六祖法寶壇經略序】

「六祖法寶壇經略序」，此乃六祖入室弟子法海禪師所撰，記逾六祖的生平事蹟。

## 0-1【文】大師名惠能。父盧氏。諱行滔。母李氏。誕師於唐貞觀十二年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。時毫光騰空。異香滿室。黎明。有二異僧造謁。謂師之父曰。夜來生兒。專為安名。可上惠下能也。父曰。何名惠能。僧曰。惠者。以法惠施眾生。能者。能作佛事。言畢而出。不知所之。師不飲乳。夜遇神人灌以甘露。

【解】大師名惠能，父名盧行滔，母李氏。師生於唐貞觀十二年（公元六三八年）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，生時毫光騰空，像佛頂放光，異香滿室。在第二天黎明時分，有兩位異僧來訪盧府說：「你昨晚生下的孩兒與佛法有緣，故特地來為他命名，以上惠下能作他的名字。」他的父親問：「為什麼叫惠能呢？」僧答：「惠是以佛法惠施眾生，能是表示能弘揚佛法。」說罷就不知去向。惠能出生後，並不吃母乳，卻能日日長大。據說有神人每晚灌以甘露。

## 0-2【文】既長。年二十有四。聞經悟道。往黃梅求印可。

【解】一次，惠能在賣柴時，聽人讀誦「金剛經」，聽到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時，當下即悟。現在很多人都聽過金剛經了，但並沒有人開悟。在西方，我希望有人聽到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能明白義理而開悟。大師開悟後，他並沒有到處說：「看！我開悟了。」他不像現在有些人，只懂些佛法的皮毛，就到處宣說自己開悟。古來的人，即使他已經開悟，也不敢鹵莽的說他開悟了，何況那些根本未開悟的，更不應到處宣揚，自吹自擂。若是開悟了，必須找一位明眼善知識來證明。這就是六祖去黃梅求五祖印證的原因。古來悟者，從不自己印證自己，不像現在的人，未悟說悟，打大妄語。要知悟與未悟是有天淵之別，怎可真偽不辨，魚目混珠，籠統瞎談？

　　還有現在一般無知識的年輕人，吃麻醉藥後，就醉醺醺的，喪失本知。這時，惑世的魔王，偽作善知識而給他們證明說：「是的，你已達到空的境界，然而你不能住在虛空裡，要回到我這裡來。我有住宅和房子，有很舒適的旅舍。」年輕人聽後就拜魔王為師。根本這些惡知識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真還是假，所謂師徒同惑，以盲引盲。所以我們必須用經典來作證明。經典並沒有說那個愚人在虛空裡設置旅舍。即使現在的火箭能飛到月球，但空中樓閣還是不能建立的。像這種幼椎的言論豈能成立呢？

　　現在我們很忙，早上每個人四點就起來念經。我們在地球上忙著造房子，但不能在虛空裡造。為什麼？因我們是住在地面上的，所以房子也要在地面上建築。我們把這身體忘了，而來造金剛之身，這個身體就像我們的房子，總有一天會壞的。現在從早到晚我們忙著在鑄造、提煉，到最後就能修行得到金剛不壞之身。成就了不壞金剛身後，就可以隨心所欲而到虛空去，上而至天，下而至地，或到龍宮都可以。不需要護照或行程就可到達，到處飛行自在，但首先你必須要修這不壞之身，始達這種境界。

## 0-3【文】五祖器之。付衣法。令嗣祖位。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。南歸隱遯一十六年。

【解】六祖離開黃梅後，並沒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居住。因為神秀的徒弟及異教徒要迫害他，故大師避難，在獵人隊伍中住了十六年。在這期間，並沒有人知道他是六祖，他一方面用功修行禪定，同時為獵人守護網羅的工作。若見網中的鳥獸，都盡力設法予以放生。這時他有充分的時間來修行，圓滿他的功夫而不被打擾。若你真正修行，一切都很順利。一旦發心修行，那麼、魔障就從四面八方而來，且各種想像不到的現象都會發生。與獵人相處的十六年中，六祖隨遇而安。這是最聰明的隱遯——不求名、不求利、不到處佔便宜，而真正用功修行。

## 0-4【文】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曰。會印宗法師。詰論玄奧。印宗悟契師旨。

【解】他們論來論去，提出各人對義理的看法。誰問誰呢？是印宗法師問六祖大師。六祖已解決是旛動還是風動的諍論，指出是仁者你的心動。印宗法師很驚訝聽到一個在家人能說出這種奧妙的道理，即下法座而延請六祖到他房內一談。他問：「你從何處來？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印宗法師知這位在家人是五祖的入室弟子，傳法衣缽之人。他即時頂禮六祖，後徵求詢問經書中奧妙的義理，討論風動旛動。直至他與六祖論後，印宗大師才瞭解到禪宗的義理。

## 0-5【文】是月十五曰。普會四眾。為師薙髮。二月八曰。集諸名德。授具足戒。西京智光律師為授戒師。

【解】在正月十五日，印宗法師集會四眾弟子即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來為大師舉行剃度儀禮，使顯現出家相而成比丘。人出家有各種不同的理由。有些人因衣食難謀，見出家後有人供養，有得吃有得穿，所以為此而出家。有些人出家是因為年老又沒有子女照顧，他們想：「我出家後，收一年輕的徒弟，他會像兒子一樣照顧我。」有些人因為做了土匪，或因為是逃犯，出家剃髮後，可避免政府抓到了會砍他們的頭。有些是很小就被送到廟裡出家。因這些理由而出家的人，是否能真正用功修行那是很難說的。有些人因迷信，但還有信心。好像有些父母因孩子病重，他們就想：「這孩子也許會因病而死，應該把他送到廟裡當和尚。」由於迷信，父母乃送他們的小孩到廟裡。

　　「迷信」者尚有希望，但「信迷」即是專信邪知邪見，隨著不正確的思想轉變，真是所謂「迷中迷」。有些人是「迷且不信」，在他們的迷中不相信任何事。有些是「信而不迷」，這些人是用真心來學佛法，直到明白而不迷了。像這些人出家，是否能真正用功修道，也是不一定的，也許有百分之一或二會修學佛法。然而，若你下定決心要開悟，以了生脫死，那麼出家後就能認真用功修道。

　　有些人是出世間的家：即出三界的家——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出此三界後就無欲、無色的執著，因為他們無所執著，視三界如空華，所以說出三界的束縛，出三界的家。有些人是出煩惱的家，若你不斷煩惱而出家，那是不能得道的，所以一定要去除煩惱。六祖則是一特殊的例子，不適宜以上所講的理由。因他已得到自在，出不出家沒有什麼差別。他作居士時，已經在行菩薩道，而不像一般的在家人。

　　在二月八日釋迦牟尼佛出家日，這天集聚十方所有的高僧大德——中國的法師和印度法師來為六祖授具足戒。印宗法師請西京智光律師為六祖的授戒師。智光律師持戒嚴謹，在行、住、坐、臥具足四大威儀。凡律師的一舉一動，都要合乎律儀，不可隨便。故在楞嚴經上說：「嚴淨毘尼，宏範三界。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0-6【文】蘇州慧靜律師為羯磨。荊州通應律師為教授。中天耆多羅律師為說戒。西國蜜多三藏為證戒。

【解】羯磨是梵語，意為辦事，為授戒時之辦事人。羯磨要確實所行的一切均合乎戒法，合乎釋迦牟尼佛所設的規矩。所作若不合乎佛法，則不為羯磨所接受。在授戒時，授戒師問羯磨三次說：「可授戒予此人嗎？」每一次羯磨均要答：「可。」在戒壇上，羯磨和教授坐在左邊，授戒師坐在右邊，其餘七位證戒師坐在兩旁——一共是三位教授師和七位證戒師。他們代表十方諸佛來講法及授戒。所以出家受戒是非常重要的。「教授」，即傳授經典。耆多羅是梵語意為「功德華」。蜜多法師精通經、律、論三藏，故稱其為三藏法師。所有的戒神都來保護這位有才智的法師，在其一生中有很多神異的事蹟，「蜜多」意為興盛、茂盛。

## 0-7【文】其戒壇。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。立碑日。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。

【解】求那跋陀羅，意謂功德賢。這位法師在光孝寺，建一法壇，壇上豎一石碑，且作預言說：「後世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具足戒。」

## 0-8【文】又梁天監元年。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。將彼土菩提樹一株。植此壇畔。亦預誌日。後一百七十年。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。度無量眾。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。

【解】梁武帝天監元年（公元五○二年），印度智藥三藏法師航海來，看到這法壇與石碑，將從印度帶來的菩提樹枝栽植在這壇邊，並立碑預誌說：「一百七十年後有肉身菩薩在這菩提樹下，開演上乘佛法，直指心地見性法門而成就佛道。」菩提樹在各處都可生長，在中國現有很多這種樹。昔釋迦佛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，將諸佛心印傳給摩訶迦葉尊者。祖師是傳佛心印者，而法師是講經說法。智藥大師不壞的肉身現仍保存在離南華寺五里的月華寺裡。寺裡管理人已出家，不招待訪客，所以人若要去參觀，要自備食物。當我住在南華寺時，曾去見智藥大師的肉身無損，保持得很完整。

## 0-9【文】師至是祝髮受戒。及與四眾開示罩傳之法旨。

【解】六祖薙髮受具足戒後，即為四眾講經說法，傳授不二法門——乃從釋迦牟尼佛代代相傳的心印法門。

## 0-10【文】一如昔讖。次年春。師辭眾歸寶林。印宗與緇白。送者千餘人。直至曹溪。

【解】次年春天，六祖辭眾而回寶林。黑袍（緇）為出家眾之服，那時在家人穿白袍（白），故云緇白千餘人送大師直至曹溪。有些人並未到過曹溪就說到過，他們偽傳所謂曹溪法門和禪宗祕傳。末法時期就是這個現象：假佛教徒和冒牌貨，舉目皆是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0-11【文】時荊州通應律師。與學者數百人。依師而住。師至曹溪寶林。觀堂宇湫隘。不足容眾。欲廣之。遂謁里人陳亞仙曰。老僧欲就檀越。求坐具地。得不。

【解】當時荊川通應律師知道六祖是傳佛心印的法主，就帶領他的徒弟來跟大師學法。當大師到曹溪後，見其講堂窄小，不能容納那麼多人，想予以擴大，就去拜訪當地地主陳亞仙說：「老僧想向施主化一坐具之地，可不可以呢？」

## 0-12【文】仙曰。和尚坐具幾許闊。祖出坐具示之。亞仙唯然。師以坐具一展。盡罩曹溪四境。四天王現身。坐鎮四方。

【解】大師拿出他的坐具給陳亞仙看。他說：「若你只要那麼大的地，是可以的。」但當大師長開坐具時，不但整個南華寺，連他們所站十里地之內都被罩住了。時四大天王現身，坐鎮四方，故有這種奇妙的境界出現。

## 0-13【文】今寺境有天王嶺。因玆而名。仙曰。知和尚法力廣大。但吾高祖墳墓。並坐於此。他曰造塔。幸望存留。餘願盡捨。永為寶坊。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。只可平天。不可平地。寺後營建。一依其言。師遊境內。山水勝處。輒憩止。

【解】今寺境中有天王嶺，就是因此得名。仙說：知道您和尚法力廣大，但是我高祖的墳墓都坐落在此，將來建塔時，希望留下來，其餘上地全都捐獻出來，永遠做寶坊。此地的龍脈很盛，山又像白象形，是一個「寶所」，即是建立道場的好地方。地勢高處，建築物就應該建得低一點。地勢低處，建築物則可以建得高一點，使屋頂彼此均平。但不要把地平了，因為若鏟鑿山石，恐怕傷了山之脈氣，破壞其風水，損害靈氣。六祖經常在境內遊覽，見到風景好的地方，就停下來休息。

## 0-14【文】遂成蘭若十三所。今日花果院。隸籍寺門。其寶林道場。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。自南海經曹溪口。掬水而飲。香美。異之。謂其徒曰。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。溪源上必有勝地。堪為蘭若。隨流至源上。四顧山水回環。峰巒奇秀。歎曰。宛如西天寶林山也。

【解】為什麼圍繞南華寺的地區叫寶林呢？寶林意即無上法寶在此演化，而依法修行的人如林木那麼多。印度智藥大師在曹溪掬溪水飲時，覺其甘美和印度某處一樣，他知道泉源上面必有勝地，可以建廟。在黃昏時抵達寶林山，環顧四周，山清水秀，乃讚歎說：「這山真像天竺寶林山，應為它取名叫寶林道場！」智藥三藏並非單獨一人，很多徒弟跟著他一起。他乃對他們說：「此泉源處為一勝地，可以建立廟宇。」廟宇叫蘭若是梵文，意為寂靜處，是修行之清淨地。此地清澈碧綠的山水璟繞，風景秀麗，為修行之勝地。

## 0-15【文】乃謂曹侯村居民曰。可於此山建一梵剎。一百七十年後。當有無上法寶。於此演化。得道者如林。宜號寶林。時韶州牧侯敬中。以其言具表聞奏。上可其讀。賜額為寶林。遂成梵宮。蓋始於梁天監三年也。

【解】這村叫曹侯，是三國時代曹操的後裔。智藥大師預言一百七十年之後，「無上法寶」即是六祖，在寶林駐錫及教化眾生。出家僧眾及在家人在此地開悟者，其數如林木那麼多，所以此地名叫「寶林」。這個時侯，韶州長官侯敬中，將智藥大師的預言奏明於朝廷，梁武帝乃賜額為寶林，於天監三年（公元五○四年）建築此廟，即今南華寺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0-16【文】寺殿前有潭一所。龍常出沒其間。觸撓林木。一日。現形甚巨。波浪洶湧。雲霧陰翳。徒眾皆懼。師叱之曰。你只能現大身。不能現小身。若為神龍。當能變化。以小現大。以大現小也。

【解】這龍身巨大，故只見其身而不能見潭，牠在水面飛舞，到處弄得波浪激濺，把波浪翻高有十呎、二十呎，甚至三十呎那麼高，很是洋洋得意，自以為是。徒眾們皆恐懼，說：「真不可思議，這龍真想要傷害我們！」六祖叱罵這龍說：「若你真有神通，就能自有變無，自無變有，你應該可遂心如意，從大身化為小身，從小身化為大身，無所障礙。」

## 0-17【文】其龍忽沒。俄頃復現小身。躍出潭面。師展缽試之。曰。你且不敢入老僧缽盂裡。龍乃游揚至前。師以缽舀之。龍不能動。師持缽歸堂上。與龍說法。

【解】當六祖以激將法使龍化小身後，忽地龍不見了，但頃刻間一條小龍跳躍飛舞著於水面出現。六祖見說：「你現在化為小身了，但你不敢跳進我的缽裡來。」這龍在水裡游來游去，游到六祖面前。六祖不等牠跳到缽裡，馬上就把牠從水裡搯出。在東北我的家鄉，未有人住之前，可以「棒打獐子瓢搯魚，野雞落在飯鍋裡。」當時東北的物質是那麼豐富的。

## 0-18【文】龍遂蛻骨而去。其骨長可七寸。首尾角足皆具。留傳寺門。師後以土石堙其潭。今殿前右側。有鐵塔處是也。

【解】六祖大師持盛龍的缽，返回法堂，為龍說法。龍聞法往生，脫骨而去。留下遺骨，長有七寸。頭尾角足皆具足，留傳寺門，大師將此潭填平，在大殿的右邊，尚有鐵塔，那就是潭的所在處。在法海禪師的序文裡，說潭在左側，實際上它是在右側。在六袓壇經註裡，丁福保他沒有到過南華寺，當然不知潭的方位了。按照六祖在殿裡坐的位置而定，潭是在右側的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 行由品第一　[☆本段全文☆](../law-book/%E5%85%AD%E7%A5%96%E5%A3%87%E7%B6%93.docx#a1)

　　此經中第一品，是六祖大師對其徒眾略述他的生平。「行」即指六祖的生平，「由」是指他依據什麼來修行。「行由」，是指其源處，是從何開始。

## 1-1【經】時，大師至寶林，韶州韋刺史與官僚，入山請師；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，為眾開緣說法。師升座次，刺史官僚三十餘人、儒宗學士二十餘人、僧尼道俗一千餘人，同時作禮，願聞法要。

【解】每部經都要具足六成就，即是信成就、聞成就、時成就、主成就、處成就、眾成就。正法開演時要具備這六種成就。法會一定要有眾，韶州韋刺史與官僚、徒眾即符合這個條件。寶林山是說法的地方，故具足處成就。六祖大師是位法師，深悟了解經義，故具足主成就。「時」，具足時成就。「同時作禮」，具足信成就。「願聞法要」，具足聞成就。這時，韋璩和他的僚屬們入寶林山請大師出來弘揚佛法。

## 1-2【經】大師告眾曰：「善知識！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善知識！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。」

【解】大師對大眾說：「有善根及智慧的各位知識們！菩提自性是本來覺悟清淨的，是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。要用這個真心，可以直截了當成佛，不要用你那妄想的心。」接著大師用他本來的名字，自稱「惠能」而說：「諸位聽著！現我將告訴你惠能如何得法的經過。」

## 1-3【經】惠能嚴父，本貫范陽，左降流于嶺南，作新州百姓；此身不幸，父又早亡，老母孤遺，移來南海；艱辛貧乏，於市賣柴。

【解】惠能的父親，本籍是范陽（河北省），後因事故，彼降遷到嶺南（廣東省）。因為父親對子女管教很嚴，所以尊稱為「嚴父」，可是母親通常以愛心來照顧子女，故尊稱為「慈母」。「惠」，意即以法惠施眾生。「能」，即能做佛事。六祖俗家姓盧。六祖的父親被貶謫到嶺南——在唐時是屬邊疆荒涼之地。其父本來是官員，因犯罪而被流放到嶺南。惠能的生活很不幸，他的父親在他三、五歲時便去世，而遺下孤苦的他和守寡的母親，故只好遷移到南海，嚐盡各種艱辛及貧乏。為了維持生存，惠能只有入山砍柴，挑回到城市去賣，以此微薄的收入，買米給他母親和自己吃。

## 1-4【經】時，有一客買柴，使令送至客店；客收去，惠能得錢，卻出門外，見一客誦經。惠能一聞經語，心即開悟。

【解】因六祖家貧，他沒受過教育，所以不識字。那時在中國上學要繳學費的。雖然他不識字，可是天性聰穎，一聽到經文說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當下即悟，而瞭解以前所不明白的境界。現在很多人聽過此句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但有誰開悟了呢？有人說：「喔！我悟了！」我問你，你開了什麼悟？什麼悟沒開？要問問你自己。

## 1-5【經】遂問：『客誦何經？』客曰：『金剛經。』復問：『從何所來，持此經典？』客云：『我從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。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，門人一千有餘；我到彼中禮拜，聽受此經。

【解】五祖住在東禪寺，教化徒眾有一千多人。當時中國人學佛興盛熱忱，所以有一千多人共同在一山學習佛法。

　　現在（一九六九年）美國那裡有千人共同來學佛法呢？在這麼大的國家竟然沒有。但也許以後會有萬人來學佛法這也說不定。這要看看我的徒弟，你們如何用功。大部份美國人都很聰明，但有些人聰明過份了，所謂「聰明反被聰明誤」。每天從早到晚只會吃迷幻藥，因為只有依靠藥物，他們才會得到某些微異的境界，這些人一再地試用這些毒藥，直至發覺藥物也無功效了。他們心想：「我已吃藥物很久了，但我仍未開悟。」當他們瞭解吃藥物是錯時，也許會回頭而求真理吧！所謂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」

　　我現在教你們佛法，所以你們將來會講法而教化眾生，故不要隨便，要認真學習而不迷惑，這樣很多人就會跟著來學習了。你們現在學習六祖壇經，應知在那裡學的。當別人問你說：「你在那裡學的佛法？」你可以回答說：「我們在法界佛教總會的佛教講堂學的。」這就像此段經文的意思一樣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1-6【經】大師常勸僧俗，但持金剛經，即自見性，直了成佛。』『惠能聞說，宿昔有緣，乃蒙一客，取銀十兩與惠能，令充老母衣糧，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。』

【解】你們要清楚這裡所說的「大師」是指五祖而非六祖。當惠能聽說有千餘人共同學習佛法的聖地，他非常興奮，便迫不及待的問這客人說：「我該怎麼辦呢？我真想去那裡學佛。當我聽你念金剛經時，我明白它的義理。我要去求法，但我有一位年邁的母親，乏人照顧，我應怎麼處理呢？」

　　因為菩薩是不求名的，故六祖並沒有說大菩薩在此時來幫他忙。經文只簡單說因宿昔因緣，有一客施惠能紋銀十兩，這真是一個大的供養。因為他一天砍柴到市上賣，只值幾個銅板，即使惠能在千日賣柴所積聚的錢，也比不上這些銀子那麼多。

　　他便拿這些銀子來安頓好他母親的衣服和糧食。也許這人告訴他說：「你雖窮，但仍要學佛法。現在我來幫助你。」乃施予他這筆金錢，方便他能去求法。這供養的功德是很大的，將來這人一定是一位肉身菩薩。現在在這裡也許也有人這樣做，自己想一想：「我是否有做積德的事呢？」若你不記得，那沒有關係，不需要打這種的妄想。這人敦促他說：「你有這麼大的信心，一聽經文就開悟瞭解義理。快！趕快去黃梅見五祖，那確實將會對你有用的。不要遲了，馬上就去吧！」

## 1-7【經】『惠能安置母畢，即便辭違，不經三十餘日，便至黃梅，禮拜五祖。』祖問曰：『汝何才人。欲求何物？』惠能對曰：『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，遠水禮師，惟求作佛，不求餘物。』祖言：『汝是嶺南人，又是獦獠，若為堪作佛？』惠能曰：『人雖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；獦獠身與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利？』五祖更欲與語，且見徒眾總在左右，乃令隨眾作務。惠能曰：『惠能啟和尚，弟子自心，常生智慧，不離自性，即是福田。未審和尚教作何務？』祖云：『這獦獠根性大利，汝更勿言，看槽廠去。』惠能退至後院，有一行者，差惠能破柴踏碓。八月餘日，祖一日忽見惠能曰：『吾思汝之見可用，恐有惡人害汝，遂不與汝言，汝知之否？』惠能曰：『弟子亦知師意，不敢行至當前，令人不覺。』

【解】六祖立刻回去將他母親的生活安頓好，就辭別了。不出三十餘日，他便抵達雙峰山東禪寺。在旅途中他沒有打妄想，只一路趕程，故不知不覺來到黃梅，後禮拜五祖。那時六祖大師才二十四歲。五祖問：「你是從那裡來的，來此地要求得什麼？」惠能答說：「弟子是從嶺南新州來的，我什麼都不求，只求作佛（覺悟）。其他的都不重要。」

　　五祖說：「你是嶺南人，並且又是獦獠，怎能作佛呢？」「獦」，是一種鼻子很短，與狗相似的小獸。「獠」，是未開化的蠻夷。這是指這種人不明理，未開化，是屬於畜類的人。六祖馬上回答說：「人雖有南北的分別，但佛性是常住不滅，是沒有南北的分別的，雖獦獠身與和肖的身份不同，可是佛性又有什麼差別呢？」

　　因為他身旁徒眾聚在左右，五祖就止住不說了。他只簡單告訴六祖說：「好，你已來了，趕快跟隨大眾去做事。」

　　惠能啟稟五祖說：「我自心常生智慧，這智慧是從自性生出來的，不離此即是福田。我不知和尚要我做些什麼樣的工作呢？」（福田是指在佛法僧三寶前所做的各種功德。又僧人穿的袈裟，縫成一條一條的，象徵福田。若恭敬供養三寶，即是種下功德之根的地方，以後定會成熟而結福果的。）五祖聽惠能這樣說後即言：「這獦獠根性銳利。」（根是指一個人聽、信、解、受、持佛法的能力。眾生根性有真、俗、中的分別。）五祖警告惠能要謹慎，不要再繼續講了。他說：「你不必多說了，到後院槽廠去。」

　　在後院有一個行人便教惠能如何如何做。每當人到一新環境時，常會被人欺侮。這個徒弟還沒出家，他就不客氣地吩咐惠能說：「你每天要去砍柴，用來燒火煮飯，這是一把斧頭，一定要砍些乾木來。還有，每天你必須用腳踏舂米碓。」如此過了八個多月，某日，五祖見惠能在打穀場上工作，便對他說：「我想你的智慧和見地是可用的，但是擔心有人會嫉妒你而起害你之心，所以故意不和你說那麼多話，你明白我的苦心嗎？」惠能回答說：「我明白，所以我不敢走進前殿法堂和師父講話，以免別人注意到我的行為，或師父慈悲的對待我。」

## 1-8【經】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：『吾向汝說，世人生死事大，汝等終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離生死苦海，自性若迷，福何可救？

【解】有一天五祖大師喚所有的徒眾集合起來，對他們說：「世人最重要的事即是生死，無論你曾如何地榮華富貴，仍免不了死。應知生如何生法，死如何死法，若對生死不了解，那麼這一生可說是糊塗而來糊塗而去。你們這些修行人，每天只知求人天的福報，而不知修慧，不想辦法了脫生死，總在生死苦海裡轉來轉去。若自己的本性迷昧了，儘求福報，怎可救你自己生死的問題呢？」所謂「修慧不修福，羅漢托空缽。修福不修慧，象身掛瓔珞」。象身掛瓔珞，也就是迷昧自性，修福是救不了你自己的。

## 1-9【經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，取自本心般若之性，各作一偈，來呈吾看。若悟大意，付汝衣法，為第六代祖。火急速去，不得遲滯；思量即不中用，見性之人，言下須見，若如此者，輪刀上陣，亦得見之。』

【解】你們每個人去觀察自己真正的智慧，要在自己本心找出般若之性，即真正的智慧。現在去作一首偈頌（「偈」是梵語，譯為頌，頌是四字、四句或五、六、七、八字不定。），拿來給我看，若你明白真正智慧的大意，我就授衣缽及傳法給你，為第六代的祖師。你們快點作來給我看，不要拖延。若用思量分別心來作，那是沒有用的，因明心見性，見到佛性的人，說完後便即刻明白。你若能這樣才有用處，好像拿把刀到兩軍陣前，也能即刻見到自性，是同一個道理。

## 1-10【經】眾得處分，退而遞相謂曰：『我等眾人，不須澄心用意作偈，將呈和尚，有何所益？神秀上座，現為教授師，必是他得。我輩設作偈頌，枉用心力。』諸人聞語，總皆息心，咸言：『我等已後依止秀師，何煩作偈？』

【解】大眾得到五祖吩附後，乃退回各人的寮房，大家互相地說：「我們大家不必搜索枯腸作偈頌了，因為那是白費功夫的。」相信說這話的是神秀一派人，準備將來請神秀作第六代祖師。這一派人也許是他的徒弟、兄弟或有親戚關係的人。「且我們也沒什麼學問，作出來也不會上選的，神秀首座和尚僅次於方丈和尚，他是我們的教授師，給我們講經說法，他的學問好、道德高，一定是他得到祖位。我們即使費心作頌也是很粗陋，只是白費心思罷了。」所以其他人聽到這話，皆打消作偈頌的念頭。若大家都作，恐怕有人會將神秀上座的祖位搶去了。眾人聽神秀徒眾這樣傳言，就一起說：「我們以後要依靠他吃飯、穿衣、住和修行——這即是依止師。我們何必自找麻煩來作偈頌呢？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1-11【經】神秀思惟：『諸人不呈偈者，為我與他為教授師，我須作偈，將呈和尚，若不呈偈，和尚如何知我心中凡解深淺？我呈偈意，求法即善，覓祖即惡，卻同凡心，奪其聖位奚別？若不呈偈，終不待法。大難大難！』

【解】在這時神秀心想：「唉！大家所以不作偈頌的原因，是因為我是他們的教授師父，按理來說我應該作偈，他們大家都那麼客氣而等著我來作呢！」神秀自己也知逍沒有人來和他搶祖師的位子，所以不管作得好不好，都沒有人和他爭的。「我要作一首偈頌呈給和尚，假使我不作的話，和尚如何能知我對佛法的見地、深淺的程度，和是否有智慧呢？可是，我苦呈偈的用意，是為向五祖求法，那是好的。但若是為做第六代祖師，這想法就不對了。」「如果為了要做祖師而作偈，這和凡夫世俗人心理一樣，來奪取聖位，又有什麼分別呢？可是我若不作偈頌，那怎麼辦呢？我始終也得不到法，五祖也不會傳給我，因為他已經這樣宣佈，定要呈一首偈才能得法。唉！這事情實在太難了！」

## 1-12【經】五祖堂前，有步廊三間，擬請供奉盧珍，畫楞伽變相，及五祖血圖，流傳供養。

【解】這時一般人都沒有貪心，不想做祖師了，而讓位給神秀，可是神秀自己也不知如何作偈頌，所以他說：「大難，大難。」在五祖住的堂前，有經行走廊三間，在牆上本想請供奉盧珍來畫楞伽經的變相，及五位祖師的血脈圖，五祖想畫這些圖，使流傳到世界上供養。供奉是當時的官職名，無論人有什麼技能及所長，可到皇家去做。供奉的名字叫盧珍，身為一處士，他會畫畫。盧珍因技藝好，故他任當時的供奉官職。

　　「楞伽經」的楞伽，是錫蘭的一個山名，意謂「不可往」，因這個城是在南海摩羅山頂，沒有神通的人到不了此地。所以釋迦牟尼佛在此地說法時，是用神通到這山頂上，為這些有神通的人說法。「變相」即是神妙不可思議變化的樣子。五祖血脈圖，即是初祖達摩到五祖弘忍大師，這接連不斷，像體內流通血脈的一個圖。

## 1-13【經】神秀作偈成已，數度欲呈，行至堂前，心中恍惚，遍身汗流，擬呈不得；前後經四日，一十三度呈偈不得。

【解】此時神秀的學生都沒有貪心了，可是他自己卻放不下，總想作第六代祖師。本來他說做祖師是不對的，但他卻不能停止這種思想，放不下這個作祖師的欲望。把偈作好，很多次想呈給和尚。可是每次走到五祖堂前，心中恍惚，緊張到幾乎要發狂了，說：「怎麼辦呢？我所作的偈頌可不可以呢？」所以就心情恍惚，認不清楚，似是而非，自己產生了很多問題，急得金身流汗。想呈又不敢，這像賭錢似的，若輸，就沒祖師可作了，這樣來回經過四天。這是很苦的，所以作祖師不容易，這四天他眼都沒閉過，整天坐立不安，睡也睡不著，吃也不香，只因惦著是否可以合格通過作祖師的關？神秀到過五祖堂前十三次，但還是不敢呈偈。不像現在我給你們考試，一下子就寫完交巷，因為這是沒有那麼重要的緣故。若能考上就作祖師，我想你們的手也會顫抖而寫不出來了。

## 1-14【經】秀乃思惟：『不如向廊下書著，從他和尚看見。忽若道好，即出禮拜，云是秀作；若道不堪，枉向小中數年，受人禮拜，更修何道？』是夜三更，不使人知，自執燈，書偈於南廊壁間，呈心所見。

【解】這時神秀大師頭腦冷靜了，他想：「嗨！不要那麼著急，要有點定力，不如我將偈寫在三間走廊牆上，讓五祖他自己看見。假使他稱讚這偈頌作得好，那我就出來向五祖叩頭禮拜，說這是我作的。若他批評說這偈作得不好，根本沒有用，那就枉費我在山中住那麼多年，受人恭敬禮拜。我簡直一點都沒有道德修行啊！」在三更時，即深夜十二時左右，神秀便偷偷地躲開眾人，自己拿箸小蠟燭。因為如果燈太亮，旁人就能看見。乃將偈寫在南邊走廊牆壁上，把心裡所見的道理都寫出來。

## 1-15【經】偈曰：『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』秀書偈了，便卻歸房，人總不知。秀復思惟：『五祖明日見偈歡喜，即我與法有緣；若言不堪，自是我迷，宿業障重，不合得法。』聖意難測，房中思想，坐臥不安，直至五更。

【解】神秀寫完了偈頌，就趕快兩步併成一步靜悄悄地回到自己寮房，神不知鬼不覺的。神秀又想：「當五祖明天看到偈頌時，如果歡喜，那就表示我和佛的心印妙法有緣，就有這個命運可作祖師。若五祖說這偈不好，這是我沒有開悟，宿世孽障太重了，而使我不能得以心印心的妙法。唉！五祖他的境界真是不可思議，不能測度他的意思和用心啊！」因為他沒有把握，故神秀還在緊張中，在房子裡，坐也不舒服，立也不安樂，這樣一直熬到天亮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1-16【經】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，不見自性。天明，祖喚盧供奉來，向南廊壁問，繪畫圖相，忽見其偈，報言：『供奉卻不用畫，勞爾遠水。經云：『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』但留此偈，與人誦持，依此偈修。免墮惡道，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』令門人炷香禮敬，盡誦此偈，即得見性，門人誦偈，皆歎善哉。

【解】五祖大師早知神秀仍未開悟，還沒真正了悟自性。在天亮時，五祖叫盧供奉在南廊壁上畫楞伽經的變相和五祖血脈圖，忽然間看到牆上的偈頌，就對盧供奉說：「你現在不用畫了，把這首偈頌留在這兒已妙不可言，勞你那麼遠來而沒有畫畫。金剛經上說『凡所有一切有形有相，都是虛妄不真實的。』現留下這偈頌，給大家誦持。如果世人能依照這偈去修，可免墮三惡道；依這偈的道理去修，能得大利盍。」

　　於是就吩咐門下所有弟子燃香禮拜叩頭，念誦這首偈頌，說：「你們能依照這偈去修行，就可見性。」大眾照五祖的吩咐恭謹地讀後，皆異口同聲地稱讚說：「這個真好！這個真好！」

## 1-17【經】祖，三更喚秀入堂，問曰：『偈是汝作否？』秀言：『實是秀作，不敢妄求祖位，望和尚慈悲，看弟子有少會慧否？』祖曰：『汝作此偈，未見本性，只到門外，未入門內。如此見解，覓無上菩提，了不可得；無上菩提，須得言下識自本心，凡自本性，不生不滅。於一切時中，念念自凡，萬法無滯，一其勿一其，萬境白如如。如如之心，印是其實，若如是見，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。

【解】神秀三更天寫偈頌，五袓也是三更時叫神秀到他的禪房裡，問道：「這偈頌是不是你作的呢？」

　　神秀恭敬回答：「實實在在是我作的，我不敢妄自貪心求第六代祖師位，希望和尚慈悲，看弟子能有多少智慧呢？」五祖當下對神秀說：「你作的這首偈頌，還沒有見到真如本性，你還是個門外漢呢！像你這般的見解，想修行而得無上菩提，是得不到的。」所謂「無上菩提」，必須要當下認識自己的本心，明心見性。要知自性是不生不滅的，在一切時中，知一切法都是圓融無礙，沒有一點滯塞不通的地方。你要是一樣真了，則樣樣都真了，萬境都到如如不動的境界上。這如如不動的心，才是真實的。你若能有這樣的見地，這才是無上菩提的本性。

## 1-18【經】汝且去，一兩日思惟，更作一偈，將來吾看；汝偈若入得門，付汝衣法。』神秀作禮而出。又經數日，作偈不成，心中恍惚，神思不安，猶如夢中，行坐不樂。

【解】五袓大師對神秀開示「菩提自性」是不能用攀緣心、妄想心而求得的。所以他告訴神秀說：「你在一兩天之內再想一想，重作一首偈頌，拿來給我看。你作的偈頌若是明心見性，得到本體、開悟見性，入到佛法門裡邊來，不作門外漢，那我就將衣缽傳授給你。」神秀向五袓頂禮而退出。又經過很多天，還是沒作成偈頌。在這時心中焦慮，恍恍惚惚，精神和思想都不穩定，就像在夢中似的，行住坐臥都不安寧。你看他想作袓師的欲望多大，第一次沒有考上，而自己又不能再作偈頌，恐怕自殺都有份的。

## 1-19【經】一復兩日，有一童子於碓坊過，唱誦其偈；惠能一聞，便知此偈未見本性，雖未蒙教授，早識大意。遂問童子曰：『誦者何偈？』童子曰：『爾這獦獦不知，大師言，世人生死事大，欲得傳付衣法，令門人作偈來看。若悟大意，即付衣法為第六祖。神秀上座，於南廊壁上，書無相偈，大師令人皆誦，依此偈修，免墮惡道；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』

【解】又過兩天，有一童子從惠能舂米的房子走過，邊走邊唱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；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」這童子為什麼要唱呢？因他想得到證悟，不墮落三惡道，又想見性的緣故。惠能一聽到這首偈頌，便知這偈根本沒有見到自己的本性，雖然沒有人教授過他，但他卻早就明白大意了。於是他就問這童子：「你念的是什麼偈頌啊？」

　　童子就說：「你這個獦獠，你不知道五祖大師說過嗎？世人生死事情重大，因五袓欲傳付他的衣缽給門人，故今所有徒眾作偈給五袓看，若開悟得到明心見性的意旨，他就傳授衣缽給此人，做為第六代袓師。今首席教授師神秀在南廊壁上寫出一首無相的偈頌，五袓大師令所有的人都讀誦。你這個獦獠真沒有善根，到現在過了這麼多天還不知道呢？你真沒有用，只可做些苦工舂米罷了。這麼好的機會，不要錯過，現在讓我來教你，使你也可開悟見性，依這法修，來生就不這麼苦，也不需要舂米了。你若誦此偈，來生也不會做牛做馬，墮落到畜生、餓鬼、地獄道去。最低限度能做大富貴的人，得大利益。」這童子的心還不錯呢！

## 1-20【經】惠能曰。我亦要誦此結來生緣。惠能曰：『上人！我此踏碓，八箇餘月，未曾行到堂前，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。』童子引至偈前禮拜，惠能曰：『惠能不識字，請上人為讀。』時，有江州別駕，姓張名日用，便高聲讀。惠能聞己，遂言：『亦有一偈，望別駕為書。』別駕言：『汝亦作偈，其事希有！』

【解】童子就說：「你注意聽著，我來教你。『身是菩提樹』——記得沒有？『心如明鏡臺』，記得不要忘了。『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』。要記得清楚才有感應呢！」六祖大師聽這童子對他這麼好，就說：「上人」，這上人是師父的別名，一般出家人叫師父為上人，言其在我的上邊的意思。

　　「我在這裡舂米已八個多月了，還沒有到過前邊的走廊，請上人您帶我到偈的前邊叩頭禮拜好嗎？」

　　這童子心想，讓我行一行菩薩道來幫獦獠的忙，於是乃帶他到偈前禮拜，說：「快點叩頭！叩得愈多愈好，叩響頭更有功德。」這童子一面是真的，一面也是開玩笑。惠能說：「惠能我真苦惱啊，真沒用，我一個字都不認識。請上人為我讀誦。」在這時有一位在江州作別駕官的居士，叫張日用，便高聲念這首偈頌。

　　惠能聽完後，就說：「我也有一首偈頌，請別駕張居士幫我寫到牆壁上。」張居士睜大眼睛，帶著輕視的態度，瞧瞧六祖說：「你一個字也不認識，你怎麼會作偈？這事情太稀有了。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1-21【經】惠能向別駕言：『欲學無上菩提，不得輕於初學。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有沒意智。』別駕言：『汝但誦偈，吾為汝書。汝若得法，先須度吾，勿忘此言。』惠能偈曰：『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』書此偈已，徒眾總驚，無不嗟訝，各相謂言：『奇哉！不得以貌取人，何得多時，使他肉身菩薩。』

【解】本來惠能不想說話，但不說就沒有人幫他寫，所以說了：「你想學最上的菩提覺道，就不應該輕慢初學佛法的人。往往最愚癡的人，卻有最上的智慧。」所謂大智若愚——有大智慧的人像沒有智慧一樣，你問他什麼他都不知道，像現在我問我的徒弟，他們都答不知道，這是學了大智若愚的精神。以前他們剛來時都說：「我知道所有一切事。」有一次我遇到一個人，他也是這麼說。我說：「你怎會所有都知道呢？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：你每次吃飯吃多少粒米？你知不知道？」他說：「我沒數過。」我說：「沒數過就是不知道。」

　　惠能繼續說：「那些在下面做苦工的人，也有像最高貴地位人的智慧。相反地最高尚的人，有時候也會埋沒了智慧。怎樣埋沒了呢？即是被欲念壓住。假使你輕慢人，這就有無量無邊的罪過，你懂嗎？別駕！」別駕說：「好了！好了！你說得很有道理。你說你的偈頌，我幫你寫好了。不要講些閒話。但我先對你說明，你若是得法時，要先來度我，因為是我幫你寫的，否則沒有人會知道。不要忘了這句話！」

　　惠能的偈頌是這樣說：「菩提本無樹」：菩提是個覺道，又有什麼樹呢？若有樹，那菩提就變成物，而有所執著。菩提本來什麼也沒有，你說你覺悟了，但覺悟是個什麼樣子？是青色？黃色？紅色？白色？你且說個樣子出來，看看它是無形無相的。「明鏡亦非臺」：你說心如明鏡臺，其實根本沒有個臺，若有個臺則又有所執著，所謂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怎麼還要有個臺呢？「本來無一物」：本來什麼都沒有，也沒有一個樣子，也沒有一個圖，或一個形相，所以根本什麼也沒有。「何處惹塵埃」：既然什麼都沒有，塵埃又從那裡生出呢？根本就無所住了。

　　這首偈頌主要是從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而出，要沒有一切執著，也就是佛所說的意思：「一切眾生，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。」這個地方就教人沒有執著，你執著它做什麼？你執著它將來是不是就能不死呢？到你死時又執著些什麼？

　　寫完這偈頌之後，所有寺裡的和尚、居士們，都發出驚訝的讚聲而互相說：「奇怪得很！他也會作偈頌，真不可以貌取人而欺負他是個獦獠。他到這個地方也沒有多久，莫非他就是位肉身菩薩？」也許當時有羅漢在旁，故意向大家說，提醒大家認清這位肉身菩薩，這是一個理由，另一是有人以此來諷刺譏笑，因為還不知他所作的偈頌到底是對不對。大家這樣的一嚷，五祖大師也從禪房裡走出來，說：「你們在這裡吵什麼？」眾人答：「舂米的獦獠竟也會作偈頌！」

## 1-22【經】祖見眾人驚怪，恐人損害，遂將鞋擦了偈，曰：『亦未見性。』眾以為然。

【解】五祖見眾人驚怪，恐怕有人來暗殺惠能。由這一句話，就證明當時勾心鬥角的情形多麼厲害。神秀的黨徒已經把持了所有勢力，要不然五袓怎會害怕有人要來傷害惠能呢？五祖遂用鞋底將偈擦了說：「這也沒有見性，他講得不對。」你們聽到這地方，有人想：五袓也打妄語？頭一個偈頌，他告訢大家誦後可不墮三惡道，能得大利益，能見性，根本誦它也沒有大利益，也沒有可不墮落三惡道的意思。五祖這樣講後，神秀就出來承認這是他作的偈。現在惠能作的是見性偈頌，但五袓反而對大家說是沒有見性。這是不是打妄語呢？這叫方便法、權法，不是打妄語。因為他為了要保護惠能，使佛法傳留久遠，不想有人來傷害六袓，故說出這種方便的話。

　　大眾聽五祖說仍未見性，就相信不疑，因為大家也不知那個偈才對。那個偈說「菩提有樹」，這個偈說「菩提無樹」；那個說「明鏡是臺」，這個說「明鏡非臺」。真的莫衷一是，沒有人明白。就因沒有人開悟，所以對著開悟的偈頌也不認識。就像寫博士論文，必須要得到博士學位的人來審核，只得碩士學位的人是不認識的。開悟和沒開悟亦是如此。

## 1-23【經】次日，祖潛至碓坊，見能腰石舂米，語曰：『求道之人，當如是乎？』

【解】第二天，五祖避開大家的耳目，暗中進入舂米房去，見到惠能腰上繫著一塊石頭很費力地在舂米，就對他說：「求道的人，為法而不顧惜身命，是應當這樣的。」六袓為法，腰上繫塊石頭舂米給大家吃，這叫行菩薩道，這叫忘人無我。他本會想：「我為什麼要舂米給你們吃？你們什麼也不做，一天到晚除睡覺就打坐。我在這兒舂米太辛苦，不做了。」反而他這樣想：「你們有什麼工作，讓我來做好了。」像我的一位徒弟，忙得飯也顧不得吃，我真歡喜這樣的徒弟，但不是個個能如此。

　　應該為法忘軀而不怕辛苦——六袓大師不知有多少天沒人叫他吃飯而他自己也忘了，所以力量都沒有了。要在腰上繫一塊石頭，使身體重一些，用腳踩碓就不需費那麼大的力量。為什麼他用石頭來幫忙？恐怕因為幾天沒吃飯了，故力量不足。我是這樣猜想，你不要執著說一定是這樣，或一定不是這樣。妙就是這不執著。

## 1-24【經】乃問曰：『米熟也未？』惠能曰：『米熟久矣，猶欠篩在。』

【解】這段在六祖壇經是很重要的。五祖問惠能說：「米熟了沒有？」意即你把米舂好沒有？另一涵意即是：你的功夫有沒有成就？你用功是否上路了？為何說「米」呢？因米是一粒粒圓形的，像自性摩尼寶珠。意即你的性光圓滿否？自心的心光圓滿否？自身的身光圓滿否？又者，米用水煮成飯，這才叫熟，意謂你修道成功了嗎？你在這裡舂米修禪，禪的功夫如何？這裡頭有很多的意思。六祖大師當然明白五祖的心意，因為過來人是明白過來人所說的話。六祖大師說：「我功夫已成就很久了，只欠篩（見思惑未除）。」

## 1-25【經】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。惠能即會祖意，三鼓入室；

【解】五祖用拐杖敲石碓三下，遂離去。杖即出家人年老行路所執，就像虛老所說：「才得一藤活似龍，半敲風雨半敲空。」這條藤，活似龍的模樣，因其形狀彎曲，故曰似龍。半敲風雨半敲空——用拐杖來敲風敲雨，這真是無事找事。像我的徒弟那麼忙，就無暇去敲風雨或敲空了。惠能明白五祖的意思，要他晚間三更天十二點時去。這擊碓三下是無言說法，像禪堂跑香敲兩下木魚是「行香」，叫你醒醒。敲一下是止靜。敲三下叫你關照話頭，好自用功。為何五祖將拄杖放在後邊，倒背手而去呢？其意是叫六祖從後門進來，不讓別人看見。要不然怎會說惠能即會祖意呢？這就是心心相印的道理。

　　等到三更天，六祖一進五祖房時，五祖就問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六祖答：「今天祖師要我三更天來嘛！」五祖問說：「是嗎？我是叫你三更天來嗎？怎麼我忘了呢！你為何從後門來？怎不從前門來？」六祖說：「是您要我從後門來的。」五祖聽後哈哈大笑說：「你是不錯的，你是很有意思的。」你若問我怎知這事，我就要問你怎不知這事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1-26【經】祖以袈裟遮圍，不令人見，為說金剛經。至『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』，

【解】五祖見六祖進門後，因怕別人看到或聽見，就把門關上。但那時的窗戶不是玻璃而是用紙糊的，五祖就用袈裟杷兩個人的頭包在一起，在裡頭為六祖講金剛經，不像現在我為你們公開地講。他是祕密地講金剛經和如何修成金剛不壞身。當六祖聽到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時，便豁然大悟，知一切萬法，不離自性。

　　六祖大師說還「欠篩在」，意謂雖然他已知用功的方法，但「見思」的煩惱還未清除淨盡。並且雖他的功夫已到登峰造極、爐火純青的境界，但還未經明眼善知識的證明、印證。五祖聽六祖說還欠篩在，就準備為他印證其功夫。

　　因為我當時有雷達，故錄下了五祖和六祖之間的談話（這是唐朝的錄音機，不是現在的錄音機）。其對話如下：五祖問：「你想要成佛嗎？」

　　六祖答：「是的，我是想要成佛，我不想做其他的事情，唯求成佛。」

　　五祖說：「你想成佛先要斷無明，無明就是生出見思煩惱。你想斷見思的煩惱，先要斷無明，無明就是某件事情發生，你不懂不明白。好像人的生死就由情愛而來，你想要沒有情愛就先要破無明。無明一破，見惑和思惑就沒有了。無明是生死的根本，想斷無明了生死，就是金剛經上所說『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』無所住什麼？無所住於情愛，斷欲去愛，才會了生死。」六祖聽後豁然開悟，洞徹本來面目說：「喔！就是這麼一回事，這沒有什麼困難啊！很容易的！」所以開悟了。

　　修行學習佛法，首先要把「應無所住」的心生出來，不住於情，不住於愛。若住到情愛上就是無明，也就是生死。不住於情，不住於愛，不住於有，不住於空，這就是中道。不離有，不離空，也不是在情愛外再找一部份，而是將情愛轉變成真正般若智慧——這即是覺，否則即是迷。迷和覺只是一轉身的功失，所謂「回頭轉面」；所謂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」即此是也。

　　你若是恣情縱慾，隨著情愛愈跑愈遠，就會愈迷。若能回頭，即是涅槃，也就是彼岸。若不回頭，就會愈迷愈遠，愈迷愈深。但雖深遠，若能一轉身，這就是頓悟。頓悟就是覺，而覺就是佛。你也許想：「我成佛就沒有工作做了，僅坐在那裡等著人給我燒香叩頭，那沒什麼意思。」那你可再來做眾生啊！和眾生做朋友度眾生成佛。成佛雖說沒有意思，但他已斷除煩惱沒有憂愁。

　　昨天講個鬼，說他不願意做人：「我今做鬼三千秋，也無煩惱也無憂，生公叫我為人去，只恐為人不到頭。」鬼雖沒有煩惱和憂愁，但他屬陰，僅在晚間出現。而佛是屬陽，像太陽光。你自己作決定，是要做鬼或做佛。若願意做鬼，有情愛就不要緊。若想做佛，就要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。

## 1-27【經】惠能言下大悟，一切萬法，不離自性。遂啟祖言：『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；何期自性，本不生滅；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；何期自性，本無動搖；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。』

【解】六祖大師此時豁然大悟，大悟是徹始徹終，明白深般若的智慧，故知心生萬法，萬法唯心，一切萬法原是自性所現。於是惠能就稟告五祖說：「我真沒想到，自性本是不垢不淨，本來就是清淨。」這「清淨」是對「不清淨」而言的。此清淨是本體的樣子，因它沒有其他名稱可代表，故用「清淨」來代表。這個「清淨」和先從染污而後清淨不同；這個清淨是本來就清淨。惠能又說：「我真想不到，自己的本性原是不生不滅的。」因為眾生有所執著才有生有滅，若無所執著，生滅又從何生出呢？又滅到什麼地方去呢？生滅就沒有了。

　　惠能又說：「我真想不到，自性原是無欠無餘的，也不多一點，也不少一點。」在佛的份上沒有添多一點點，在眾生份上也沒有減少一點點，但因眾生自己不認識，背覺合塵，所以本有的家珍不認識，乃捨本逐末，追求一切物質的享受，追求一切虛妄的快樂，追求一切假名假利。真是太笨太愚癡了，我現在才知道本性具足一切。

　　惠能又說：「一切的眾生顛顛倒倒，沒有定力，可是所有眾生自性，都是不動不搖，平等無分。」惠能又說：「我真想不到，萬法原是從自性生出來的。以前我都想不到，可是現在竟然證得這種妙理，這真妙不可言！」

## 1-28【經】祖知悟本性，謂惠能曰：『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；若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。』

【解】五祖大師聽六祖這樣一講，便知道六祖已經開悟而認識本來面目，已知自己的鼻孔是衝下還是衝上，已知胳臂衝下，指時是倒還是正。昨晚我問你們各位：「到底當這手向下指是倒，向上指是正？還是手向下指是正，向上指是倒？」沒有人知道這個道理，根本上沒有一個正或一個倒。六祖大師對這些問題都知道得清清楚楚，五祖大師亦知道他已明白這些道理，故在袈裟裡就對惠能說：「若不認識自己的本心，學法是沒有益處的。」

　　有句話這樣的說：「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。」你若把心認識了，大地的塵土都變成黃金，七寶莊嚴。你說：「我看不是如此啊！」當然啦！因你沒認識本心嘛！好像戴紅色的眼鏡，看人就是紅色。戴綠色眼鏡，看一切則是綠色。因你沒有認識這個心，所以看大地都是土。就因你心裡的塵土太多了——即是妄想雜念。若沒有妄想雜念，這世界也就沒有塵土了。

　　若認識自己的本心是個什麼樣子，看見自己本性是什麼顏色，是青黃赤白黑呢？還是長短方圓？說有一個樣子，這是比喻，根本沒有一個樣子，但要認識它才知道，若不認識是不能亂講的。若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這就是大丈夫，天上的導師，人間的導師，也就是佛了。我們現在若能認識自己的本心，見到自己的本性，那就是佛。因眾生本來是佛，佛也本來是眾生，所以我們都有成佛的機會。若未識本心，見自本性，那還要多多地研究佛法。

## 1-29【經】三更受法，人盡不知，便傳頓教及衣缽。云：『汝為第六代祖，善自護念，廣度有情，流布將來，無令斷絕。聽吾偈曰：「有情水下種，因地果還生，無情亦無種，無性亦無生。」

【解】在半夜三更天，六祖大師得五祖傳授以心印心的妙法，在內無心知，外無人知，乃至鬼神也不知道。就把頓教法門和衣缽（袈裟及乞食的缽）傳給六祖，說：「你現在就是第六代祖師。」

　　學佛法是要認真、腳踏實地去學習，不是學口頭禪，只學會講經、說法，花言巧辯。說沒有真也沒有假，這才是中道了義；學口頭禪，一點實在的功失也沒有，或者總想爭第一，嫉妒障礙，那就得不到作第六代祖師。好像神秀的黨徒，把他捧得高高的，以為第六代祖師定能到手，所以預備他的心腹黨徒各處探消息。若五祖大師把衣缽傳給某一個人，先把他殺了。卻不知五祖是個明眼的善知識，知他有這一種心，故祕密傳法給六祖。為何傳法給六祖惠能呢？因為他是實實在在地行菩薩道，舂米給大家吃，幫大家用功辦道修行。像我們這裡在廚房裡做事的人，就是行菩薩道，做很好的飯給大家吃。可是我吃了，也不知是好還是不好，因為我沒時間研究吃的問題。行菩薩道，就是在任何場合來幫助人，不要障礙人，所謂：「君子有成人之美。」像現在有幾個人要出家，我問是否有人反對？結果沒有人反對。這就是成人之美，不反對人出家，誰出家我都贊成。為什麼我反對呢？因我怕麻煩，所以反對，若我收些不好的徒弟，連我都沒面子。

　　惠能在晚間沒人知曉的情形下，很容易地得到六祖位，所以沒有人反對。五祖也不問：「你們大家是贊成還是反對？」這只要五祖許可就行了。五祖訓誨惠能說：「你要好好保護衣缽，這是由釋迦牟尼佛一代代相傳下來的。你到世間要廣度一切有情的眾生，而將佛法流佈至盡未來際，無令斷絕啊！」當五祖說這句「無令斷絕」時，我相信五祖大師很悲哀擔心，恐怕要哭了。為什麼我知道呢？因為二祖臨被殺時，他曾說：「到第四代時，楞伽經都變成名相了，沒有人懂。」現在五祖大師說「無令斷絕」，必定有無窮的感慨而說：「你要小心！要注意！不要馬馬虎虎，不當一回事。這是特別重要，不要讓它斷絕了。現在為你說一首偈頌：

　　「有情來下種」：情就是慈悲，因為我有一種慈悲心的感情來種下種子，就是我把佛法傳授給你。

　　「因地果還生」：因為我傳法給你，好像將種子種到地下，那麼果就會生出來。

　　「無情亦無種」：若沒人傳法給你，那也就沒有菩提的種子。

　　「無性亦無生」：沒有性也就沒有生了。

　　這是一種講法，另一講法如下：

　　「有情來下種」：「情」就是一種感情或情愛，因為有情愛才種下種子，好像這一班學佛法的人，不是親戚就是朋友，親戚就有親戚的情感，朋友就有朋友的情感。因有一點情感，故大家一起來學佛法。「因地果還生」：因有這種情感，故種下菩提種子，但先要有地，有個地方才會結果，生出菩提的果。「無情亦無種」：如果誰也不知有這個道場，那就沒有人來學佛法了。「無性亦無生」：若沒有佛性，那就不會成佛了。這偈頌有很多講法，只要合乎法，怎樣講都可以的。

## 1-30【經】祖復曰：『昔達摩大師，初來此土，人未之信，故傳此衣，以為信體，代代相承。法則以心傳心，皆令自悟自解。自古，佛佛惟傳本體，師師密付本心；衣為爭端，止汝勿傳。若傳此衣，命如懸絲，汝須速去，恐人害汝。』

【解】五祖又說：「往昔初祖達摩大師，初次到中國的前三五年時，人們都不恭敬他，反把他叫作摩羅剎，沒人認識他是位祖師，所以才傳授這衣缽作為證據。」衣缽只是一種表信而已，其實佛法是要以心傳心，令他自己覺悟，自己證得。自古以來所有諸佛所傳的就是本體——即自性，歷來祖師相傳的都是本心。衣是爭的開始，有了衣大家就互相鬥爭，爭這衣而作祖師。甚至有的偷了這衣而作假的祖師。像神秀就想從五祖處搶祖衣，要五祖傳法給他。若將法傳與他人就予殺害。此衣在四祖時被偷過三次，五祖時又被偷三次，但都沒偷成，這是菩薩感應所致。在六祖時曾被偷六次，但後被武則天（唐時，女皇帝）硬給拿去，以後下落不明。五祖繼續說：「衣缽是爭端的開始，只傳到你為止，以後不要再傳下去了。如果要傳此衣缽，恐怕命就像一根絲線吊著百斤石頭，隨時有折斷的危險。你趕快離開此地，因我怕有人會加害於你。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1-31【經】惠能啟曰：『向甚處去？』祖云：『逢懷則止，遇會則藏。』三更，領得衣缽：『能本是南中人，素不知此山路。如何出得江口？』五祖言：『汝不須憂。吾自送汝。』

【解】惠能向五祖問：「我向什麼地方去呢？」五祖說：「到了懷集賒（今廣西梧州）就可以歇止，若到四會縣（今廣東新會）就隱藏起來。」惠能在三更天得到五祖傳授的衣缽後又問：「我本是南方廣東人，素不熟悉此地蜿蜒山路，我如何出得江口呢？」五祖安慰他道：「你不需憂愁，讓我親身送你去吧！」

## 1-32【經】五祖送至九江驛，祖令上船，惠能隨即把艣。祖云：『合是吾渡汝。』惠能云：『迷時師度，悟了自度；度名雖一，用處不同。惠能生在邊才，語音不正，蒙師付法！今已得悟，只合向性自度。』

【解】五祖把六祖送到九江潯陽驛的地方。「驛」即古來傳達書信的站。五祖吩咐說：「你快上船！」就拿起擺船的櫓使船開行。惠能說：「師父！請您坐著，應該由我來搖櫓。」五祖說：「應該我來渡你才對。」惠能答說：「是的，在未悟到自性，本體迷失的時候，應由師父指示修道用功，務使開悟。」這包括不怕腿痛及辛苦。六祖天天舂米出任何人都辛苦。六祖大師舂米墜腰石，現還在湖北憑茂山東山禪寺保存著，上面刻著「惠能盧居士舂米的墜腰石」幾個字。

　　「可是一旦我開悟後，就應自己度自己。雖然同樣是稱為『度』，但師父度徒弟和徒弟度師父，其用途是不同的。惠能我生在邊地下賤的地方，講的話語音不正，沒人聽得懂，承蒙師父傳我心印妙法，現我已得到開悟，故應自己度自己。」這是五祖和六祖打的機鋒，五祖：「合是吾渡汝。」六祖說：「迷時師度，悟了自度。」

　　何謂「自性自度」呢？如當你還未會誦楞嚴咒前，要人來教你誦，但會誦之後就要自己督策自己誦，而非要別人來勉強你誦。當還未明白誦經時，就要一位師父教你念經；當明白後就要自己念，而不需要師父問你：「你今天是否有誦經？」好像現有人要學天台山智者大師拜楞嚴經、法華經而開悟的偉行，故天天晚間拜法華經，這也叫自性自度。

　　還有將煩惱變菩提，是要你自己將所學到的方法躬行實踐，而轉煩惱成菩提。當有人找你麻煩，要視其如鏡花水月，如幻如化，如夢如露，如是思惟後煩惱就沒有了。遇到境界若能看破放下，就叫「自性自度」。

　　還有譬如你有抽煙喝酒的毛病，聽師父開示後知其對修道有大障礙而能戒之。好像我有一個徒弟說要試試看，結果戒了，這一斷也叫「自性自度」。若能斷就是開悟，未斷仍是迷，是否開悟決定在你。若能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即是自性自度。

　　在未明白佛法前不妨做糊塗事，但在明白佛法之後，切記不要再做糊塗顛倒事。再做則是佛教的罪人，將來一定墮地獄，因為你知法犯法，罪加三等。故說「縱使百千劫，所作業不亡，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。」旁人是不能代替你所造的殺業、盜業、淫業、妄言、喝酒的罪業。凡造什麼業將來就受什麼果報，絲毫不爽的。

　　「自性自度」含義深遠。意即要斷疑悔，除自性糞。若自性糞未能除盡，就不是自性自度。何謂「自性的糞」？即你的顛倒妄想、無明煩惱，有漏的習氣毛病。

　　以前我在他處亦講解此段經文，曾說：「你造罪業，你墮地獄；我造罪業，我墮地獄；他造罪業，他墮地獄。」當時有人很反對說：「根本沒這回事，地獄在何處？從來就沒見過，即使有地獄，我也要試試看。」我答道：「你試試看，你不需要試，就會墮地獄；試試便墮。」為什麼呢？你見那些墮地獄的，都是試試看而墮進去的。所以直到現在，想出來也不可能。故奉勸那些想試的人，取消這種念頭吧！

　　那些人會自性自度呢？人人均可自性自度，但要有智慧的人才可以。愚癡的人不僅不會自性自度，即使教他也不會聽，有如教狗不要咬人，雖然打牠，但一見人還是咬，就因牠那愚癡性作怪。貓捉老鼠，雖教牠要戒殺放生，但因惡習難改如舊。教老鼠不要偷東西，但到時還是偷東西吃。偷抽香煙、偷喝酒，這些都是不肯改惡習的人所做。真正明理的人，不做糊塗事；真正糊塗人也不做明白事。

　　「自性自度」，意仍要自己去除自己的毛病。師父不能天天看著你，步步跟隨你，使你不做錯事。以上是很簡明的解釋，若往詳細來說，盡未來際也說不完。

## 1-33【經】祖云：『如是，如是。以後佛法，由汝大行矣。汝今好去，努力向南，不宜速說，佛法難起。』

【解】五祖說：「不錯不錯，此真契合我心意。以後佛法將由你發揚光大。你離別我三年後，因我傳法有人，我將進入涅槃。你現好好向前努力精進，向南方去吧！你要韜光晦跡，養精蓄銳，將來則戰無不勝、攻無不取，但是去後不要急著弘揚佛法，因佛法是從難中興起的，愈難愈好。」

## 1-34【經】惠能辭違祖已，發足南行，兩月中間，至大庾嶺逐後數百人來，欲奪衣缽。（五祖歸。數日不上堂。眾疑。詣問曰。和尚少病少惱否。曰病即無。衣法已南矣。問誰人傳授。曰能者得之。眾乃知焉。）

【解】六祖大師辭違五祖後（辭違即不能在五祖前親承供養），就向南行，從憑茂山過九江向廣東來，經兩個多月，來到大庾嶺（江西大庾縣南和廣東南雄縣的分界處）。五祖回去後，幾天不上堂為眾人說法，大家都起了疑心，而到方丈室問：「方丈和尚，您沒有病吧？沒有生煩惱吧？」五祖答：「病是沒有，但我的衣缽已向南傳去了，你們大家可散去，我這兒沒有佛法，我要退休了。」

　　眾問：「誰得到衣缽？傳給誰呢？」五祖答說：「被最有能力和本領的人得到了。」大家就知道是六祖惠能得此衣法。因當時有些人並不是很愚癡的，像其中有一名叫法如師（五祖十大弟子之一，五祖囑十大弟子各據一方而為法主）。他一聽說能者得之，就明白而說：「就是那廣東獦獠盧惠能居士，他得到了，這真奇怪！」眾人聽後就反對說：「不行不行，怎可傳法給他，我們跟隨您那麼久，怎不傳法給我們？大概五祖腦筋不太靈敏了。我們大家從後追，去搶回衣缽！」於是，就有數百人來追趕六祖，想搶回衣缽，由此可見其勢力之大。

## 1-35【經】一僧俗姓陳，名惠明，先是四品將軍，性行麤燥，極意參尋，為眾人先，趨及惠能。惠能擲下衣缽，隱草莽中。惠明至，提不動，乃喚云：『行者！行者！我為法來，不為衣來。』

【解】這時，在百人中，有一位和尚，俗姓陳名叫惠明，在家時曾做到四品將軍，性情粗躁，一點學識也沒有，一開口就罵人，若不聽就動手打。此人力大，幾百斤的石頭可一拳打碎，因為他有此本領，故做到四品將軍。他生稟特異——「飛毛腿」，一天可跑二百里路，而普通人一天最多只可走一百里路。

他一心一意要搶回衣缽，心想誰力量大就是誰的。他尤其走得快，走在眾人前頭，眼看就要追到惠能了。

　　惠能見這大老粗跑來，當時他心裡也有些恐慌。雖然他已得法，但因剛修法，還沒有很大的神通，故猶有些恐懼。於是惠能就將衣缽放到石頭上，自己對著虛空說：「這衣缽只是一種徵信、證據，怎可用武力來爭奪呢？」於是惠能就隱藏到草叢中，不使人見。惠明既到，雖見衣缽，但卻拿不動。為何他拿不動呢？這是默默中有護法善神、天龍八部在這兒護衣缽，故他雖有大力，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。這時，惠明就喊道：「修行有道的人，我是為佛法而來，並不是要來奪衣缽啊！」因他拿不動衣缽，故如此說；若拿得動，早就拿跑了。且醒悟此衣缽非由力可奪，故想向六祖求法。為何說惠明不是真為法來，而是為衣缽而來？因為若他真為法來，就不會先去搶衣缽，而會先說：「行者行者，我為法來，不為衣來。」你認為我這樣講合不合邏輯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1-36【經】惠能遂出，坐盤石上。惠明作禮云：『望行者為我說法。』惠能曰：『汝既為法而來，可屏息諸緣，勿生一念，吾為汝說。』明良久，惠能曰：『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與麼時，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』惠明言下大悟。復問云：『上來密語密意外，還更有密意否？』

【解】經惠明這樣一講，六祖就從草叢中走出，坐在一塊盤石上。這時惠明叩頭頂禮（雖然出家人不向在家人頂禮，可是這是特殊因緣，所以例外）說：「我希望行者為我說法。」六祖大師就對他說：「你既為求法而非為搶奪衣缽而來，就要把一切攀緣心停止，什麼都不要想，一念不生。好！我現為你說明。」說完這話，就默然等著。此時六祖大師不生一念，惠明也不生一念，彼此都屏息諸緣，連鬼神都不知他們在做什麼，所以說「良久」，大概過了五分鐘。六祖大師見惠明沒有打妄想，將攀緣心放下，什麼都空了。

　　六祖大師就說：「你不想善，不想惡的時候，正在這個時候，誰是惠明上座本來的真面目？本來的樣子？」就問這個「誰」字，所以以後禪宗都參「念佛是誰？」這裡所用「那個」是俗字眼，意即是「誰」。為何用「上座」呢？因為六祖大師還是個居士，所以稱惠明為上座。聽到這樣的開示，惠明就豁然開悟了。

　　惠明雖開悟了，已經回頭轉面，認識自己本來的真面目，但他還不知足，貪心還這麼大。這些人去追六祖大師，都是貪心作怪，貪要作第六代祖師。而惠明大師是貪中之貪，他已開悟了，還覺不夠，像有些東西沒有得到似的，故再問：「您方才對我講的密語密意，這些重要的話，和重要的意思之外，還有比這個再妙的嗎？」

　　此地「密語密意」應當「妙」講，不能當祕密講。

## 1-37【經】惠能云：『與汝說者，即非密也。汝若返照，密在汝邊。』明曰：『惠明雖在黃梅，實未省自己面目，今蒙指示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今行者，即惠明師也。』惠能曰：『汝若如是，吾與汝同師黃梅，善自護持。』明又問：『惠明今後向甚處去？』惠能曰：『逢袁則止，遇蒙則居。』明禮辭。

【解】六祖大師答說：「我給你說出來的就不是秘密，不是最妙了。你若能迴光返照，則妙法都在你那兒，而不在我這裡。」惠明歎道：「我在黃梅這麼多年，實實在在還未省悟認識自己的真面目。現蒙行者的指示，就像人飲水，是冷是熱，唯有自己知道。現在行者您是我惠明的師父了。」六祖大師說：「你要是這樣想的話，那麼我就替黃梅五祖傳法給你。我們同拜五祖為師父，而作師兄弟。你好好保護佛法，莫令斷絕。」

　　惠明又問：「惠明今後向何處去呢？」六祖大師說：「到了袁州就住下，到了蒙山就居留。」這時惠明就向六祖叩頭頂禮，拜辭而回。其後惠明沒有即刻動身，過三年後才到蒙山去住。在此地他遇到一個鬼，其生前是個秀才，故死後還儘作詩。他對惠明唱一首詩說：

　　寂寂荒郊夢亦長，古今成敗懶尺量。野草鮮花捻多少，苦雨酸風幾斷腸。

　　夜餘螢光同出入，五更雞唱影形藏。悔不當初修心地，至此青山淚兩行。

　　惠明聽後就為他說法，讓他超度脫生去了。所以化蒙山，就是超度鬼魂的。

## 1-38【經】（明回至嶺下。謂趁眾曰。向陟崔嵬。竟無蹤跡。當別道尋之。趁眾咸以為然。惠明後改道明。避師上字。）

【解】惠明回到嶺下，對正在追趕的百人說：「我曾到山頂上看過了，找不到他的蹤跡，他不是從這條路跑的，應當從其他道路追去。」這些人一聽飛毛腿說沒看見，就信以為真。其實惠明大師是打大妄語，為何他打妄語呢？因他自己已得法，他為保護佛法和六祖安全，故打此大妄語。惠明後改名為道明，因六祖叫惠能，他不想和六祖大師同一個字，避諱「惠」字，故易名。

## 1-39【經】惠能後至曹溪，又被惡人尋逐，乃於四會，避難獵人隊中，凡經一十五載，時與獵人隨宜說法。獵人常令守網，每見生命，盡放之。每至飯時，以菜寄煮肉鍋。或問，則對曰：『但喫肉邊菜。』

【解】六祖大師後至曹溪南華寺，神秀仍不死心，派其心腹黨徒，來殺害六祖。為了避難，六祖乃到四會此地與獵人住在一起，因那些和尚怎也想不到一個修道信佛的人會與打獵的人在一起生活，所以各處找也尋不得。這樣經過十五年的歲月。（有的說十六年，這是包括他逃跑那一年在內，實際他與獵人在一起是十五年。）十五年來就時常向獵人們說法。獵人常派六祖大師做守網的工作，他一見活的走獸或飛禽，都盡力設法放生。到每天吃飯時，他將在山上找的野菜放到肉鍋裡煮。或有人問他為何這樣做，他答說：「我只吃些肉邊的菜，我不吃肉。」

## 1-40【經】一日思惟：『時當弘法，不可終避。』遂出至廣州法性寺；值印宗法師，講涅槃經。因二僧論風幡義，一曰風動，一曰幡動，議論不已。惠能進曰：『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，仁者心動。』一眾駭然，印宗延至上席，徵詰奧義，見惠能言簡理當，不由文字。宗云：『行者定非常人，久聞黃梅衣法南來，莫是行者否？』惠能曰：『不敢！』宗於是作禮，告請傳來衣缽，出示大眾。

【解】有一天六祖大師想起：「此時當宜弘法，我不可終日隱遁。」於是離開四會而至廣州的法性寺，正逢印宗法師開講涅槃經。講經時，有風吹動旛旗而左右擺動。這時有一僧說：「這是風在動。」另一僧說：「這是旛在動。」兩人爭執不已，六祖告訴他們說：「仁者是你的心動啊！若你心不動，風不動，旛也不動了。」當時聽眾聽他這一講，覺得非常玄妙，真是一語驚四座。

　　印宗法師就請六祖大師到上座，請他開示經中奧妙的道理。但見六祖大師所講的雖很簡單，然理論正確，不光由文字解說。於是印宗法師非常佩服地說：「老修行人，您一定不是個平常人。我久聞黃梅的衣缽向南傳來了，是不是就是您這一位老修行？六祖大師答說：「我不敢當。」印宗法師一聽他就是繼承五祖衣缽的傳人，就向六祖大師叩頭頂禮。要求六祖將五祖所傳的衣缽出示給大眾看看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1-41【經】宗復問曰：『黃梅付囑？如何指授？』惠能曰：『指授即無，惟論見性，不論禪定解脫。』宗曰：『何不論禪定解脫？』謂曰：『為是二法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』宗又問：『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？』惠能曰：『法師講涅槃經，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：『犯四重禁，作五逆罪，及一闡提等，當斷善根佛性否？』佛言：「善根有二：一者常，二者無常；佛性非常非無常，是故不斷，名為不二。」一者善，二者不善；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蘊之與界，凡夫見二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；無二之性，即是佛性。』印宗聞說，歡喜合掌，言：『某甲講經，猶如瓦礫；仁者論義，猶如其金。』於是為惠能剃髮，願事為師。『惠能遂於菩提樹下，開東山法門。

【解】印宗問說：「黃梅五祖大師傳給您衣缽時，是如何傳授指點您呢？」六祖大師答說：「倒沒有什麼指授，不過單談論見性，並不談論禪定和解脫這種法。」印宗法師又問：「為何不談論禪定和解脫的道理呢？」六祖大師答說：「因禪定和解脫是兩種法，不是佛法。佛法不是二種法，只有一種法，所以叫不二法。」

　　印宗法師又問：「什麼是佛法的不二之法？」六祖大師說：「法師您宣講涅槃經，若您能見佛性，明心見性，這就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就像高貴德王菩薩向佛請問：「如果有人犯殺、盜、淫、妄此四重禁——四根本罪，不通懺悔，且又弒父、弒母、弒阿羅漢、破和合僧、出佛身血這五逆罪，還有信不具的闡提（即是沒有信心），這些人是否應當斷善根佛性呢？」佛答：「善根是有兩種，一種是常，一種是無常。可是佛性並沒有常和無常之分，所以不斷，這就稱之為不二法門。其次，五戒十善這是善，五逆十惡這是惡，但佛性並沒有善惡的分別，這就稱為不二法門。」

　　蘊是色受想行識，界是十八界，即六根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）、六塵（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）、六識（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）。凡夫見五蘊和十八界是兩個，但有智慧的人了達其性本空無二，沒有分別可言。如此無二的真性，就是佛性。」

　　印宗法師聽了六祖大師說法後，得未曾有至心歡喜，合掌恭敬地說：「我印宗講經，就像磚頭瓦塊似的，可是仁者您啊！講經就像真金那麼的真和可貴。」此時印宗法師在光孝寺為六祖大師落髮，且願拜六祖大師為師父。六祖大師隨後在光孝寺中的一棵菩提樹下，開東山法門。

## 1-42【經】惠能於東山得法，辛苦受盡，命似懸絲，今日得與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，莫非累劫之緣？亦是過去生中，供養諸佛，同種善根，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。教是先聖所傳，不是惠能自智。願聞先聖教者，各令淨心。聞了，各自除疑，如先代聖人無別。一眾聞法，歡喜作禮而退。

【解】六祖大師說：「我在黃梅憑茂山得法後，受盡種種的艱辛苦楚，各處避難，命像懸絲那樣的危險。現在很慶幸能與韋璩刺史和各官僚、僧人、比丘、比丘尼、老道、居士聚會一堂，這都是我們多生多劫緣份促成的，也是在往昔生生世世供養諸佛，同種善根，才能聽聞如上所說頓教的法門，和我得法的因緣。佛教是以前佛、菩薩所傳留下來，不是我惠能自己的智慧。你們若願聽以前佛所說的教理，則先要清淨其心。聽法之後，各自將懷疑除去，好像和聽佛、菩薩所講的一樣。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 般若品第二　[☆本段全文☆](../law-book/%E5%85%AD%E7%A5%96%E5%A3%87%E7%B6%93.docx#a2)

## 2-1【經】次日，韋使君請益。師陞坐，告大眾曰：「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【解】「般若」是梵語，華語則譯為智慧。有三：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、實相般若。般若具足三種意思，因其多含，故尊重不翻。講般若的因緣，是應大眾的要求。第二天，韋刺史請求多聽些佛法，故六祖大師就升法座法堂，宣示大眾說：「你們大家現將心念清淨，不要打妄想，要一心聽法，先念『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』。」

## 2-2【經】復云：「善知識，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，只緣心迷，不能自悟，須假大善知識，示導見性。當知愚人智人，佛性本無差別，只緣迷悟不同，所以有愚有智。吾今為說「摩訶般若波羅蜜」法，使汝等各得智慧。志心諦聽，吾為汝說。善知識，世人終日口念般若，不識自性般若；猶如說食不飽，口但說空，萬劫不得見性，終無有益。善知識，「摩訶般若波羅蜜」是梵語，此言大智慧到彼岸。此須心行，不在口念。口念心不行，如幻如化，如露如電。口念心行，則心口相應，本性是佛，離性無別佛。

【解】接著大師又說：善知識！覺道的智慧，世人本都具足，在佛不多一點，在眾生不少一點。但因執著（迷即不覺悟，不覺悟就是執著），所以不能自己明白。故要憑藉明眼善知識，因他已深入一切諸法實相，故能指示導引，使你明心見性。你應當知道，無論是愚蠢的人，或有智慧的人，其佛性是沒有分別的。就因有迷有悟的不一樣，所以才有愚人和智慧的人。我現在為你們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，使你們每個人都得自己本有的智慧。現在專心一意傾聽，我為你們說法。

　　善知識，世間上的人天天口裡念「般若般若」，而不認識本性般若，本有的智慧。就像一天到晚念食譜，但是不會飽腹。口誦般若（般若就是空），儘作口頭禪，不去實行，即使經一萬個大劫還是不能見本有的般若，這對你始終是沒有益處。

　　善知識，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，華語意為智慧。摩訶是大，般若是智慧，波羅蜜是到彼岸。此法需要你心裡真能放下看破，什麼都空了才生效，不是在口念。若只口念般若，而心理不照般若智慧去做，若還有無明，就是心裡不實行，那就像虛妄幻化，像露水，像電光石火似的，畢竟無有是處。口念心行般若，表裡一如去實行，就能見到自性，就是佛，因為自己本性就是佛。自性是真佛，若離開自性，就沒有佛了。所以佛教裡講「人人皆堪作佛」，只要你修行，即修行自性，迴光返照，反求諸己，不向外馳求，定會成佛。

## 2-3【經】何名「摩訶」？「摩訶」是大。心量廣大，猶如虛空，無有邊畔，亦無方圓大小，亦非青黃赤白，亦無上下長短，亦無瞋無喜，無是無非，無善無惡，無有頭尾。諸佛剎土，盡同虛空。世人妙性本空，無有一法可得；自性真空，亦復如是。善知識，莫聞吾說空，便即著空。第一莫著空，若空心靜坐，即著無記空。

【解】什麼叫摩訶呢？摩訶翻譯為大。什麼是大呢？人的心量廣大如虛空，就像心想到月球去，就發明火箭。所以說心無邊際、無限度，故沒有方圓或大或小。心就是無形，大而無外，小而無內。心量也沒有青黃赤白黑等顏色的表現，也沒有上和下，長和短。自性本無瞋無喜，它是中道的；也沒有是或非，若有是有非，就不是你的真心了。沒有善心所或惡心所。（所以六祖大師對惠明開示說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」）心也沒有頭或尾。諸佛剎土和虛空是一樣的。我們人本有的妙性是空的，沒有一個法可得，所謂「自性如虛空，真妄在其中，悟徹本來體，一通一切通。」自性真空就像我上邊所說的道理一樣。

　　善知識，不要聽到我說空，就執著空。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不執著於空。你假使說一切空，心空身也空，世界也空了，此時靜坐在那地方，就會落到無記空。無記空就像死了似的，什麼也不知道，雖是活人，一坐就像死了似的。我們修道，是真空裡有妙有，不是什麼都不知道。要什麼都知道，還要什麼都不知道，明明瞭瞭，清清楚楚，就像「心清水現月，意定天無雲」的道理。

## 2-4【經】善知識，世界虛空，能含萬物色像。日月星宿，山河大地、泉源溪澗、草木叢林、惡人善人、惡法善法、天堂地獄、一切大海、須瀰諸山、總在空中；世人性空，亦復如是。善知識，自性能含萬法是大，萬法在諸人性中。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，盡皆不取不捨，亦不染著，心如虛空名之為大，故約「摩訶」。

【解】世界虛空能包羅萬有，種種色色一切相貌均能包容——日月星宿、山河大地、水泉溪澗、草木叢林、惡人善人，一概兼容並蓄。虛空不會說：「你這惡人我要攆走你，你這善人我歡迎你趕快到虛空裡來。」虛空沒有這種的分別。它能包容惡法、善法、天堂、地獄、一切大海，及妙高山，均在其中。一般人的自性就像虛空一樣，包羅萬有。善知識，自己的本性能包含萬法，這也是「大」。萬法均在人自性中包含著，應該對一切人，無論是好或壞，均沒有歡喜或憎惡的分別。我常對你們說，不好的人終究有好的一天，希望他能覺悟而改過。我有很多不聽教的徒弟，教他向南走，他卻偏向北邊跑；雖不聽話，我都用耐心慢慢等著，因為我知道將來他終會有一天聽話的。一切善惡均在自性裡包容著，故不取亦不捨，也不染著善惡的境界。染著也就是取捨。心量等如虛空，所以叫「大」，這就叫摩訶。

## 2-5【經】善知識，迷人口說，智者心行，又有迷人，空心靜坐，百無所思，自稱為大；此一輩人，不可與語，為邪見故。善知識，心量廣大，遍周法界；用了即了了分明，應用便知一切。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；來去自由，心體無滯，即是般若。

【解】迷人但知口說，而不實行。有智慧的人就真正躬行實踐，而不作口頭禪的把戲。又迷人空心靜坐，什麼也不想，就說這就是「大」了。這一等人落於頑空，不可與之交談，因他是邪知邪見，而非正知正見，故不要理會他。大師又說：「各位都是很有智慧的人！心量的廣大是周遍法界，而法界是無所不包。心的用是了了分明，如鏡子照物，物來則照，物去則空；它的應用便知一切，知一切即是一，一即是一切，它知自性能生萬法，萬法返歸自性。自性是去來自由，心的本體是沒有滯塞不通。沒有不通就是明瞭一切，而不愚癡，這就是般若。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2-6【經】善知識，一切般若智，皆從自性而生，不從外入，莫錯用意，名為真行性自用。一真一切真。心量大事，不行小道。口莫終日說空，心中不修此行；恰似凡人，自稱國王，終不可得，非吾弟子。

【解】善知識！一切般若都是從自性而生，並非從外而來，莫向外馳求，故不要錯用你的心意，這就叫做自己會用真心了。一樣若真了，則樣樣都真。心量是廣大的事情，它不走小路的。六祖大師恐怕人著到空上，故又說：「你不要整天說空！空！般若！般若！而心裡不修此般若行。這就像普通老百姓自封為國王一樣。這種人始終是得不到自性的，也不是我的徒弟，因不聽教。教他不要著空，他偏要著空；教他不要著有，他偏要著有；教他不要有淫慾心，他仍不斷淫慾心。他說：『沒關係，慢慢來。』這種人不是我的弟子！」

## 2-7【經】善知識，何名「般若」？「般若者，唐言智慧也。」一切處所，一切時中，念念不愚，常行智慧，即是般若行。一念愚，即般若絕；一念智，即般若生。世人愚迷，不見般若；口說般若，心中常愚。常自言我修般若，念念說空，不識真空。般若無形相，智慧心即是。若作如是解，即名般若智。

【解】究竟什麼叫「般若」呢？「般若」是梵語，在唐朝中國話就叫智慧。在所有的地方，任何時候，念念明明瞭瞭，念念不迷，念念沒有無明，常用智慧處理一切事，這就是修智慧行門。你若一念愚癡，般若就斷絕。這斷絕是個比喻，並非真正的智慧斷絕了，因為真正智慧是不生不滅，那怎會斷絕呢？意謂在愚癡時，般若不現前。若是不迷不愚癡，這時就般若生。例如人說喝酒抽煙是不好的，吃迷魂藥是不應該的，但你不相信，這就叫般若絕。有智慧的人怎會這樣呢？若有人告訴你喝酒抽煙、吃毒藥是不好的，就趕快改，這就是般若生。愚癡的人，就是明知不對，但還要試一試。

　　世間的人都愚癡得不得了，不只一個人，而是多數人都愚癡，他自己不知般若，往往口裡說智慧，而心常做愚癡事。這就是不該做的，而他去做了。他常自己說我修行智慧，念念說空，就是般若。在般若有二十種的空門，要空一切。可是他不知真正的空，雖經教懂一點，咒會持幾句，經會念幾句，但自己毛病仍不改，這就是口頭禪。天天說空，而不知改自己毛病。真空是要把無明、毛病習氣完全空了，要把你不明白，儘做糊塗事的行為都空了。般若是沒有形相，它無長短方圓，或青黃赤白黑。心生智慧而沒有無明，智慧是明明瞭瞭，能知是法非法。你若是能有這樣的見解，這就是般若智。

## 2-8【經】何名「波羅蜜」？此是西國語，唐言到彼岸，解義離生滅。著境生滅起，如水有波浪，即名於此岸，離境無生滅，如水常流通，即名為彼岸，故號「波羅蜜」。

【解】「波羅蜜」是印度語，中國話就叫「到彼岸」。若解釋明白就是離開生、離開滅，沒有生滅了。何謂「彼岸」？它是對此岸而說的，此岸就是生死，彼岸是涅槃。在生死涅槃中間經過些什麼呢？經過煩惱的大海。煩惱似海，因有煩惱，故有生死。若斷煩惱，那麼，生死就是涅槃，涅槃就是生死。若無煩惱，有生死也就沒有生死了。我們為何在這裡受生死？就因有煩惱。為何有煩惱，就因有無明。但何謂無明呢？就是你不明白的事，若你知道，你有所明白了，此即是般若。

　　若著到境上，就有生滅。涅槃像水，本無波浪，但風一來就有波浪。風即無明，波浪就是煩惱。若不著境就像水無波浪，沒有波浪就絕生死；我們應該在此地用功夫。你說我心裡有很多雜念，那雜念就是波浪。若沒有波浪，生滅就了了。生滅沒有，生死也就了了。有生滅就名此岸。離開境界就無生滅，就像水常運行不息，「通流」即智慧光明遍照，這就叫彼岸，所以叫波羅蜜。這一段經文很有用，你若能用些功夫研究明白，一生可受用無窮。

## 2-9【經】善知識，迷人口念，當念之時，有妄有非。念念若行，是名真性。悟此法者，是般若法；修此行者，是般若行；不修即凡。一念修行，自身等佛。

【解】迷人只知用口念，當口念時，心裡卻有妄念和不正當的念。若念念依照般若而行，即不做愚癡事，這就是依照自己真性丟修行。能明白這種法，這就是般若法。般若就是不愚癡，不做糊塗事。糊塗事有很多很多，本不應做的而你去做了，最要緊的就是淫慾心。本不應該做，但糊塗來了，不但般若忘了，波羅蜜也忘了；而任性去行，恣情縱慾。但人就是歡喜做糊塗事，而不願修般若法。不行愚癡事就是般若行。你不修般若行，那就是凡夫；若修行般若行——即斷慾去愛，自身就和佛一樣。

## 2-10【經】善知識，凡夫即佛，煩惱即菩提。前念迷，即凡夫；後念悟，即佛。前念著境，即煩惱；後念離境，即菩提。

【解】凡夫就是佛，而佛是從凡夫修成的。因佛以前修般若法，故成佛。而我們為何還是凡夫？就因不修般若法，不修般若行，故性流為情，情變為慾，終不能自拔。若能將慾歸回性上，不搖不動，不被無明所轉，這就是佛了。煩惱就是菩提，若沒有煩惱，也就沒有菩提。有人就說：「那就不要除煩惱，乾脆留著它！」若留著，則煩惱仍舊是煩惱。你應該用科學的方法來實驗一下——如何實驗呢？就是返本還原。譬如手心和手背，手心是煩惱，手背是菩提，只要翻過來便是，沒有多也沒有少，就差這麼一點點——一把它翻過來，那煩惱就變為菩提。我常說：「煩惱菩提冰是水，生死涅槃法即空。」你若明白，則人法皆空，若不明白就仍有法執。

　　前念愚癡就是凡夫，後念智慧、聞悟了就是佛。前念著到境上就是煩惱。如你說此地是三藩市，它和紐約不一樣，其實它們都是大城市，是沒有差別。若你說三藩市不下雪，紐約下雪，那只是你的分別心作怪。若你沒有那麼多分別心，就沒有那麼多煩惱了。所以說前念著到境界上就是煩惱，後念離開境界就是菩提。如分別三藩市和紐約不同，不同就有煩惱。若知三藩市和紐約都是空的，分別它做什麼？不分別即是菩提。

　　講是很容易的，實際上要不生分別卻是另一回事。這種境界若能了解，則沒有家也沒有國了，既然什麼都沒有，這就叫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也叫「應無所住而生其身」。你可現身到住何地方而無罣礙，你看這妙不妙？這地方就是菩提，你何必嘆氣呢？若你可以這樣，就這樣；若不能就慢慢來。所謂：「性定魔伏朝朝樂，妄念不起處處安」。若你性定了，沒有那麼多妄想，那一天都是快樂的。妄念不起，則何處都是安樂。為何你覺不安樂？就因有妄念，若無妄念則到處都是極樂世界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2-11【經】善知識，「摩訶般若波羅蜜」，最尊最上最第一，無住無往亦無來，三世諸佛從中出。當用大智慧，打破五蘊煩惱塵勞。如此修行，定成佛道，變三毒為戒定慧。

【解】大師又說：「各位善知識，你們自性裡都有無量的智慧，摩訶般若波羅蜜這種法，是你自性本具，不需向外馳求，這種法是最尊最高上最第一。自性般若智慧是不著住的，也沒有往也沒有來，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的諸佛都是從這最尊最高最第一的法生出。你應用你的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，若用小智慧則打不破色、受、想，行、識。若不能看空這五蘊煩惱，那就不能斷塵勞，所以欲想有真正般若，就須照見五蘊皆空。所以心經上所說：「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。」你看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，還要多時呢！少的時候就照不破五蘊皆空而除煩惱塵勞。你若能這樣修行必定可成佛道。要將貪瞋癡變為戒定慧，就看你變不變。一變就是般若，不變就屬愚癡。

## 2-12【經】善知識，我此法門，從一般若，生八萬四千智慧。何以故？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。若無塵勞，智慧常現，不離自性。悟此法者，即是無念、無憶、無著。不起誑妄，用自真如性，以智慧觀照；於一切法，不取不捨。即是見性成佛道。善知識，若欲入甚深法界，及般若三昧者，須修般若行。持誦《金剛般若經》即得見性。

【解】善知識，我這個法門，從一種的般若而出無量般若，從一種般若生出八萬四千的智慧。為什麼要有八萬四千的智慧呢？因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。若將塵勞變過來就是般若。若將塵勞變了，則智慧現前，可是般若智慧是不離自性的。你明白這種法，就是無所念，無所回憶，也不著住，故沒有一切誑妄了。用你自己的真如自性，以智慧來觀照一切法，不用識心、分別心來觀察，不取不捨，這就是見性成佛道。

　　若你想深入經藏，智慧如海，得到法的滋潤和般若妙定，就應修行般若行，念金剛經。六祖大師是從金剛經開悟的，故主張所有人念金剛經。應執持而誦念，不要忘了。若能念金剛經，就可以見性。

　　念經須不打妄想，不生種種雜念。以前有個人天天念金剛經，有天作夢，夢見一個鬼請他念經超度他，就像我們現在七月十五來超度過去生中的父母。這人問鬼說要念多少經？鬼說：「只念一卷經就可以了。」此人第二天就開始念，正念到一半，他的僕人送來一杯茶，他就這麼一擺手心裡說不要，而繼續念經。晚上這鬼又來說：「你答應為我念經，只念一半，還有一半沒有念。」此人答說：「我明明是為你念了一卷經。」鬼說：「你是念一卷經，但你念至中間有『不要』兩個字，所以後邊經的功德都不要，沒有了。」此人一想，我是不要茶，不是不要經。但因經上加上「不要」兩個字，鬼神就以為他不要功德。大概經的功德被鬼神搶去了。後來此人說好！我再為你念一卷經。當天晚上，這鬼很歡喜向他叩頭頂禮，謝謝他幫忙念經。所以你們念金剛經不要摻雜「不要」兩個字。「須菩提，須菩提，不要」，那須菩提就跑了。念金剛經是非常有感應的，能夠見性。

## 2-13【經】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，經中分明讚嘆，莫能具說。此法門是最上乘，為大智人說，為上根人說；小智小根人聞，心生不信。何以故？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，城邑聚落，悉皆漂流，如漂草葉；若雨大海，不增不減。若大乘人，若最上乘人，聞說《金剛經》，心開悟解故，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，自用智慧，常觀照故，不假文字。譬如雨水，不從天有，元是龍能興致，令一切眾生，一切草木，有情無情，悉皆蒙潤，百川眾流，卻入大海，合為一體。眾生本性般若之智，亦復如是。

【解】你們應當知道此金剛經功德是沒有數量和邊際。在經中讚歎金剛經的殊勝功德是很清楚的，我現不用完全說。此金剛經是最上乘的法門，是為大智慧人說，是為具上根人說的。善根淺薄小智等人聽聞此經，心裡不信而說：「念經有什麼好處？你不吃飯看可不可以活著？」為什麼他不信呢？就像天龍在閻浮提降雨，因為雨水多，城廓村落皆浸在大水裡，就像草葉漂流一樣。假設雨水落在大海裡，卻是不增不減。大海代表大根大器的人，他一聞此法就知是自性本趣，就生出信心。小根小智者就像小草似的，一下大雨反將其淹死了，因為他不相信大乘法。

　　若大乘人，最上乘人，聞說金剛經，心即開悟，而知般若本是自性所具。且他常用自己的智慧予以觀照，故不一定要認識很多字，才能認識般若的智慧。譬如雨水，不是從天上有的，而是龍能興雲降雨，而使一切眾生、草木、有情無情，都受到雨水的滋潤而繁衍，一切小川溪流均流入大海而合成一體。眾生般若之智也就像天雨下到大海一樣。海就是我們每個人自己本性的智慧，無論下多少雨，它是不增不減的。所以說：「佛法如大海，唯信可入，唯智可度。」若沒有智慧也不容易到這浩瀚大海的。

## 2-14【經】善知識，小根之人，聞此頓教，猶如草木，根性小者，若被大雨，悉皆自倒，不能增長。小根之人，亦復如是。元有般若之智，與大智人更無差別。因何聞法不自開悟？緣邪見障重，煩惱根生。猶如大雲覆蓋於日，不得風吹，日光不現。般若之智亦無大小，為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。迷心外見，修行覓佛，未悟自性，即是小根；若開悟頓教，不執外修，但於自心常起正見，煩惱塵勞，常不能染，即是見性。

【解】善根淺薄的人，聽聞這種以心印心，直指人心成佛的頓教法門，就像根性小的草和花木，若遇大雨而自倒露根不能生長。本來雨是幫助草木增長的，可惜因其根淺，不堪受用。而善根薄弱的人也就像這情形一樣。本來愚癡人和大智人的般若智慧是沒有分別，只因一個會用，一個不會用罷了。為什麼小根小智的人聽聞佛法而不開悟呢？就因他邪見無明深重，不生信心，障礙了聖道。就像太陽被烏雲所遮蓋著，風吹不散，故陽光不現。太陽光就是你自性的般若，烏雲就是你所有的邪見和煩惱。

　　般若的智慧也沒有大小的分別，就因眾生習氣深，造業重，故迷了。若習氣沒有那麼深，所造的業沒有那麼重，就會悟了。迷人心外求法，向外馳求，而不知自性般若本具自性佛，向外找佛，所以愈找愈遠。沒有明白自己的本性，這就是小根的人。若能聞頓教而即刻開悟，不執著，不向外馳求，自性自悟，自己明白自性的般若，在自己心裡常起正知正見，有了真正的智慧，就不起煩惱；沒有煩惱，自然就沒有塵勞，這就是見性，因它不被煩惱塵勞所轉。

## 2-15【經】善知識，內外不住，去來自由，能除執心，通達無礙，能修此行，與《般若經》本無差別。

【解】修般若行，應不住內、不住外，內無身心，外無世界。但亦非頑空，而是內不著身心，外不著世界。你能內外不著，就能來去自由，知從何處來，到何處去。「來」可以說回來，回來到你的身心；「去」是去到法界。雖有來有去，但你不要執著這個來去，所以叫自由。若你執著「來去」，這就不自由，有所罣礙了。來去自由，也可說你的心來去自由，你的性來去自由，也可說是生死自由。我願意活就活，我願意死才死，這才是自由。如果我不願意活著就不活著，這不是自殺，因自己知道自己怎樣死法，坐在那裡如入禪定，就這樣走了，這不自由嗎？若不自由就走不了。三祖為何手抓著樹枝就圓寂而入涅槃呢？就因他生死自由，這就是來去自由。如果我願意活著就永遠不死，願意死即刻就死去，來去在談笑之間，就可往生。

　　就像道生法師，一般人都反對他講涅槃經主張闡提也有佛性。當時人人皆以為這是錯誤的，眾人都默擯他。故他發願說：「如果我講經契合佛法、佛心的話，將來我在法座上說法而往生。如果講得不合佛心，此願不會滿的。」於是他在虎丘山為石頭講經，而它們也點頭，接受他所講的道理是正確的。所謂「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。」以後正當他講經講得非常奧妙時，就在法座上往生了，你說這妙不妙？

　　你說：「法師！現你講的正合我意，我就是不願執著，不想守規矩。你這兒要人守規矩，就是執著。」你這樣想又錯了，所謂除執著，是要你除執著心，除去不對的事。可是，對的事就不能不執著。就好像，守規矩才能成佛，故說：「是道則進，非道則退。」不合乎道要不執著，合乎道者就要持誦不忘。持誦就是執著，像誦金剛經、修行等。若說我執著，我有些小毛病總不想改，也不要旁人知，這便是執著。若說我這些小毛病就是旁人知道我也不管，別人規勸時也不理，這不是無執著，而是邪知邪見。若有這種邪知邪見，愈修離佛法就愈遠。你能離開執著，就可通達無礙，無所障礙了。能如是修行，就與金剛經道理契合，般若智慧現前，否則就不合般若妙理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2-16【經】善知識，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、大小二乘、十二部經，皆因人置。因智慧性，方能建立。若無世人，一切萬法本自不有，故知萬法本自人興；一切經書，因人說有。緣其人中，有愚有智；愚為小人，智為大人；愚者問於智人，智者為愚人說法；愚人忽然悟解心開，即與智人無別。

【解】「修多羅」是梵語，譯為華語是「經」。經是「上契諸佛之理，下契眾生之機」。因契理契機，故說契經。所有一切經典及諸文字，大乘小乘，十二部經（即長行、重頌、授記、孤起、無問自說、因緣、比喻、本事、本生、方廣、未曾有、論議），皆因人才有這些經典，如果沒有人，這些經典就都沒有用了。它是因智慧性才能建立這一切的法。世界上所有麻煩的事，都是因人而生。若沒有人，什麼麻煩事也就沒有。因有麻煩的事生，故有教你免除麻煩的法生。人有八萬四千塵勞，故佛說八萬四千法門來對治，所謂「佛說一切法，為度一切人。若無一切人，何用一切法？」所有一切經書，都是為人說的。如果沒有人，一切經書也就用不著了。因為人中有愚癡的和有智慧的，愚癡的人，就像小孩子一樣；有智慧的人就像大人一樣。小孩子有不懂的事一定要問大人，大人就給小孩子解說緣由。當小孩子忽然間悟解心開，明白這一切的事，那就和有智慧人沒有什麼分別。

## 2-17【經】善知識，不悟即佛是眾生。一念悟時眾生是佛，故知萬法盡在自心。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？

【解】若不了悟，雖然是佛也是眾生。若在一念那麼短暫的時間明白豁然開悟，眾生就是佛。這也就是覺者佛也，迷者眾生。一念覺一念佛，念念覺念念佛。一念迷一念是眾生，念念迷念念是眾生。何謂覺悟呢？即覺悟情、慾是戕害身體和令你愚癡的重要問題所在。一念慾心就一念愚，念念慾心就念念愚癡，所謂「業盡情空是真佛，業重情迷是眾生。」沒有旁的，就是把染污的念頭放下。染污的念就是慾念，說得更清楚，就是淫慾的念。若是身去實行這淫慾的念，就是身業不清淨。若口裡儘講綺語，這是口業不清淨。若心裡總想不清淨的淫慾，這是意業不清淨。若能身口意都不毀犯，就離成佛不遠。一般人背覺合塵，合什麼塵？就是合這不清淨染污的塵。你若一落到這種情慾上，就有染污。若離開情慾，染污才能離開。所以背塵就合覺，背覺就合塵。你若染污就不得清淨，不得清淨就不能成佛。欲想清淨就不要染污，一染污就是眾生，這很清楚的道理。但還要有些助緣來使你清淨，最要緊就是不要有自私心，一有自私心就不清淨。若能一切不為個人打箅，就會清淨，因你沒有貪心、瞋心、癡心、我見，這就是悟。故說一念悟時，眾生是佛。

　　有人問：「所有的人都是佛？」不錯，但要悟了才算。若是不悟，就像前邊經文說一個普通老百姓，自稱國王，若被真的國王知道了，就會把他抓丟關在監獄，因為這人謠言惑眾，想要造反，所謂：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主。」所以才知道萬法原是從心中生出來的，那為何不在自心裡頭修行呢？自心只要去除染污念，去塵，就可立刻見到真如自性。

## 2-18【經】《菩薩戒經》云：「我本元自性清淨，若識自心見性，皆成佛道」《淨名經》云：「即時豁然，還得本心」。

【解】菩薩戒經上說：本來自性是清淨沒有染污的，你若能知道自己的心而見到自己的性，誰都可以成佛。你見到自性你成佛，我見到自性我成佛，他見到自性他成佛，這是最平等的。淨名經就是維摩經，經上說：「忽然間豁達開悟，識自本心，便識得本來面目了。」

## 2-19【經】善知識，我於忍和尚處，一聞言下便開悟，頓見真如本性。是以將此教法流行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，各自觀心，自見本性。

【解】六祖大師又說：「各位都是有善知識的人，聽我說這種法，你們是否都開悟了呢？我從五祖忍和尚處，一聽到頓悟法門，就即時開悟。」「我，是一個沒有知識生長於偏僻地區的獦獠，曾遇五祖弘忍大師。」因六祖是五祖的徒弟，故不能直接稱師父的名字，故說忍和尚。這位和尚受了很多氣，為要傳法而受座下人的壓迫，他們都要他傳法給神秀。你看一個做和尚連傳法的自由都沒有，要受人控制，這是不是受氣呢？故忍和尚忍了很久，後來來了一個獦獠，五祖心想：「我要傳法給這獦獠，一個不識字的人，而不管你們這些人！」這也是一股氣，故三更半夜傳法給六祖。

　　而六祖也是一個知音者，他一聽法就開悟了。五祖傳法給六祖，並非賭氣而傳給這不識字的獦獠，而是因為這不識字的人是最聰明。他一聽就開悟了而啟說：「原來自性是清淨的，自性是光明的，自性是不動搖的，原來自性是這麼妙啊！」五祖一聽就認可而傳他法了。六祖對大眾說：「我才將這頓教法門流傳廣佈，令所有學道者頓悟菩提，即時覺悟本心，見自本性。」

## 2-20【經】若自不悟，需覓大善知識，解最上乘法者，直示正路，是善知識有大因緣。所謂化導令得見性，一切善法，因善知識能發起故。三世諸佛、十二部經，在人性中本自具有，不能自悟，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；

【解】你若自己不能開悟，就須尋訪明眼的大善知識，因為他是個過來人，所謂：「欲知山前路，須問過來人。」若不問過來人，反問道於盲，那愈走就愈離譜了。訪大善知識，解釋最上乘佛法，指示正路。這明眼大善知識，你和他必有大因緣才能遇著。所謂善知識，是化導一切眾生，使其明自本性，見自本心者。所有一切善法，因善知識才能生出。一切善根也是由善知識栽培、灌溉、成就的，像你遇到善知識，天天為你說法教化你，這都是增長你的善根。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一切諸佛，和十二部經，在人自性中本來都具足，不是向外求來的。可是你若不能明白，就要訪善知識指示你本來清淨自性的妙體，這樣你才能見到自己的本性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2-21【經】若自悟者，不假外求。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，無有是處。何以故？自心內有知識自悟，若起邪迷，妄念顛倒，外善知識雖有教授，救不可得；若起真正般若觀照，一剎那間，妄念俱滅。若識自性，一悟即至佛地。

【解】若能自己明白，就不必假借而向外馳求。若以前一向執著仰仗外邊善知識的指示才能得解脫，這是不對的。應該要自性自悟，發掘自己本具的般若。什麼緣故呢？因自性有真正的善知識，這也是你真正的智慧，能自己明白。你若自己生出邪迷來，邪就是不正，迷就是不明白。譬如，你不明白它是不正的，如一些不良的嗜好：賭錢的就有賭錢的邪迷，抽煙的就有抽煙的邪迷，好色的就有好色的邪迷，好喝酒的就有好喝酒的邪迷。這種邪迷不要以為它不要緊，就因不要緊，所以就愈迷愈深，小迷後演變成大迷，由大迷再認為不要緊，就變成老迷，老迷再認為不要緊，就變成死迷，到死還不明白！這是最可憐，就因最初一念邪迷導致而成的。

　　妄念就是不真不實在的念頭，虛妄不實在，儘打妄想。顛倒就是明知這事不對卻偏要做，且狡辯說它對。你所好的雖不合法但仍任性做去，這是顛倒。不但你自己這樣做，且還要影響他人學你的壞榜樣，這是顛倒。想學佛法的人，一定要不顛倒不邪迷，才能有所成就。雖有良師善友教化你，你若不聽，那麼他也沒有辦法。善知識不像警察看你不守法，就把你抓到監獄裡。善知識是沒有監獄的。你若不聽教，他總希望你慢慢改過向善。但是對聽話的眾生，善知識也不生歡喜心；對不聽教的眾生，善知識也不惱怒他，只是心裡有些悽悽然不太歡喜。

　　若你在自性裡生出真實的般若智慧（正就是不邪，真就是不妄）。用般若的智慧劍斬斷一切的邪迷妄念、顛倒，在很短的時間，所有的妄念都消滅，就像雪經過太陽一曬就溶化。若你認識自己真實的本性，一悟就到佛地。若不識，一迷就到鬼地去。一悟就是用智慧劍將邪迷斬斷而明白了，所謂「覺者佛也，迷者眾生。」

## 2-22【經】善知識，智慧觀照，內外明徹，識自本心。若識本心，即本解脫；若得解脫，即是般若三昧；般若三昧即是無念。何名無念？若見一切法，心不染著，是為無念。用即[偏]一切處，亦不著一切處；但淨本心，使六識出六門，於六塵中，無染無雜，來去自由，通用無滯，即是般若三昧。自在解脫，名無念行。

【解】你用本有的智慧觀照，則內心身外世界有如琉璃筒一樣，裡邊可以見到外面，外面可以見到裡面，這就是「內無身心，外無世界」的境界。雖無身心無世界，而世界身心宛然；雖宛然而不執著，這叫識自本心。本來自性身心是內外明徹，若識本心，就得到解脫，即是不執著塵勞妄想。若得到解脕，這就是自性般若的定。定就是無念，無意就是戒，無念就是定，再沒有妄想妄念這就是慧。無意、無念、無妄就是戒定慧，當戒定慧現前，貪瞋癡就沒有了。

　　什麼叫無念呢？就是心不染著一切法，即是法空了。既然法都空了，那你為何仍要執著習氣毛病呢？習氣毛病不去，光說不染著法，那你叫一個什麼不染著呢？法尚且沒有，何況習氣毛病？金剛經上說：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」你那些習氣毛病不放下，那你到底學些什麼佛法？這是自欺欺人。學佛法的人，就是要去除毛病，若只光會說幾句，一點用都沒有，也是最愚癡的行為。

　　無念就是不染著，就是正念，就是般若三昧。這種般若三昧——定，可以運用來遍照一切處，但不執著到一切處，猶如虛空一樣。就是心裡無所染著，使六識——眼耳鼻舌身意，出六根門頭——眼門、耳門、鼻門、舌門、身門、意門，在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中，無染無雜。不使六識隨六塵境界轉，所謂「眼觀形色內無有，耳聽塵事心不知。」你若不明白，就要勤修佛法。來去自由，通用無滯，此時千變萬化，萬化千變，應用無窮，而無所滯礙，這就是般若的定，又叫自在解脫，又叫無念行。

## 2-23【經】百物不思，當令念絕，即是法縛，即名邊見。

【解】假設你說我坐在此處，什麼也不想，使念斷了。但你猶有這「當令念絕」一這一念，又變成法縛。不但不能得到解脫，反被法綁住，這叫邊見，落於二邊，又不是中道了

## 2-24【經】善知識，悟無念法者，萬法盡通；悟無念法者，見諸佛境界；悟無念法者，至佛地位。

【解】你明白無念法，並非叫你像死灰枯木一樣。無念，就是要你有定力，沒有邪念，而常存正念。若悟者，則所有一切法都明白了。你明白無念法，就可明白諸佛境界。若還未明白，就不可說你悟了無念法。不要像某某人，連五重玄義、七種立題都不明瞭，就冒冒失失各處去講經，騙那些不懂佛法的人。若只照英文翻譯本念，這誰都會念；但我不會念，因我不懂英文。講經應將經義剖析，貫徹通達——每字、每句、每章、每篇的宗旨和義理，都要能解釋得圓融無礙。若能明白無念法，就可到佛的地位。來金山聖寺聽經的，都是人來聽經，而不是螞蟻。雖人不多，但都是要學佛法，而不是像螞蟻要找蜜糖似的。這兒是找苦頭吃，而非找蜜糖吃。

## 2-25【經】善知識，後代得吾法者，將此頓教法們，於同見同行，發願受持，如事佛故，終身而不退者，定入聖位。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，不得匿其正法；若不同見同行，在別法中，不得傳付。損彼前人，究竟無益。恐愚人不解，謗此法門，百劫千生，斷佛種性。

【解】六祖大師為何成祖師呢？就因他不輕未學。他在五祖大師處時，一般人都看不起他是個鄉下人，且又不識字。六祖處處受人輕慢，所以他知道受人輕慢的痛苦。故他對於善知識或非善知識者，統稱為善知識。他說：以後得到我這法的人，若能將這頓教法門，與同樣見地、同一追求真理大道的同行人，互相發願來受持這種法，就像供養十方佛那樣誠心，能終身而不退轉，那一定會成聖果的。傳這個法，須像釋迦牟尼佛傳迦葉祖師，後傳阿難，乃至天竺廿八祖菩提達摩（中國初祖）、二袓、三祖乃至到六祖。必要像這樣代代默默相傅分付這個心印法門，不可以將正法藏起來不傳，反傳些邪法。假設對見解不同、修行不同者，或者是外道，就不可傳此心印法。因為這會損及先列祖師，且將來也沒有好處，因為怕愚人不明白這微妙無上的真道而誹謗這頓教法門，則百千萬劫斷佛種性。

## 2-26【經】善知識，吾有一無向頌，各須頌取，在家出家，但依此修；若不自修，惟記吾言，亦無有益。聽吾頌曰：

\*說通及心通　如日處虛空　唯傳見性法　出世破邪宗

\*法即無頓漸　迷悟有遲疾　只此見性門　愚人不可悉

\*說即雖萬般　合理還歸一　煩惱闇宅中　常須生慧日

\*邪來煩惱至　正來煩惱除　邪正俱不用　清淨至無餘

\*菩提本自性　起心即是妄　淨心在妄中　但正無三障

\*世人若修道　一切盡不妨　常自見己過　與道即相當

\*色類自有逍　各不相妨惱　離道別覓道　終身不見道

\*波波度一生　到頭還自懊　欲得見真道　行正即是道

\*自若無道心　闇行不見道　若真修道人　不見世間過

\*若見他人非　自非卻是左　他非我不非　我非自有過

\*但自卻非心　打除煩惱破　憎愛不關心　長伸兩腳臥

\*欲擬化他人　自須有方便　勿令彼有疑　即是自性現

\*佛法在世間　不離世間覺　離世覓菩提　恰如求兔角

\*正見名出世　邪見是世間　邪正盡打卻　菩提性宛然

\*此頌躉頓教　亦名大法船　迷聞經累劫　悟則剎那間\*

【解】善知識，我有一無相偈頌，你們大家都應該念誦，無論是在家人、出家人都可依這偈頌去修行。如果不自己去實行，躬行實踐，腳踏實地去修行，單記得我所說的偈頌，那是沒有用的。

「說通及心通，如日處虛空。唯傳見性法，出世破邪宗」：

　　說通，就是明白講經說法。心通就是宗通，宗門禪宗，所講的是心地法門。你明白講經說法，也明白參禪修道，這種境界，就像太陽在虛空一樣，無所著住，而光明遍照。我所傳的法門，就是要你能明心見性。你明心就無難事，見性就不知愁。明白本來的面目，才是明白佛法。這種法門是專講出世的道理，而破除旁門左道外道的宗旨。

　　「法即無頓漸，迷悟有遲疾。只此見性門，愚人不可悉」：

本來法也沒有頓和漸的分別，可是對迷人就要教他漸修的法門，對智慧的人就可教他頓法。所以迷人就慢一點，根性利者就開悟快些。什麼叫頓教呢？我今對你們講一點真話。真話不能講多，講少許你且不信，何況講多呢？你更不信了。因為人不歡喜聽真話真道理，也不歡喜真真實實的去修行，所以我沒有法子為你們講真法。我要等機會，好像今天機會到了，因講到這首偈頌，道理就被揭曉了。

　　什麼叫頓法？頓就是叫你斷。斷什麼？斷淫慾心。你能做得到了？你不相信吧！這一點，就是關鍵。要頓斷無明，無明也就是淫慾心。斷得了否？斷不了你就不想聽真法。你若能斷，就得到頓教法門。漸是慢慢的，若斷不了，不能放得下，這就變成漸了。聰明的人，我給你一點指示，你就斷了。愚癡的人，還捨不得，放不下，說他不相信這是頓教。所以平常我不講。你若相信，早就成佛了。就因為你不相信，所以到現在還拖泥帶水在六道輪迴裡轉。你願意轉就去轉，誰也不能勉強你的。

　　迷和悟只是早晚的問題，你現在不斷，將來成佛是一定要斷的。你現在不想成佛，所以也就不想斷。這個頓法就是見性門。你若能斷淫慾心，就可明心見性。愚癡人不要對他講，他不能明白的，即使你為他講，他也不會相信的。

　　「說即雖萬般，合理還歸一。煩惱闇宅中，，常須生慧日」：

道理講起來有千般、萬般那麼多。八萬四千法門，都是對治這種煩惱、無明的。若合到根本的理上就是一個理，就是這個頓法，叫你頓斷無明，而顯法性。煩惱就像在黑暗的屋子裡一樣。你若有智慧，就像在光明太陽下照耀似的。

　　「邪來煩惱至，正來煩惱除。邪正俱不用，清淨至無餘」：

　　邪來，就是淫慾心來了，煩惱自然就生出。不要以為那是快樂，那正是煩惱的根本。正就是般若智慧，無明破了，煩惱就除去了。當邪正都沒有，這就是無餘涅槃。這裡說的是邪正俱不用。有人說邪由它邪，正由它正，不管它吧！不管，那你仍在暗宅裡。邪正俱不用——這是說已超過去了，已經是過來人，故邪的也沒有，正的也不存。為何有正？就因邪才顯正。為何有邪？就因有正才顯邪。當邪正都沒有了，這就是清淨徹底的無餘涅槃。

　　「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妄。淨心在妄中，但正無三障」：

菩提覺性莫向外尋，因般若智慧自性本具。你一起心動念，就是妄念。本來清淨無餘涅槃是沒有一切念，它是無意、無念、無妄的。無意就是戒具足，無念是定具足，無妄是慧具足，所以淨心就在妄裡，就像冰裡就含水，水裡也有冰的成分。但常修行正法，就會離開三障——業障、報障、煩惱障。業障即所造的業障礙著你。報障即你的身體受果報而障礙。煩惱障即所有的煩惱障礙住你。

　　「世人若修道，一切盡不妨。常自見己過，與道即相當」：

　　世界人若想要修道的話，什麼法門都可以成就道業，若你真正明白正法，則行住坐臥都可以修行，首先你要先見自己的過錯，不要儘看人家的不對，好像照相鏡子儘向外照，而不能自己迴光返照。不應儘看人家的毛病，而不問問自己是否守五戒或起各種邪念妄心。若能常見自己過，就與道相應，而不違背道了。這偈頌若常記得，則終身受用不盡。六祖大師說得太好了，又簡單又明白，人人都容易了解。若能會意則對修道特別有幫助的。

　　「色類自有道，各不相妨惱。離道別覓道，終身不見道」：

色即是有形有相。就在有形有相的色裡邊，你若能明白、了悟，能斷慾去愛而不著住到色相上，這自然就有道，不需要離開道而另外去找道。你若認識，而不被其所迷，這就是「不相妨惱」。你若離開道而另外去找道，這又是頭上安頭。所謂「見事省事出世間，見事迷事墮沉淪」。見到事而醒悟這事，這就叫出世，若見到這事，而生見惑，這就叫墮落。得道，你在修什麼道呢？即是從早到晚，所做所行都合法，不做邪鄙的事，這就是修道。你若離開日用而另外去找個道，那你始終也找不到道。

　　「波波度一生，到頭還自懊。欲得見真道，行正即是道」：

　　波波就是辛苦的意思，你辛辛苦苦一輩子，到老就後悔。這時自忖：「唉！我把光陰都白白空過了，而惹得滿懷懊悔。若我不喝那麼多酒，怎會愚癡到這種地步呢？若我一生不賭錢，那怎會窮得這個樣子！我這一生，若有人告訴我，說我也可以修行嘛！那麼大概還不會到現在的境地。但因沒遇到善知識，即使遇到也不認識。」即使善知識教你，你也當耳邊風，不改自己的毛病習氣。所以到頭還自懊，自己後悔不已。你想見真正的道，就要修行正當的，不要存邪，不要儘見人家的過錯，儘給他人潑冷水，嫉妒障礙，就怕別人比自己好。

　　「自若無道心，闇行不見道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」：

你若自己沒有道心，不修道，儘做些黑暗見不得人的事，那就不是道。假使是真正的修道人，是不見世間人所有的過錯。有的人說現在末法時代太壞了，已沒有佛法，即使修行也不會證果。為什麼你不證果呢？法本無末，是沒有邪沒有正的。你要是行持正法，就是正法時代。你要是不見世間過，看一切人都是佛，那你就是佛了。你要是看一切眾生是魔，那你也就是魔了。所以說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。」

　　「若見他人非，自非卻是左。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過」：

　　「若見他人非」，就是見他人的不對。「自非卻是左」，若知道他人有過錯，那你自己也就錯了。你看佛：他看誰有過錯了？佛看一切眾生都是佛。你不要跟著別人做錯事，你若看他的「非」，那你就自己參加一份而合股，你也就錯了。他錯了你不要錯，你不要見他的錯，而要存大慈大悲的心，對任何人都要有慈悲心，憐憫眾生而發願度之成佛。好像以前有一嬉皮，雖然他全身魔氣，但他還拜佛，所以去年他說：我對他很有忍耐心。但今年我有兩個徒弟就不能忍了，將他趕跑。本來我不同意這種情形，但既將他趕跑，也就算了。其實不應看他的過錯，應用慈悲心對待他。

　　「但自卻非心，打除煩惱破。憎愛不關心，長伸兩腳臥」：

　　若將自己不對的心去除，那麼煩惱就沒有了。憎愛不關心：憎就是討厭。愛憎都是一種情。修道人要真正用慈悲心愛護一切眾生，發願度眾生成佛，若眾生不成佛我也不成佛。好像有人皈依，皈依之後要守規矩。信佛的人要和以前不一樣，不然的話，人家會說：他信佛後仍是老樣子。這樣使旁人都不信佛。所以我發願，凡皈依我的人，若不成佛，我就在這兒等著他成佛後，我才成佛。因我沒有旁的辦法，只有發願等著你成佛。你們皈依之後，要快點修行，不要儘叫我等著。我等得時間太久，我也討厭了，那時我就不等，算了。

　　長伸兩腳臥：伸長兩隻腳睡覺，這正合懶人的口味。但這句不是教人去睡覺，這句是表示自由，表示一種無拘無束，無罣無礙，這才能遠離顛倒，而得究竟涅槃。不要看六祖壇經「長伸兩腳臥」，就躺著睡覺去。

　　「欲擬化他人，自須有方便。勿令彼有疑，即是自性現」：

　　你要是想教化眾生，自己就需要有方便權巧的法門，對什麼眾生就要說什麼法，而不執著，不要令眾生聽法後生出疑惑心，這就是自己會運用自己的自性，而自己光明智慧的性現前。

　　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」：

　　什麼叫佛法呢？佛法也就是世間法，世出世法也就是佛法。世間法是一般的法，而佛法是在世間而出世間的法，所以說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一切的般若智慧。若離開世間去找菩提，這就好像要兔子生出犄角一樣，到何處去找呢？是沒有的。

　　「正見名出世，邪見是世間。邪正盡打卻，菩提性宛然」：

　　你有正見，這就叫出世法。正見就是覺悟你的淫慾心應該把它斷了；邪見就是認為可隨順慾念令其發展。這種邪知邪見淫慾心就叫世間法。當邪正都掃除淨盡，此時菩提性宛然現前，而不需另外去找一個菩提性。

　　「此頌是頓教，亦名大法船。迷聞經累劫，悟則剎那間」：

　　我現在所說的偈頌是頓悟的法門，是成佛的法門，這一段偈頌亦可名大法船。它能運載一切眾生，從生死的此岸經煩惱中流而到涅槃的彼岸。你若是迷惑不明白，那要經很長的時間才能開悟；但若你能頓悟，將所有慾念都放下，那麼，剎那間就開悟而真正認識了。

## 2-27【經】師復曰：「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，普願法界眾生，言下見性成佛」時韋使君與官僚道俗，聞師所說，無不省悟。一時作禮，皆嘆善哉！何期嶺南有佛出世。

【解】六祖大師又說：「我現在在大梵寺裡講說頓教的法門，我亦發願，願法界眾生，在講這偈頌時，一起見性成佛。」當時韋刺史和官僚、道士、俗人等，聽聞六祖大師說此無相頌後，均一一反省悔悟，並同時向六祖大師頂禮謝法，歡喜讚歎說：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真想不到在此嶺南獦獠的地方，竟有生佛出世！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 疑問品第三　[☆本段全文☆](../law-book/%E5%85%AD%E7%A5%96%E5%A3%87%E7%B6%93.docx#a3)

## 3-1【經】一日，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。

【解】第三章是疑問品，這是因為韋刺史對於達摩祖師說梁武帝沒有功德，而產生疑問，故來請問六祖大師。有一天韋刺史為六祖大師設大會齋，邀請所有的和尚、居士、道士、學者、官僚和一般善信來吃齋。做官的歡喜吃肉，但因韋刺史崇信佛法，故勸所有的人來吃齋。「大」表示有很多人來參加，在中國有千僧齋，請一千個和尚來吃齋，千人中一定有個阿羅漢，所以供千僧齋就是供阿羅漢。但那個是阿羅漢？沒有人知道，因為你若知道就只供阿羅漢而不供千僧了。我想這裡不只千僧齋，也許萬人齋都有。

　　此齋是給六祖大師請客，因六祖大師是出家人，不能請人來吃齋。在家人應供養出家人，而非由出家人供養在家人。前幾天有香港來的居士，臨走時我告訴她說：「做居士的要供養三寶，不是要三寶來供養你。你做居士在佛教道場裡，要發心來供養，而不可在道場裡混混飯吃。做居士要護持三寶，而非叫三寶來護持居士。」她聽後說：「我這一生中，都沒聽過善知識對我說如此懇切的話，這真是給我一當頭棒喝，我回去後一定要和以前不一樣。」

　　韋刺史是六祖大師的皈依弟子，因他想要很多人來認識、信仰他的師父，所以以請客的方式邀大家來吃齋，所謂「先以欲勾牽，後令入佛智。」食色性也，人都歡喜吃好東西，吃得甜甜的忘不了後就要聽聽經。當人們初次來時不是為法而是為吃，吃過齋後再聽法，發現法的味道比齋的味道更佳，故再也不跑了。

　　因韋刺史知人心如此，所以他為師設大會齋。他不是為他自己而說：看看我這居士供養三寶，而想出風頭。那方式也許像現在競選總統籌款一樣；五百元一客，說：我們要修南華寺，故請吃齋化緣布施而修廟。因這大會齋一定是為造廟而請的，所以他才問梁武帝造寺度僧有什麼功德的問題。

## 3-2【經】齋訖，剌丈請師升座，同官僚士庶，肅容再拜，問曰：「弟子聞和尚說法，實不可思議，今有少疑，願大慈悲，特為解說。」師曰：「有疑即問，吾當為說。」韋公曰：「和尚所說，可不是達摩大師宗旨乎？」師曰：「是。」公曰：「弟子聞達摩初化梁武帝，帝問云：『朕一生造寺度僧，布施設齋，有何功德？』達摩言：『實無功德。』弟子未達此理，願和尚為說。」

【解】齋畢，韋刺史恭敬地請六祖大師升法座，他代表一般老百姓來請法。他很恭敬嚴肅鄭重其事而啟問：「弟子我聽聞和尚說法，真不可思議。現在我心中有些小疑問，請大師大發慈悲，特地為我解說。」六祖大師說：「好啊！你有什麼疑難的間題可即詢問，我定為你解說。」

　　「公」是寫六祖壇經者，因尊敬韋刺史是位大官，所以叫公，中文此公字是最恭敬人的。當我的徒弟到台灣受戒時，見到老資格的比丘都尊稱為「公」。你「公」一聲他就很高興，若不如此，他就覺得新戒都不恭敬他。韋刺史問：「和尚您所說的法，是不是和達摩大師所說的道理一樣呢？」大師答曰：「是啊！我是講達摩大師以心印心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法門。」

　　韋刺史說：「弟子聞達摩祖師最初從廣州到南京，度化梁武帝時，武帝問：『我一生興建寺廟度很多和尚出家，（那時皇帝最歡迎人出家，所有飲食住處他都供養，且皇帝恭敬你向你叩頭，你看這有多好啊！）且又以國財布施窮人，供僧打齋供眾，我這有什麼功德呢？』」

　　你要知道梁武帝他是什麼都要做第一，所以當他見到達摩祖師時，他不求了生脫死之法，而要達摩祖師讚歎他給他戴高帽子。他唯恐祖師不知他的功德——造寺度僧、布施設齋，於是他就自我介紹，說我在此地彼地造很多廟，所有廟裡住著很多和尚，他們都是我一手成就而出家的，且我又廣大布施供僧。我這個皇帝和他人不同，我這個皇帝是專做好事、做功德的。你看我有什麼功德呢？你看，他不是想求法了生死，而是要炫耀自己的功德。好像某某大護法，到處對人說：「你們知道我嗎？我是護持佛教最有力量的，我所有錢都供養三寶了。」其實他去玩女人的錢比供養三寶多出幾千萬倍，但那卻不講，而只說他供養三寶，連玩女人的錢也都說供養三寶。唉！你說這顛倒不顛倒？這是真的，有人去花天酒地用了多少錢他不講，但若只供養一塊錢給三寶就到處宣揚。這些人必是梁武帝的徒弟，以為做功德後將來可以做皇帝。

　　達摩祖師聽梁武帝這樣地自我陶醉、自我介紹、自我炫耀功德、自我賣廣告。但因達摩祖師是位聖人，他怎會說些拍馬屁的話呢！若是普通人一聽皇帝這樣講，就忙答說你有功德啊！你的功德是舉世無雙的。但達摩是位祖師，他怎會有這種惡意奉承的邪心？所以就說：「沒有功德，實實在在沒有功德。」韋刺史說：「弟子我不明白這道理，乞請上人為我解說。」

## 3-3【經】師曰：「實無功德，勿疑先聖之言。武帝心邪，不知正法，造寺度僧，布施設齋，名為求福，不可將福便為功德。功德在法身中，不在修福。」

【解】六祖大師答說：「是實實在在沒有功德，你不要懷疑祖師所說的話。武帝心裡不正當，他只知沽名釣譽，他不知有正法。所謂造寺度僧、布施設齋，這是種福田，不可以將福說是功德。功德是屬於法身這方面，故修福並不是功德。」

## 3-4【經】師又曰：「凡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；念念無滯，常見本性其實妙用，名為功德。內心謙下是功，外行於禮是德；自性建立萬法是功，心體離念是德；不離自性是功，應用無染是德；若覓功德法身，但依此作，是真功德。

【解】六祖大師又說：「什麼是功呢？見性就是功，見你本來的自性，見你本有的光明妙性。當你有了功夫，就可以見性。譬如坐禪，初而勉強，久而自然，剛打坐時覺得腿痛腰痠，但當你將腿痛降服戰勝，至腿不痛時這就是有功，腿仍痛時就沒有功。什麼叫見性呢？即見你本來的面目，但這要你自己尋找，我不能告訴你。我若告訴你了，這仍是從外邊得來的。要你自性自悟才可，可是這要由善知識來印證你是否見性，而不能自封自是國王、菩薩。像以前來的嬉皮，吃毒藥把腦袋弄昏了，便說自己是菩薩，這簡直就是魔鬼。

　　平等就沒有自私心，一切都平等，無私無偏，對任何人也不自私，而是平等待一切眾生，大公無私。你能大公無私，這就有德行。你若念念能不滯塞，不執著，那麼就能常見本性。就像六祖大師所說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。」這也就是真實的妙用，這就是功德。你不在自身找反向外馳求，說你造了很多廟，度了很多和尚，布施很多貧眾，供養三寶僧人，這都是向外馳求。外邊的是福，而不是功德，當自己功德圓滿，就可像佛一樣。

　　你內邊心裡頭謙下不自滿，這就是功，而不是說你看我比任何人都好，你看我有多大本領，你看我比任何人都精通佛法。若不能謙下，就沒有功。故我們對任何人講話都要和氣些，不要像木頭棒子似的，一句話就將人的頭給打破了，這一句話比拿鐵棍子打人還厲害，若能謙下就沒有這不客氣的情形發生。

　　你內心要謙下，看別人都比我好，不要自滿，所謂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」。好像一杯茶，倒滿了還倒那就會向外流，那是沒有用的，這叫滿招損。謙受益，謙就是客氣，那你就能得到利益。不是說你看我是最大、最第一、最聰明的。佛法不怕你不明白，就怕你不行，不明白不要緊，但不實行那是沒有用的，故外行於禮是德。

　　自性可建立一切萬法，一切萬法都是由我自性建立的，這就是功。你自己心的本體離開妄念邪念，這就是德。你常迴光返照，見自性常生般若的智慧，這就是功。你用般若智慧應用無方，變化無窮，且無所染著，不做不清淨的事，這便是德。因法身是由功德所成就的。你有功德法身也就有成就，假使你想建立功德和法身，就要依我所說的道理去做，這才是真功德。

## 3-5【經】若修功德之人，心即不輕，常行普敬，心常輕人，吾我不斷即自無功；自性虛妄不實，即自無德；為吾我自大，常輕一切故。

【解】若想修功德的人，心裡要不輕慢人。不論人或是畜生，只要是眾生，就要不輕慢，像常不輕菩薩見到人就向人叩頭，說：「我不敢輕視汝等，汝等皆當作佛。」所以他自己也成佛了。常不輕菩薩就是釋迦牟尼佛，這是他在過去生中所行的菩薩道。

　　且要普遍恭敬一切眾生。心若常輕慢人，嫉妒旁人，怕旁人比我好，怕旁人比我聰明。吾我不斷，將自己看得很大，像前邊所講的，你看我多大，現在是沒有皇帝做，若有的話那一定是我的，你們都沒有份，因為我比你們都聰明，我可以支配你們，你們不能支配我，故總有個「吾、我」存在。吾我不斷，不是有個吾，就是有個我，這兩個自己總是放不下，那就沒有功了，就因你太自滿的緣故。

　　且你自己也不真實去修行，故自性就虛妄不實。自己本來都不實在，到底自己是個真的或假的都不知道，這就叫自性虛妄。不實就是自己不相信自己，像我叫你不要喝酒，你怎麼又喝了呢？自己都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而搞出一些毛病來，這就叫自性虛妄。自己不認識自己——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就因你沒有德行，缺德之故。為什麼缺德呢？就因吾我自大，把自己看得太大了，甚至把自己比作佛，好像某某人說某某法師是開悟的，但我和他是一樣的。他自己不說他開悟，卻說某某法師開悟，而他和道開悟的法師是一樣。那就是自我介紹說我開悟了，這就是吾我自大，絕對沒有功德的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3-6【經】善知識！念念無間是功，心行平直是德；自修性是功，自修身是德。善知識！功德須自性內見，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。是以福德與功德別，武帝不識其理，非我祖師有過。」

【解】善知識，什麼是功呢？即你念念存著正念且不間斷，念念修行不停止，久而久之就有功了，所謂初而勉強，久而自然。你心裡能常行平等率直，而沒有一切委曲相，這就是德。你自己修自己的自性，即是在未見性之前就要自己修性。修性即是不生煩惱，誰打你就當撞到牆一樣，誰罵你就當他在唱歌，或認為他在說外國語，像人仰天而唾還反唾在自己臉上。他罵你，你不當一回事，那就等於他自己罵自己一樣的。你說若打我，我身痛那怎可不還報呢？這就像在晚間沒有燈而一頭撞在牆上，那你是否對牆打幾搴呢？若打幾拳反把你的手弄得更痛。你要是不理它，就像彌勒菩薩所說的：

　　「老拙穿衲襖，淡飯腹中飽。補破好遮寒，萬事隨緣了。有人罵老拙，老拙只說好。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睡倒。唾在我面上，憑它自乾了。我也省力氣，你也無煩惱。這樣波羅蜜，便是妙中寶。若知這消息，何愁道不了」。這多妙！可是不容易做到，這妙中寶不是隨便可得到的。自修性就是不發脾氣，自修身就是不做壞拿，沒有慾心、貪心、瞋心、癡心、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，這是修身，也就是德。

　　善知識，功德是從你自己本身去找，而非向外馳求，不是布施供養三寶便說你有功德了。那沒有功德，而只有福。所以福德和功德是有分別的。福德是由你造福業而將來受福報，而功德是你直下承當，當時就得到好處。武帝不懂真正的道理，而非我達摩祖師不講道理說實無功德。當時達摩祖師本想救度梁武帝，但因武帝自視太大，以為自己是位皇帝，已有無量的功德。菩提達摩想破他這種執著，就說他沒有功德。武帝一聽就不歡喜，而不睬達摩祖師。即使達摩祖師再講什麼法，他也不聽，所以達摩祖師就走了。果然過了一段時期，梁武帝被餓死了。若說他有功德，那怎會餓死呢？本來達摩祖師想挽救不叫他餓死，令他生覺悟的心，可惜梁武帝的吾我太大了，所以達摩祖師也不能救他。

## 3-7【經】刺史又問曰：「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，願生西方；請和尚說，得生彼否？願為破疑。」

【解】刺史韋璩又問：弟子我常見出家人和在家人，念無量光佛、無量壽佛，他們都發願要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我現請大和尚說一說，能否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呢？我願大和尚為我破此疑惑。韋刺史他請問這個問題，並非他自己真正不明白，而是因有一般人對這法門不明瞭，他們以修念佛法門而來毀謗禪宗，說他們吃飽了就坐在那裡，那到底是在用什麼功呢？無非是用懶功罷了，不如念念南無阿彌陀佛而能生西方極樂世界好些，念佛的人就這樣毀謗坐禪的人。而坐禪的人就反擊說：你念南無阿彌陀佛為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那在沒有阿彌陀佛時，人又念那一個佛呢？就這樣念佛與參禪互相毀謗攻擊，而使人不知那一個是正確的。因這種關係，故韋刺史請問六祖大師。

## 3-8【經】師言：「使君善聽，惠能與說。世尊在舍衛城中，說西方引化，經文分明去此不遠。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，即身中十惡八邪，便是說遠。說遠，為其下根；說近，為其上智。

【解】舍衛國是梵語，翻譯成中文叫豐德，因人有五欲財寶之豐故名。它具足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五欲，且人有多聞解脫之德，多聞即讀書很多且不執著。在豐德城中，佛說經文能引度教化眾生而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經文說得很明白，說極樂世界去此不遠。若照有形相里數說有十萬八千。本來彌陀經上說過十萬億佛土而非十萬八千，不過六祖大師因對治當時人的偏見，所以說十萬八千。十萬億佛土不止十萬八千里，而是很多很多。若往自性上說就是十惡八邪，十惡即是身三惡——殺生、偷盜、邪淫；意三惡——貪心、瞋心、癡心（邪見）；口佔四惡，是最壞的，即綺語——說不清淨、污濁的話，專談男女的問題；妄言——講大話、撒謊；惡口——即是罵人；兩舌——專門挑撥離間、搬弄是非。

　　八邪就是八正道的反面，即是邪語、邪見、邪思惟、邪業、邪命、邪精進（又叫邪方便）、邪念、邪定。十惡八邪就是十萬八千里路。說西方極樂世界遠是為普通下根的人說的。說十惡八邪離我們自性不遠，這是為有智慧人說的。

## 3-9【經】人有兩種，法無兩般；迷悟有味，見有遲疾。迷人念佛，求生於彼；悟人自淨其心。所以佛言：『隨其心淨，即佛土淨。』

【解】人有兩種，這並不是指白種人和黃種人，而是指有智慧的人和愚癡的人。可是法沒有兩種法，無論是有智慧或愚癡的人，都修這種法，故說法無兩般。迷和悟是不同的，但見解有遲有速。迷人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而有智慧開悟的人就自淨其心，所以說當心裡清淨那就是極樂世界。你若明白了，那極樂世界當下就是，並非十萬佛土那麼遠。若你不明白，那就不知有多少億佛土那麼遠，所以說：

「迷時千卷少，悟後一字多。」

　　迷時又研究這個經典那個經典，但也不明瞭，若真正覺悟了，不要說研究一切經典，甚至一個字都是多餘的。但這要真明白才算，而不能冒充明白，說我不用看經念佛，其實那是懶蟲在作怪。有某人對我說：「我從前看了很多書，那都錯了，我現在什麼書也不看。」言下表示他已成佛，故什麼都不需要了——這簡直是愚癡到極點！根本什麼都不明白而冒充明白，就像「涼水泡茶，硬沖」，用涼水來沖茶那根本沖不開的。所以啊！世界上奇奇怪怪的人多得很。

## 3-10【經】使君東方人，但心淨即無罪；雖西方人，心不淨亦有愆。東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；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國？

【解】這段文六祖大師所說的意思是：無論你是在東方或在西方，必須要不造罪業。你若要造業，則那一方也不可以往生，會生到餓鬼方、畜生方、地獄方去。所以你若修念佛而想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也是要修善。就是修禪宗也要修善，不修善不做功德是不能成就你的道行。使君！六祖大師叫韋刺史，說東方人只要心裡清淨，即沒有雜念、自私心、自利心、嫉妒障礙心、貪心、瞋心、癡心，若沒有一切的邪念，這就是無罪。

　　雖然西方極樂世界的人，如果他心裡不淨，也是有罪的。但這是個比喻，大家不要認為六祖大師說西方人若心不淨亦有愆。要知西方極樂世界的人，跟我們這娑婆世界的人不同，他們根本不需要自淨其心，因他心本來就是淨，而沒有貪、瞋、癡，沒有三惡道，所以此段只是個比喻，不要以六祖壇經為據，說西方人心也不淨，要知西方人心沒有淨也沒有不淨的分別。

　　六祖大師又作一譬喻說：你要是執著東方人一定要念佛求生西方，那麼，西方人造罪念佛，又求生到那個國家呢？這只是個比喻，根本西方人不會造罪業，不過六祖大師為要破人的執著，就故意這樣講。如果你在東方念佛，想生西方，就先要沒有罪。你要是有罪，那不只西方，那一方也到不了。你在的那個方向就是地獄。所以六祖大師說東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。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國？難道去極樂世界？所以啊！不要這麼執著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3-11【經】凡愚不了自性，不識身中淨土，願東願西，悟人在處一般。所以佛言：『隨所住處，恆安樂。』使君心地，但無不善，西方去此不遙；若懷不善之心，念佛往生難到。」「今勸善知識，先除十惡，即行十萬；後除八邪，乃過八千。念念見性，常行十直，到如彈指，便親彌陀。

【解】凡夫俗子不知修自性，不知自己先自淨其心就是淨土，於是發願要生東方，要生西方。但開悟的人無論在何處都是一樣的，他是隨遇而安，在什麼地方也沒有分別。所以佛常說隨所住處恆安樂。使君你啊！若心地沒有不善的地方，而只存善心，那西方離此不遠。你要是盡懷不善的心，常做不善的事，就是念佛想往生也到不了的。今勸善知識，要先去除十惡不做，就是行十萬里路。後除八邪，就是過八千里路。你若念念見自本性，常行事公平正直，那麼，到西方極樂就如一彈指那麼短的時間，便會看到阿彌陀佛。

## 3-12【經】使君但行十善，何須更願往生？不斷十惡之心，仃佛印水迎請？若悟無生頓法，見西才只在剎那；不悟，念佛求生，路遙如何得達？惠能與諸人移西方如剎那間，目前便見，各願見否？」眾皆頂禮云：「若此處見，何須更願往生？願和尚慈悲，便現西方，普令得見。」

【解】使君！你做十善，何須更願往生？你看人就不敢做十善，說我一做善就會有魔障，但他反而不怕做惡會有魔障，因為惡就是魔做的，所以也不怕做惡。唉！人就是那麼顛倒！你若不斷十惡的心，則你渾身都是罪業，從頭到腳每根汗毛都帶著一大堆罪業，那你怎可到西方呢？那個佛會來迎接你呢？你做善事，即使不求生西方也會生的。你若不做善事，而想求生西方，那也生不了。因為你有罪業將你綁著，雖說帶業往生，只是這樣講罷了，還需要你自淨其心才可以。所以說那個佛會接你這個儘造罪的罪人呢？

　　你若明白自性無生的頓法，那你就會很快看到西方極樂世界。你若不悟自心，又不做善事，面光念南無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那路程就遙遠得很，沒有法子到得了。我惠能（六祖大師自稱）說我和諸位在剎那間，將西方移到這個地方來，使每個人都能見到西方極樂世界，你們願不願見呢？大家一聽說可見到西方極樂世界，都生出貪心來，於是就叩頭頂禮說：若在此處可見，那我們何必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呢？我們現願和尚您大發慈悲，使西方極樂世界現出來，給我們大家看一看。

## 3-13【經】師言：「大眾！世人自色身是城，眼耳鼻舌是門；外有五門，內有意門；心是地，性是王；王居心地上。性在，王在；性去，王無。性在，身心存；性去，身心壞。佛向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。

【解】六祖大師說要將西方極樂世界搬到眼前，我昨天也答應將西方極樂世界搬到佛教講堂來，但搬要費很多手續和麻煩，故現在我們就地取材，不要搬了，而將我們本身變為極樂世界就最好了！六祖大師說：各位，在你自己色身就是極樂世界。你心淨則佛土淨，佛土淨就是快樂。心淨就是沒有一切的染污法，即使在染污上也會變成清淨，而不被染污法所轉，故說自己的色身是城。

　　「外有五門，內有意門」：五門是指眼耳鼻舌身。內有意門，內有意念，它有開有合，意念有時想，有時又不想。人心就譬如地，就是極樂世界的黃金為地，性就是國王，即阿彌陀佛。阿彌陀佛就住在自心裡邊，當性明白了，你知自性是存在的，是如如不動，了了常明，這也就等於王在這裡一樣。當性去了，王也就沒有。你能明心見性，這就是彌陀現前。當自性在身上時，身心也就存在；若當自性走了，身心也就壞了。要知佛是向自性裡修，自心是佛，自性是佛，要在自性上用功夫，那才能成佛，而莫向身外馳求。自性就是佛性，佛性也就是自性，自性和佛性是無二無別的，所以你若想成佛就必須在自性裡用功夫，就是自淨其意，自淨其心，要將所有的習氣毛病去除，若不除自己的十惡八邪和毛病，而想成佛無有是處，故說莫向身外求。

## 3-14【經】自性迷，即是眾生；自性覺，即是佛。慈悲，即是觀音；喜捨，名為勢至。能淨，即釋迦；平直，即彌陀。人我是須彌，邪心是海水，煩惱是波浪，毒害是惡龍，虛妄是鬼神，塵勞是魚鼇，貪瞋是地獄，愚癡是畜生。」

【解】你不明白自己的自性，迷失了自性，忘了你的自性，這就是眾生。若自性覺悟，覺悟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所以斷惡修善，這就是佛。能行慈悲法、存慈悲心，這就是學觀音菩薩。有次我的徒弟對我說：「慈悲對我來講是很新奇的，以前我不知道這慈悲的意思。」我想不但是我的徒弟不明白，很多其他的西方人對慈悲都很生疏的。為什麼呢？因他們不講慈悲，所以就對面不認識觀世音菩薩。若想要認識觀世音善薩，就要去行慈悲法，因慈能予樂，悲能拔苦。慈悲能給他人快樂，這個樂是真正的快樂，而非世間的娛樂如賭錢、看跑馬、跳舞等。能真正覺悟再不做糊塗事，這才是真正的快樂，所謂：斷無明顯法性即是。

　　什麼叫大勢至菩薩呢？就是喜捨，歡喜布施。慈無量心、悲無量心、喜無量心、捨無量心——四無量心，你若能慈悲喜捨，這就是學大勢至菩薩。你能自淨其意，自淨其心，返本還原到如來藏性，見本妙明心，真明覺性，這就是釋迦牟尼佛，也就是能仁寂然。若你能以公平正直，沒有一點偏私，對任何人都是大慈平等，這就是阿彌陀佛的行為。這都是比喻，你不要以為平直就是阿彌陀佛。不要生出執著來，聽經聞法就怕有執箸，不要說我聽法師說平直就是阿彌陀佛，那你把彌陀佛形容得太沒價值了。你能心裡平直這就是阿彌陀佛的行為。你說這是六祖講的，這有什麼不可信的呢？六祖幾時講的，我怎沒聽見呢？

　　「人我是須彌」：有人有我這就有須彌山。人有人的相，我有我的相；人有人的架子，我有我的架子。這架子有須彌山那麼高。須彌翻譯為妙高，妙高不知它有多高，因它太妙了，所以人貢高我慢就是須彌。在前邊的平直和這裡的須彌都是比喻。這是叫你在自性上就見阿彌陀佛，在自性上就見一切的毛病。

　　「邪心是海水，煩惱是波浪」：你有邪心就如大海水，你有煩惱就是海水裡生出波浪。小波浪就很平靜沒有聲音，大波浪衝起有十幾丈高，能將大輪船捲到海底去。就像人煩惱大了，能將智慧光明遮蓋，所以我們要小心點，不要生煩惱。「毒害是惡龍」：有了波浪就會發生危險，這就是毒害。毒害就是惡龍，所以龍宮的惡龍要請客時，就捲起一大波浪，將船上所有人都請到龍宮去赴宴喝龍酒。

　　「虛妄是鬼神」：一般人說：「我不信有鬼，我不信有神，因我看不見。」根本不要看見，因它就是虛妄的嘛！你看它做什麼？即使看見也是虛妄的。鬼是不能用手抓，你見到好像有個形像，而用手一抓它是的確在那兒，因它只是一個影，是虛妄的，而不是實在的。我告訴你們如何看鬼看神，鬼是黑色、黑影子，因它屬陰之故。神是白色的，屬陽。你看時是有那形像，但視之可見，取之不可得，故它們是虛妄的。

　　「塵勞是魚鱉」：塵勞在我們自性就是魚鱉蝦蟹。我對你們講經講這麼久都沒告訴你們說貪瞋是地獄，這不是說貪瞋是地獄，而是說當你有貪心有瞋心就一定會下地獄，因現已種了下地獄的種子——貪心瞋心，那將來一定會下地獄的。「愚癡是畜生」：我常對你們講經說那人像豬似的愚癡。有人說豬很聰明，說牠知道除吃東西、睡覺外什麼也不做，說牠什麼也不做就是聰明。所以有人要學豬，一天到晚吃完了就睡，睡完了就吃，到時候就給人宰殺而被人吃。所以說愚癡就是畜生，你想畜生的一生有何意義呢？但雖沒意義牠也願意活著，如殺豬時牠就吱吱哇哇的叫說：「我不願意死啊！」牠雖這樣哀求，但因人不懂牠的言語，故不明白。若你能懂牠的語言，就會生出慈悲心來不殺牠。

## 3-15【經】「善知識！常行十善，天堂便至，除人我，須彌倒；去邪心，海水竭；煩惱無，波浪滅；毒害忘，魚龍絕。自心地上，覺性如來，放大光明，外照六門清淨，能破六欲諸天。自性內照，三毒即除，地獄等罪，一時消滅，內外明徹，不異西方。不作此修，如何到彼？」

【解】各位善知識，你若能常行十善道，那你就可到天堂去。能除去人見我見，那須彌山也會崩倒。去除邪知邪見的心，那海水也會乾竭。當沒有煩惱時，波浪也消滅了。我前邊曾講過，那小波浪就是人心裡一念一念微細的念頭。你不覺得它有波浪，但實際上它是存在的。而大波浪就是煩惱，小波浪是那微細的無明，在你心裡就是水波浪，就是前念已滅，後念又至。你若要沒有波浪就要去除無明。一有無明就有貪瞋癡此三毒。為何你有貪心呢？就因無明支使你。它說：「我要這樣東西，趕快給我弄來」，那貪心就為它找來，財和色亦是如此。若它得不到，就發脾氣，像我有一位徒弟說：「我想什麼就要有什麼，為什麼我沒有？」這都因無明作怪，就發起脾氣而生波浪了。小波浪還不要緊，當生大波浪時，龍王就要開宴會請你作客了。

　　毒害心忘了，不害人，那內心魚龍就沒有了。因為龍會噴毒氣，人一中此毒就會死的。自己心地上就是覺性如來，放大光明生出大智慧，則外照六門清淨——眼見色不為色塵所轉，耳聽聲不為聲塵所轉，鼻嗅香不被香塵所轉，舌嚐味不為味塵所轉，身覺觸不被觸塵所轉，意緣法不為法塵所轉。當六根門頭都清淨了，就能破六欲諸天——四天王天、忉利天、夜摩天、兜率天、樂變化天、他化自在天。其實六欲諸天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聲意。當六根都清淨時，六欲諸天就破了，因六欲諸天的種子和因，就在眼耳鼻舌聲意裡。眼歡喜美色，就生到天上，因天女很美麗。耳聽聲，想我若生到天上就可天天聽音樂，那比人間的吉他、小提琴、大提琴都悅耳。當你的耳不被聲塵所轉時，就將六欲天破了，乃至於鼻、舌、身、意都是一樣的。

　　有人問：「當六欲天破了，那地球會不會壞呢？」答曰：「連虛空都沒有了，怎會有地球呢？」又問：「那我在什麼地方啊！」答曰：「在虛空裡最好啦！不必回來了。」自性迴光返照，叫你覺察、覺悟、覺性如來，則三毒——貪瞋癡消滅，那地獄所有一切的罪業都消滅。如何消滅呢？因你沒有三毒，沒有無明，則一切罪障同時消除，此時就悟得罪性本空。但這先要破無明才會空的。內裡光明外邊也光明，內外無障礙，那就是西方極樂世界，極樂世界就是沒有三惡道，沒有一切的障礙。現在你能內外明徹，三毒消滅，三障銷除，這就是極樂世界。所以我頭先說不必費手續，當下就是西方極樂世界。但你若不這樣修行，那怎能到彼岸呢？離得這麼遠，就是坐火箭到月球都要好幾天才到，更何況西方極樂世界要經十萬億佛土，那比月球遠上百千萬萬倍都不止呢！怎麼去呢？最主要是自淨其心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3-16【經】大眾聞說，了然凡性，悉皆禮拜，俱歎善哉！唱言：「普願法界眾生，聞者一時悟解。」

【解】大眾聽六祖大師這樣一說，大家都知道原來自己的身體而自己不會用，自己沒有認識自己本身就是極樂世界。這時大家都見性了，於是一起叩頭頂禮，且讚歎地說：真是好得很啊！真是從來沒有聽到這麼妙的佛法，這真是不可思議。大家就說：「我們普遍發願，願法界眾生，誰聽到這個法，就同時開悟，同時證果。」

## 3-17【經】師言：「善知識！若欲修行，在家亦得，不由在寺。在家能行，如東才人心善；在寺不修，如西才人心惡，但心清淨，即是自性西方。」韋公又問：「在家如何修行，願為教授。」師言：「吾與大眾，作無相頌，但依此修，常與吾同處無別。若不作此修，剃髮出家，於道何益？

【解】六祖大師又說：「各位善知識，若想修行，在家也可以，不一定要在寺裡。」為什麼六祖大師要這樣說呢？他是現身說法，他原來在沒有出家前，與獵人住了十五年，在此期間他都用功修行，所以他說不由在寺。在家人能修行，就如同東方人有善心。出家而不修行，就如西方人心惡。這裡都是比喻，不要以為西方人心惡。你但自淨其心，這就是自性的淨土。

　　韋刺史又問：「在家人怎樣修行呢？我願和尚您教授我。」大師說：「我現與你們大家說一無相頌，你們就照這方法去修行，那就和我常常住在一起沒有分別。假如你不照這偈頌去修行，即使出家剃去鬚髮，那於道又有什麼益處呢？故說：道是行的，不行何用道？德是做的，不做那有德？必須要依照方法去修行，才會得到益處。」

## 3-18【經】頌曰：『心平何勞持戒？行直何用修禪？恩則親養父母，義則上下相憐。讓則尊卑和睦，忍則眾惡無喧。若能鎖木出火，淤泥定生紅蓮。苦口的是良藥，逆耳必是忠言。改過必生智慧，護短心內非賢。日用常行饒益，成道非由施錢。菩提只向心見，何勞向什求玄？聽說依此修行，天堂只在目前。』

【解】「心平何勞持戒」：平就是沒有貪瞋癡。為何你要持戒，就因有貪瞋癡三毒。若能守持戒律，就不被三毒所害。若心平了，就是心裡沒有波浪，沒有波浪就是沒有無明。沒有無明，那又何必辛辛苦苦持戒律呢？「行直何用修禪」：行為能公平正直，這就是禪，禪也就是叫你除去一切毛病習氣。所以有的人說心平何勞持戒，我就不持戒了，但你心到底有沒有平呢？他不管心有沒有平，就先要不持戒，你要心平了才可不持戒，若心沒平怎可不持戒呢？如果騙人說我心平了，但做起事來最不公道，又自私又自利又小氣又嫉妒障礙，這種人心怎會平呢？

　　「恩則孝養父母」：談到報恩就要孝養父母，因父母生育之恩如山高海深，所以要盡孝道來供養父母。

　　「義則上下相憐」：如父母愛子女，這就是慈悲憐憫，這就屬於義。

　　「讓則尊卑和睦」：互相謙讓則尊卑和睦，把尊卑都看得很平等，和和睦睦，則沒有爭執糾紛發生。

　　「忍則眾惡無喧」：忍就是不要在背後說人的壞話或人的私處，不要專門去破壞人，嫉妒障礙人，亂造謠言破壞人的清修和名譽。人應隱惡揚善，不應隱善揚惡，這樣則一切和平安寧。

　　「若能鑽木出火，淤泥定生紅蓮」：古來中國取火是在木頭裡鑽而取火，鑽木取火和淤泥生蓮，這是說你不一定要出家，若能將慾心斷了，在家也一樣是可以有成就的。若有人來勸導你，指出你的錯處，這是你的善知識。像你有疾病，所吃的藥雖非常苦，但對你的病卻是有所助益的。故說「苦口的是良藥，逆耳必是忠言」像做師父的就常挑徒弟的過錯：「你不要懶惰！不要貪睡！」這在一般人就說：為何時常管著我呢？尤其是美國人，自由慣了，不願聽人的指揮，總是唯我獨尊，說：「不論我好不好，我就不要聽人家的，我只要聽自己，即使我是個木頭不懂事，我也要聽我自己的，我要獨立。」我知道這是美國人的思想，不願意聽逆耳的話。

　　「改過必生智慧，護短心內非賢」：你若能改過，就必生智慧，若不改過這就是愚癡。你若一味護短，有了毛病，總怕人說，且為自己作辯護律師，即使別人指出你的毛病了，還不承認，這種徒弟我見得太多了，他以為可以來騙我呢？「日用常行饒益，成道非由施錢。菩提只向心覓，何勞向外求玄。聽說依此修行，天堂只在目前」：日常所行所做要常饒益眾生，要對人有所助益，不要儘對自己有好處。要知成佛不是說我布施多少萬塊錢，買個佛來做，這要你自己修行才可。而菩提覺性、覺道，是向內心去找，你怎可向外去找玄妙呢？你若聽我的話依教修行，那天堂就在眼前。

## 3-19【經】師復曰：「善知識！總須依偈修行，見取自性，直成佛道。法不相待，眾人且散，吾歸曹溪，眾若有疑，卻來相問。」時，刺丈官僚，在會善男信女，各得開悟，信受奉行。

【解】六祖大師又說：「各位善知識，你們切記切記，總要依偈來修行，各人要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能明心見性，才能直成佛道。這個法是誰也不能替代誰，誰也不能等著誰。你要知公修公得，婆修婆得，自己吃飯自己飽，自己生死自己了。你要自己去用功，大家現各回家自己用功去、修行去、自淨其心去。我現回曹溪南華寺。你們大家若有什麼疑問，可以快來詢問。」這時韋刺史官僚、善男信女，個個都開悟，信受奉行。你不要管他們如何開悟，你也要想辦法開悟才算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 定慧品第四　[☆本段全文☆](../law-book/%E5%85%AD%E7%A5%96%E5%A3%87%E7%B6%93.docx#a4)

## 4-1【經】師示眾云：「善知識！我此法門，以定慧為本，大眾勿迷。言定慧別，定慧一體，不是二；定是慧體，慧是定用，即慧之時定在慧，即定之時慧在定。若識此義，即是定慧等學。諸學道人，莫言先定發慧，先慧發定各別。作此見者，法有二相，口說善語，心中不善，空有定慧，定慧不等；若心口俱善，內外一種，定慧即等。」「自悟修行，不在於諍；若諍先後，即同迷人。不斷勝負，卻增我法，不離四相。善知識！定慧猶如何等？猶如燈光。有燈即光，無燈即暗；燈是光之體，光是燈之用。名雖有二，體本同一。此定慧法，亦復如是。」

【解】定是由戒而生，由定才能發慧，所以戒定慧是三無漏學。能持戒也可得到無漏，能修定也可得到無漏，能發慧也可得到無漏。故想要得定，先要持戒。如何做呢？即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」六祖大師開示一切眾生說：各位善知識，我這個頓教法門，是以定慧為根本為基礎的。你們各位既然是善知識，就不要執迷不信，不要執著說定慧是分別二個的。要知定慧是一體，定就是慧，慧就是定，雖有兩個名相，但它本體是一個而不是兩個。怎樣講呢？定是慧的本體，而慧是定的運用。由定能發出智慧來。在智慧現前之時，定就在智慧裡包著。在禪定之時慧就在定裡。所以若能認識這個道理——l定慧一體，但用途各殊，這就是定慧平等，定慧同體。

　　各位修道的人，不要說先要有定才發出智慧，或是先要有智慧才發出定力，而說定慧有所分別。心若存此種見解，就會以為定慧是兩個的。若嘴裡儘說好話，但內卻心存不善，儘是嫉妒人、障礙人，貢高我慢、邪知邪見、貪瞋癡——像這樣定慧，只是空談。若內心和口裡所說的都是善，內外一樣，表裡一致，心口如一，這就是定慧均等。要自己明白而自己去修行，這不是在口頭上講爭論的話，叫旁人知道我有修行，或者自賣廣告，叫旁人知我名譽最好。若爭先後，說一定要先定後慧，或先慧後定，凡是爭論這種道理，就是愚癡的凡夫，所謂：「諍是勝負心，與道相違背，便生四相心，由何得三昧。」不能得三昧，就無定，那也就無慧了。若勝負之心沒有斷，就會時存著我執和法執。若我執、法執不斷，就不能離開四相。因有個我執，就有個人執，有個人執，就有眾生執，有個眾生執就會生出壽者執來。不能離開這四種執箸，就生出四相來了。

　　善知識，定慧好像什麼樣子呢？現舉一比喻：定慧就好像燈和光。有燈就有光，有光就有燈，沒有燈就沒有光，沒有光也就沒有燈，燈和光雖說是兩種，其實是一體的。燈是光的本體，而光是燈的用，燈有什麼用呢？即是有光。名字雖然有二個，但它的本體則是一個，定慧這種佛法也和燈光是同樣的道理。

## 4-2【經】師示眾云：「善知識！一行三昧者，於一切處，行、住、坐、臥，常行一直心是也。如淨名經云：『直心是道場，直心是淨土。』莫心行諂曲，口但說直，口說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；但行直心，於一切法，勿有執著。迷人著法相，執一行三昧。直言坐不動，妄不起，心即是一行三昧。作此解者。即同無情，卻是障道因緣。」

【解】六祖大師對大眾說：一行三昧就是在所有地方，行是直心，住也是直心，坐也是直心，臥也是直心。所有言行動作，在一切時一切處，時時行直心，不用彎曲心。就像維摩經上說：「直心就是道場，直心就是極樂世界的淨土。」切記不要口裡說直，但在行為上卻諂媚人，怎樣叫諂媚人呢？就是看到人有錢，講話就揚起頭來，阿諛的笑箸說：「你來了，我真歡迎你。」其實他心裡只是歡迎這個錢，而非歡迎這個人。曲就是心不直，彎彎曲曲。口裡說要直心，要一行三昧，但行為卻不正直。

　　要行直心是道場，你要用直心來處理一切事，對一切法不要生出執著來。迷人、愚癡的人著住到法相，生出法執，執著一行三昧，他說：「我常坐著不動，也不打妄想，這就是一行三昧，這就是定了。」若是這樣來解釋的話，就是沒有知覺性，和草木是一樣。這種解法完全錯了，而且是障道的因緣。

## 4-3【經】師示眾云：「善知識！道須通流，何以卻滯？心不住法，道即通流；心若住法，名為自縛。若言坐不動，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，卻被維摩誥訶。

【解】什麼叫道呢？道應該通達無礙，州流不息的，為什麼把它滯塞停止了呢？你將心停止而變成槁木死灰，那是沒有什麼用的。所以當心無所著住時，即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不著於空，不著於有，不著於法。當著到法上就著到有，著到空上就落於空妄了。所以要沒有法執空執和我執，這才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當無所住時，道才是流通。心若執著到法上，說我常坐不動，這就如作繭自縛，自己將自己綁上，把自己弄得不自由了。若說常坐不動是一行三昧，這就像舍利弗在林中打坐不動，卻被維摩居士訶斥他一頓說：「你這樣坐著有什麼用啊？像死人似的，不是真正入定。」

## 4-4【經】善知識！又有人教坐，看心觀靜，不動不起，從此置功，迷人不會，便執成顛。如此者眾，如是相教，故知大錯。」

【解】有人教人打坐，看自己的心，觀靜是個什麼樣子，不動不起，從此處便有功夫了。迷人不懂這個道理，說坐在此處不動，就會有功夫，有禪了，隨著生出執著而成了一種顛狂。像以前有很多人到這地方來，自稱說開悟了。唉！也不知道他怎麼開悟，而他自己卻相信已開悟，這就是便執成顛。像這一類的人多得很呢！且輾轉傳授，你給我印證說這樣就是開悟，他也給你印證說這樣就是開悟，其實這是大錯而特錯了。你看，在中國唐代時佛教裡就有這些口頭禪、假祖師，難怪美國現有很多這一類的人。話說回來，有這一班冒充開悟的，將來就有真開悟者，因為冒充開悟的是給真開悟的作先鋒。因本來人人都不知什麼叫開悟，現有人冒充自稱說開悟了，就去觀察他的一舉一動是怎樣子。忽然間來個真正開悟的，人家卻不相信了，以為真開悟和冒充開悟是一樣。你們現在修行想要開悟，將來也會受到這些冒牌的影響。若是讓我說，即使開悟了也不要說開悟，這是最好的方法。

　　在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，真真假，假假真。你真的旁人說你是假的，你假的旁人卻說你是真的，所以啊！你也不要說真也不要說假，讓他自己去認識。未開悟的人自稱說已開悟，而你已經開悟了卻說自己沒開悟，那就和沒有開悟是一樣的。為什麼呢？因開悟的人不用自我介紹，說我開悟了，我和某人已開悟的是一樣的，表示我也是開悟。不必這樣，因開悟和不開悟是一樣沒有分別，不要掛著假名。開悟你是個人，不開悟你也是個人，開悟和未開悟均可成佛，只是早晚時間的問題，所以不要掛這個招牌，讓大家認識你。沒有人認識是最好，這是直心是道場。

## 4-5【經】師示眾云：「善知識！本來正教，無有頓漸，人性自有利鈍。迷人漸契，悟人頓修，自識本心，自見本性，即無差利，所以立頓漸之假名。

【解】六祖大師又對大家講法，開示說：「各位善知識！本來真正的佛教，沒有頓法和漸法的區別，不過人的根性有聰明有愚癡。迷人是一點一點修成的，而開悟的人是頓斷一切的塵勞，頓斷一切的妄想，頓斷一切的習氣毛病，他自己認識自己的本心，自見本性。明心見性到成功時，是沒有分別的，所以假立出一個頓教漸教，這只不過是假名而已。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4-6【經】「善知識！我此法門，從上以來，先立無念為宗，無相為體，無住為本。無相者：於相而離相；無念者：於念而無念；無住者：人之本性，於世間善惡好醜，乃至冤之與親，言語觸刺欺爭之時，並將為空，不思酬害，念念之中，不思前境。若前念、今念、後念，念念相續不斷，名為繫縛。於諸法上，念念不住，即無縛也。此是以無住為本。」

【解】我所傳的頓教法門，從釋迦牟尼佛到現在，是以無所念為宗，無相為本體，無住為基礎。什麼叫無相呢？就是在相上而離開這個相。無念就是在念上不著住念。無住就是人的本性。在這世間上不論是善、惡、好、醜，乃至於有冤有仇，或有親戚的關係，或是因言語說話刺激而彼此引起攻擊，互相欺騙和爭奪，應將這些問題都當作空的而沒有執著，不要想報仇或傷害他人。念念之中，不再去追想過去的事。若你總是回想前念，現在的念和未來的念，念念相續如水波浪，這就是自己用繩子把自己給綁上，將自己拴在一個地方，而得不到自由。你若在一切法上，念念不執著，這就是沒有束縛，就是以無所住為基本。

## 4-7【經】「善知識！外離一切相，名為無相；能離於相，即法體清淨；此是以無相為體。」

【解】外邊離開一切諸相，這就叫「無相」。能離開一切諸相，這就是法本體清淨的妙體，所以這就是以無相為體。

## 4-8【經】「善知識！於諸境上心不染，曰無念；於自念上常離諸境，不於境上生心。若只百物不思，念盡除卻，一念絕即死，別處受生，是為大錯。學道者思之。若不識法意，自錯猶可，更勸他人，自迷不見，又謗佛經；所以立無念為宗。」

【解】在任何的境界上，心裡也不染著，這就叫「無念」。在自己清淨念上，常能離開一切境，不在境上生出種種的心，回憶種種的境界。假使你認為百物都不想，一切念都除盡，這對不對呢？這又錯了，所以說：「著相頭頭錯，無為又落空」。這怎麼辦呢？在這個地方是很難辦的，若你能辦到，這就是無念。

　　一念斷了沒有了，豈不就死了？因沒有念就是死了。可是，在這地方死了，又到旁的地方托生去，這是大錯特錯的想法。想要修道的人，在這處要特別注意思索。假使不識法的真義，自己錯了還可以，若叫其他人跟著你錯，那就不可原諒。你自己愚癡，不但沒有認識自己的心性，且反過來毀謗佛經說佛經講錯了。正因為世人愚蠢無知，所以古德要立「無念」作為學佛的宗旨。

## 4-9【經】「善知識！云何立無念為宗？只緣口說見性，迷人於境上有念，念上便起邪見，一切塵勞妄想，從此而生。自性本無一法可得；若有所得，妄說禍福，即是塵勞邪見。故此法門，立無念為宗。」

【解】為什麼要立「無念」為宗呢？就因為有一種人，口裡說自己見性，自己開悟了，這種愚癡的人，在境界上生出種種的念，在念上又生出種種的邪見，所以一切的塵勞妄想，都從此生出來。其實，自己的清淨本源，妙明覺性，本來一個法也沒有，它是清淨湛圓、妙明真心，本來無一物的。假設有所得的話，則妄說禍福而詐騙人的錢財，這種都是塵勞邪見。所以此法門要立無念為宗旨。

## 4-10【經】「善知識！無者無何事？念者念何物？無者：無二相，無諸塵勞之心；念者，念其如本性。真如即是念之體，念即是真如之用。真如自性起念，非眼耳鼻舌能念，其如有性，所以起念；真如若無，眼耳色聲，當時即壞。」

【解】現我再為你們講無念、無相、無住。你若能無念也就無相，能無相也就無住了。無念也就無生，無相也就無滅，無住——本來就沒有生滅，也沒有是也沒有非。無念、無相、無住也就無是、無非、無善、無惡、無男、無女。念就是個邪念，當邪念都沒有了那怎會有男女，這個沬真是妙。若無相，根本沒有個我相，那誰又生出淫慾心呢？淫慾心就是念，沒有個「念」也就沒有淫慾心，沒有淫慾心就沒有我相，就根本無所著住了。當沒有所執著時，你說這是不是真正的自由呢？是不是得到解脫呢？所以無相、無念、無住，也就是無動、無靜、無是、無非、無男、無女、無善、無惡，這真是妙到極點！你要往深的去研究，就可受用無窮。

　　六祖大師又說：各位善知識，我講這個「無」，是沒有什麼呢？這個「念」，是念什麼東西啊？「無」就是沒有兩個相，不但沒有兩個相，連一個相也沒有，無諸塵勞之心，塵勞之心就是指不正確的心，也就是邪心，邪心也就是慾心。

　　什麼叫念呢？念即要念真如自性，但什麼是真如自性呢？即本來就有的性，也就是如來藏性，也就是佛性。真如就是念的本體，而念就是真如的運用。有人說，那無念也就沒有真如了。你要知道無念也就是無二相，而教你念真如，不要忘了，真如是你自己的本性，而自己本性是清清淨淨，無所染的。

　　真如自性的念，是個真念，這不是眼、耳、鼻、舌所生出的念。真如有性，所以起念。真如也就是性王，也就是前邊所講的，性在王在，性去王無，所以說真如若無，眼耳色聲當時即壞。

## 4-11【經】「善知識！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雖有見聞覺知，不染萬境，而真性常自在。故經云：「能善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」

【解】真如本體，雖起了這個念，在六根門頭雖有見聞覺知但不執著，因為你沒有邪念，就不著到萬境上。真如自性常自在，所以經上說為什麼能善於分別諸法的相？因這就是真如的用。能分別諸法相而不著於萬境，故在第一義而不動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 坐禪品第五　[☆本段全文☆](../law-book/%E5%85%AD%E7%A5%96%E5%A3%87%E7%B6%93.docx#a5)

　　禪，不一定限於默然靜坐，而是行住坐臥都有禪，所謂「行亦禪，坐亦禪，語默動靜體安然」。會用功的人，不僅限於靜坐時才用功，而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用功。

## 5-1【經】師示眾云：「此門坐禪，元不著心，亦不著淨，亦不是不動。若言著心，心元是妄，知心如幻，故無所著也。若言著淨，人性本淨，由妄念故，蓋覆真如，但無妄想，性自清淨。起心著淨，卻生淨妄，妄無處所，著者是妄。淨無形相，卻立淨相，言是工夫；作此見者，障自本性，卻被淨縛。」

【解】大師開示大眾說：坐禪原是不著於心，也不需要著於清淨。為什麼呢？若著住到心上，就有兩個心。若著到淨上，就有兩個淨。也不是說我總坐著不動。你若著到心上，就有兩個心，這就成了妄心，應知心本來是幻化不實，不是真心，故你就不應著住它。人的自性本來是清淨的，既然是清淨的，你為什麼要著到淨上呢？若著到淨上，就有兩種淨，即有真有妄了。因為有個妄念的緣故，就把真如自性遮蓋住。若你沒有妄想，就能還復清淨本來的面目。如果你生出心而著到境上，在本來清淨上頭上安頭，又生出一個淨來，這就是一個妄，這就不是本來清淨的本體了。可是這個妄本來沒有一個地方，若你著到妄或淨上這就錯了。這就是頭上安頭。什麼叫清淨呢？它本是無形無相的，而你卻立出一個淨形相來，觀淨而著到淨上，說這是功夫。有這種的見地，便是障礙自己的本性，而被淨所綁住。因你已著到淨上，這也是一種執著。

## 5-2【經】「善知識！若修不動者，但見一切人時，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，即是自性不動。善知識！迷人身雖不動，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，與道違背；若著心著淨，即障道也。」

【解】所謂修不動，不動什麼呢？不是叫你坐在那兒不動，而是在動中修不動，在日用中不動。見一切人時，不要看人的是非，儘分別人的善惡，儘找人的過錯，這才是自性真正不動。迷人身雖不動，但一開口就隨便講他人的是非、長短、好壞，這種的行為是與道相違背的。你再要著心、著淨，這就是障道法。

## 5-3【經】師示眾云：「善知識！何名坐禪？此法門中，無障無礙，外於一切善惡境界，心念不起，名為坐；內見自性不動，名為禪。」

【解】什麼叫「坐禪」呢？在這個法門裡，是無所障礙，對外一切好、壞境界，心念均不被其所動搖，這個名字就叫「坐」。並不是一定要坐在那個地方，才叫坐。你能內裡見到自性而不搖不動，這就叫「禪」。

## 5-4【經】「善知識！何名禪定？外離相為禪；內不亂為定。外若著相，內心即亂；外若離相，心即不亂。本性自淨自定，只為見境思境即亂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，是真定也。」

【解】什麼叫禪定？即外不執著一切的相，而心裡不亂打妄想，不起雜念，這就是定。若外邊著相，那麼裡邊就沒有定了。若外邊不著住一切相，心就不亂。本來自己的靈明覺性是自然清淨，自己會生出定來的，但你就因見著這種境界，而執著到這種境界，回憶這種境界，故心就亂了。若你能在外邊見一切境界而心裡不亂，這就是真正的定。

## 5-5【經】「善知識！外離相即禪，內不亂即定；外禪內定，是為禪定。菩薩戒經云：『我本性元自清淨。』善知識！於念念中，自見本性清淨，自修自行，自成佛道。」

【解】外邊離開一切相，這就叫「禪」；而心裡邊不亂，這就是「定」。外邊有禪，內裡有定，這就是真正的禪定。在維摩經上說：即刻豁然貫通，明白自己的本心。梵網經說：我本來的自性，原是清淨的。

　　善知識，在每一念中，自見本性是清淨的。故自己修，自己行，自然就可成就佛道了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 懺悔品第六　[☆本段全文☆](../law-book/%E5%85%AD%E7%A5%96%E5%A3%87%E7%B6%93.docx#a6)

## 6-1【經】時，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，駢集山中聽法，於是升座告眾曰：「來！諸善知識！此事須從自性中起。於一切時，念念自淨其心，自修自行，見自己法身，見自心佛，自度、自戒，始得不假到此。既從遠來，一會于此，皆共有緣，今可各各胡跪，先為傳自性五分法身香，次授無相懺悔。」眾胡跪。

【解】這個時候，六祖大師在南華寺見廣州和韶關（即曲江），和全國四面八方知識人士和老百姓，紛紛雲集到山中請法。所以就陞上法座，登台說法：各方來的諸善知識，修坐禪的心地法門，要從自性中修起。無論在何時，念念都要存正念，莫存邪念，有正念就是自淨其心了。此法門要你自己修自己行，旁人不能替代，要見自己的法身——即自性，你要見自己心裡的真佛，自己度脫自己，自己守持戒律，這樣才不辜負各位千里迢迢，來到此山。既然大家都從遠方來，聚會在此，我們都是很有緣，都是多生多劫種下善緣，今生才會聚在一起。現你們每個人都胡跪（即右膝著地）。我先傳給你們自性法身五分香，然後再授與無相懺悔，所以你們各各胡跪。

## 6-2【經】師曰：「一、戒香：即自心中無非、無惡、無嫉妒、無貪瞋、無劫害，名戒香。二、定香：即親諸善惡境相，自心不亂，名定香。三、慧香：自心無礙，常以智慧，觀照自性，不造諸惡，雖修眾善，心不執著，敬上念下，矜恤孤貧，名慧香。

【解】第一戒香，就是自己心裡沒有一切的是非，沒有一切的善惡，沒有嫉妒心。你欲持戒，就要沒有嫉妒心，沒有貪心、瞋心，沒有劫害，而且沒有土匪打劫害人的事，這就是戒香。第二定香，就是觀看一切善惡境界，心裡不動搖，這就是定香。第三智慧香，即是自己不要障礙自己，不要自己對自己過不去，要常用智慧灼破無明，觀照自性，諸惡不作。可是要廣修眾善，而心不執著。像梁武帝問達摩祖師說：「我造寺、度僧、布施、供養有什麼功德呢？」這就是有所執著，他執著說他有功德。你若做善事，做完要把它忘了，不要說我布施伍佰元、一仟元，而覺得自己功德很大，大得將天都頂破了，幾乎要跑到三十三天上去。你若有這樣的思想，就沒有智慧，這就和梁武帝一樣。對父母師長上輩，必須要恭恭敬敬，體念慈悲下面的人，周濟憐憫孤兒、寡婦等輩。這就是智慧香。

## 6-3【經】四、解脫香：即自心無所攀緣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自在無礙，名解脫香。五、解脫知見香：自心既無所攀緣、善惡，不可沉空守寂，即須廣學多聞，識自本心，達諸佛理，和光接物，無我、無人，直至菩提，真性不易，名解脫知見香。」「善知識！此香各自內薰，莫向外覓。

【解】第四解脫香，就是沒有攀緣心，若有所攀緣，就是沒有放下，總想著這件事，這就是邪念，而不能得到解脫。不思善也不思惡，完全能自在而無所障礙，這就是解脫香。第五是解脫知見香，即不攀緣善也不攀緣惡，但也不可執著到空上而頑守空寂。不可說我就坐在這個地方，什麼也不學，這就空了。其實這是頑空，毫無用處，好像皮球裡也是空，但那個空什麼用也沒有。這個耽空守寂的境界，也就和皮球裡的空一樣。這是頑空，雖一樣是空，但它和虛空的空不同。這表示一個人整天就在那裡死坐，百物不思，什麼也不想，到吃飯時就吃飯，睡覺時睡覺，什麼也沒有做，白空過光陰，你看這可憐不可憐？應該如何呢？即要廣學多聞。現在我們聽經，學習佛法，廣泛地去多聽多聞。有些人也想學佛法，但又不聽經，也不學佛法，對佛法一竅不通，卻又說都明瞭，這一類就是耽空守寂的人。

　　要識自本心，通達一切的佛理，和光接物。什麼叫和光呢？如這裡有個燈，那裡也有燈，燈都有光，你看有沒有燈和燈打架，或起衝突而說：「你這個光比我亮，不可以的，你快把你的光收回去！」或說：「你這燈光那麼小，可以再亮一點，不然的話，你不可和我在一房裡發光。」沒有的。就是大家在這世界，你行你的道，我行我的道，各行其道而不相妨礙。你不障礙我，我也不障礙你，這就是和光。光就是光明，不能說你的名譽比較高，就要將你打倒，而顯出我有名譽。你行你的事，我行我的事，好像有人嫉妒我，是可以的，但我不嫉妒人。你比我好，我愈歡喜；你愈成功，我愈高興，這樣就是沒有嫉妒心了。有人說：「我和他和光，但他不同我和光。」答：「若你與他和光，就不會知道他不同你和光，你若知他不與你和光，那就表示你還未與他和光。若他不和光是他的事，不要管，只要我與他和光就好了。」

什麼叫「接物」呢？即接引眾生，接引眾機。你歡喜大乘佛法，我就講大乘佛教；你歡喜小乘佛教，我就講小乘的四諦法；你歡喜行菩薩道，我就講六度萬行；你歡喜辟支佛法，我就講十二因緣。這就是和光接物，應眾生機而說種種法，接引眾生令眾生離苦得樂。

　　要能無我無人才能和光接物，你不要說接了一個人就計算自己又度了一個眾生，有很大的功德。不要以為說我現在度三個比丘，二個比丘尼出家，我的功德很大了。一有這種思想，連一微塵的功德都沒有。要怎樣呢？要無人無我，行所無事，乃至度人成佛，也不執著度眾生的功德。所以金剛經上說：「滅度一切眾生已，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。」不要早也念金剛經，晚也念金剛經，念來念去對金剛經的義理都不明瞭，到時還說：「你看我如何如何！」還有個「我」呢！什麼東西都把「我」擺到前邊。那你念什麼金剛經啊！金剛經所闡述的是：無人、無我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一切是諸法空相。所以要明白真義，直至菩提。真性不易——真性也不變異，這就叫解脫知見香。連知見都解脫，無所執著，「無人無我觀自在」：誰能無人無我，就是觀自在菩薩。「非空非色見如來」：不執著空也不執著有（色就是有，有色相），不落於空也不落於有，就見到佛了。各位善知識，這五分法身香是在個人法身裡，故應用這種法身香在自性裡邊薰，不要往外馳求。

## 6-4【經】令與汝等授無相懺悔，滅三世罪，令得三業清淨。

【解】我現在傅授你們無相懺悔，什麼叫「懺」呢？即懺其前愆，什麼叫「悔」呢？即悔其後罪。懺悔可以滅三世罪，現在世、過去世、未來世的罪都可以滅的。但你要清淨其心而來懺悔，使你們的身、口、意三業都能清淨。

## 6-5【經】善知識！各隨語，一時道：『弟子等從前念、今念及後念，念念不被愚迷染；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，悉皆懺悔，願一時消滅，永不復起。

【解】「各位善知識，你們跟著我說，同時各自稱法名。」現在六祖大師授這些善男、信女三皈依、懺悔及發四宏誓願。以前的念、現在的念及將來的念，念念不被愚癡所轉，念念都生智慧。從前我所造的惡業愚迷等罪，就是殺盜淫、貪瞋癡等十惡的罪，我要統統悔改，並願其在一剎那間都消滅無餘，從今以後再不造愚迷的罪了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6-6【經】弟子等從前念、今念及後念，念念不被憍誑染；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，悉皆懺悔，願一時消滅，永不復起。

【解】「憍」就是很驕傲，只知有己而不知有他人，目空一切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。「誑」，就是誑妄自大，也可說是打妄語，覺得自己不可一世，全世界我是最第一、偉大的人物，甚至世界各國領袖，都沒有我大，這樣子就叫憍誑。念念不被憍誑染，就是不被它所轉。從前所犯的驕傲誑妄等罪，也都統統懺悔，願其在一剎那間都消滅，再不起來了。

## 6-7【經】弟子等從前念、今念及後念，念念不被嫉妒染；從前所有惡業嫉妒等罪，悉皆懺悔，願一時消滅，永不復起。』」「善知識！已上是為無相懺悔。

【解】前邊是說愚迷、憍誑；現在是懺嫉妒。嫉妒是最壞的東西，人人修道都被嫉妒障住了。看人比我好，就生出嫉妒心；看人比我聰明，就生出嫉妒心；看人學東西比我快，就生出嫉妒心；看人修道打坐，坐得如如不動，也生出一種嫉妒心；看人吃飯吃得多，也生出嫉妒心；看人睡覺睡得多一點，也生出嫉妒心。總之，像人家有自己做不到的就生出嫉妒心，甚至看別人生病生得久，也生出嫉妒心，說為什麼我不生病呢？所以說嫉妒是最壞的東西，故你不要被它所轉。從前所有嫉妒惡業，現統統懺悔，願在一剎那間都消滅殆盡而不再起。各位善知識，以上我所說的就是無相懺悔的法門。

## 6-8【經】云何名懺？云何名悔？懺者：懺其前衍；從前所有惡業、愚迷、憍誑、嫉妒等罪，悉皆盡懺，永不復起，是名為懺。悔者：悔其後過；從今已後，所有惡業、愚迷、憍誑、嫉妒等罪，今已覺悟，悉皆永斷，更不復作，是名為悔，故稱懺悔。凡夫愚迷，只知懺其前衍，不知悔其後過。以不悔故，前衍不滅，後過又生。前衍既不滅，後過復又生，何名懺悔？」

【解】什麼叫懺呢？什麼叫悔呢？「懺」就是改過以前的罪業。從前所作的惡業，愚迷憍誑嫉妒等罪，全部都懺悔，永不復起，這就叫懺。「悔」，就是悔將來所犯的過錯，從今天開始，所有的惡業、愚迷、憍誑、嫉妒等罪，我都明白了，且永遠將其割斷，再不去做錯事了，這就叫悔。總而言之，這就叫懺悔。凡夫因為太愚癡，只知做錯後才知道改過，而不知道要改過自新，以後不要再犯。因為他不悔過，故以前所造的罪也沒有滅，而後邊的過錯又生出來。所以前罪既沒有滅，而後過反繼續增加，那就愈造愈多，愈積愈深，這樣怎能說是懺悔？

## 6-9【經】「善知識！既懺悔已，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，各須用心正聽：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，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，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，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。」「善知識！大家豈不道，眾生無邊誓願度？怎麼道，且不是惠能度。

【解】各位善知識，你們既知懺悔後，再與你們發四宏誓願。你們每人要正心誠意地聽。（1）自己心裡頭的眾生無邊要發願度。（2）自心煩惱無量要發願斷。（3）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。（4）自性裡無上佛道，各人皆要發願來成就。各位都是有智慧的人，你們不是發願說眾生無邊誓願度嗎？怎樣度眾生呢？這不是惠能我來度你們各位眾生，而是自性自度。

## 6-10【經】善知識！心中眾生，所謂邪迷心、誑妄心、不善心、嫉妒心、惡毒心，如是等心，盡是眾生，各須自性自度，是名真度。」

【解】自己心裡的眾生，有善、有惡。善的眾生他自己知道求無上道發菩提心，但惡的眾生就要依你來度了。故要發願度自己心裡的眾生。講到這個地方，我們每人都要迴光返照自己省察一下：我自己心裡頭的眾生度了沒有？我自己的思想是否純正？行為是否高尚？我是不是有嫉妒心、障礙心，和種種無明的心？自己心裡的眾生，本是無量無邊的。現舉出要點：所謂邪迷的眾生，要用正當的智慧來度。要用謙恭真實心來度憍慢誑妄的眾生。要用善心來度不善心的眾生。要用恭敬心來度嫉妒心。若嫉妒此人比我好，就要用恭敬心來化解。惡毒心，舉例來說：就像菩提流支用毒藥毒害菩提達摩，這種狠毒的心。各位聽經要迴光返照，問問自己究竟有沒有這些毛病。經上講度眾生，我心裡是否有這些眾生呢？要是有就要想辦法度。你要不度它就把你拖到地獄去，出不來而受苦無窮。像前邊所說種種的心，這都是眾生，你們各人要把這些眾生度到明白為止，不要明知故犯，這就是真度眾生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6-11【經】「何名自性自度？即自心中邪見、煩惱、愚癡、眾生，將正見度。既有正見，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，各各自度。邪來正度，迷來悟度，愚來智度，惡來善度；如是度者，名為真度。」

【解】什麼叫自性自度呢？即自己心中的邪見、煩惱、愚癡的眾生，你要用正見教化他們。你有正見了，就用般若的智慧將愚癡、迷妄的眾生打死。有人說：打死眾生不是犯戒嗎？答：這個犯戒一點也不要緊。在不應犯戒時你又不怕犯，在不犯戒時你又說犯戒了——你這種人真難教化！你自己自性裡的壞眾生，應核將其除去。將壞眾生除去，好眾生就安樂了，所以可以殺可以打死它。你們每一個人要自性自度。當邪的眾生來了，應用正的眾生度它。迷的眾生來了，就用悟的眾生度它。愚癡的眾生來了，你就用智慧來度，惡的眾生就用善的眾生來度。像這樣度眾生，才叫真正度眾生呢！

## 6-12【經】「又，煩惱無邊誓願斷，將自性般若智，除卻虛妄思想心是也。又，法門無盡誓願學，須自見性，常行正法，是名真學。又，無上佛道誓願成，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，離迷、離覺，常生般若，除真、除妄，即見佛性，即言下佛道成。常念修行是願力法。

【解】煩惱是沒有窮盡的時候，但你要斷了它，「斷」其實就是變，怎麼變呢？即將煩惱變成菩提，因為煩惱即菩提，若將煩惱斷了，也就斷了菩提，所以不要都斷盡，要留少少。若將煩惱斷盡也就成佛丁，現因不想那麼快成佛，就留頭髮絲那麼細的煩惱，而將其餘的煩惱變成菩提。當菩提多了就可將那小小的煩惱亦變成菩提。什麼叫斷煩惱呢？即用自性真正的智慧，除卻虛妄的思想——妄想，也就是你的邪念、無明。將無明除去，就是斷煩惱。

　　什麼叫「法門無盡誓願學」呢？你應該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常依正法去行，不要行邪法，這就是真正學佛法。若你單學不行，所學佛法很多，但卻不能實際上應用實行，這不是真學佛法。真學者就要去行，好像有些人，來佛教講堂學佛法，在未學之前抽煙、喝酒、吃毒藥，什麼毛病都有，但學佛法後煙也不抽，酒也不喝，肉也不吃，毒藥那更不用講了。並且以前都很懶的，從早睡到晚，沒有事做就睡覺，但現在不是看經，就是打字、聽經、打坐。若不是真學，就不這樣苦幹了。

　　四宏誓願就是菩薩所應該發的願。

　　「常行下心」，就是地藏經上所說，若有國王、宰輔大臣、百官眾，或者長者、居士、婆羅門、剎帝利，遇最貧窮、癃殘瘖啞者，能親手布施，含笑慰喻，歡歡喜喜地來安慰他，令他有快樂的感覺，這種功德就如供養百恆河沙諸佛一樣。所以想要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，就如萬丈高樓從地起。

　　有某個人回香港後講些很不合邏輯的話，他說：「紐約的摩天樓不是從地建起的，而是在空中打的地基。」他造出這麼一種謠言，只能迷惑一些愚夫愚婦罷了。又有人造出另些謠言說：美國真是美啊！美國的雲彩和中國不同，它是花花綠綠什麼色都有。又說美國的月亮不是圓的而是三角形，美國的太陽是方的。你相信這些話嗎？

　　所以成佛要下心，不要貢高我慢而說你看我如何如何，而要低聲下氣，行於真法，行於正法，行於真正的法，離開迷，離開覺。這個「覺」是指覺官的覺，是惡覺而非正覺。覺有正覺和邪覺之分，邪覺就像有些人，你叫他學正法，他怎樣學也學不會，但一學旁門左道很快就學會了。就拿賭錢來說，他一看就學會了，不用教。這些不正當的很快就學會，這就叫「惡覺」。修道人要離開惡覺。

　　如何知道離開惡覺呢？要常生般若，般若即是智慧，智慧即是明白，明白就是覺。所謂「除真除妄」，這個「真」是指似是而非的真，而不是真真。若將真除去，妄也除去，那就是本來的真如自性。真如自性不是真或妄，因有真就有妄，有妄就有真，若沒有妄也就沒有真了，故真如自性是無妄亦無真。楞嚴經上說：「妄顯諸真，妄真同二」。妄就是顯真的，妄和真這兩個都是妄，要知「真真」是沒有對侍的，沒有一個真也沒有一個假。所以這個真要除，妄也要除。所謂：「真不立，妄本空，有無俱遣不空空。」真也不立，妄也本空，有和沒有都不要了，這時不空也要空了。你能如此，就可見到自己的佛性。言下佛道自成。常念念要修行，要常修四宏誓願。有願有誓，才能有修有行的。

## 6-13【經】善知識！今發四弘願了，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。」「善知識！歸依覺，兩足尊；歸依正，離欲尊；歸依淨，眾中尊。

【解】各位聽完四宏誓願了，我再為你們各位授無相的三歸依戒。歸依覺兩足尊。覺就是佛，佛就是覺。何謂兩足尊呢？即是福慧具足圓滿了。歸依正，離欲尊。正也就是法，法也就是正；正法，法正。要歸依真正佛法，不要歸依邪法、天魔外道的法。離欲尊，人人都有一種欲，而這欲真是害死人。人為何不成佛？就因有這欲，有欲就有貪心、瞋心、癡心。而學佛法就要離欲、斷欲去愛，沒有貪欲，所以這叫離欲尊。

　　歸依淨，眾中尊。淨者僧也，僧者淨也。歸依僧，因僧人是清淨福田僧，而清淨就是不染污。真正的修道人要持銀錢戒，身上沒有錢那就是淨，有錢就邋遢不乾淨，故真正修道要和錢離開。但話又說回來，所謂無財不養道，若沒有錢而想修行也不能生存，所以又要有錢。故不要著住到錢，不要一天到晚儘想攀緣，說某人銀行裡有幾百萬，我向他化一筆來造廟、蓋學校、請一部大藏經。這雖都是功德，可是卻忘了這是攀緣，錢是不淨物。

　　講到這兒，想起我在東北，曾有一段時期和錢分家，手不摸錢。為何那時我持銀錢戒呢？因那時我出家的廟上有四、五十個和尚，當我出家時方丈和尚不在廟裡化緣去了，而其他人也不認識我。在廟上出家要做苦行，我做的苦行和你們不同，你們現在是打打字，念念經或者是其他的工作，而我出家的廟是在鄉下的一個大廟，就是掃廟的院子也要一個鐘頭。我在廟上收拾廁所，這是我第一個工作。那種廁所不像你們現代化的廁所，而是毛坑，故要將糞挑到別處，否則是會很香的，而修道人不願意聞香。因為我是初發心，對香塵還沒有斷，所以天天收拾這個工作也不太討厭。除此之外還做掃地和其他種種的事。有時天下雪，我在早上兩點鐘就起床，將路打掃乾淨好讓大眾上殿做早課。這樣過了一時期，方丈和尚回來，一見到我就說：「喔！你來了。」我說：「我來了。」後來方丈和尚和大家開會，要選廟上首座和尚，這是次於方丈和尚的位置，當方丈退位，首座就做方丈和尚。廟裡有很多和尚，他誰也不選，而要選我，問大家的意見如何？大家都反對說：「他剛出家怎可做首座和尚？」方丈和尚說：「那我們到韋陀菩薩前抽籤，將幾個人的名字放在籤筒裡搖。」搖了三次，很奇怪我的名字都跳出來，於是大家也不反對了，因這是韋陀菩薩所安排，所以我就留在廟上做首座。後來方丈和尚又想叫我當家，我一想這個太麻煩了，我就想說我手不拿錢，看這如何能當家。我到什麼地方都不拿錢，以此條件我當這個家就可以。就這樣而持銀錢戒了。當我出去搭火車要買票時，我就在那兒等著，看有熟人來就幫我買票，若沒熟人來我就等著。但是很奇怪，每逢我到火車站等火車，一定有人來問我到什麼地方去，然後買票給我。這是講一個「淨」。你要不拿錢，這是真正淨，若有一分錢也沒有淨。所以歸依淨，就是歸依僧。怎麼說淨就是僧呢？僧就是清淨，僧人是眾人中最尊貴、最高尚的人，所以說眾中尊。

## 6-14【經】從今日起，稱覺為師，更不歸依邪魔外道。以自性三寶，常自證明，勸善知識，歸依自性三寶。佛者覺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淨也。自心歸依覺，邪迷不生，少欲知足，能離財色，名兩足尊。自心歸依正，念念無邪見，以無邪凡故，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，名離欲尊。自心歸依淨，一切塵勞愛欲境界，自性皆不染著，名眾中尊。

【解】從今天開始，稱「覺」作師父，不再歸依天魔外道，不再做旁門外道的徒眾了。常證明自己有自性三寶。今勸各位善知識，歸依自性佛寶、歸依自性法寶、歸依自性僧寶。佛就是覺，法就是正，僧就是淨。你歸依覺，就不要生邪迷的心，要少欲知足。人不是不吃肉就是少欲，不是多看點經就是少欲，少欲就是要離去淫慾心。在楞嚴經上這樣說：「淫心不除，塵不可出？」淫慾不除而想出三界，那是無有是處。要知足就是沒有貪心，窮死也不貪，餓死也不貪，無論如何困難都不生貪心。不貪財、不貪色、不貪名，這就是兩足尊——福慧具足。自己心歸依正法，念念不要有邪心、邪見。因為沒有邪見的緣故，所以沒有人我的分別、貢高我慢，貪、愛和執著了。你能這樣，這就叫離欲尊，離開一切的欲。

　　自心歸依清淨，則面對一切所有的塵勞——社會上所有的境界，不被流欲所轉，不被社會潮流所腐化。你應教化社會、教化眾生，而不要被眾生教化了。好像以前有人在此學佛法，我看她和男朋友在電話談一個多鐘頭，她說她想度他信佛。我問：「他信什麼的？」她說：「他信天主教。」當時我說：「你不要反被他度而信天主教，那就已經不錯了，你還想度他信佛？你小心一點。」果然沒有多久，她也跑了，不知她是度人了或被人度了。能自性不染著，這就叫眾中尊——眾生中最最尊貴者。因眾生都是染著，若想出乎其類，找乎其萃，與眾不同，就要離欲。能沒有欲念，才是真正的大丈夫，真正學佛法。若毛病不去，只會說幾句法，那一點用處都沒有。

## 6-15【經】若修此行，是自歸依，凡夫不會，從口至夜，受三歸戒，若言歸依佛，佛在何處？若不見佛，憑何所歸？言卻成妄。」「善知識！各自觀察，莫錯用心。經文分明言、自歸依佛，不言歸依他佛。自佛不歸，無所依處。

【解】如果照此去修行，就是自歸依的道理。但一般凡夫不明白歸依的道理，從早到晚受三歸戒。假設你要說歸依佛，佛在那個地方？若你沒看見佛，你憑著什麼去皈依呢？若你說我見佛了，那你就是打妄語。各位善知識，你們要自己深入觀察，不要錯用心意。華嚴經上說得很明白，要你歸依自己的佛，不是叫你歸依他佛。自性佛本來就有的，可是因沒有善知識指點你，所以不知道。現在你既已歸依，就要歸依自己的佛，不要歸依其他的佛。自己的佛你不歸依，那你要依靠到什麼地方去？你依靠外邊，這都是向外馳求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6-16【經】今既自悟，各須歸依自心三寶，內調心性，外敬他人，是自歸依也。」「善知識！既歸依自三寶竟，各各志心，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，令汝等見三身，了然自悟自性，總隨我道：『於自色身，歸依清淨法身佛；於自色身，歸依千百億化身佛；於自色身，歸依圓滿報身佛。』」

【解】現在你自己應該明白，要自己歸依自性三寶——歸依覺、歸依正、歸依淨。歸依覺，就不應該做糊塗事。歸依正，就不應該做邪事。歸依淨，就不應做骯髒的事。內要調伏心性、要覺悟，外敬他人。真正明白佛法的人，不但要對朋友、親戚存恭敬心，就是對不認識的人亦要和藹相待。不可板起臉來，尤其對最不好的人，你應該對他最好，這才是真正學佛人的本色。你說：我對你不好，那我怎沒見到你對我好呢？答：你根本沒有對我不好，那我怎麼對你不好呢！你看這妙不妙。歸依自性三寶後，大家都要有一種誠心。我再為你們說一體三身自性佛，令你們能清清楚楚，明明瞭瞭，真真實實見三身佛。你們各人應該覺悟自己的性。現在大家都跟著我說：「於自色身歸依本有的清淨法身佛，於自色身歸依圓滿的報身佛，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。」

## 6-17【經】「善知識！色身是舍宅，不可言歸向者。三身佛在自性中，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，外覓三身如來，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。汝等聽說，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。此三身佛，從自性生，不從外得。何名清淨法身佛？世人性本清淨，萬法從自性生；思量一切惡事，即生惡行；思量一切善事，即生善行。如是諸法，在自性中，如天常清，日月常明，為浮雲蓋覆，上明下暗，忽遇風吹雲散，上下俱明，萬象皆現；世人性常浮游，如彼天雲。

【解】色身就像房子，不是叫你歸依色身，而要歸依你的自性。向來我所說的三身佛，是在你的性裡邊，不過它暫時住在你的色身罷了！世間所有人都有這三身佛，不過不認識，忘了。因為他自心迷昧，故不見本有的自性，而向外找清淨法身佛、圓滿報身佛和千百億化身佛，而不知本有自身中的三身佛。現在你們聽我講後、，就知道在你們自己本有的色身中能見本性的三身佛。要知這三身佛，是從自性中生出的，而不是從外得來的。

　　什麼叫清淨法身佛呢？即是說一切的世人，他的自性本來是清淨的，所有的萬法，都是從自己本性生出。怎麼說呢？當你想一切惡事的時候，就有一種惡事行為現出。若你心裡思量一切善事，就有善的行為表現出來。所以一切善惡諸法是由你自性中生出來，這就像天常是清朗，日月常是明照。但因為虛空中有浮雲，將太陽光覆蓋，所以就上邊明朗，下邊黑暗。若忽然遇到一股風將雲吹散，使得上下都明徹，那所有萬事萬物都會朗然俱現。人性常浮游，就像天上雲彩似的。

## 6-18【經】善知識！智如日，慧如月；智慧常明，於外著境，被妄念浮雲蓋覆，自性不得明朗。若遇善知識，聞真正法，自除迷妄，內外明徹，於自性中，萬法皆現，見性之人，亦復如是。此名清淨法身佛。」

【解】你若有智就像有太陽，有慧就像月亮一樣。雖般若智慧常常明照，但若執著外邊的境界，則被妄念的浮雲覆蓋自性，變得愚癡而得不到大智慧。假設你遇到明眼善知識，聽聞真正的法，而把自己的無明煩惱及迷妄除去，則內外明徹猶如琉璃筒一樣，在自性中萬法朗然。你能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也就像天空無雲，所以說：「心平百難散，意定萬事吉。」心若平時什麼災難也沒有，意若定時什麼事都吉祥了。又清淨的心現前，就像睛天無雲，所以說：「心清水現月，意定天無雲。」又說：「心止念絕真富貴，私慾斷盡真福田。」你妄想心止了，貪念也絕了，這才是真正富貴的人。有貪心的人就是窮人，即使他有些錢，但並不知足，所以就生出貪心來。私慾就是自私和慾念，若能沒有私慾，就是真正的福田，你能這樣就是清淨法身佛了。

## 6-19【經】「善知識！自心歸依自性，是皈依真佛。自皈依者，除卻自性中不善心、嫉妒心、諂曲心、吾我心、誑妄心、輕人心、慢他心、邪見心、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，常自見己過，不說他人好惡，是自皈依。常須下心，普行恭敬，即是見性通達，更無滯礙，是自歸依。」

【解】你們各位，自心歸依自性，自己能迴光返照，這是歸依真佛。什麼叫自歸依呢？就是不要自性裡存不正當的心。什麼叫不善心？就是惡心、嫉妒心。切記不要嫉妒他人，為什麼你愚癡呢？就因你生生世世嫉妒人家聰明，所以自己就愚癡了。嫉妒人有才能，所以自己就什麼能力也沒有，就不如人。諂曲心：不要有諂媚彎曲的心。吾我心：即什麼都有個我，吾我都是一種貢高的心。誑妄心：不要有誑妄自大的心。輕人心、慢他心：即輕視他人的心，和驕慢的心。邪見心：即無論見到什麼境界，不往正當的地方想，而想到邪的不正當的地方，貢高心：即總覺得自己比旁人都高都大，這些心都要除掉。及所有一切不善的行為都要捨卻。要常知自己有過錯，不說他人是非善惡，能如此就是自歸依。其次常要存謙下的心，對任何人都要恭敬，這是見性通達無礙，也就是自歸依。

## 6-20【經】「何名圓滿報身？譬如一燈，能除千年暗，一智，能滅萬年愚。莫思向前，已過不可得；常思於後，念念圓明。自見本性，善惡雖殊，本性無二。無二之性，名為實性，於實性中，不染善惡，此名圓滿報身佛。自性起一念惡，滅萬劫善因；自性起一念善，得恆沙惡盡，直至無上菩提。念念自見，不失本念，名為報身。」

【解】什麼叫圓滿報身佛呢？譬喻說：只要有一盞燈，就能破除一千年的黑暗，只要你有智慧，就可滅除一萬年的愚癡。你不要存一個過去心，過去心不可得，不要回憶過去的事，也不要追將來。將來要怎麼辦？將來你種善因就結善果，種惡因就結惡果，沒有其他。所以說念念圓明，你要有一種正念，要有圓明燦爛的念、光明磊落的念，不要有邪知邪見、自私自利、嫉妒障礙，就怕旁人比我好。人自性裡雖有善性、惡性，善惡的性是不一樣的。生出善就有善性，生出惡就有惡性。但本來沒有善、沒有惡的性是無二的。這個無二的性就叫做實性，也就是真如自性。就如證道歌上說：「無明實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是法身」。本來實性中，是沒有善也沒有惡，它是純圓獨妙的，圓陀陀、光灼灼。這個就是圓滿報身佛。你自性裡若生出一念惡心，即毒害心，則能滅萬劫的善因。但若自性起一念善，則能滅恆河沙惡。所以說：一念善是成佛之因，一念惡是墮地獄之種。你要成佛或墮地獄，就看你自己生的是什麼心。念念要識自本心，見之本性，不失你自己本來的真念、真性，這就是圓滿報身佛了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6-21【經】「何名千百億化身？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，一念思量，名為變化。思量惡事，化為地獄；思量善事，化為天堂；毒害化為龍蛇；慈悲化為菩薩，智慧化為上界，愚癡化為下才。自性變化甚多，迷人不能省覺，念念起惡，常行惡道，回一念善，智慧即生，此名自性化身佛。」「善知識！從法身思量，即是化身佛；念念自性自見，即是報身佛。自悟自修自性功德，是其歸依；皮肉是色身，色身是宅舍，不言歸依也。但悟自性三身，即識自性佛。」「吾有一無相頌，若能誦持，言下令汝積劫迷罪，一時消滅。

【解】圓滿報身，圓滿即是無欠無餘，無得無失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，無男無女，無善無惡，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之意也。什麼叫千百億化身呢？怎會一個身而有千百億化身呢？說佛有千百億化身，但這與你和我有什麼關係呢？答：沒有什麼關係。所謂千百億萬化身就是千百億萬的思想、思量。佛的千百億化身，可化身成佛、菩薩、緣覺、聲聞，也可化身為天上的人、人間的人、阿修羅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。他既無處不現身，所以說有千百億萬化身。這是一種講法。還有另一種講法，即是我有千百億化身，你也有千百億化身。我收了千百億個徒弟，個個徒弟都學師父的修行，如師父日中一食，徒弟也學日中一食，這是我的化身。師父不攀緣，徒弟也不攀緣，所以我也有些化身。總而言之，誰跟你學佛法，將來就是你的化身。現在你是我的化身，將來你也有你的化身，所以你也有千百億化身。總之你有一個好榜樣，別人照著學，這就是你好的化身，若你有一個壞榜樣，像鬼一般，別人若跟你學鬼樣，這就是壞的化身。

　　若什麼也不想，「一念不生全體現」：一念不生，本來佛性就現。但你是否能不生呢？你是否能沒有妄想呢？你若能沒有妄想，這就是佛了。但若未達到這境界，就要修行。若不修行則人還是人，狗還是狗。「六根忽動被雲遮」：一動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就是被雲遮起來了。你有思量就有化身，化成什麼？一想惡事，例如用何方法可得名，得利益，或者打劫、放火、殺人這都是惡，這就是地獄。若你思量善事要幫助人，這就是造天堂。

　　你有毒害的心，這就是龍，就是蛇。你若發慈悲的心，這就是菩薩。你有智慧聰明，就向上爬，若你愚癡到極點就往下降，這叫「君子上達，小人下達」。自性變化甚多，都是千百億化身。迷人他自己不知道省醒覺悟，故念念都是惡，如神秀大師在當時想盡方法來破壞六祖大師，時時都派人去殺他，這就是常行惡道。你若能迴光返照，生一念善，智慧就生出來了，這就是自性化身佛。

　　法身是自己本有的，只要念念都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是圓滿報身佛。從報身再有所思量，就有變化身，這就是化身佛了。你應該覺悟自己應該修行，以身作則，而非儘講口頭禪。所謂「說得一丈，不如行一尺。」你們聽我講經不要看我講得好不好，就看我天天有沒有騙你們。自己自性功德能真正明白，這就是真歸依。自己歸依自己，並不是歸依這個身體，否則就是頭上安頭了。這個皮肉是有形有色的色身，而這色身僅是自性的舍宅非主人翁，故不要將這身體認為就是我了。這身體不是你，而是我的。你住在這房子裡，這房子雖然是你的，但不能說這房子就是你。所以歸依並不是歸依自己的色身，而是歸依自性。若識得自性佛，就是具足三身佛了。六祖大師說：我有一首無相頌，若你們大家能念熟並背出來，當我說完了就能令你們從無量劫、無始劫、多生多劫到現在所積劫的迷罪，即刻就消滅無餘。

## 6-22【經】頌曰：『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只言修福便是道。布施供養福無邊，心中三惡元來造；擬將修福欲滅罪，後世得福罪還在。但向心中除罪緣，各自性中真懺悔；忽悟大乘真懺悔，除邪行正即無罪。學道常於自性觀，即與諸佛同一類。吾祖唯傳此頓法，普願見性同一體；若欲當來覓法身，離諸法相心中洗。努力自見美悠悠，後念忽絕一世休；若悟大乘得見性，虔恭合掌至心求。』」

【解】「迷人修福不修道」：修福德而不修行。好像我們現在舉行暑假班，人人都不怕苦不怕難，不怕腿痛不怕腰痠，就是全身痛亦不怕，豁出命來也要修行，這種志願真是難得，令我很高興。「只言修福便是道」：好像梁武帝說：你看我度僧、造廟、布施，這種功德有多大啊！恐怕比釋迦牟尼佛都大。「布施供養福無邊」：不錯，布施供養是求福。「心中三惡元來造」：心中三惡即貪、瞋、癡三毒。只知修福不知修慧，就愚癡到這程度，連吃東西都放不下，而反說要行苦行，你想這可憐否？

　　修福來抵消罪過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現在種福將來會得福，但是它不能消去罪。你一定要自己的心裡除去罪緣——嫉妒、障礙、貪心、瞋心、吾我貢高心、諂曲心、毒害心、邪心、不善心。你說這怎麼可以啊！他們都是我的老朋友，經幾千萬個大劫，跟著我這麼久，我怎能將它們捨了？如果不捨？就陪著它下地獄去，沒有旁的方法。

　　你們各自要在心中生出懺悔心。你忽然了悟大乘佛法而真正懺悔，並且除去邪心而行正大光明的路，那就沒有罪了。學道的人要常迴光返照，問問自己做了些什麼事，是做人事？是做鬼事？或是做畜生事？你做了什麼事就是什麼，你做佛事就是佛，做人事就是人。什麼是佛事？即慈悲喜捨。對人人都慈悲，這是真慈悲，非假慈悲，不是慈悲裡還摻雜貪心，企圖拋磚引玉。學道要常迴光返照，問問自己是存什麼心？是魔王心還是佛心？是自私自利的心還是大公無私的心？你能大公無私，那就和諸佛同樣。但要做佛事才可成佛，儘做些鬼事，怎能成佛呢？祖師菩提達摩就單單傳這法門啊！普願一切的人都見佛性，同成佛道。

　　你要想將來得覓法身，就要離一切的法相，不要執著而生嫉妒障礙、無明煩惱，而覺得自己是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。要離一切相——沒有法執和我執，洗心滌濾。要努力用功，不要偷懶，要勇猛精進，不要悠悠然說等一等再翻譯，或明天再打字，什麼都等一等，等到死就由不得你了。「後念忽絕」，就是死的時候，等到後念斷的時候，一世就完了。這時名也沒有，利也沒有，什麼東西都要放下。你若明白大乘見性的法門，要很虔誠恭敬合掌求無上道。

## 6-23【經】師言：「善知識！總須誦取，依此修行，言下見性，雖去吾千里，如常在吾邊；於此言下不悟，即對面千里，何勤遠來？珍重，好去！」一眾聞法，靡不開悟，歡喜奉行。

【解】我相信六祖大師也是很會說的，所以說出一部壇經。若不會說，什麼經也不會有的。六祖大師接著說：「各位都是聰明、有善根的人啊！你們和我在多生多劫都是有善緣的，所以大家都能聚到一起。」而那時沒有外國人，統統是中國人。我現在遇到你們都是西方人，那更有緣了。

　　你們必須將「無相頌」背出來，並依此修行。你一誦就明白，如你能明白「除邪行正即無罪」，這就是除邪，這就是行正，那你罪業就滅了。你若明心見性明白偈頌，雖離我一千里，就好像在我身邊一樣。而我的徒弟若明白我所說的經我所說的道理，而不到處攀緣，嫉妒障礙，那就沒有白學道。若你不明白這偈頌，即使面對著我，也像離我一千里。你們若相信我，就像面對我一樣；若不相信我，就像離一千里。若你相信我，即使離一千里，也像面對我一樣。

　　問：你是不是要叫人相信你呢？

　　答：我不喜歡人相信我，為什麼呢？你為什麼要相信我呢？相信你自己比相信我更好。因為你行道是你自己行，而不是替我行。修行是你自己修，而不是替我修行。吃飯是你自己飽，不是你吃飯我飽，我現在不過給你們講方法而已。

　　你們要是遠來到我這兒，不明白偈頌就像離我千里遠一樣。所以你們大家要珍重，自己要看重自己，不要看輕自己說我也不修行。好像一隻狗一樣，不要把自己看成一隻狗，要看成一個人。珍重好去，到好的地方去，不要到壞的地方。大家聞法，都開悟了。但是只有我沒開悟，所以到現在還陪著你們。大家聽後都很高興而遵奉實行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 機緣品第七　[☆本段全文☆](../law-book/%E5%85%AD%E7%A5%96%E5%A3%87%E7%B6%93.docx#a7)

　　什麼叫「機」呢？即所教化的一切眾生，什麼叫「緣」呢？即是有緣的眾生，堪來接受教化，所以才叫做機緣。

## 7-1【經】時，有儒士劉志略，禮遇甚厚。志略有姑為尼，名無盡藏，常誦大涅槃經。師暫聽，即知妙義，遂為解說；尼乃執卷問字。師曰：「字即不識，義即請問。」尼曰：「字尚不識，曷能會義？」師曰：「諸佛妙理，非關文字。」尼驚異之，遍告里中耆德云：「此是有道之士，宜請供養。」有魏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，競來瞻禮。時，寶林古寺，自隋末兵火已廢，遂於故基，重建梵宇，延師居之。俄成寶坊，

【解】六祖大師從五祖弘忍大師得以心印心法門後，回到廣東韶關曲江縣的曹侯村——即南華寺鄉下。沒有人知道他是傳承五祖衣缽的人。當時有一儒士——即讀書人，曾做大官後退休的學者，名叫劉志略，他很喜歡研究佛法，他對六祖大師特別地恭敬護持。志略他有一姑姑出家做比丘尼，叫無盡藏——意謂沒有窮盡的寶藏。她常念誦大涅槃經。六祖大師一聽涅槃經，就知其最妙的道理，隨著就為這位比丘尼解說經文。這比丘尼拿著經卷問六祖大師某字怎麼讀，大概她也沒識得多少字，但她的修行也是不可思議。她亦是行持日中一食，常坐不臥（因當時道信大師提倡人人坐單）。她家裡非常富裕，但她也持銀錢戒，非常認真，一天到晚就是念經和研究佛法，總也不懈怠。故到現在這位比丘尼還是真身——肉身不壞，臨終也是端坐往生的。往生幾年後，她的身體沒有臭也沒有爛，就因她用功修行沒有淫慾心，所以肉身變成金剛不壞之身，到現在無盡藏比丘尼還供在曲江某一廟上。廟名我忘了，但我見過她的肉身，非常莊嚴。六祖大師在南華寺時，這比丘尼很護持，各處去為六祖作宣傳說：六祖惠能是五祖弘忍真正衣缽傳人。你們要知道，好花一定要有綠葉陪襯，才顯出這花的美麗。六祖大師雖是位祖師，如果沒有人來護持他，一定會被神秀和當時的外道殺了。但因六祖大師的弟子和護法居士擁護他，所以才沒有遇難。

　　還有六祖大師不能自己為自己宣傳說：「你們知道嗎？我就是第六代的祖師，你們現在應該認識我。」他不會這樣說的。再者印宗法師在光孝寺知道他是五祖傳人，當時又有荊州通應律師帶著他的學人數百，來跟六祖學佛法。這幾百人每人都各有同參道友和親友，皆通知他們來親近六祖大師。所以當時法會盛極一時，每天午齋時大概有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。

　　無盡藏比丘尼拿著經卷問六祖大師，某字怎麼念。六祖大師說：「字我不認識，但經的大意倒可解說。」

　　無盡藏比丘尼說：「連字都不認識，那經的大意你怎會懂？」

　　大師答：「諸佛心法的妙理——即以心印心頓教的法門，與文字沒有什麼關係，因為這是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不立文字的頓教法門，所以識字與否是不要緊的。」〞這位比丘尼聽六祖大師這樣一講，很驚訝，覺得此事很不平凡。所以她就遍告曹侯村有道德名望的長者說：「這位法師雖不識字，但他是位開悟有道的人，你們大家應發心來供養！」

　　於是魏武帝（曹操）的玄孫曹叔良，及當地的居民，都爭先恐後來瞻仰禮拜六祖大師。當時寶林山南華寺，因為隋末戰火連天，故被兵火燒成一廢墟。大家發心捐金、銀來重建佛寺，延請六袒大師住持，沒有多久這個地方就成為一所大叢林。

## 7-2【經】師住九月餘日，又為惡黨尋逐。師乃遁于前山，被其縱火焚草木，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。石今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，因名避難石。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，遂行隱于二邑焉。

【解】你們想想，在當時黃梅有幾百人出去追趕六祖大師，追到大庾嶺。黃梅到大庾嶺要跑兩個多月的路。若不是存心將六祖殺了，追一兩天追不上就會回去的。但這幾百人都不回去，可見當時他們對衣缽特別重視，都想搶著作祖師。現六祖在此地住了九個多月，道場也建成了，又被那些惡徒尋逐，六祖大師聽說惡徒來了，因他有神通，故在他們未到之前就隱藏到前山，然而神秀這批惡徒又縱火撓山，你想若他們來眾不多，那廟裡有一兩千人，怎會讓他們燒山呢？幸虧大師把身硬擠人石頭裡，幸免於難。現那塊石頭還有大師結跏趺坐的痕跡，及所穿衣服的摺紋。大概六祖大師太用力，故石頭都印有細紋。這個地方我也到過，亦坐了一個時侯，但我可不是避難而是在那裡試一試而已。坐在裡邊，外邊人是看不見的。所以這個窟窿就叫避難石。六祖回憶起五祖囑咐的「逢懷則止，遇會則藏」的話，於是六祖大師又隱藏了一個時期，到新州懷會去避難。

## 7-3【經】僧法海，韶州曲江人也。初參祖師，問曰：「即心即佛，願垂指諭。」師曰：「前念不生即心，後念不滅即佛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。吾若具說，窮劫不盡，聽吾偈曰：『即心名慧，即佛乃定；定慧等持，意中清淨。悟此法門，由汝習性；用本無生，雙修是正。』」

【解】僧人法海，就是記載六祖壇經的法師，故機緣品以他為首。法海禪師我不敢說他是好第一，但當時他必定以為自己是六祖大師的大弟子，故把自己寫在頭一個。僧法海，是韶州曲江人，最初他來禮拜六祖大師問曰：什麼叫即心即佛呢？這道理我不明白，請祖師您開示我。六祖大師說：前邊的念不要生，這就是心。後邊的念不要滅，這就是佛。不生不滅這就是即心即佛了。怎麼會成就一切的相呢？這是心裡成就的，你能成一切相又離一切相，這就是佛。我若詳細解說，幾個大劫也說不完。且聽我為你說一偈頌：

　　即心叫慧，即佛叫定，這也叫做定慧，即心即佛也就是即定即慧，定慧和心佛是平等平等的。心也就是佛，佛也就是心，定也就是慧，慧也就是定，定慧也就是心佛，心佛也就是定慧。這都是一體的，在你的意念裡要有清淨心。你若明白這頓教法門，非離開心而有佛，非離開佛而有心；也不是離開定而有慧，也不是離開慧而有定。既定既慧，即心即佛。為何你不明白？就因你多生多劫習性障住。妙用本來是不生不滅的，所以修心就是修佛，修佛就是修心，修定就是修慧，修慧就是修定，這才是正法。

## 7-4【經】法海言下大悟，以偈讚曰：「即心元是佛，不悟而自屈，我知定慧因，雙修離諸物。」

【解】法海禪師在六祖大師開示下豁然大悟，所以也用偈頌來讚歎說：原來這個心也就是佛啊！不明白時有兩個，有心有佛，但本來只有一個的，不明白時就愈弄愈錯。我現明白定慧的因緣了，即是修這兩種法門，要離一切相。

## 7-5【經】僧法達，洪洲人，七歲出家，常誦法華經，來禮祖師；頭不至地。祖訶曰：「禮不投地，何如不禮。汝心中必有一物，蘊習何事耶？」曰：「念法華經，己及三千部。」祖曰：「汝若念至萬部，得其經意，不以為勝，則與吾偕行。汝今負此事業，都不知過。聽吾偈曰：「禮本折慢幢，頭奚不至地；有我罪即生，忘功福無比。』」

【解】僧法達，洪州人，七歲出家。（法海和法達均得六祖法要。）他常念誦妙法蓮華經，來頂禮六祖大師，但叩頭時，頭不觸地。六祖大師就訶斥他：「你有心頂禮就該行五體投地禮，若所行非禮，就不如不要頂禮。你心裡一定有障礙物作梗。你平時儘學些什麼？」其實六祖大師早就知道他是貢高心在作怪。法達答曰：「我平時念法華經已念了三千多部。」念一遍即是一部，從第一卷念到第七卷終了，這叫一遍。念法華經念得快的話，一天只可念一部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可念三百六十五部，十年才能念三千多部。他大概念了十年了。

　　六祖大師說：「你若念至一萬部，領悟經文中的義理，而不以為有功，不會說自己功勞很大，你能如此就可以來跟我學佛法。」不是個個可以跟祖師學佛法，你有所障礙、有所執著，就不要你。好像來這裡學法的人，若不守規矩，我是不歡迎的。我歡迎依教奉行，依照佛法修行的人。六祖又接著說：「你以為你念法華經念多了，有所功德。你自己卻不知你有貢高我慢心，你聽我說首偈頌：

　　頂禮是為除貢高我慢幢的，你的頭為何不叩到地上？你有了我相，說我念法華經三千多部，功德比誰都大，說我念經功德已超過祖師啦！你因有我相，就有我慢的罪生出。你若不存有功德的心，有則如無，念三千部就如你沒念時一樣，那你的福德就會無量無邊了。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7-6【經】師又曰：「汝名什麼？」曰：「名法達。」師曰：「汝名法達，何曾達法？」復說偈曰：「汝今名法達，勤誦未休歇，空誦但循聲，明心號菩薩；汝今有緣故，吾今為汝說，但信佛無言，蓮花從口發。」

【解】接著，大師又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回答說：「我的名字叫法達。」六祖大師說：「你這名字很不錯，法達，法通達，但你達個什麼法？你說啊！」這時法達變成法不達了，張口結舌，也不知如何是好。接著六祖對他說一首偈頌：

　　你名字叫法達，你很用功，真不錯，不懶惰，一天到晚念法華經。但你只是空誦而未得到利益，天天只是依文誦念，不明瞭經中的道理。若你能誦法華經而明白其義理，能明心見性，這才叫做菩薩。你和我非常有緣，你從洪州這麼遠而來，這也不容易，所以我現在對你講一講。你要生出一種信心，信佛什麼也沒說，你若有信心念法華經，不只是口念而已，那麼妙法蓮華會從你的口生出來。故念經不是空誦循聲，而是要真正明白妙法蓮華徑的道理才可以。

　　六祖大師教法達說：「但信佛無言，蓮華從口發。」你們各位認為如何？佛是有言？無言？佛說法四十九年，談經三百餘會，臨入涅槃時一切弟子就問：「世尊，您說這麼多經典，怎麼辦呢？」佛說：「我一個字也沒有說。」你說佛是不是打妄語？不錯！經是佛說的，為何佛又說一個字也沒有說呢？且六祖大師教人：但信佛無言，你若有這信心，蓮華就從口生出來。

　　這個信心是不容易生出來，我告訴你們怎樣但信佛無言。因佛所說的經典、道理，都是在眾生心裡頭的。你也會說，他也會說，人人本具足這種智慧。佛所說的經典，是為眾生而說，是由眾生心裡流露出來的。所以佛說而未說，這是教你不要有所執著。你若有所執著，就變成法執，所以佛教人沒有執箸，不要執著法，也不要執著空。最不容易就在這一點，最容易也在這一點。看你會不會，會了，佛就沒有說；不會，那麼佛說得太多了。懂嗎？

　　佛既一句話也沒說，為什麼我們一天到晚要說這麼多話？講了又講，說了又說，這又有什麼意思？所以我們大家不要講話好些，以後外邊有客人來，只要一個人陪著回答，不要大家七嘴八舌。否則外人會說：你們學什麼佛法？佛都不講話，你們卻說這麼多。唉！學佛法愈學愈不懂佛法。還有，當我們做功課，若有外面客人來，也不能停止，因為功課要緊，所以要少講話多做功課。以後我也要少講話，只有在講經說法和有重要事情時才講，為你們作一個好榜樣。什麼是講經的時候？隨時隨地說法都是講經，也都是沒有講經——說而未說。你說，那麼，我也可以說而未說。答：你是學而未學，你還沒學好呢！學好後再說吧！

## 7-7【經】達聞偈悔謝曰：「而今而後，當謙恭一切。弟子誦法華經，未解經義，心常有疑，和尚智慧廣大，願略說經中義理。師曰：「法達，法即甚達，汝心不達；經本無疑，汝心自疑。汝念此經，以何為宗？」

達曰：「學人根性暗鈍，從來但依文誦念，豈知宗趣？」

【解】法達聽此偈後，就懺悔謝罪說：「從今以後，我應當謙恭一切。過去弟子讀誦妙法蓮華經，惜未明瞭經中的義理，故心中常有懷疑。大和尚您的智慧廣大，請為我略說經中的道理。」六祖大師說：「你的名字叫法達，法本來是很通達的，可惜你的心迷昧而不通達。在經上本來沒有可懷疑的地方，而是你的心自己起懷疑。你念妙法蓮華經，知道其宗趣是什麼嗎？法達答：「學人根性愚鈍，只按照經文誦念而已，那能知道經的宗趣呢？」

## 7-8【經】師曰：「吾不識文字，汝試取經誦之一遍，吾當為汝解說。」法達即高聲念經，至譬喻品，師曰：「止！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，縱說多種譬喻，亦無越於此。何者因緣？經云：『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。』一大事者，佛之知見也。

【解】六祖大師說：「我對文字不認識，你拿來一卷法華經讀誦一遍，我可為你解說。」法達當時就高聲朗誦法華經，誦至第三譬喻品時，六祖大師就要他停止，並開示說：「此經是如來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為其宗旨。縱然說再多的譬喻，也沒有超過這個道理。是什麼因緣呢？在法華經上說：『所有佛世尊，只以一種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上。什麼叫一大事呢？就是佛的知見。』」

## 7-9【經】世人外迷著相，內迷著空；若能於相離相，於空離空，即是內外不迷。若悟此法，一念心開，是為開佛知見。佛，猶覺也；分為四門：開覺知見、示覺知見、悟覺知見、入覺知見。若聞開示便能悟入，即覺知見，本來真性，而得出現。

【解】世間人在外邊著到相上，內裡又著到空上。假設能在相上就離開相，在空上就離開空，這就是不著於空，不落於有之意。也就是內外不迷，不迷就是不會執著，不執著就沒有迷了。你若是能明白這種妙法，那在一念之間心就開朗、開悟了。這個名為「開佛知見」。佛就是覺，它分有四門，就是開啟你覺的知見，指示你覺的知見，要你契悟自己覺的知見，又要你入你自己覺的知見。若你聽聞經的道理，而悟入明白，這就是覺的知見，也就是本有真如自性現出來了。

## 7-10【經】汝慎勿錯解經意，見他道開示悟入，自是佛之知見，我輩無分。若作此解，乃是謗經毀佛也。彼既是佛，已具知見，何用更開？汝今當信佛知見者，只汝自心，更無別佛。蓋為一切眾生，自蔽光明，貪愛塵境，外緣內擾，甘受驅馳，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，種種苦口，勸令寢息，莫向外求，與佛無二；故云開佛知見。

【解】你切記不要誤解經的意思。若見其他人都如此說：開示悟入，是佛的知見，與我們沒有關係。你若有這樣的見解，這是毀謗經典，毀謗佛法。為何說他謗佛呢？因釋迦牟尼佛既已成佛，已具佛的知見，怎麼還要更開佛的知見呢？所以你應該深深地相信所謂佛的知見，就是你心裡的知見。開佛知見，就是你的心本來是佛，要你開你本來佛的知見，因為沒有其他的佛。

　　一切眾生皆把自己的光明遮蓋住，就因有個貪心、愛心。貪就有貪塵，愛就有愛塵，貪是貪得不清淨，愛是愛得不清淨，向外攀緣！你向外攀緣，就有內擾，若沒有外緣，就沒有內擾，沒有內擾，你就清淨了。外邊不單是攀緣，而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；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這六根、六塵種種的緣。因你向外攀緣，裡邊不安靜，就造反了。這令自己心裡不安樂，生出來種種麻煩。你的心就為形所役，心本來是主人翁，但現在成為身體的奴隸了。因如此，故其他的佛、世尊很辛苦地從定中起來，用種種善巧方便法，苦口婆心，勸令眾生要停止攀緣，杜絕妄想，不要向外馳求，能如此就和佛沒有差別，所以說是開佛知見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7-11【經】吾亦勸一切人，於自心中，常開佛之知見；世人心邪，愚迷造罪，口善心惡，貪瞋嫉妒諂佞我慢，侵入害物，自開眾生知見。若能正心常生，智慧觀照，自心止惡行善，是自開佛之知見。

【解】我也常勸一切的眾生，在他們心裡邊，要常開佛的知見。世人心裡因有一種邪知和愚癡迷惑的心，所以就造種種的罪業。雖口說得好，而心卻很壞，所謂「佛口蛇心」，口像佛那麼慈悲，而心卻像毒蛇那麼毒。最壞的就是貪、瞋、嫉妒、諂媚、佞（即不正直）、貢高我慢、侵損於人，傷害一切眾生，自己開惡業眾生的知見。假設能迴光返照自正其心，自性常生智慧，觀察照了自心，能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，這就是自開佛的知見。

## 7-12【經】汝須念念開佛知見，勿開眾生知見。開佛知見，即是出世；開眾生知見，即是世間，汝若但勞勞執念，以為功課者，何異犛牛愛尾？」達曰：「若然者，但得解義，不勞誦經耶？」師曰：「經有何過，豈障汝念？只為迷悟在人，損益由己。口誦心行，即是轉經；口誦心不行，即是被經轉。聽吾偈曰：『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，誦經久不明，與義作讎家；無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，有無俱不計，長御白牛車。』」

【解】六祖大師又開示說：「你在念念中要存正念，存善心，不要有貪、瞋、嫉妒障礙、諂曲種種不直的心。這就是開佛的知見，不要開眾生的知見。佛的知見，就是出世法；開眾生的知見，就是世間法。假設你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念法華經，而執著法華經以為功課，那和犛牛愛惜牠的尾巳有何兩樣？」

法達答說：「若是如此，那只要明白經的意思，就不必誦經了嗎？」

　　六祖大師解釋說：經有什麼過錯，它怎會障礙你念經呢？要知迷癡和覺悟在你自己，若迷了你念也沒有功，若悟了念就有益處，這與經有什麼關係呢？若你能口誦法華經，心行法華經，這就是轉法輪。若單口誦經而心不照經的義理去修行，這就是被經轉了。你再聽聽我給你說的偈頌：

　　你心若不明白，迷惑了，就被法華轉，轉得你愈念愈不明白。你心若悟，就可將法華妙義轉動了。你誦法華經有十多年的功夫，但不明白其義，就好比和經的義理成了冤家對頭。沒有妄念就是正念，但一有邪念，有貢高我慢，以為我念經就有功德，那就成邪了。應該不管它有，也不管它無，念就如沒念，不要執著。

　　你既然說：念如不念，那不念就如念啦？答：那是不可以的，為什麼呢？因你根本沒有念，不懂經的道理，怎麼就「如念了」呢？所謂念如不念，就是念而未念，無念而念，就是沒有執著之意。總之，也不管它有，也不管它無，都不計較，這就是自己常常坐在大白牛車上。這就像駕馭本淨無漏相應，體具萬德，煩惱不染的大白牛車一樣。

## 7-13【經】達聞偈，不覺悲泣，言下大悟，而告師曰：「法達從昔已來，實未曾轉法華，乃被法華轉。」再啟曰：「經云：『諸大聲聞乃至菩薩，皆盡思共度量，不能測佛智。』今令凡夫但悟自心，便名佛之知見，自非上根，未免疑謗。又經說三車，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，如何區利？願和尚再垂開示。」

【解】法達聽完六祖大師這段偈頌之後，不知不覺就涕淚悲泣。各位想想他為何要哭？以前他不明白也沒哭，現在明白了為何又哭起來呢？法達哭並非是受委屈而哭，也並不是受任何人欺負、壓迫。他這個哭，是因感激得喜極而泣，所以說「不覺」，不知道就哭起來了。就因他想以前那麼愚癡，費了那麼多功來念法華經，一點益處都沒有，現經六祖大師的講解就明白了，所以感激得哭起來。好像有些朋友親戚、家人相離日久，忽然見面，本來是很高興，但忽然就哭起來，這就是同一個道理。

　　法達因為大悟所以哭起來，他稟告六祖大師說：「法達我從前到現在，實未曾轉法華經啊！我是被法華經所轉。」又再啟白說：「在妙法蓮華經上有一段說：假使滿世間，皆如舍利弗，盡思共度量，不能測佛智。所有佛的大弟子聲聞、羅漢乃至於大菩薩，若盡他們的思惟來度量猜測，也不能測知佛的智慧。那麼，現大師令普通凡夫但悟自心，就是佛的知見。如果不是有上智善根的人，就免不了令他生出毀謗心來。再者經上說有三車—羊車、鹿車和大白牛車，這有什麼分別呢？請老和尚發慈悲心開示我。」

## 7-14【經】師曰：「經意分明，汝自迷背。諸三乘人，不能測佛智者，患在度量也，鐃伊盡思共推，轉加懸遠。佛本為凡夫說，不為佛說，此理若不肯者，從他退席，殊不知坐卻白牛車，更於門外覓三車。況經文明向汝道，唯一佛乘，無有餘乘。若二若二乃至無數，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，是法皆為一佛乘故。汝何不省？三車是假，為昔時故；一乘是實，為今時故。只教汝去假歸真，歸真之後，真亦無名。應知所有珍財，盡屬於汝，由汝受用，更不作父想，亦不作子想，亦無用想；是名持法華經。從劫至劫，手不釋卷，從晝至夜，無不念時也。」

【解】六祖大師說：經的意思說得很明白，不過你自己愚癡違背經的義理。所說的三乘人就是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他們不能領悟佛的說法，其毛病就在度量上，若沒有度量的心他就會明白經的義理了。任憑他們共同思想推測，反而愈追求相離愈遠。因佛所說的經典是為凡夫說的，而不是為佛說的，所以你應該知道這個道理。若你不肯信佛經是為凡夫所說，而非為佛說，那就隨他不聽經，退席走了。

　　法華經譬喻品上所說的白牛車，是眾寶莊嚴的寶車。該牛車行甚速，舒適平穩，人不知自己已經坐在白牛車上，反向外尋找羊鹿牛三車，這就是世人的不智！經文已明明白白向你說了，只有一佛乘——大白牛車，更沒有其他的乘。或者說二乘——聲聞、緣覺，或者說三乘——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或者無數的乘——這是方便法，種種的因緣、譬喻和言詞而已。所有佛法都是為這一佛乘說的，你為何不明白這三車是假設的呢？聲聞、緣覺、菩薩這三乘的緣法，是為以前說。一乘佛乘（大白牛車），才是為現在所說的實法！法華經的道理，是教所有人去除三乘的權教而歸於真實，但歸於真實之後，這個實法也沒有一個名，實法也應不存在了。因此，你應知道所有的佛法，皆屬於你本有之家財本地風光，不由外得，隨你怎麼用都可以的。你不需要想：這是我父親給我的財寶；也不需想：我是兒子，應承受父親的家業。根本不用去想，就是受用即可，這就叫持法華經。能如此，就是從第一大劫至最後一個大劫，手不釋卷，從早到晚，沒有一刻不是在誦法華經。

## 7-15【經】達蒙啟發，踴躍歡喜，以偈讚曰：「經誦三千部，曹溪一句亡，未明出世旨，寧歇累生狂；羊鹿牛權設，初中後善揚，誰知火宅內，元是法中王。」師曰：「汝今後才可名念經僧也。」達從此領玄旨，亦不輟誦經。

【解】法達蒙六祖大師啟迪之後，非常歡喜踴躍，即用偈語稱讚說：我念妙法蓮華經已三千部，而曹溪一句話也沒有講。我還未明瞭出世的宗旨，怎能休歇多生多劫的狂心野性呢？羊車鹿車牛車這都是權法，初善中善後善都是稱揚法的一種方法。初善即是最初所講的小乘法，中善即是講中乘，後善即是講大乘——即喻聲聞、緣覺、菩薩這三乘。誰也沒想到，誰都不知道，在這三界火宅內，就可修行成佛作大法王！

　　六祖大師知法達已經明白了，就說：「你從今後才配稱為念法華經的和尚，以前你根本不會念。」法達從此就領悟六祖大師玄妙的宗旨，現他雖明白法華經，但仍不停止誦法華經。而不是說：「我是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，我已經明白就算了。」他還是照樣誦經。往往有些人對這個地方不清楚，說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，那你是否可吃而不吃，不吃而吃呢？也不可在偷東西時說：偷而未偷，未偷而偷。也不可在殺生時說：殺而未殺，未殺而殺。所謂明白了就是不執著，而非空談口頭禪。若已達到程度就能念經而不執著念經，不能像法達以前認為念法華經三千部，功德大到高過一切，故不向人叩頭。他見六祖時頭不至地，已算是最恭敬的表現了。若是對普通人，不要說叩頭，連問訊他都不打的，他就是這麼貢高我慢。這就像有錢人見到窮人睬都不睬，他不向下看只往上看，目空一切。法達見到六祖，知他是傳五祖衣缽，故不得不叩一個頭，但心裡一定想：「我念這麼多部法華經總比你這祖師還高還大。」他只是勉強地叩頭，而六祖一看就知他貢高心在作怪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7-16【經】僧智通，壽州安豐人，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，而不會三身四智，禮師求解其義。師曰：「三身者：清淨法身：汝之性也；圓滿報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億化身，汝之行也。若離本性，別說三身，即名有身無智；若悟三身無有自性，即名四智菩提。聽吾偈曰：『自性具三身，發明成四智，不離凡聞緣，超然登佛地；吾今為汝說，謗信永無迷，莫學駛求者，終日說菩提。』」

【解】僧智通，壽州安豐人，他看楞伽經有一千多遍，還不能領會三身四智，於是來禮請大師，懇求解釋真義。大師就開示說：三身就是法身、報身、化身。這清淨法身就是你的本性，圓滿報身就是你的智慧，千百億化身就是你的本行。如果離開本性而說三身，這就是有身而沒有智慧。你若悟得三身沒有自性，就能擁有四智菩提。現聽我偈言：

　　當你了解三身是自性本具，你就明白四智。它並沒有離開聽和視的緣，而能直超佛法界，但你必須拿出信心來聽，那就不會再迷惑而像一般世俗人終日「菩提！菩提！菩提！」而不實際去了解實行菩提。不要儘學口頭禪，而要真正明白三身那才對的。

　　六祖大師又說：你既了解三身，就應同時明白四智。若你嘗試離開三身而解釋四智，縱使你明白四智的名相，也得不到真實的體用，就算有了智慧也就等於沒有智慧一樣，徒勞無益。

## 7-17【經】通再啟曰：「四智之義，可得聞乎？」師曰：「既會三身，便明四智，何更問耶？若離三身，別談四智，此名有智無身。即此有智，還成無智。」復偈曰：「大圓鏡智性清淨，千等性智心無病，妙觀察智見非功，成所作智同圓鏡；五八六七果因轉，但用名言無實性，若於轉處不留情，繁興永處那伽定。「如上轉識為智也。教中云：『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，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，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，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。』雖六七因中轉，五八果上轉；但轉其名，而不轉其體也。」

【解】佛有四智即大圓鏡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觀察智、成所作智。什麼叫大圓鏡智呢？它是由第八識所轉的，所謂轉識成智。你不會用時就是識，當你返本還原即轉第八識而成大圓鏡智，故其本性清淨沒有染污，故說「大圓鏡智性清淨」。平等性智是由第七識所轉的。在你未明白之時就叫第七識，一開悟後就叫平等性智。第七識又叫末那耶識，又叫傳送識，它由第七識傳給第八識，故叫傳送識。而第八識又叫含藏識，梵語叫阿賴耶識，所作善惡的種子，都藏在第八識裡，故種善因就結善果，種惡因就結惡果，所以叫八識田。此識好像一塊田，你種什麼它就生什麼。「平等性智心無病」，平等即諸佛和眾生的心是平等的，無病就是沒有障礙、嫉妒、貪瞋癡。你若能沒有障礙、嫉妒、貪瞋癡就能轉第七識成平等性智。

　　「妙觀察智見非功」，妙觀察智就是第六意識所轉的，第六意識它什麼都分別，分別善惡是非男女，所以它看起來好像很聰明，實嘹上已變成意識。若轉識成智，成妙觀察智——它見一切境界不用分別就能知遣。妙觀察和分別心是不同的，所以證果阿羅漢要作意觀察，作意就是從靜裡觀察，而能知道八萬大劫內的事，就是用這妙觀察智而能知道，但他若不作意觀察，還是用意識，即一般人所具有的。

　　「成所作智同圓鏡」，成所作智，是由前五識，即眼耳鼻舌身所成的，就好像一個圓鏡一樣。「五八六七果因轉」，五就是前五識，八就是第八識，五八就在果上轉大圓鏡智和成所作智，六七就在因中先轉，即第六識、第七識。「但用名言無實性」，雖然說是在因上轉，果上轉，實際是沒有什麼實性的，只不過是一些名詞而已。「若於轉處不留情」，假設你在轉的地方不停止，不用凡夫的心情來測度這種情形。

　　「繁興永處那伽定」，「繁」當多字講，「興」當興起講，即很多時候都在那伽定中——那伽定就是龍的定。龍為何能大能小？就是由定中化出的變化，所以龍叫神龍，因牠能變化無窮。就像序言所說六祖大師用缽來降伏龍，相信此龍有很大的脾氣和無明。牠想：你說我不敢到你缽裡？我就要試試看，於是就跳到缽裡，但跳進去後沒有法子跳出來了。該龍聽六祖大師說法後，就往生去了。雖此龍常在定中，但未破無明，所以還會發脾氣，要顯顯神通。若牠有定力，即使聽六祖說你不能化小身之語，也不會被動搖的。

　　那伽定就是不可思議的定。龍是如何成的？就是牠以前在因地中學佛法非常精進，但不守戒律。牠想：一般人要守戒律，但我可以不守，所謂「乘急戒緩」，於是就變成龍了。

　　原註如上，轉識為智也。教中云，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。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。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。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。雖六七因中轉，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，而不轉其體也。按以上六十七字，考大藏經刻本，及明刻本，均作小字。惟近刻本誤作大字，與壇經原文相混。非是。故仍作小字而冠原註二字以別之。

## 7-18【經】通頓悟性智，遂呈偈曰：「三身元我體，四智本心明，身智融無礙，應物任隨形；起脩皆妄動，守住匪真精，妙旨因師曉，終亡染污名。」

【解】智通聽偈之後，就明瞭三身四智的意義，故說偈頌：三身原來在我體中而非在外找的。這四智——大圓鏡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觀察智、成所作智，是在心裡明白後就生出這四種智慧。三身和四智是圓融無礙，故能觀機逗教，因人說法，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。如果生出心來說我如何修三身四智。這都是妄想。若守住成見有所執著，這都不是真正的精華。這種奧妙無窮的道理，旨趣都是從六祖大師那兒學後才明白的。自性始終沒有染污的，不被世俗情感所纏。除非你沒有染污了，才能返本還原，所以說終亡染污名——即清淨本源，沒有一點染污。

## 7-19【經】僧智常，信州貴谿人，髫年出家，志求凡性；一日參禮。師問曰：「汝從何來？欲求何事？」曰：「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，蒙示見性成佛之義，未決狐疑，遠來投禮，伏望和尚指示。」師曰：「彼有何言句，汝試舉看。」曰：「智常到彼，凡經三月，未蒙示誨。為法切故，一夕，獨入丈室，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？大通乃曰：『汝見虛空否？』對日：『見』。彼曰：『汝見虛空有相貌否？』對曰：『虛空無形，有何相貌？』彼曰：『汝之本性，猶如虛空，了無一物可見，是名正見；無一物可知，是名真知。無有青黃長短，但見本源清淨，覺體圓明，即名見性成佛，亦名如來知見。』學人雖聞此說，猶未決了，乞和尚開示。」

【解】僧智常是江西貴谿縣人，他小時候就出家，他的心志是想要見性。有一天來參拜六祖大師，六祖大師問他說：「你從什麼地方來啊？來求什麼？」就像當日五祖大師問六祖一樣。大師說：「汝何方人，欲求何物？」六祖大師答說：「我從新州來，惟求作佛。」五祖大師說：「你是獦獠，怎可作佛呢？」六祖就答說：「獦獠身與和尚不同，但佛性有何分別？」現有人來，故六祖也這樣問他。

　　智常答說：「我最近到洪州白峰山拜大通和尚，承蒙大通和尚開示成佛見性的義理，可是心中仍有很多疑問，所以從遙遠的地方來親近大德善知識，祈望和尚慈悲指示道理，令我不再有所狐疑。」六祖大師問說：「大通和尚對你說什麼話，你姑且說一說給我聽。」智常答：「弟子智常到大通和尚那裡，經過三個多月，都沒有得到教誨指示。因為我要為法忘軀，為法懇切的緣故，有一天晚上就獨自到方丈室，請教大通和尚，如何才是我智常的本心和本性。」

　　大通和尚就對我說：「你看見虛空了沒有？」我答說：「我看見虛空。」大通和尚說：「你知道虛空有什麼相貌嗎？」我又說：「虛空是沒有形相，若有形相，就不叫虛空啦！既然是無相，那又有何形相呢？」

　　大通和尚開示說：「你的本性和虛空是相同的，沒有一物可見，這就是正見。沒有一物可知就是真知。你的本性是沒有青黃的顏色和長短的形相，你但見本源清淨，覺體圓明，這就叫見性成佛，也叫如來知見。」

　　學人智常雖聽說這種的說法，但還是不明白，故乞請和尚開示我。

## 7-20【經】師曰：「彼師所說，猶存見知，故今汝未了。吾今示汝一偈：『不見一法存無見，大似浮雲遮日面，不知一法守空知，還如太虛生閃電；此之知見瞥然興，錯認何曾解方便，汝當一念自知非，自己靈光常顯現。』」常聞偈己，心意豁然，乃述偈曰：「無端起知見，著相求菩提，情存一念悟，寧越昔時迷；自性覺源體，隨服枉遷流，不入祖師室，茫然趣兩頭。」

【解】六祖大師聽後就說：大通和尚所說還存有知見，所以才令你不明白。我現給你說一偈頌：不見一法就萬法皆空了，若你還存「不見」這個見，則還有一個「不見」存在，這就好像浮雲遮住太陽一樣。一法不立，就是不知一法什麼也不存在。但你仍然守住「不知一法」的一個知見，還有一個空知。你對於道理好像明白似的，其實還有知見存在，這就好像在太虛空裡本來什麼都沒有，但卻生出閃電。你這個無見之見，和空知之知，就在你眼前瞥然現前了，因為錯認這種知見，所以不能明白方便的法門。你現應該就在當下這一念，覺悟到固守這無見之見，空知之知是錯誤的，那麼自然你自己本有的智慧，本有的佛性，本有的如來藏性，常會現前。

　　智常法師聽六祖大師偈頌之後，才當下把萬緣放下。你說放下時，不能還存著一個「我放下了」。若還存「我放下」之念，則還是沒有放下。若真放下了，那裡還有一個「放下」在你心裡。若你真沒有知見，返本還原，就不該還存有一個「知見」。

　　當智常明白之後，也作了一首偈頌：

　　無端起知見：沒有一個理由，無端端地，怎就生出一個無見之見，空知之知了呢？生出無見和空知，這都是著到相上。像前邊所講的「無念」，若你心裡總想著我無念，無念，那仍是生出一個念，因無念的念就是一個念。「有念若無，無念不滯」：當有念都沒有，無念目然就不存在了。所以參禪參這個「念佛是誰？」你就要去找是誰念佛呢？怎麼樣也找不著的，因為根本就沒有一個誰。因為別入看不開，不知道沒有一個誰，總覺得有個我。故要參念佛是誰？因為有我故要找入，找入就要問是誰呢？可是找誰，不要著相，不要著到「我」上。

　　心裡還有疑情，存一念「悟」，說我看見虛空，什麼都沒有了。若還存有這一念的知，一念的見，以為這就是悟，這和以前迷的時候是一樣的，根本就沒有悟。自性覺悟的根源本體，是隨緣不變.不變隨緣。雖然它有所遷流，但本體不變。假使我智常不入六祖大師祖師的堂室來，若得不到六祖的開示，至今還是兩頭跑，落於知見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7-21【經】智常一日問師曰：「佛說三乘法，又言最上乘，弟子未解，願為教授。」師曰：「汝觀自未心，莫著外法相，法無四乘，人心自有等差。凡聞轉誦，是小乘；悟法解義，是中乘；依法修行，是大乘。萬法盡通，萬法俱備，一切不染，離諸法相，一無所得，名最上乘。乘是行義，不在口爭，汝須自修，莫問吾也，一切時中，自性自如。」常禮謝執侍，終師之世。

【解】智常有一天問六祖大師說：「佛說三乘的佛法——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可是又說最上一乘，弟子我不明白，祈請祖師開示。」六祖大師笞說：「你要迴光返照看看你自己的心，而不要向外馳求，著到外面的法相。法本沒有四乘，連一乘都沒有，只因人心有差別距離罷了！假如你見、聞和轉誦經典，你就屬於小乘人。若你能悟法解義，真明瞭，那就屬於中乘人。若你不僅明白，且能實實在在去修行，那就屬於大乘人。所有一切法都貫通、具侑了，在心裡無所障礙，且你亦明瞭萬法是心，心是萬法的道理。若能一切法均不染著，離諸法相，一無所得，這就叫最上乘。乘是在修行，而非在口頭爭論。所以你要自己修行，我是不能為你修的。所謂：『自己吃飯自己飽，自己生死自己了。』在所有一切時候，要能自性自如如，自己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心。」自此以後，智常作為大師的近侍，侍奉大師，一直到大師逝世後才離開南華寺。

## 7-22【經】僧志道，廣州南海人也，請益曰：「學人自出家，覽涅槃經，十載有餘，未明大意，願和尚垂誨。」師曰：「汝何處未明？」曰：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；於此疑惑。」

【解】另有一僧人志道，廣東南海縣人。他來請教大師說：「我自從出家後就閱覽涅槃經，有十餘年了，可是還不明大意，請和尚您教導我。」大師問：「你是那裡不明白呢？」志通說：「經內有一偈說：『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；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』在這地方我有疑惑。」先說這首偈的來源。釋迦牟尼佛在往昔時，為法忘軀，為求半句偈而捨身命，在所不惜。有一生，佛在雪山修行。一天，聽到有人說：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」，說到這裡，便停止不說。老修行（釋迦牟尼佛前生）抬頭一看，原來是一個羅剎鬼說的，乃問羅剎鬼：「這首偈頌，還有下兩句，你為什麼不說呢？」羅剎鬼說：「我三天沒有吃東西，餓的沒有力氣，說不出話來。」老修行說：「你再勉強說出下面兩句，我便心甘情願將我的身體供養你。」羅剎鬼說：「一言為定，你不可後悔，說了不算數。」老修行說：「修行人不打妄語，但我有個條件：你說出這兩句偈之後，讓我刻在樹上，將法流傳後人，然後再把身體供養你。」羅剎鬼說：「可以！滿你的心願。」於是羅剎鬼說出下兩句偈頌：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」。老修行很快將偈頌刻在大樹幹上。又一想，刻在石頭上，時間更能長久，令後人依法修行，乃向羅剎鬼要求，請他等待片刻。羅剎鬼見老修行如此誠心，便同意說：「你要刻快一點，我實在餓的受不了。」老修行在石上刻了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；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」十六個大字。刻完之後，對羅剎鬼說：「我已完成心願，請你來吃我吧！」於是，閉目靜坐，心無恐怖，一心供養。所謂「為善最樂」，老修行心中快樂無比，視死如歸。等了多時，不見羅剎鬼的行動，睜眼一看，羅剎鬼已騰空而起，在虛空現出天人身——原來是天人來試驗他求法的誠心！

## 7-23【經】曰：「一切眾生，當有二身；謂色身、法身也。色身無常，有生有滅；法身有常，無知無覺。經云：『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』者，不審何身寂滅？何身受樂？若色身者，色身滅時，四大分散，全然是苦，苦不可言樂。若法身寂滅，印同草木瓦石，誰當受樂？又，法性是生滅之體，五蘊是生滅之用；一體五用，生滅是常；生則從體起用，滅則攝用歸體。若聽更生，即有情之類，不斷不滅；若不聽更生，則永歸寂滅，同於無情之物。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，尚不得生，何樂之有？」

【解】大師問：「這個偈頌說得清清楚楚，你有什麼疑惑呢？」志道就說：「所有眾生，皆有二種身體，一種是色身——有形有色，一種是法身——無形無相。這個色身是屬於無常，它有生就有滅；而法身是常住，也沒有什麼知覺。在涅槃經上說：『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』，我不知道那個身是寂滅，那一個身是受樂。是這個色身寂滅，而法身受樂呢？還是法身寂滅，色身受樂呢？若色身受樂的話，色身滅了之後，人死四大——地、水、火、風分散時，那全是一種苦的境界，苦不堪言，就不可說是樂。

　　假設是法身寂滅的話，法身就同草木瓦石一樣，又那一個受樂呢？又法性是生滅的本體，五蘊——色、受、想，行、識，是生滅的一個用。在一個法的本體生出五種的用，如果生滅是常的話，則從法鰻上生出這五種的用，等到滅的時候，則攝這五種用而歸還法體。假設它又有來生，這種道理，就是所有有情種類，不斷不滅，即是常。假設不許它又有來生，這就永歸寂滅，就和草木瓦石無情之物一樣了。如果是這樣的話，則所有一切諸法，都被涅槃制伏禁止，變成斷滅了，它連托生都不得自由，又有什麼可以為樂呢？」

## 7-24【經】師曰：「汝是釋子，何習外道斷常邪見，而議最上乘法？據汝所說，即色身外別有法身，離生滅求於寂滅；又推涅槃常樂，言有身受用，斯乃執吝生死，耽著世樂。汝今當知，佛為一切迷人，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；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。好生惡死，念念遷流，不知夢幻虛假，枉受輪迴，以常樂涅槃，翻為苦相，終日馳求；佛愍此故，乃示涅槃真樂。「剎那無有生相，剎那無有滅相，更無生滅可滅，是則寂滅現前，當現前時，亦無現前之量，乃謂常樂。此樂無有受者，亦無不受者，豈有一體五用之名？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，令永不生，斯乃謗佛毀法。

【解】六祖大師說：「你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，又是一個出家人，為什麼要修習外道的邪說呢？豈不是修習外道的執斷執常邪知邪見，而談論最上乘的佛法？根據你所說的道理，即是在色身之外更有一個法身，離開生滅更另有一寂滅。你又推尋涅槃常樂我淨的道理，說有身受用這個快樂。是否？

　　你這種見解說法，是執著吝惜生死，耽在這個地方不願捨離世間的快樂，而不知出世的快樂。我現在對你講，你應知道，迷人錯認五蘊和合為自己的體相，他分別一切法為外邊的塵相，且好生惡死，念念在執著中過生活，不知一切都是夢幻泡影，都是虛假不實，故在六道輪迴裡枉受生生死死。而計常樂我淨，涅槃妙德，反成了苦相，一天到晚向外馳求。佛因憐愍這一類的眾生，所以指示涅槃真正的快樂。就在剎那——很短的時間，沒有生相；在剎那間也沒有滅相，根本在生滅上也沒有可滅的相。這時，在生滅裡，就有不生滅的境界現前。當寂滅現前時，也沒有現前的量度——即沒有寂滅相是多大多寬，這就是常樂。並沒有誰來享受這種樂，也沒有一個不受這種樂。為什麼？這就是本來自性現前，怎還有一個法體，有五蘊之用呢？更何況你所說涅槃禁制諸法，令它永遠不生呢？這是你的知見不正。若你如此說，就是謗佛毀法的謬見。」

## 7-25【經】聽吾偈曰：『

\*無上大涅槃，圓明常寂照，凡愚謂之死，外道執為斷。

\*諸求二乘人，目以為無作，盡屬情所計，六十二見本。

\*妄立虛假名，何為真實義？惟有過量人，通達無取捨。

\*以知五蘊法，及以蘊中我，外現眾色像，一一音聲相。

\*平等如夢幻，不起凡聖見，不作涅槃解，二邊三際斷。

\*常應諸根用，而不起用想，分別一切法，不起分別想。

\*劫火燒海底，風鼓山相擊，真常寂滅樂，涅槃相如是。

\*吾今強言說，令汝捨邪見，汝勿隨言解，許汝知少分。』」

\*志道聞偈大悟，踴躍作禮而退。\*

【解】六祖大師說，且聽我的偈頌如下：至高無上的大涅槃，它是圓滿、光明、恆常不變、寂而常照的。凡夫愚癡人稱它是死了，外道就執為所滅。所有二乘聲聞緣覺，認為它是沒有造作自然的。前邊不論它是執斷，或死，或無所作，都是用凡夫的疑情來計度、分別，這都是屬於很本六十二見。何謂六十二見？就是在五蘊裡，每一蘊分出四種，五乘四成二十。現在二十，過去二十，未來二十，共成六十見；再加身與神之一異二見，而為六十二種斷、常、有、無的邊見。

　　每一蘊分出四種即：

　　蘊大我在其中。

　　我大而蘊在我內。

　　蘊即是我。

　　我離開蘊。

　　這六十二見都是虛妄所立的假名。什麼叫真實的道理呢？只有超過一般凡夫二乘外道思量的人，他能通達法相，無取無捨，而能真實知道五蘊的法——色、受、想，行、識，和五蘊中的我，和在我以外所現的眾色像，及一切音聲相，都是平等如夢幻泡影一樣。也不起凡見，也不起聖人解，也不作涅槃快樂的解釋。他不落二邊，也不著於空，也不著於有。三際是過去際、現在際、未來際。他也不著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三際都斷了。

　　真如自性常能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，應用無窮，即是能應諸根之用而不窮盡。但也不生出我有個「用」的想。也沒有一切分別諸法相的心，也不起「我沒有分別」的想。你若還有一個「不起分別」想，這還是有分別想，要連分別想都沒有了。劫火即三災起時有火災，能將海底都燒乾。風災起時能鼓動群山互相撞擊。你若能得到真常寂滅樂時，涅槃相就像前邊所說，無論三災起時，對你都沒有關係。我現在勉強說這個法，而令你捨去你的邪知見解。你不要隨著文字來解釋經典，這樣就能小小領略到一分經義。志道聽六祖大師講完此偈頌後大悟，高興踴躍，叩頭頂禮，而退到一邊去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7-26【經】行思禪師，生吉州安城劉氏，聞曹溪法席盛化，徑來參禮，遂問曰：「當何所務，即不落階級？」師曰：「汝曾作什麼來？」曰：「聖諦亦不為。」師曰：「落何階級？」曰：「聖諦尚不為，何階級之有？」\*師深器之，令師首眾。一日，師謂曰：「汝當分化一方，無令斷絕。」思既得法，遂回吉州青原山，弘法紹化，諡號弘濟禪師。

【解】行思即是一邊走路，一邊想事情，究竟想什麼呢？他想：「念佛是誰？誰在念佛？」所以他叫行思禪師。他是吉州安城縣人，俗姓劉。當時曹溪道場的道風，響遍全中國人人都知，五祖大師的傳人六祖大師在曹溪弘揚佛法，法席盛化，天天有幾千人來吃午齋。人就是這樣——溜虛捧盛。溜虛，即是你這地方若沒有人，他就跑了。好像我們這裡有幾十個人，若只剩三、五個，則人人都跟著跑。捧盛，如聽說佛教講堂有很多人，連「嬉皮士」到此都將頭髮鬍鬚剃了，真不可思議，大家快去看看！人群愈來愈多。當時在南華寺，人人都去捧盛。法席盛化亦可叫捧盛，也可改為聖賢的聖，捧聖，因為六祖是聖人、祖師，所以大家都去捧他、擁護他。行思禪師聽旁人如此說——六祖大師真不可思議啊！他有五眼六通，不論你心想什麼，在未開口前，他就先問你。所以行思禪師也來叩頭參禮，隨著就請問大師說：「應該修什麼法門，而不落階級呢？階級就是漸法。應該修什麼法，才是頓法呢？」

　　六祖大師問說：「你以前做過什麼事？你來這裡想求什麼？」

　　行思大師答：「我對四聖諦——苦、集、滅、道都忘了，不做了。」

　　六祖大師說：「你聖諦都不做了，還落到什麼階級啊？」

　　行思大師答：「我對聖諦尚且都不做了，還有什麼階級呢？」

　　六祖大師一聽就知他定有來歷，有善根而非平常人，於是就另眼相待視之為法門龍象，是個作祖師的材料。六祖大師就令行思大師作眾之首座——在前率領大眾上殿、過堂、坐香。有一天大師就對他說：「你不要在我這裡住，應該到另一方作教化祖，不要令佛法斷滅了。」行思大師得六祖大師所傳心印妙法之後，就回吉州青原山弘揚佛法，紹隆佛種。到唐僖宗時追封為弘濟禪師。

## 7-27【經】懷讓禪師，金州杜氏子也。初謁嵩山安國師，安發之曹溪參扣。讓至，禮拜，師曰：「甚處來？」曰：「嵩山。」師曰：「什麼物，怎麼來？」曰：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」師曰：「還可修證否？」曰：「修證即不無，污染即不得。」師曰：「只此不污染，諸佛之所護念；汝既如是，吾亦如是。」讓豁然契會，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，日臻玄奧；後往南嶽，大闡禪宗，敕諡大慧禪師。

【解】懷即懷念，讓即謙讓，這位禪師對任何人都不存貢高心，他慈心下氣，謙虛恭敬。他心裡所常懷念的就是謙讓，對任何人都有禮貌，他是有若無，實若虛。師是金州杜氏人。最初謁見嵩山安國師學習佛法，但安國師派他到曹溪學習佛法，因當時一般人均知曹溪是正宗佛法，好像現在美國人想學真正的佛法，就要研究經典，且要真不怕苦、不怕難、不懶惰去學習佛法。當時六祖大師的南華寺也是天天坐禪，出坡（做工）。當時功課特別緊，早農三點半起身，四點做早課，到五點就坐禪，天一亮就吃早粥，後又坐一個鐘頭的禪。此時大概八點了，就出坡做兩個鐘頭到十點，在山上種地、砍樹、造房子，有兩千多人做工，兩個鐘頭就做很多工。做完工回來休息一個鐘頭，十一點多吃中飯，吃完飯後又坐禪，十二點坐到兩點。從兩點鐘又出坡，做到四點鐘。回來後又坐禪、拜經、拜懺到晚間十點鐘，有的到十二點。各人自己用自己的功，天天如此，道風特別嚴謹，任何人都要守規矩，幾千人同聚而聽不見一個人講話。為什麼呢？因一講話自己的功就用不好了，用不好就打妄想。為什麼你打妄想？就因你沒有專心用功。當時六祖大師的道場就這麼嚴格，所以懷讓禪師也來參加這種工作。由知客師引他見六祖後就禮拜叩頭。

　　六祖大師說：「什麼來了？」禪宗就是打機鋒，不講道理。本來是個人來的，他卻問：什麼來了。本來是和尚來了，六祖大師卻問說什麼來了。懷讓禪師答：「我從嵩山來的。」師說：「什麼東西？怎麼來的？」這是禪宗的話。懷讓禪師一聽也明白了，就說：「若說是一個東西，已就不可以了。」

　　大師問：「你說一個東西就不可以，那還有所修、有所證嗎？」答：「修是有所修，證是有所證，修證是有，可是染污就不可以，就是自性裡要光明。」六祖大師聽他這樣一說，就對曰：「這個不染污，就是諸佛所護念的妙法。冰既然如是，我也是這樣子，不可以染污，自性要清淨。自性的染污就是攀緣心、嫉妒心、障礙心、貪心、瞋心、癡心、無明，若這些都沒有了，就無所染污。」

　　六祖大師說：「印度般若多羅法師有一預言：在懷讓禪師門下會出一馬駒子——馬祖道一禪師，會踏殺天下人——喻他的辯才無礙，智慧廣大，令其他法師都折服而心悅誠服。這個預言就應落在你身上，你不要速說，應該等一等機會。」懷讓禪師聽六祖大師這樣一說，就契合師意而明白了，於是就在六祖大師左右當侍者有十五年之久，所悟的道理一天比一天深。以後就到湖南南嶽衡山，大大闡揚禪宗的道理。在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，朝廷追謚他為「大慧禪師」。

## 7-28【經】永嘉玄覺禪師，溫州戴氏子。少習經論，精天臺止觀法門，因看維摩經，發明心地。偶師弟子玄策相訪，與其劇談，出言暗合諸祖。策云：「仁者得法師誰？」曰：「我聽方等經論，各有師承；後於維摩經，悟佛心宗，未有證明者。」策云：「威音王已前即得，威音王已後，無師自悟，盡是天然外道。」云：「願仁者為我證據。」策云：「我言輕，曹溪有六祖大師，四方雲集，並是受法者，若去，則與偕行。」

【解】永嘉是地名，因一般人尊重這位法師，所以稱永嘉。其實玄覺是他的名字，他生在永嘉縣溫州，俗家姓戴。他年輕時就研究佛經和祖師們所說的論，對於天台教止觀法門特別精通，後看維摩經而明白心地法門。偶然間遇到六祖大師的弟子玄策禪師來訪，就和他談論佛法。所談的道理和過去祖師所說的相合，就以為他是自己本宗的人。玄策禪師就問說：「大士，您得法是誰為您證明？在那裡得的法啊？」

　　玄覺禪師就說：「我以前聽方等經論，都是聽法師們講，都各有傳承，而不是我自己學習。以後我看維摩經，了悟佛的心印法門，但沒有經大德給我印證。」玄策禪師說：「你是自己看維摩經而明白，若是在威音王（第一位佛）以前就可以，但在威音王後，若沒有師父傳給你法門和印證，這都叫天然的外道，不是佛教。」

　　所以現有些人自己說自己開悟，自己給自己證明，就如經文上所說的都是外道。在美國有些人講述六祖壇經這一段時，不知如何解釋。威音王說他的聲音能遍播到最遠的地方去，也可說是本地的風光，就是本處。玄覺一聽說是天然外道就說：「現在請仁者給我印證。」玄策法師說：「我不能給你印證，我不夠資格，所說的話不夠份量。換言之，我自己還不一定開悟，怎可給你印證呢？在曹溪南華寺有位六祖大師，法名遠近皆聞，所以四面八方求法者如雲一般的聚集前往，且他是傳歷代祖師衣缽的祖師。如果你想請六祖大師給你印證的話，那我可以同你一起去。」

## 7-29【經】覺遂同策來參，遶師三匝，振鍚而立。師曰：「夫沙門者，具二千成儀，八萬細行；大德自何方而來，生大我慢？」覺曰：「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。」師曰：「何不體取無生，了無速乎？」曰：「體即無生，了本無速。」師曰：「如是，如是！」玄覺方具威儀禮拜。須臾告辭，師曰：「返大速乎？」曰：「本自非動，豈有速耶？」師曰：「誰知非動？」曰：「仁者自生分別。」師曰：「汝甚得無生之意。」曰：「無生豈有意耶？」師曰：「無意誰當分別？」曰：「分別亦非意。」師曰：「善哉！少留一宿。」時謂一宿覺，後著證道歌，盛行于世；謚曰無相大師，時稱為其覺焉。

【解】玄覺於是和玄策一起到南華寺參禮六祖。到達以後，他手執錫杖圍著六祖大師的座位右繞三匝後，然後舉起錫杖向地面一振而立，好像發脾氣似的。六祖大師說：「你作沙門，出家人，要具足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（即過去一千，現在一千，未來一千。何謂一千呢？行、住、坐、臥，各有二百五十條威儀，故合起來共一千。八萬細行，本是八萬四千微細的地方）。大德！你是從何而來？怎麼生出這麼大的我慢？」意思是說玄覺沒有頂禮大師，有貢高之嫌。

　　玄覺應道：「為什麼我這樣子呢？因生死是最要緊最大的問題，而無常鬼不知何時會到。」意思是我這用功的人，只知要用功了生脫死，那有時間來行禮呢？其餘的都放下不管了。六祖大師反問：「你為何不體解無生，而了無常迅速的道理呢？」玄覺禪師答：「我已明白就無生死了嘛！我已明瞭也就沒有迅速了，那怕無常鬼做什麼？根本就沒有了。」六祖大師一聽，知他已明白法了，就給他印證說：「是這樣！是這樣！你如此用功就對了。」玄覺禪師經六祖大師給他印證後，就整頓衣服，具足威儀後向六祖大師禮拜。過了片刻，就告辭了。六祖大師說：「你不要那麼快就回去，在這裡住幾天。」

　　玄覺答：「我本來也沒有動，本來也沒有來，也沒有去，那豈有回去的快呢？」他和六祖大師在打機鋒哩！六祖大師反問：「那個知道不是動啊？知道沒有來，沒有去的是那一個？是誰？」玄覺大師說：「這是仁者您生出來的分別心。」六祖大師說：「你很會說，你說出來的很合無生之意，你說得很妙，也很聰明。」

　　玄覺大師說：「既然無生，那從何又有個意呢？無生了又怎會有個意呢？」六祖大師說：「無生沒有意，那又誰來分別呢？」玄覺大師說：「雖然有分別，可是並非『意』分別的。不是意分別，那是什麼？那是妙觀察智生出來的，所以說分別就不是意。」六祖大師聽他講無生的道理那麼透徹後，高興地說：「你講得很好。」因此留他住一宿。當時佛教有一個「一宿覺」的典故，就源於此，即是住一晚就開悟了。後來玄覺禪師作了一篇證道歌，盛行於世。圓寂後朝廷追封為「無相大師」，當時又尊稱他為「真覺禪師」。

## 7-30【經】禪者智隍，初參五祖，自謂已得正受，庵居長坐，積二十年。師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，聞隍之名，造庵問云：「汝在此作什麼？」隍曰：「入定。」策云：「汝云入定，為有心人耶？無心人耶？若無心人者，一切無情草木瓦石，應合得定；若有心人者，一切有情含識之流，亦應得定。」隍曰：「我正入定時，不見有有無之心。」策云：「不見有有無之心，即是常定，何有出入？若有出入，即非大定。」隍無對，良久，問曰：「師嗣誰耶？」策云：「我師曹溪六祖。」隍云：「六祖以何為禪定？」策云：「我師所說，妙湛圓寂，體用如如；五陰本空，六塵非有；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亂；禪性無住，離住禪寂；禪性無生，離生禪想；心如虛空，亦無虛空之量。」

【解】智隍禪師，最初是參拜五祖弘忍大師。古來修道人，尋師訪道參訪善知識，要我真正明眼的善知識而跟隨學習。他自己稱說已得正定，得到真正的道理。他住一茅蓬，是用茅草搭成來避風雨，長坐不臥有二十年。六祖大師的弟子玄策，他是各處替六祖大師作宣傳。他各處遊走參方，到河北河朔，聽到智隍法師的名字，因他長坐不臥二十年，很多入都知道他是個修行入。於是玄策就到他的茅蓬拜訪問說：「喂！你在這兒做什麼？」

　　智隍答：「你問我什麼？我在這兒入定。」玄策法師說：「你這個入定，是心有個念說想入定，還是沒有個心念說想要入定呢？假設你說是無心入定的話，那所有無情，沒有知覺性，沒有氣血的木瓦石等，都可以入定，它們都應該得到入定的境界。若你說是有心入定，那一切有情含識、有氣血、有情感的一切眾生，它們都應該得到定了。」

　　智隍禪師答說：「當我正在入定時，我不見我自己有有無之心，或者是有心入定，或者是無心入定，這時我都空了。」玄策說：「你既然不見有有無之心，這叫常定，那你又出入到什麼地方？怎麼出的定？怎麼入的定？照你所說不見有有無之心，這是常定啊！它是沒有出入的，那又怎樣生出一個出入來呢？你是怎麼搞的？若有出入，這不是大定，不是佛祖所說的定。」

　　智隍一聽就沒有話講了，想了很久，想自己所說的道理，的確是沒有道理；別人所說的道理，智慧比他高，想了很久亦無話可辯，就問說：「你的師父是誰啊？誰傳授給你的法？」他不講旁的，因他看玄策辯才無礙，那他的師父一定比他更聰明。

　　玄策答：「我的師父是曹溪南華寺方丈和尚六祖大師。」智隍問：「六祖大師他是以什麼為禪定呢？」

　　玄策法師說：「我的師父所說，本性是妙湛圓寂而不動，而它的用和體亦是如如不動，了了常明。五陰——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本來是空的，六塵——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本來也是沒有的。定本來沒有出和入，也沒有定，也沒有亂。你明白本體的妙用後，就知禪的性質是沒有住，也沒有離住，它是離開執著的寂滅，它是離開這種死板的禪。禪的自性它是無生，也離開生禪定的想。心，自性就像虛空一樣，但也沒有虛空的思想。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7-31【經】隍聞是說，徑來謁師。師問云：「仁者何來？」隍具述前緣。師云：「誠如所言。」師憫其遠來，遂垂開決。隍於是大悟，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。其夜、河北士庶，聞空中有聲云：「隍禪師今日得道。」隍後禮辭，復歸河北，開化四眾。

【解】智隍一聽六祖大師如此說，豁然大悟。二十年所修的功夫都跑了，都無蹤無影。因二十多年他都存有入定的心，現在什麼都空了，始得萬法的本源。就在這天晚間，在智隍的住處河北（而他現在是在廣東），一般的學者，官員和老百姓、智隍的信徒和皈依弟子，皆聽到空中有聲音說：「隍禪師他今天得道了！」得道即是開悟。智隍禪師恭敬地向六祖頂禮而後回到河北，大大度化在家和出家四眾弟子。

　　智隍聽到玄策的話覺得六祖所說的道理很妙，就跟著玄策來拜見六祖大師。師問：「仁者！你是從那裡來啊？」智隍法師就說出前面與玄策互相問答的道理。

　　六祖大師說：「誠然如你所說，你只要自存心如虛空似的，可是也不著空見，不要有一個虛空的見在心裡。你能如此就能應用無礙——事來則應，事去則淨。行、住、坐、臥都沒有心。也不要想我是凡夫或聖人，要把這情感忘了。也沒有個能見也沒有個所見，也沒有個能空，也沒有個所空。你要知道，見明之時，見不是明；見暗之時，見不是暗；見空之時，見不是空。見塞之時，見不是塞；見有之時，見不是有；見無之時，見不是無。所以楞嚴經說：『見猶離見，見不可及。』性也如如，相也如如，能這樣則時時都在定中。」

## 7-32【經】一僧問師曰：「黃梅意旨，甚麼人得？」師云：「會佛法人得。」僧云：「和尚還得否？」師云：「我不會佛法。」

【解】有一次有位和尚，此位真是個獦獠，沒有什麼學識的大老粗，他冒冒失失的問：「黃梅五祖大師的衣缽，是什麼人得？」他明知是六祖得而還故意問。由他這樣一問，不必在當時設身處地見到此人，就按著經文你一想，便知他是個沒有什麼學問的鄉下人。他一方面可說是明知故問，另一方面可說是對六祖存輕視的心。為何說存輕視心？他意思是說：你一個不識字的人，怎有資格來繼承五祖的衣缽呢？

　　六祖大師說：「明白佛法的人得到五祖大師的衣缽。」這位僧人又問：「和尚你是得到還是沒有得到啊？」意思即他不相信六祖是五祖的衣缽傳人，所以要再問說：「和尚還得否？」六祖大師說：「我不明白佛法。」六祖大師他不說我得或不得，而說我不明白佛法。各位想想，在此處六祖大師是講真話或假話呢？

## 7-33【經】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，而無美泉；因至寺後五里許，見山林鬱茂，瑞氣盤旋；師振鍚卓地，泉應手而山，積以為池，乃跪膝浣衣石上。忽有一僧來禮拜云。方辯是西蜀人。昨於南天竺國。見達摩大師。囑方辯速往唐土。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。見傳六代。於韶州曹溪。汝去瞻禮。方辯遠來。願見我師傳來衣缽。

【解】有一天，六祖大師想洗滌五祖大師所傳授的衣，但沒有乾淨的美泉，所以就走到寺後五里多的山地（寺後濯溪泉離南華寺有一里路，或者以前寺院在溪前也不一定），看見山林茂密鬱鬱成蔭，霞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在山頂上盤旋。得五眼六通的人，那個地方有什麼氣他一看就知道。這時大師拿著九個環的錫杖瑯瑯響，就往地下一戳，泉水就湧地而出成一水泉。當水流得多時，就成一水池。六祖大師就跪在石塊上浣浣五祖所傳的衣缽。

　　此時忽有一和尚來向六祖大師頂禮叩頭，自稱法名方辯，是西蜀人，說：「我在南印度見到達摩祖師，叫我速來唐朝這地方。他說：『我所傳大迦葉代代相傳的正法眼藏和僧伽梨（二十五條的祖衣），現傳到中國第六代韶關曹溪，你趕快去瞻仰禮拜第六代祖師。』方辯我聽達摩祖師如此對我講，所以遠從印度而來，但願能見達摩祖師所傳留下來的衣缽。」各位想一想，初祖達摩在中國已死了，但方辯在六祖時在印度又見到他，你們說這事是不是很奇怪？其實這不足為奇，直到現在，一般人仍不知道他到何處去了。講到此，我想起一件事實，這不是公案，而是實實在在的事實。

　　當我在東北，即滿州國，最初我發心修道，乃是因種種的因緣。在東北我最崇拜的是王孝子。他那時守孝，年二十八歲。天氣很冷，他用些木板釘了個小茅蓬，前後守孝六年，在最後的第六年，他就不講話，天天在小茅蓬裡參禪打坐誦金剛經。當守孝將圓滿時，他就打了個妄想說：「在東北的名山千山和廣寧山，有幾千年的老比丘在裡頭修道，當我守孝圓滿，我也到廣寧山去修道。」

　　第二天早上打坐時，就聽到護法對他說：「今天有貴人來訪。」他一聽有貴人來，就以為是做大官的。等到十點多見一穿破衣服的和尚，挑著一擔子。此人就將擔子放下而和他談話，本來王孝子不講話，所以他在心裡問他話：「你從什麼地方來啊？」此人說：「我是從廣寧山來的。」王孝子又問：「你貴姓？」此人答：「我是明朝一位將軍，後來就出家修道。我和你很有緣，所以今天來見見你，因我知道你要到廣寧山修道。但那處是獨善其身的人修的，而你應兼善天下。你與此方人士有緣，不要到廣寧山去，就在這地方造間廟弘揚佛法。」說完這幾句話，這人就走了。此人自說是明朝人，由何可證明呢？因王孝子是在心裡問他話，而他知他問什麼，足見此人已得他心通，是五眼六通的境界。王孝子這時是民國時代，距明朝已有三百多年，此人仍未死。由此點證明有人在南天竺見到菩提達摩，和方辯所說傳授衣缽的情形，是很平常而不足為奇。

## 7-34【經】師乃出示。次問：「上人攻何事業？」曰：「善塑。」師正色曰：「汝試塑看。」辯罔措，過數日塑就，真相可高七寸，曲盡其妙。師笑曰：「汝善塑性，不解佛性。」即為摩頂授記，永與人天為福田，仍以衣酬之。辯取衣分為三：「一披塑像，一自留，一用繌裹痊地中。誓曰：「後得此衣，乃吾出世，住持於此，重建殿宇。」

【解】六祖大師就出示所傳法衣給他看，接著問方辯有什麼專長？方辯說：「我善於用泥、香灰、木頭來塑佛像。」六祖大師就很嚴肅對他說：「你試著塑一個給我看。」方辯聽六祖大師如此說，當時就手足無措起來，沒有答覆。過了幾天，他塑成六祖大師的真像，有七寸高，塑得面孔與六祖大師一樣，連很微細的地方都塑得清楚妙好。

　　六祖大師一看他所塑自己的本像，就說：「你只了解塑性而不解佛性。」於是六祖就伸手摩方辯的頭頂說：「你永遠都要出家做和尚，生生世世要做人天的福田。」後六祖大師送給他一件衣，酬謝他塑像的功德。方辯接受衣後，將衣分成三份：一份就披到塑像上，一份自己留著作紀念，一份用稯葉包好埋在地裡，並發願說：「將來得到這衣的時候，就是我出世，我在這廟作方丈和尚，重新建設這殿宇。」

　　原註，宋嘉祐八年，有僧惟先，修殿掘地，得衣如新。像在高泉寺，祈禱輒應。

## 7-35【經】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：「臥輪有伎倆，能斷百思想，對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長。」師聞之曰：「此偈未明心地，若依而行之，是加繫縛。」因示一偈曰：「惠能沒伎倆，不斷百思想，對境心數起，菩提作麼長。」

【解】有一位和尚，或者此和尚是個無名和尚，或者是不好名的和尚。他念臥輪禪師的偈頌說：「臥輪有一本領，能斷百種思想，不生思想。可是有這能斷百種思想，就已經落到第二、第三，而非第一義諦。他說對著什麼境界都不起念，故菩提一天比一天長得高，長得大。」六祖大師一聽就說：「此偈還未明白真正的心地法門。為什麼呢？若依此偈修行，等於是自己把自己束縛住了。」故六祖大師說出另一偈頌：「惠能我什麼本領也沒有，我不需要斷百思想，連斷百思想的念都沒有。對著什麼境界就事來則應，事去則淨，所以隨便它興，隨便它去，我也不管它菩提長不長。這就像前邊所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道理一樣，我根本就是清淨，又何必拂拭呢？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 頓漸品第八　[☆本段全文☆](../law-book/%E5%85%AD%E7%A5%96%E5%A3%87%E7%B6%93.docx#a8)

　　頓就是立刻明白，明白一個理。理則頓悟，事須漸修，修行是要一天一天地去修行，悟只是悟個理，至於證果還要自己去修行。

## 8-1【經】時，祖師居曹溪寶林；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。于時兩宗盛化，人皆稱南能北秀；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，而學者莫知宗趣。師謂眾曰：「法本一宗，人有南北，法即一種，見有遲疾；何名頓漸？法無頓漸，人有利鈍，故名頓漸。」

【解】當時六祖大師在曹溪寶林山南華寺，弘揚頓教法門。神秀大師，即是五祖的徒弟，他曾很想作祖師。這個祖師欲真是害死人！這麼聰明的人，都斷不了這個祖師欲。此時神秀大師在湖北荊州玉泉寺。這時有南宗、北宗之分，南宗講頓法，北宗就講漸法，兩宗教化盛行。六祖大師門下有幾千人，神秀大師門下有幾萬人，因他原有幾百人跟隨著他，後來一天比一天多，故比南宗盛。但是人人都知南宗是接受五祖衣缽的傳人，神秀雖很有學問，但五祖大師並未傳給他衣缽，所以當時人就稱「南能北秀」，南方就是能大師，北方就是秀大師，故有南宗和北宗頓漸之分。神秀的弟子擁護神秀作第六代祖師，但總是名不正言不順，總還有六祖惠能大師在那兒，所以常派人想將他殺了，而後獨稱第六代祖師。

　　所有參禪學道的人，不知那一個是對。六祖大師他又不識字，有時講的道理和經典不相合。北方秀大師在五祖座下，做過教授師，很有學問，但他沒有直接得到衣缽，所以學人不知要跟那一位學才好。故六祖大師對大眾開示說：「法本來只有一宗旨，沒有兩個的，而人卻有南方人和北方人。法本來只有一種，沒有多種，就是不二法門。而人的見解有快、有頓、有遲、有疾。什麼叫頓漸呢？本來法沒有頓漸，而人卻有聰明、有愚癡，有利根、有鈍根之分，所以這頓漸是因人而立的。

## 8-2【經】然秀之徒眾，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，有何所長？秀曰：「他得無師之智，深悟上乘，吾不如也。且吾師五祖，親傅衣法，豈徒然哉！吾恨不能遠去親近，虛受國恩。汝等諸人，毋滯於此，可往曹溪參決。」

【解】然而神秀的徒弟，往往譏諷南宗祖師說：「哈！那個祖師一個字都不識，他有什麼能力呢？祖師？真是可笑之至，豈有此理，太滑稽了，一個字都不識怎可作祖師呢？」無形中就是輕視六祖。不僅不懂英文，連中文都不懂，你看這位祖師可憐不可憐？說這些話的人是神秀的徒弟，當著神秀面這樣講。

　　神秀聽後就說：「你們不要這樣講。」神秀在表面上還過得去。「他是開悟的人，得無師的智慧，是深悟最上一乘，我的確沒有他開悟的那種智慧，我的確不如他。況且他是我第五代祖師親傳衣缽，得以心印心妙法的傳人。這不是偶然，是很不容易的。我恨不能親自去親近六祖大師，跟他學佛法。雖然國家封我為國師（五祖座下十大弟子，武則天均請去供養），但你們各位不要滯留在我這兒，你們應該到曹溪跟六祖學習。

## 8-3【經】一日，命門人志誠曰：「汝聰明多智，可為吾到曹溪聽法；若有所聞，盡心記取，還為吾說。」志誠稟命至曹溪，隨眾參請，不言來處。時，祖師告眾曰：「今有盜法之人，潛在此會。」志誠即出禮拜，具陳其事。師曰：「汝從玉泉水，應是細作。」對曰：「不是！」師曰：「何得不是？」對曰：「未說即走，說了不是。」

【解】神秀大師他是故意試驗他的徒弟，所以才說：「六祖比我有道德。」如果這些門人真對我有信心，即使六祖真有道德，亦不會去的；如果他們沒有真心，我如此一說.，他們就跑了。所以神秀假意如此說：「你們不要在這裡住了，到曹溪跟六祖去學。」但是這些徒弟都知道他的師父不願他們走，所以也就沒有人離開。可是神秀又想知道六祖所講的是什麼法門，所以有一天就派一位間諜—他所心愛的徒弟志誠，對他說：「你很聰明且多智慧，你代表我到曹溪去聽法。因六祖認識我，我若去了，他就不會講佛法。你聽見什麼道理，要一字不錯地寫下筆記，等你回來時再念給我聽。」好像三個禮拜前有其他法師派人來此，就像這樣。志誠受神秀大師的使命，就到曹溪，隨著大眾叩頭頂禮請開示，但他不說是何處來的，不透露他是從神秀大師那兒來的。

　　就在這個時候，六祖對大眾說：「現在有一偷法的人在此，你們大家注意點，他藏在大眾裡。」志誠一聽就走出來頂禮坦白，說：「我就是盜法的人，我從神秀大師那兒來的。」六祖大師說：「你從玉泉寺來，就是間諜。」志誠答：「我不是間諜。」師說：「為何你不是間諜呢？」志誠答：「在未說明白我的來歷前，我就是間諜，但現已坦白發露懺悔了，所以就不是。」

## 8-4【經】師曰：「汝師若為示眾？」對曰：「常指誨大眾，住心觀淨，長坐不臥。」師曰：「住心觀淨，是病非禪；長坐拘身，於理何益？聽吾偈曰：『生來坐不臥，死去臥不坐，元是臭骨頭，何為立功過。』」

【解】這時，六祖大師問他說：「你師父平時對大眾開示些什麼？」志誠應對說：「我師父常指示大眾，要住心於一處而觀淨，大家常打坐不睡覺。」六祖說：「住心觀淨，這是一種病，是用功的毛病，這不是禪。常坐著反而拘縛自己的身體，不自由了，在道理上有何益處呢？」

　　修道人睡覺就睡覺，吃飯就吃飯，不要拘束這個身體。神秀大師只是教人在臭皮囊上用功夫，不知在自性上用功，所以這是病；若他知道在自性上用功夫，就沒有病了。六祖大師是在自性上用功夫，就沒有病了。六祖大師是在自性上用功夫，是很自然用功的。故六祖偈說：

　　「生的時侯，坐著不臥，死了之後，就躺在那兒，不能坐了。這個身體是一具臭骨頭，四大假合而成的，你怎麼在臭皮囊上用功夫呢？為什麼不在自性上用功夫呢？」所謂：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而神秀所教的住心觀淨，這就是著相，根本和金剛經所述的宗旨相違背，所以六祖大師破除他的毛病、執著。

　　神秀大師教人住心觀淨，而六祖大師說這是毛病。長坐不臥說這是拘身，不是禪的道理。其實呢！你要能住心觀淨，久而久之也會有點成就，雖說不太自由，但也對身心有所幫助。但是六祖大師為何要說它不對呢？因為志誠是從神秀那兒來的，他必須把他的執著破除了，然後才能接受真正的佛法，所以六祖對他說種種的道理。這是教人用功時不要執著，你不要有長坐不臥的思想，說這是用功修行。要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住心觀淨是有所執著，執著就是障礙。要把執著破除才能與自性相契合，所以六祖大師才這樣講。我們一般人不要說六祖大師講長坐不臥是不如法的。我們要那樣坐，且又要覺得很自然而不勉強，若你覺得很勉強，這就不是道。用功是要很自由的。那你說這回好了，自由用功，那我可以不守規矩啦！這不可以的，你不守規矩，那是誤解自由。如果大家坐著你躺著，大家躺著你坐著，這就不如法，這叫標異現奇。好像以前有人在此打坐，當一般人都站起來經行，那個人還在那兒坐著，說你看看我，看看我。這叫出眾不守規矩。總之，修行用功，不但要守規矩，且要對自己自由，而非不守規矩。這一點人人都要明白。

## 8-5【經】志誠再拜曰：「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，不得契悟；今聞和尚一說，便契本心。弟子生死事大，和尚大慈，更為教示！」師曰：「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，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？與吾說看。」誠曰：「秀大師說，諸惡莫作名為戒，諸善奉行名為慧，自淨其意名為定，彼說如此，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？」師曰：「吾若言有法與人，即為誑汝。但且隨才解縛，假名三昧。如汝師所說戒定慧，實不可思議，吾所見戒定慧又別。」

【解】志誠再禮拜六祖大師說：「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。」你們在這兒只學道一年就覺得很長了，你看古人都是學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長久那麼用功，不是學幾個月就可以畢業。「學了九年也沒有開悟。現在聽和尚所說的道理，就如水投水，如乳合乳，祖師的心就如弟子我的心，本來我們的心是一樣的。弟子不知那天就要死了，這生死的問題是最重要的，請祖師和尚大發慈悲，進一步給弟子教誨和指示。」

　　六祖大師說：「我聽你師父神秀大師教授戒定慧法，不知你師父如何講戒定慧的形相？其道理如何，說出來給我聽聽。」志誠答：「諸惡莫作這就叫戒。能修一切善法，這叫慧學。自己清淨意念，這就叫定。神秀大師是如此說。我不知大和尚您用什麼法來教誨一切人？」

　　大師說：「我什麼法也沒有，若我說有一方法教化人，這就是騙人。我不過隨人根機，用各種方便法解除眾生的束縛，解開眾生的執著，這種法根本沒有一名字，故給它起一假名叫三昧——正定正受。好像你師父所說戒定慧真不可思議，可是我所說的戒定慧和他又不同了，我很特別的。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8-6【經】志誠曰：「戒定慧只合一種，如何更別？」師曰：「汝師戒定慧，接大乘人；吾戒定慧，接最上乘人。悟解不同，見有遲疾；汝聽吾說，與彼同否？吾所說法，不離自性；離體說法，名為相說；自性常迷，須知一切萬法，皆從自性起用，是真戒定慧法，聽吾偈曰：『心地無非自性戒，心地無癡自性慧，心地無亂自性定，不增不減自金剛，身去身來本三昧。』」誠聞偈悔謝，乃呈一偈：「五蘊幻身，幻何究竟？迴趣真如，法還不淨。」

【解】志誠說：「戒定慧就是戒定慧，只可有一種講法，怎還有特別的講法？」六祖大師說：「你師父所說戒定慧三無漏學，他是接引大乘根機的人。我所說戒定慧是接最上乘、最高根機的人。所以開悟和明白是不同的。開悟是一悟到底，明白只是明白一點點。所以見解有頓、有漸，有快、有慢。你聽一聽我所講的道理，是否與你師父相同？我所說的法不是在外邊的法，而是不離自性說一切法。離開自性而說法，這叫著相，亦叫相說。著相則自性常迷，離相則自性常悟。你要知道一切萬法，都是從自性生起而起一切用，應變無窮，這才是真正戒定慧。我現再為你說一首偈頌：

　　心地無非，就是沒有貪心、惡心、嫉妒心、障礙心、損人心、利己心。心地無非，就是心地沒有惡。心地無非，也就是諸惡不作。但神秀的諸惡不作說是名為戒，而非自性戒。這個心地無非也就是戒，也就是諸惡莫作，也就是心地不要做不對的事，這就叫做戒。

　　你心地無癡，也就會眾善奉行，但這個眾善奉行，和神秀大師所說的不同，他在名字上說慧，而沒有把自性提出來，沒有講到心地上。心如一塊地，你種什麼它就長什麼，故種善因就結善果，種惡因就結惡果。你心地不要種愚癡的種子，這就是智慧。

　　心地無亂，也就是自淨其意，和神秀大師所說本無分別，但名稱不同。六祖大師所說的法，都是從心地講起，從自性上說起，是心內說法。神秀大師所說都是外邊的法，著相的法，是心外說去。

　　「自性光明無照，有妙湛總持，自己身體就鍊成一個金剛不壞身。身去、身來即行住坐臥，四威儀中本來都在定中。」志誠聽完後就一面懺悔，一面稱謝，亦呈一首偈頌說：

　　五蘊—色受想行識，是虛妄不實的，這個身體也是虛妄不實。身體本由四大——地水火風假合而成，故不要將它看得太認真了。給它找好衣穿、好飯吃、好房子住，找個好丈夫或好太太。什麼叫地大呢？即身體堅硬的性l——皮肉筋骨屬於地大。水大即眼淚、鼻涕、唾沫、痰、大小便等均屬於水分。火大即身體暖氣，溫暖熱力。風大即身體上搖動、呼吸。到人死後，身體的堅硬性就歸於地大，濕潤性就歸於水大，溫暖性就歸於火大，呼吸動搖性就歸於風大，各有所歸，可是你自己跑到什麼地方去呢？不知道。我們現在學佛法，就想知道這個道理。

　　這個虛幻怎會究竟呢？假如你有一個迴向真如的心，那還沒有得到法的本體呢！還未復還到清淨。為什麼？因你還有一念說要迴向真如，你還有一念，就沒有得到法的本體。所以法的本體是沒有取，亦沒有捨，不想這樣，也不想那樣，就是任運而行。任運就是自由去做而不執著。

## 8-7【經】師然之。復語誠曰：「汝師戒定慧，勸小根智人；吾戒定慧，勸大智根人；若悟自性，亦不立菩提涅槃，亦不立解脫知見。無一法可得，才能建立萬法；若解此意，亦名菩提涅槃，亦名解脫知見。見性之人，立亦得，不立亦得，去來自由，無滯無礙；應用隨作，應語隨答；普見化身，不離自性，即得自在神通，游戲二昧；是名見性。」

【解】六祖大師給他印證說：「不錯，你的見解是對的。」又對志誠說：「你師父所講戒定慧，是勸有小根機那種智慧的人。我所說戒定慧，是勸大根大智的人。你若明白自性，連菩提涅槃都沒有了，也沒有什麼叫解脫，也沒有什麼叫知見。都沒有，都空了，一法不立，萬法皆空。因為一法不立，所以才能建立萬法。雖說一法沒有，但是萬法宛然。雖然萬法宛然存在，可是還是一法不立。你要明白這個道理，這就叫佛身，當下就是佛。這個法你若明白，亦可叫作菩提涅槃，也可起個名字叫解脫知見，你叫它什麼名字都可以，但你要明白；若你不明白，那你叫它什麼名字都不可以。」

　　真正明心見性，開悟的人，立這個辦法也可以，不立這個辦法也可以，無障無礙，你願意來就來，願意去就去，這是指生死自由，所以我常對你們講：「EVERYTHINGISOK！」這就是來去自如，一點麻煩都沒有，無滯無礙。我願意走就沒有人可留得住，沒有人可障礙得住。事來則應，事去則淨。若有人問我話，就隨便答而不經過思索。但這要答得有道理，不能亂講，不合邏輯。這時，到處都有化身，可是所有的化身都不離開自性，那麼隨時隨地都得到觀自在，和六種神通——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、漏盡通。得遊戲三昧，大家歡喜什麼，他就做什麼，到處去遊戲。他也唱歌，但和唱歌的人不同；他也吃飯，但和吃飯的人不同。大家一起吃鈑，他將所有的飯都吃盡，你看著他吃，但飯還在廚房，原封未動，這就叫遊戲三昧，這就叫見性。

## 8-8【經】志誠再啟師曰：「如何是不立義？」師曰：「自性無非、無癡、無亂；念念般若觀照，常離法相，自由自在，縱橫盡得，有何可立？自性自悟，頓悟頓脩，亦無漸次，所以不立一切法。諸法寂滅，有何次第？」志誠禮拜，願為執侍，朝夕不懈。

【解】志誠聽六祖大師講如此玄妙之義理後，又啟師曰：「什麼叫一法不立，其意如何？」六祖大師答：「你自性裡沒有一切不對的事，沒有一切的惡，沒有一切的障礙，就不迷亂不顛倒，念念都是智慧，常生智慧。」所以六祖大師說：「始知自性，常生智慧。」則能離開所有法相而不執著。這時自由自在，縱橫盡得。縱，你往前跳也可以，橫，你橫著也可以。你說上天就上天，下地就下地，這就是縱。橫，即你想到西方極樂世界、東方琉璃世界，都可遂心所欲。無論你做什麼都是合法的，能這樣子的話，又有什麼可立的呢？所以我說一法不立。

　　你的自性要由你自己悟，你即刻悟就可即刻修，而不必一步步漸次修學。所以我才說不立一切法，一切法都空了，諸法都是寂滅相，那又有何次第可說呢？那又有何第一、第二可說呢？」志誠法師聽六祖大師開示之後，叩頭頂禮。這個間諜要棄暗投明反正了，他願為六祖大師做執侍，做各種服勞執役——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，從早到晚做苦工而不懈怠。因他知道，這個祖師當初都是做苦工換來的，他舂米八個多月才得作祖師，那麼現在我來服侍祖師也要很勤勞，不可懶惰。

　　前邊是講神秀大師派出一特務想要來盜法。在中國唐朝，佛教就已這樣複雜，有些人存心就這樣不正當，想去偷盜佛法。下一段經文是敘述神秀黨徒派一刺客要來暗殺六祖大師。

## 8-9【經】一僧志徹，江西人，本姓張，名行昌，少任仗；自南北分化，二宗主雖亡彼我，而徒侶競起愛憎。時，北宗門人，自立秀師為第六祖，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，乃囑行昌來剌師。師心通，預知其事，即置金十兩於座間。時，夜暮，行昌入祖室，將欲加害，師舒頸就之。行昌揮刃者三，悉無所損。

【解】有一位和尚名叫志徹，這是皈依六祖出家後六祖給他取的法名，江西人、俗姓張，本名叫行昌。少年時歡喜做行俠仗義之事——劫富濟貧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武術功夫和輕功很熟練。神秀黨徒乃雇用他欲來殺害六祖大師。

　　自有南頓北漸、南能北秀二宗分化時，兩位宗主，即六祖大師和神秀大師二祖師，雖沒有人相、我相的觀念，但是他們的徒侶（此地是指神秀大師方面的徒侶），競起愛憎，有如前邊他們譏諷六祖大師不識一字，怎能作祖師，如此毀謗六祖大師。六祖座下亦有真誠弟子，說六祖他得無師之智，你們不應毀謗我們師父，故弟子互相攻擊。六祖大師的徒眾可沒有想去刺殺神秀，而神秀的徒眾卻嫉妒六祖為承接五祖衣缽的傳人。我相信這裡所說「競起愛憎」，神秀那邊厲害一點，六祖大師這邊則忍耐多過憎惡。

　　這時北宗門下弟子，有幾千人這麼多，自己推神秀大師為祖師。他雖然沒有得到衣缽，但其弟子卻捧他為第六代祖師。為何捧他們師父作第六代祖師呢？因他們其中有人想作第七代。若沒有第六代，那第七代又從何生出來呢？但又忌諱不敢公開在廟上講，為什麼呢？因天下已知衣缽已傳給六祖惠能大師，所以就買通行昌來暗殺六祖大師，欲搶其衣缽。當時行昌武術高明，人號之為「飛貓」，言其行蹤詭異，人莫能知。這個消息你在那本書都找不到，除非你處在當時的情況才知道他有此綽號。你看以前他們派人去放火，現在又派一個刺客，為什麼他們要殺六祖惠能？就因為殺他之後，就可以公然推神秀為第六祖。

　　在佛教講堂有一個本來亦有他心通、天眼通、天耳通的人，但因他貪心不小，總想要證四果阿羅漢，要飛行自在，他好幾次請求我教他飛身的法術，我對他說：「你學這法術有何用呢？」他說：「去台灣受戒不用飛機票就可到。」因他貪證果、貪神通，所以真正智慧還沒有現前。

　　大師當時有他心通，已預先知道謀刺的事，就預備十兩金子放在他座位旁邊，你想這情形危險不危險啊？到了天黑，大概晚間十一、二點鐘，飛貓張來了，手足無聲，來到六祖的居室，到其座前，正將拿著寶劍要殺害六祖，六祖大師就伸長頸子由他砍，此時行昌不管他是和尚、羅漢或祖師，他都要殺，因他只存一個殺性，為要完成神秀徒眾的使命。你說此時緊張不緊張？就像原子彈正要爆發時那麼緊張！行昌就拿著寶劍猛力對著六祖頸子斬了三下，可是——毫無損傷！

## 8-10【經】師曰：「正劍不邪，邪劍不正；只負汝金，不負汝命。」行昌驚仆，久而方蘇，求哀悔過，即願出家。師遂與金，言：「汝且去，恐徒眾翻害於汝，汝可他日易形而來，吾當攝受。」行昌稟旨宵遁，後投僧出家。

【解】大師說：「正劍即正法，不怕邪法，邪法不能勝過正法。所謂『邪不勝正』，你雖有寶劍，亦不能奈我何。我前生只欠你十兩金子，可是我並不欠你的命。」飛貓張聽六祖大師如此對他說，且砍了三劍也砍不動他的脖子，已經嚇昏倒在地上，經過一段時間才醒過來。於是求哀悔過說：「大師，我真對不起您，我真有罪！」當時六祖大師和行昌談了很久，問他說：「你為何來做這種事呢？」行昌答：「並不是我想來殺你，而是神秀的徒弟說你是個最壞的人，以前是做土匪，又是打獵，是到山上砍柴的窮人，現在到這裡冒充作六祖，所以我一聽有這麼壞的人，必定要將他殺了。可是現在我的劍砍不動您的脖子，我才知道他們都錯了。如果大師沒有道德，憑我手劍那麼快，怎斬不動您的頭呢？故您一定是位有德行的高僧，我今既遇高僧大德善知識，且我看世上的事也沒多大意思，所以想跟大師出家拜您作師父。」

　　六祖大師將所預備的十兩金子給他說：「你要趕快離開，我這些徒弟，他們都是愛護我的。若知道你來殺我，他們也一定會殺你的。過幾天你化好了裝（即是叫他到別的地方出家做和尚），以和尚的身分來見我。我一定攝受教化你。」飛貓張聽六祖如此說，就在晚間跑了遁匿起來。以後他遇著一和尚就跟他出家，受具足戒後就精進而不懈怠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8-11【經】一日，憶師之言，遠木禮覲。師曰：「吾久念汝，汝來水何晚？」曰：「昨蒙和尚捨罪，今雖出家苦行，終難報德，其惟傳法度生乎？弟子常覽涅槃經，未曉常無常義，乞和尚慈悲，略為解說。」

【解】有一天，行昌想起六祖大師曾叫他易形而來攝受他的話，故從遠地來至南華寺拜見六祖。六祖大師說：「我天天都在想念你，你怎來得這麼晚呢？」行昌答：「以前得蒙和尚不怪罪我，我現雖出家修苦行，但總覺得很難報答您這種德行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傳承佛法，教化眾生，這樣做才可以報答您的大德。弟子常看涅槃經，但不明白常與無常的道理，求乞和尚大發慈悲，大略為我解說。」

## 8-12【經】師曰：「無常者，即佛性也；有常者，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。」曰：「和尚所說，大違經文。」師曰：「吾傳佛心印，安敢違於佛經？」曰：「經說佛性是常，和尚卻言無常；善惡諸法，乃至菩提心，皆是無常，和尚卻言是常；此即相違，令學人轉加疑惑。」師曰：「涅槃經，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，便為講說，無一宇一義不合經文，乃至為汝，終無二說。」曰：「學人識量淺昧，願和尚委曲開示。」師曰：「汝知否？佛性若常，更說什麼善惡諸法，乃至窮劫，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；故吾說無常，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。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，即物物皆有自性，客受生死，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；故吾說常者，正是佛說真無常義。佛比為凡夫外道，執於邪常；諸二乘人，於常計無常，共成八倒故，於涅槃了義教中，破彼偏見，而顯說真常、真樂、真我、真淨。汝今依言背義，以斷滅無常，及確定死常，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，縱覽千遍，有何所益？」

【解】六祖大師說：「佛性是無常的，有常就是一切善惡分別心。」行昌認為六祖大師說錯了，故說：「和尚所說的，和經文不相符合。」六祖大師說：「我是傳佛以心印心這個法門，我怎敢違背佛經的道理呢？」

行昌說：「涅槃經上說，佛性是常，和尚卻說佛性是無常。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，這都是無常，而和尚卻說是常，這和涅槃經的道理完全不相合，這樣一講，令學人我更加迷惑，以前我只有一種疑，現在卻有兩種疑了。」

　　六祖大師說：「涅槃經，我在以前聽無盡藏比丘尼她讀誦過一遍，就為她講解，沒有一個字、一個義理，而不契合涅槃經經又的。乃至於我現在為你講，也沒有兩種講法，仍和以前一樣。」行昌說：「學人學識淺昧，願和尚委屈婉轉開示我。」六祖大師說：「你知不知道啊！佛說佛性是常，是對一切執著無常的人說的。佛說有常，是對一切執著無常的人說的。假設你說佛性是常的話，那還有什麼善惡諸法可說呢？佛性若常，那一切眾生早就成佛了，何必又說法來度他呢？為什麼窮盡多少個大劫，也沒有人真正發菩提心呢？若常的話，則人人都應發菩提心，人人都早成佛道了，所以我才說佛性是無常。為什麼呢？若常的話，一切眾生都不用修行就可成佛了。所以我所說的無常，正是符合佛所說的真常不滅的道理，你懂了嗎？

　　又者假使一切諸法是無常的話，那所有一切物類皆有自性，它們既有自性，怎還要受生死呢？要是每一物皆有真常的性，它就不會普遍存在任何地方了。我所對你說常的話，正是佛所說真無常義。」

　　要講起這常與無常，根本這都不是佛性，因佛性是非常、非無常，這才是中道了義。為何現在六祖大師說：「佛性是無常，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是有常呢？」這都是對治執著。佛法是對治眾生一切的執著情。若你將這執著情破了，根本就不需要佛法。佛法是非常、非無常。六祖大師是對機說法，對張行昌應該說這種法，而不是對所有人都這樣說的。

　　六祖對行昌說，凡夫外道執著邪常，一切二乘聲聞緣覺於常計無常，共成八種顛倒。本來是四種顛倒，不過因人思想不同，身分不同，二種根性的人，共有八種顛倒。凡夫以苦為樂，非常計常，非淨計淨，非我計我。一切的道理都是由人而論，你說它常也可以，你說它不常也可以。但是凡夫說非常即是常，非樂計樂，非我，他計我，非淨，他計淨，這是凡夫的四種顛倒。

　　二乘四倒即是：樂即是苦；常，他說是不常；我，他說無我；淨，他說不淨。所以合起來共有八倒。

　　所以佛在涅槃經了義教，它是屬於圓妙的醍醐味。它破凡夫和二乘的偏見，而明顯說出什麼是真常、真樂、真我、真淨的道理。你現在依佛所說之言，而背佛所說的教義。你以斷滅的無常，和死板的常，用凡夫的知見來錯解佛所說最圓滿、最微妙這種了義的教理。你縱然看涅槃經一千遍，又有什麼好處呢？

## 8-13【經】行昌忽然大悟，說偈云：「因守無常心，佛說有常性，不知方便者，猶春池拾礫；我今不施功，佛性而現前，非師相授與，我亦無所得。」師曰：「汝今徹也，宜名志徹。」徹禮謝而退。

【解】行昌聽六祖大師如此一說，忽然間就開悟，故說出一首偈頌：

　　因為我守無常的心，而佛說這是有常的性，我不懂佛所說的是方便法，這就像在春天水池裡撿一塊小石頭，有什麼用呢？可是現在我不用什麼功夫，就返本還原到自己的家鄉。佛的圓滿妙性現前，忽然間明心見性開悟了。我這種開悟不是祖師教授，送給我的。我雖已開悟，但毫無所得，這是我本有的智慧，所以一法也沒有得。六祖大師說：「你現是開悟了。」這是給他印證。「我現在給你改個名字叫志徹，好不好？你喜歡這個名字嗎？」志徹說：「這個名字真好，謝謝祖師！」叩頭退到一邊去。

## 8-14【經】有一童子，名神會，襄陽高氏子，年十二，白玉泉來參禮。師曰：「知識遠來艱辛，還將得本來否？若有本則合識主，試說看。」會曰：「以無住為本，見即是主。」師曰：「這沙彌爭合取次語。」會乃問曰：「和尚坐禪，還見不見？」師以柱打三下云：「吾打汝是痛不痛？」對曰：「亦痛，亦不痛。」師曰：「吾亦見，亦不見。」神會問：「如何是亦見，亦不見？」師云：「吾之所見，常見自心過愆，不見他人是非好惡；是以亦見亦不見。汝言亦痛亦不痛，如何？汝若不痛，同其木石；若痛，則同凡夫，即起恚恨。汝向前見不見，是二邊；痛不痛，是生滅。汝自性且不見，敢爾弄人？」神會禮拜悔謝。

【解】有一童子，此童子非普通之童子，他是個為法忘軀、為法不辭勞苦的童子，名字叫神會，是湖北襄陽高氏的兒子，年十三歲，從湖尢神秀大師玉泉寺遠來參禮。此小童子雖小，卻胸懷大志，心量寬廣。他在神秀大師那裡，一看就知神秀大師沒有真正明白佛法，所以就跑到廣東來，距離有一兩千里路。他走路將腳都走出泡來，甚至於光著腳走，皮肉被石塊、玻璃刺破出血了，於是就將身上衣服扯下把腳包好，再繼續走。走了幾千里路，好像沒有一回事似的，所以到六祖大師處，六祖一看他這個童子這樣辛苦，衣服破爛，腳也走壞了。他叩頭頂禮六祖後，六祖大師說：「知識。」六祖大師對一個小孩子也叫他善知識。「你從那麼遠走路來太辛苦囉！太艱難囉！你是不是識得到本來面目啊？假設你得到本來面目，明心見性了，那你就應該認識主人—即佛性，你現試說看！」這個童子很調皮的，故他說：「我以無所住為我本來的面目，而我的見性就是主人。」六祖大師聽他如此說，就教訓他：「這個沙彌啊！你儘學人家說話，很莽撞的，不知以為知，不明以為明，不見以為見，就是學人的口頭禪。你儘學人說剩下來的話，人家說完了你又說，而非從你自性流露出來，這叫取次語。」

　　神會這小童子，膽子可不小，他敢和祖師辯論就問說：「和尚您坐禪時還見不見啊？」你看，他反問起六祖來。這小童子很調皮不易教化。他這樣一說見不見，六祖大師以一祖師的身份，當然不能和他一般見識，拿起柱杖就打他三下，說：「我打你，你痛不痛啊？」不知神會當時害怕否？被人打了三下，不知有沒有哭？神會答說：「我也痛，也不痛。」六祖大師說：「你問我坐禪見不見？我也見，也不見。」

　　神會又問：「什麼叫亦見亦不見？」

　　師答：「什麼叫見呢？我常見自己心裡的妄想，打惡妄想時，就趕快將其停止。什麼叫不見呢？我不見他人的是非好惡。（你們學佛法，都要在這裡注意，要亦見亦不見，要見自己的過錯，莫見旁人的過錯。所謂：「他不好，他不對，他的冤孽他的罪」。你不要儘給旁人看門口，好像狗似的，自己什麼都沒有，而儘看人家的門口。）不說人家的是非好惡，故我說亦見亦不見。你說你也痛也不痛，是如何解法？我打你，你若不痛，就和木頭石頭一樣。你若痛，就和凡夫一樣，也沒有開悟。你一痛就生煩惱瞋恨，要發脾氣著火了。你以前所說的見和不見，這是兩邊的道理。我問你痛不痛，這是生滅法。你尚不認識你自己的見性呢！卻膽敢來捉弄人和人辯論。」神會一聽知自己所講的道理不究竟不圓滿，所以就叩頭頂禮，認錯謝罪。

## 8-15【經】師又曰：「汝若心迷不見，問善知識覓路；汝若心悟，即自見性，依法修行。汝自迷不見自心，卻來問吾見與不見。吾見自知，豈待汝迷？汝若自見，亦不待吾迷，何不自知自見，乃問吾見與不見？」神會再禮百餘拜，求謝過愆，服勤給侍，不離左右。

【解】六祖大師又說：「假使你心裡不明白，沒有能見性的話，你應該向善知識請教如何修行，如何用功。假設你開悟了，就能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就應依法修行。你現在自迷不知自己的本心，你卻來我處問我：見與不見？我見性不見性，我自己知道，我怎可代替你迷呢？你那個迷，我代不了啊！你若自己見性了，你也替代不了我的迷。你為何不自己迴光返照，自己知道自己見不見呢？你現在向外馳求，和我來鬥機鋒，問我見不見，我見不見與你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　　神會一聽，知自己真是搞錯了，為什麼這麼大膽？小孩子太不自量力了。所謂：「聖人的門前賣百姓」，到孔夫子的門前去賣百家姓，說我這本書是最有價值的，你們誰買？所謂：「班門弄斧」，在魯班門前耍斧頭。神會再禮拜（叩了一百多個頭）說：「請祖師原諒我，我錯了，我小孩子不懂事，太不知天高地厚。」在六祖大師面前認錯後，就留此做工人，所有的工作他都去做，天天跟著六祖大師講經說法，當其侍者。當時六祖大師座下，神會年紀最輕，故他也最調皮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8-16【經】一日，師告眾曰：「吾有一物，無頭無尾，無名無字，無背無面，諸人還識否？」神會出曰：「是諸佛之本源，神會之佛性。」師曰：「向汝道無名無字，汝便喚作本源佛性。汝向去有把茆蓋頭，也只成箇知解宗徒。」祖師滅後，會入京洛，大弘曹溪頓教，著顯宗記，盛行于世；是謂荷澤禪師。

【解】有一日，六祖大師對大眾說：「我有一個東西，你們猜是什麼？它既沒有頭也沒有尾巴，沒有名也沒有字。」好像我，安慈是我名，度輪是我的字，宣化是接法的法名。「沒有個背也沒有個面，你們認識此物否？」大家都閉口無言，無論認識或不認識的，都不出聲。而這小童子神會見大家都不出聲，於是就跑出來說：「這東西我知道，就是諸佛的本源，神會我的佛性。」

　　六祖大師說：「我已對你說啦！它是沒有個名也沒有個字。你為何要叫它做本源佛性啊？你到那裡用個茅草蓬蓋在你的頭頂算了。你這個小孩子，只可成為一個有知見和解釋禪宗的門徒，你沒有真正的了解。」雖是一番呵斥，實則是印證。說他是知解宗徒，這個階段已經不容易做得到的。

　　六祖大師圓寂入涅槃後，神會就到京城洛陽，將曹溪頓教發揚光大，著顯宗記——說明南北二宗，說明南宗六祖大師是真正的六祖，而北宗神秀大師是假的六祖，他沒有經過印證——傳佛心印，故神秀是偽造的。此書流通廣佈，盛行於世。若非神會大師作顯宗記，恐怕神秀的黨徒就將六祖的名號奪去了，但因作此書後，神秀再也不可假冒了。神會法師的別號又叫荷澤禪師，荷澤是他住的地方。

## 8-17【經】師見諸宗難問，咸起惡心，多集座下，愍而謂曰：「學道之人，一切善念惡念，應當盡除；無名可名，名於自性；無二之性，是名實性，於實性上，建立一切教門，言下便須自見。」諸人聞說，總皆作禮，請事為師。

【解】在當時，不僅神秀黨徒想刺殺六祖大師，就是其他宗派如唯識宗、法華宗各宗諸長老，都派人去考驗他，這個提出難題來問，那個也提出難題來問，如有人問：「先佛後法，先法後佛，佛法出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　　六祖答：「你能說法，這是先佛後法。若你能聽法，這是先法後佛。佛法是從眾生心裡流露出來的。」

　　眾多問難，六祖都答覆他們了，但見這種情形有很多麻煩。所來的人對六祖起惡心——都是想殺他或毒死他。你看，做一個祖師就有這麼多人來反對他。這些惡人——間諜，都到這地方住下，聚集在他的座下，如此就很容易刺殺他。

　　六祖大師見這種情形，就生出憐憫心，對大眾說：「我們修道的人，不應該有善念惡念，應當將其去除無餘，而不存在，連一個名相都沒有了，這個就叫自性。自性就是不二，不二之性也就是實性，也叫實相。在實相上才能成立一切的教門，實相不是在口裡說說而已，我現在說這實相，你即刻證得這個實相的理體，這樣才可以。」所有出家人聽說要連善惡之念都不存，而他們來此企圖刺殺六祖或作特務情報，這都是善惡念頭。經六祖如此一講，他們都明白了，故大家叩頭頂禮說：「我們要改過自新，拜大師您作師父！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 宣詔品第九　[☆本段全文☆](../law-book/%E5%85%AD%E7%A5%96%E5%A3%87%E7%B6%93.docx#a9)

## 9-1【經】神龍元年上元日，則天中宗詔云：「朕請安秀二師，宮中供養，萬幾之暇，每究一乘。二師推讓云：『南方有能禪師，密授忍大師衣法，傳佛心印，可請彼問。』今遣內侍薛簡，馳詔迎請。願師慈念，速赴上京。」

【解】神龍是唐朝中宗的年號，上元日即是正月十五日元宵節。七月十五就叫中元日。武則天是唐朝女皇帝，非常篤信和擁護佛教，可是這位女皇帝她很不守規矩，什麼事情她都敢做。但她倍佛，故她將當時的大德高僧都請到宮中供養。中宗是武則天的兒子，在位沒幾年，武則天將他貶為廬陵王，而自己即位做皇帝。她下一詔書，說：「我已經迎請嵩嶽慧安師及北宗神秀師到宮中供養。我處理萬種國事閒暇之餘，常常研究頓教法門。可是這兩位法師都推讓說：我們的道德不如南方廣東惠能大師，他是密受五祖弘忍大師衣缽，傳佛心印真正繼承者，可請他來問一問。所以現在我派遣宮中內侍（即宮中的太監），名叫薛簡，帶著皇帝的詔書來迎請大師。但願大師憫念眾生，速來京——長安。」

## 9-2【經】師上表辭疾，願終林麓。薛簡曰：「京城禪德皆云：『欲得會道，必須坐禪習定；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，未之有也。』未審師所說法如何？」

【解】六祖大師作了一道表章，也就是回一封信說：「我很多病啊！」其實六祖大師沒有病，不過這是說方便語，並非打妄語，為什麼呢？因六祖大師不願見皇帝，尤其不願見女皇帝，更何況她不講規矩又不守戒律，所以不高興去見她。但六祖不能說：「你是女皇帝，我是祖師，我不需要見你這個女皇帝。」所以就辭疾推託說：「我年紀老了，有很多病痛。我願終老於林麓間。」這是第九品，在丁福保註釋的本子上說是護法品，是錯誤的，應該是「宣詔品」。宣即皇帝請六祖到宮中供養，詔即是詔書；宣讀他的詔書請其到京都去，不能算是護法品。薛簡說：「京城那些禪師大德都如此說，若你想明白道法，必須要坐禪修習定力。假設不由禪定得到解脫的話，這是決無可能的事。我不知祖師您所說的法如何？」

## 9-3【經】師曰：「道由心悟，豈在坐也？經云：『若言如來若坐若臥，是行邪道。』何故？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；無生、無滅，是如來清淨禪；諸法空寂，是如來清淨坐，究竟無證，豈況坐耶？」

【解】六祖大師雖不識字，但所講的卻非一般人所能悟到的。他說：「道是從心裡邊悟出來，怎麼是單單在坐呢？單坐是不可以的，你一定也要明理，開悟佛法的道理，這就叫「解」。坐是行，若單行不解，這是愚癡；若單解不行，這是口頭禪。所以明白後還要身體力行，而非一天到晚坐著坐著，坐了幾十年一點道理也不懂，自己心裡也不會開悟。」金剛經上說：「若有人言如來，若來，若去，若坐，若臥。是人不解我所說義。何以故，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」若說佛好像是坐著或躺著，這是行旁門外道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佛是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他也不生也不滅，這個才是如來清淨禪。一切法本來是空寂的，這是如來的清淨坐。究竟也無所證得，況且要你總是打坐耶？總是打坐也是一種執著。

## 9-4【經】簡曰：「弟子回京，主上必問，願師慈悲指示心要，傳奏兩宮，及京城學道者；譬如一燈，然百千燈，冥者皆明，明明無盡。」師云：「道無明暗，明暗是代謝之義；明明無盡，亦是有盡，相待立名。故淨名經云：『法無有比，無相待故。』」

【解】薛簡說：「弟子回京時，皇帝一定要問我的，願祖師您大發慈悲，指示以心印心重要的道理，好讓我回去稟告皇帝，及令京城裡所有學道的人都知道。就好像一盞燈能將百千盞燈點著了，使黑暗的地方都得到光明，使光明無有窮盡。」六祖大師說：「道的本體，也就是性的本體，是沒有明，也沒有暗，明暗只是代謝的意思。明來則暗去，暗來則明去，明是代替這個暗，暗是代替這個明。你所聽說的『明明無盡』，這也是個有盡。為什麼呢？因它是個對待法，明對著暗，有對待就會有盡了。所以維摩經上說：「法是無可比擬的，它是絕待而非相待，是絕對而非相對。」

## 9-5【經】簡曰：「明喻智慧，暗喻煩惱，脩道之人，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，無始生死，憑何出離？」師曰：「煩惱即是菩提，無二無別。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，此是二乘見解，羊鹿等機，上智大根，悉不如是。」

【解】薛簡說：「明就是譬喻智慧，暗就是譬喻煩惱。所有修道的人，若不以智慧照破所有的煩惱，則從無始劫到現在的生死，憑什麼可以出離呢？」師答：「煩惱即是菩提覺性，你不要將煩惱和菩提分為兩個，它們是沒有分別。假使你要用智慧照破煩惱，這是二乘聲聞、緣覺的見解，而非大乘的唯一佛乘。聲聞、緣覺就如羊車、鹿車此等的機緣，而最上智意和最大善根的眾生，他所修行的方法就完全不是這樣。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9-6【經】簡曰：「如何是大乘見解？」師曰：「明與無明，凡夫見二；智者了達，共性無二，無二之性，即是實性。實性者：處凡愚而不減，在賢聖而不增，住煩惱而不亂，居禪定而不寂。不斷、不常、不來、不去，不在中間及其內外；不生、不滅，性相如如，常住不遷，名之曰道。」

【解】薛簡問：「什麼是大乘見解呢？」六祖大師答：「明與無明，在凡夫看來是兩種迥然不同，但有智慧的人就明白其性沒有兩樣，無二之性，這就是實性。什麼叫實性呢？就是在愚癡的眾生上，它不減；在聖人地位上，它也不增。處煩惱境界它不亂，在禪定時它也不靜寂。它是亦動亦靜，亦靜亦動，不斷亦不常，不來亦不去，不在中間，不在內外，不生不滅，性也如如，相也如如，性相都是一樣。它是常住不動，所以為它取名叫作『道』」。

## 9-7【經】簡曰：「師曰不生不滅，何異外道？」師曰：「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，將滅止生，以生顯滅，滅猶不滅，生說不生。我說不生不滅者，本自無生，今亦不滅，所以不同外道。汝若欲知心要，但一切善惡，都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淨心體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恒沙。」

【解】薛簡問：「大師所說的不生不滅，與外道所說有什麼兩樣呢？」六祖答：「外道所說的不生不滅，是滅後就不生，將生停止，以生來顯滅，故它將生滅說成兩個。雖說它是滅，卻不是真滅。雖繼續生，卻說不生。而我所說的不生不滅，本來它就沒有生，所以現在它也沒有滅，故我所說的不生不滅是和外道那種說法不同。你若想知傳心妙法、心地法門的重要性，就不要思量一切的善和一切的惡，這時你自然會明白這個道理，而得入本有清淨的心體——它是永遠湛然清清淨淨，而非暫時清淨。雖它是湛然常寂，但它真空裡有妙有，其微妙的用途比恆河沙都多。」

## 9-8【經】簡蒙指教，豁然大悟，禮辭歸闕，表奏師語。其年九月三日，有詔獎諭師曰：「師辭老疾，為朕修道，國之福田，師若淨名，托疾毗耶，闡揚大乘，傳諸佛心，談不二法，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，朕積善餘慶，宿種善根，值師出世，頓悟上乘。感荷師恩，頂戴無已，並奉摩納袈裟，及水晶缽，敕韶州刺史脩寺宇，賜師舊居，為國恩寺焉。」

【解】薛簡蒙大師指示教導後，忽然間也開悟了，於是向大師頂禮辭別回到皇宮去。他將六祖大師所說的道理寫在奏章來奏明皇帝。在那年的九月三日，有一詔書獎諭六祖大師說：「大師您以老疾辭謝召請，且為朕來修道，您真是國家的福田，國家最有修行的高僧。大師您就像淨名經的維摩居士，託疾在毘耶城。您闡揚大乘的佛法，在南華寺傳諸佛心印的法門，所談的是不二法門——生滅亦如，性相不二之法。

　　薛簡回宮後，將您所說的道理傳達給我，您的知見就是如來知見。朕在多劫廣做善事，故現有這種的慶幸，也因我前生種了很多菩提善根，才能遇到祖師您出世，令朕亦即刻明白上乘的妙理。朕蒙您的教化，對大師感恩不盡，朕天天將您所說的道理，頂戴叩頭無已，故朕奉上名貴的高麗國所朝貢的磨衲袈裟。」

　　這袈裟我看過，是武則天送給六祖大師，上面有很多塊，每塊上繡一佛像，據說是武則天親手所繡。

武則天的詔書繼續說：「又奉上水晶缽......」水晶缽，像玻璃似的，內外透徹。「我敕令韶州刺史，修飾新州您所造的寺宇，並賜大師舊居出生地，造一寺院叫國恩寺。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 付囑品第十　[☆本段全文☆](../law-book/%E5%85%AD%E7%A5%96%E5%A3%87%E7%B6%93.docx#a10)

## 10-1【經】師，一日喚門人法海、志誠、法達、神會、智常、智通、志徹、志道、法珍、法如等曰：「汝等不同餘人，吾滅度後，各為一方師。吾今教汝說法，不失本宗。

【解】付是吩咐，囑是囑咐，即六祖給予門人的囑咐，這品是第十品。六祖大師有一天叫他十大入室弟子——即得方丈傳法的弟子，其名曰：「法海——他是編述作六祖壇經的法師，是六祖的大徒弟，故他將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邊，他一定要爭到第一才可以。志誠——神秀大師曾派他去作間諜偷法，誰知他沒有偷法，反而棄暗投明。法達——念三千部法華經，叩頭不至地的法師。神會——就是那位很頑皮，和六祖大師打機鋒，十三歲的小童子。智常、智通。智徹——就是飛貓張，還有法珍、法如等十大弟子。俱來到六祖前，六祖對他們說：「你們十位和其他人不同，你們應該作一方的教化主、法主。等我圓寂後，你們每個人都作一方人天的師表，應人天的供養。我現在教你們一個弘揚佛法的方法。你們如何說法呢？說法時要不失頓教法門的宗旨。」

## 10-2【經】先須舉三科法門，動用三十六對，出沒即離兩邊，說一切法莫離自性。忽有人問汝法，出語盡雙，皆取對法，來去相因，究竟三法盡除，更無去處。」

【解】你講法應根據三科，以三科為根本的法門，再用三十六對來講經說法。你能如此，就是在菩提道場裡出沒。講說一切法時，最要緊就是不要離開自性而說法。當有入請問你佛法，他說出的道理一定有一種對待法，雙關語——即怎樣說怎樣有理。對這種入，就用對待法來應付，來和去都是相同相循，沒有來也沒有去，沒有去也沒有來，來就是去的因，去就是來的果。來去二法盡除，再也沒有可去之處了。

## 10-3【經】「三科法門者，陰界入也。陰是五陰：色受想行識是也。入是十二入，外六塵：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；內六門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是也。界是十八界：六塵、六門、六識是也。自性能含萬法，名含藏識；若起思量，即是轉識。生六識，出六門，見六塵，如是一十八界，皆從自性起用。

【解】什麼叫三科法門呢？就是陰界入三者。陰是五陰，入是十二入，界是十八界。五陰就是色、受、想，行、識。入就是十二入，什麼叫十二入呢？即外六塵——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內六門——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合起來就是十二入。界是十八界——即六塵、六門、六識。在六根六門中間就生出六識——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。在自性裡包含一切的法門，故給它取個名字叫含藏識，又叫第八識，若轉第八識則為大圓鏡智。但你若生出一種思量，這就轉識——轉到第七識，從第七識又生六識。出這六門就見六塵了。上面所講的就是十八界，它們都是從自心所生出來的用。

## 10-4【經】自性若邪，起十八邪；自性若正，走十八正。含惡用即眾生用，善用即佛用。用由何等，由自性有。」「對法外境，無情五對：天與地對，日與月對，明與暗對，陰與陽對，水與火對，此是五對也。

【解】自性若邪，則十八界就變成邪了。自性若正，則十八界就正。若用得不對，就是眾生用。若用得善，很圓滿，就是佛用。用從什麼地方來呢？都是從自性裡生出來的。這是因自性有對待法，而外境本是無情的。什麼叫五對呢？若人問天就以地來對。日和月是一對，明和暗是一對，陰與陽是一對，水與火是一對，這是五對。

## 10-5【經】法相語言十二對：語與法對，有與無對，有色與無色對，有相與無相對，有漏與無漏對，色與空對，動與靜對，清與濁對，凡與聖對，僧與俗對，老與少對，大與小對，此是十二對也。

【解】又有法相語言十二對，即是語言與法是對待法，有和無是對待法，有色和無色是對待法，有相與無相相對，有漏法和無漏法是相對的，色和空是相對的，動對靜，清和濁是相對，凡夫和聖人相對，出家人和在家人相對，老與少相對，大與小對，這是法相言語的十二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10-6【經】自性起用十九對：長與短對，邪與正對，癡與慧對，愚與智對，亂與定對，慈與毒對，戒與非對，直與曲對，實與虛對，險與平對，煩惱與菩提對，常與無常對，悲與害對，喜與嗔對，捨與慳對，進與退對，生與滅對，法身與色身對，化身與報身對，此是十九對也。」

【解】在真如自性生起這種的作用，它有十九對，即是長對著短，沒有長就顯不出短，若沒有短也顯不出長，所以長短是相對法。在長短的中間就是中道。在邪與正的中間也是中道義，故邪與正對。癡呆和智慧相對——愚笨和聰明也是相對的。亂與定對，為何心裡很亂呢？就因沒有定力。慈和毒相對，因慈能予樂。戒與非對，戒即是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，故它與不對相對。直和曲相對。實和虛相對。危險和平安相對。煩惱和菩提相對。常和無常相對。悲能拔苦，它和傷害是相對。歡喜和瞋恚相對。布施和慳貪相對，能捨就沒有慳貪。向前進和往後退是相對。生和滅相對待。法身是遍滿一切處，它與色身相對。化身與報身相對。以上是自性生出這個用，有十九對。

## 10-7【經】師言：「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，即通貫一切經法，出入即離兩邊，

【解】六祖大師說，此三十六對法，假如你能明白它的用，就能將一切經典佛法貫串起來，一切經典佛法都是從這道理生出來的。這樣則出入不會落到兩邊，這就是中道了義。

## 10-8【經】自性動用，共人言語，外於相離相，內於空離空，若全著相。即長邪見，若全執空，即長無明。執空之人，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，即云不用文字，人亦不合語言，只此語言，便是文字之相。又云直道不立文字，即此不立兩字，亦是文字，見人所說，便即謗他言著文字。汝等須知，自迷猶可，又謗佛經，不要謗經，罪障無數。

【解】當自性生出用，和人談話時，外邊要於相而離相，對內則要於空而離空。假如你內外都著相的話，就會生出邪知邪見。假設你不執著有，卻執著空，就會增長無明。執著空的人就如此說：「什麼都不要，不需要學經典，因一切都是空的，不用文字啦！文字是著相的。」既然說不用文字，那人也不應該講話，因語言就是文字的相，文字就是語害。又說：「直心是道場，不要立文字。」要知不立文字此「不立」這兩個字，還是文字，還沒有離開文字啊！若見人就毀謗人，說人著住到文字上了，你們十人應該知道，自己迷了還不算，因自己迷了，那是自己的事。但若毀謗佛經說無功德，則所造的罪業是無有窮盡！

## 10-9【經】若著相於外，而作法求真，或廣立道場，說有無之過患，如是之人，累劫不可見性，但聽依法修行，又莫百物不思，而於道性窒礙。若聽說不修，令人反生邪念，但依法修行，無住相法施。汝等若悟，依此說，依此用，依此行，依此作，即不失本宗。

【解】你若儘著相於外，用妄心來作法求真，做種種著相的事，以求真理，或廣建立道場，或說有或說無之過患，像這種人，累劫亦不能明心見性。你只要聽我所說的法，依法修行即可。但又不可百物不思，因這又變成頑空，對修道的自性上會產生罣礙。你若只聽而不依法實實在在修行，會令人反生邪念。你要依我所說的法去修行，而不著相。你若明白我所說的道理，而依照我所說的道理去講經說法，依照我所說的道理而生出變化的用來，依照我所說的道理去修行，依照我所說的道理去躬行實踐，那就不失去本宗頓教的宗旨。

## 10-10【經】若有人問汝義，問有，將無對；問無，將有對；問凡，以聖對；問聖，以凡對。二道相因，生中道義，汝一問一對，餘問一依此作，即不失理也。設有人問：『何名為暗？』答云：『明是因，暗是緣，明沒則暗，以明顯晦，以暗顯明，來去相因，成中道義。餘問，悉皆如此。』汝等於後傳法，依此轉相教授，勿失宗旨。」

【解】若有人問你法義時，他問你「有」的道理，你就用「無」的道理來對。他問「凡夫」的道理，你就用「聖人」的道理來對。他問「聖人」的道理，你就用「凡夫」的道理來對。這是兩種的道理，相因相循，從中就生出中道的義理。

　　如一問一對，其餘的都依此作，這就不失頓教的宗旨。假設有人問你說：「什麼叫暗呢？」你就應該如此回答：「明是因，暗是果的緣。當明沒有，就是暗。以光明來顯出黑暗，以黑暗才能顯出光明。來和去是相因相循，而成就中道了義。」其他的問題，也都根據這個道理答覆。將來你們傳法，都依照這個道理轉大法輪，互相教授不要失去真正的宗旨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10-11【經】師於大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，仍令促工。次年夏末落成。七月一日，集徒眾曰：「吾至八月，欲離世間，汝等有疑，早須相問，為汝破疑，令汝迷盡。吾若去後，無人教汝。」法海等聞，悉皆涕泣，惟有神會，神情不動，亦無涕泣。

【解】六祖大師在唐睿宗元年年號正極，在延和七月時（因在五月間將其年號改為延和，等到八月又改為先天元年，在一年期間換了三次年號），吩咐門下弟子到新州國恩寺。新州即六祖大師的家鄉，國恩寺即他以前的住宅。到此地預備造一座塔，且催促工程早日完成。到第二年夏終七月時落成。

　　在七月一日鳴鐘擊鼓，召集所有徒弟至法堂來就說：「你們大家注意！在今年八月我就要離開這個世間了，你們若還有什麼疑問，趁早來問我，我為你們破除疑惑，使你們心中疑惑除盡。若我往生圓寂後，就沒有人教誨你們，你們知道嗎？所以有問題要趕快問。」

　　第一個弟子又是法海，他率領所有弟子，聽此番話後都放聲哭起來，有的偷著哭，有的不怕羞就哇哇地哭起來，大概也有裝著哭的。他看到旁人哭，他不哭不好意思。裡頭有真亦有假，就像作戲一樣。

　　唯有最小的小孩子神會他不哭，為何他不哭呢？大概他不懂事，或沒有知覺吧！不是的，神會年紀雖小，定力可不小，他明白一切境界來了，都要無動於衷，如此才真學到不動心。如何才叫「不動心」？就是有人說你好，也不歡喜，有人說你壞，也不生氣。有人說你用功辦道，也不歡喜。有人說你最懶惰，你也不起煩惱。可是，若你真懶惰而有人說你，你不動心，卻自辯說此是定力，那又錯了。好像神會這小孩子，神情不動，沒有歡喜也沒有哭。

## 10-12【經】師云：「神會小師，卻得善不善等，毀譽不動，哀樂不生，餘者不得。數年山中，竟脩何道？汝今悲泣，為憂阿誰？若憂吾不知去處，吾自知去及；吾若不知去處，終不預報於汝。汝等悲泣，蓋為不知吾去處；若知吾去處，即不合悲泣。法性本無生滅去來，汝等盡坐，吾與汝說一偈，名曰『真假動靜偈。』汝等誦取此偈，與吾意同，依此脩行，不失宗旨。」眾僧作禮，請師作偈，偈曰：

【解】受戒一年到十年叫小師、下座。受戒十年到二十年叫中座，受戒二十年到三十年叫上座。六祖大師說：「神會小師，他現在不是小沙彌，因他已受具足戒。你們這些人看看，他雖年紀小，卻都比你們進步，為什麼呢？因他對善不善，好不好都能平等對待，而沒有分別心，他真是轉識成智，有大智慧。」你看六祖大師如此地讚歎小師。

　　「他對毀謗、讚歎均不動於心，亦不貪也不捨，愛憎無動於衷。這位小師年紀雖小，你說他好他也不歡喜，你說他不好，他也不發脾氣。他也不生悲哀心，也不生快樂心，這真是中道了義，真是難得。你們這些年紀老的也有，年紀中的也有，考試完全沒有合格，火候都還不夠呢！這麼多年在山裡，修的什麼道？一點都沒有定力，一聽我說往生圓寂，都哭起來！嗄！這些人真沒有出息！」各各都被六祖大師罵了一頓。「你們修的是什麼道？就是吃飯、睡覺。你們現憂愁悲泣，憂愁那一個？你們為誰哭啊？哭誰啊？假若你們擔心我，不知到什麼地方去的話，我現在告訴你們：切記不要擔心，放心好了。我自己知道我要到什麼地方，我的事情我自有安排，也就像『無大無小無內外，自修自了自安排』一樣。假設我不知我到何處去的話，那我也不會預先告訴你們說我在八月間就要走了。你們這一班人如此悲哀流涕，大概是不知我的去處，你們若知我的去處，就不應該悲泣。法的自性，本無生滅，它是不生不滅，沒有來也沒有去。大家不要著急，不要悲哀。大家一起坐下，我現在為你們說一偈頌，名叫『真假動靜偈』。此偈有講真的道理，也有講假的道理，動的道理、靜的道理。你們念誦此偈後，好好保存著，就和我意思相同。你們照此偈修，就不失頓教的宗旨。」眾僧被六祖大師如此呵斥後，就叩頭頂禮，恭請六祖大師說偈。

## 10-13【經】「一切無有真，不以見於真，若見於真者，是見盡非真。若能自有真，離假即心真，自心不離假，無真何處真？有情即解動，無情即不動，若脩不動行，同無情不動。若覓真不動，動上有不動，不動是不動，無情無佛種。能善分別相，第一義不動，但作如此見，即是真如用。報諸學道人，努力須用意，莫於大乘門，卻執生死智。若言下相應，即共論佛義，若實不相應，合掌令歡喜。此宗本無諍，諍即失道意，執逆諍法門，自性入生死。」

【解】所有一切都不是真的，你不要將不真的當真來看，若在不真之中而認它為真，則你所見也不是真的。如果你能自己迴光返照，反求諸己，在自性裡就知道它是真的。若你能離開世間所有一切的假形假相，那就是你的真心。你自己心裡不離開假，心裡沒有真，何處能找到真呢？所以真是不離自性，離開自性也找不到真的。

　　在你有情知覺性上就能明白這個「動」，你若沒有知覺性就是「不動」。你若想修行此不動的行門，就要像無情那樣不動。若你再想找真正的不動，就不要離開動而找不動，因動上就有不動。不動就是不動，而動是在有情才有動。若是有情而你再能不動，這是真正不動。你若沒有知覺性，則你連佛種都沒有了。在你有情知覺性上，不用識心來分別，而用成所作智來分別諸法相，證得自性的理體，得到第一義的境界，那才是真正「不動」。你但作這種見解，就是真如的妙用。

　　我現在告知你們諸位學道的人啊！你要努力誠心去修行。不要在大乘佛法法門下，卻執著你那生死的智慧，著相的智慧。我現為你們講此偈頌，聽後若能明心見性，那我就可和你們討論佛理，若你聽後不能言下相應，明心見性，也應合掌令一切眾生歡喜。我此宗是修無生法忍，無所爭論，不和人爭執。你若和人一爭就失去道義，失去道的本體，故說「諍是勝負心，與道相違背，便生四相心，由何得三昧。」你若執著爭論的法門，就不能出生死輪迴。

## 10-14【經】時，徒眾聞說偈已，普皆作禮，並體師意，各各攝心，依法脩行，更不敢諍，乃知大師不久住世。法海上座再拜問曰：「和尚入滅之後，衣法當付何人？」

【解】當時南華寺六祖大師的徒弟，聽說此偈後，都虔誠叩頭頂禮，且都體諒大師的心意，所有的人現在都不哭不吵亦不鬧了，也不互相辯論。從此依法修行，不互相爭辯。大家都知六祖大師在世大概只有一個多月，故法海上座（他時時都忘不了他自己，什麼時候都想爭第一），再拜問大師說：「和尚您圓寂之後，衣法當交付給誰呢？」他現也想接這衣缽。

## 10-15【經】師曰：「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于今，抄錄流行，目曰：『法寶壇經』，汝等守護，遞相傳授，度諸群生，但依此說，是名正法。今為汝等說法，不付其衣，蓋為汝等信根淳熟，決定無疑堪任大事。然據先祖達摩大師付授偈意，衣不合傳。侷曰：『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，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』」

【解】六祖大師說：「我在韶關大梵寺說法，一直到現在所抄錄流通，此部經叫做『法寶壇經』，你們要守護此法寶，要輾轉流通互相抄錄傳授，來廣度一切的眾生。你若依照這個方法去修行，這就是正法。你們現都明白我所給你們說的法，所以不須傳這衣了。因為衣是表信的，而你們這些人都是信根淳熟，對我決定沒有懷疑，所以都能擔當如來的家業來教化眾生。可是話又說回來，根據先代祖師菩提達摩大師，他傳授偈頌的意思，說這衣從我開始就不該傳了。達摩祖師的偈云：「我本來到中國，是為傳佛的正法，而救度一切眾生的迷情。我這一花將來會開五葉——即二祖，三祖、四祖、五祖、六祖，五位祖師，到時候就不須傳此衣，只要傳法即可。」故五祖對六祖亦說：「衣為爭端，止汝勿傳。」

　　你們看「結果自然成」，這結果的「果」就是你們這一些人，要自然成熟。六祖大師亦說：「菩提果自成」，你們的菩提果要快點成，最要緊的就是不要懶惰，你看菩提達摩祖師早就給你們授記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10-16【經】師復曰：「汝等若欲成就種智，須達一相三昧，一行三昧。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，於彼相中不生憎愛，亦無取捨，不念利益成壞等事，安閑恬靜，虛融澹泊，此名一相三昧。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，純一直心不動道場，其成淨土，此名一行三昧。若人具二三昧，如地有種，今藏長養，成熟其實，一相一行，亦復如是。

【解】六祖大師說：「諸位善知識，你們每個人都自淨其心，不要存貪瞋癡，來聽我說法。你們若想成就一切種智，就應該明白通達一相三昧、一行三昧——一相而無諸相這種三昧，一行而無諸行的這種三昧。若你在一切處，任何地方——即不論地方好壞，或動或靜，也不著住到相上。遇到境界不生憎恨討厭的心，或喜愛歡喜的心，所謂憎愛無動於衷，心裡如如不動。對著你所愛的境界亦不想取為己有，有愛心就有取，如十二因緣上「愛緣取，取緣有」，為什麼要取？就想佔為自己所有。捨就因憎，當你一憎就想不要，將其捨棄。你也不想利益成壞等事。對我有什麼利益我才去做，那就是貪心、攀緣心、不乾淨的心。也不計較對我是否有成功或害處，都不存這種心。安閒恬靜，什麼事也沒有煩惱，就像水沒有波浪，沒有愛憎的煩惱，沒宥取捨的煩惱，沒有利益成壞的煩惱。你不計成功，也就不知什麼叫失敗。虛融澹泊，如萬物從虛空生出，但虛空也無所事事，它沒有個辦事處，說你在這地方出生，或到他那地方去死。因所有萬物，生生滅滅、生生化化，都是一種天然的現象，而不加造作。很淡泊就是平常是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，故淡泊以明志。沒有一點貪心、瞋心、癡心，也就是少欲知足，沒有攀緣心。故說：「知足常樂，能忍自安」。在虛融澹泊中，就能在相離相，在塵出塵，所以叫一相三昧。

　　一行三昧即是你能夠在一切處，無論好處、壞處、善處、惡處、是處、非處，行住坐臥四大威儀裡，時時用直心。直心是道場，我們學佛的人切記不要用彎曲心，你對任何人都應直心、直言、直行，心裡不要有委屈婉轉。直言不是心想東口說西，心口不一。做事也直，說話也直，若因不直，將來果也不會直，所以行住坐臥要純一直心，純一即是精純到極點，只有一個，沒有兩個。一個就是直心，我們修道人無論對人、對己、對事，都要用直心，心裡不要計算人，例如那人有錢我去向他借些用用。即使窮到極點，也不做這種沒有廉恥的行為。若借後有還亦不失為君子，若只借不還這種行為是很卑鄙的。不動道湯，就是你心直，當你能直言、直行、不動道場，這就是淨土，這個名字就叫一行三昧。

　　假設這個人具足一相三昧、一行三昧，你能依此道理去修行，就像地種上種子一樣，在地中埋藏，時間久就自然會長出菩提芽，成熟菩提的果實。這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就和這道理一樣。

## 10-17【經】我今說法，猶如時雨，普潤大地，汝等佛性，譬諸種子，遇茲霑洽，悉皆發生。承吾旨者，決獲菩提；依吾行者，定證妙果。聽吾偈曰：『心地含諸種，普雨悉皆萌，頓悟花情已，菩提果自成。』」師說偈已，曰：「其法無二，其心亦然，其道清淨，亦無諸相。汝等慎勿觀靜，及空其心；此心本淨，無可取捨，各自努力，隨緣好去。」爾時，徒眾作禮而退。

【解】我今說法，就像及時雨一樣普潤大地——當農作物需要雨時，雨就來了。若不需要雨，而多下兩，農作物就會被水淹。若需要雨而沒有雨，農作物就會枯槁而死。你們各位本有佛性，就譬如這些種子遇到及時雨就有長養滋潤、成熟菩提果的希望。你們明白我所說宗旨的人，一定會得到菩提。你若依我所說的法去修行，一定得到菩提妙果。你們聽聽我所說的偈頌，要注意呀！我已對你們說這麼多法，你們聽得都散漫無章，故我用偈頌再表達清楚。各位都要自淨其心，用心聽我這首偈頌：

　　心地即自性，它含藏一切的種子。現遇及時雨，普遍滋潤一切的種子，故都生出菩提芽。有情眾生頓悟，及時明白，結果就要開花，開花就要結果。花開後，菩提妙果自然成就。你看！「菩提果自成」。

　　達摩祖師說：「結果自然成」，這都是說你們現在這一班「果」。說到我們這個果，能普遍到整個世界去，結果自然成，自然果到世界每一角落去，每一地方都會結你們這種菩提果。各人要自己成就自己的果，我不能幫忙你們，若不自己成，就是自暴自棄。你看！就這麼巧，你們的法字剛巧是排「果」字，我們這個宗派對「果」說得很妙——思修常安果，親傳無為教。

　　六祖大師說完前邊這首偈頌後，對大家說：「我所說頓教法門沒有兩個，只是一個，就是這頓教，心也要變成一個。所修的道本來清淨，且沒有一切的相。雖說無有諸相，但你們也不要誤會說只觀這個靜。你若只觀靜，這也是執著，同時也不要枯守頑空，為什麼呢？因一切眾生的心本來是清淨，沒有染污，沒有可取亦無可捨，你們各位要努力向前，不要懶惰，隨你們各人的因緣到各處去，建立道場，好好地去修行用功。」這時六祖大師座下徒眾有幾千人，都叩頭頂禮退到一邊去。

## 10-18【經】大師，七月八日，忽謂門人曰：「吾欲歸新州，汝等速理舟楫。」大眾哀留甚堅，師曰：「諸佛出現，猶示涅槃；有來必去，理亦常然。吾此形骸，歸必有所。」眾曰：「師從此去，早晚可回。」師曰：「葉落歸根，來時無口。」又問曰：「正法眼藏，傳付何人？」師曰：「有道者得，無心者通。」又問：「此後無有難否？」師曰：「吾滅後五六年，當有一人，欲取吾首。聽吾讖曰：『頭上養親，口裡須餈，遇滿之難，楊柳為官。』」

【解】六祖大師在這一年七月八日，忽對大眾說：「我想回新州去了，你們大家趕快準備一隻船及擺船的櫓。」此時在六祖座下這麼多徒眾，有的又哭起來。前邊已哭了一次，這回六祖要走，他們又哭起來，不讓六祖大師走。六祖大師說：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出現於世，尚且示現涅槃相，有來必有去，有生必有滅，這是很平常的道理。我這個身體，歸回去一定有好去處。」大眾說：「祖師您從此去，我們想您還不會圓寂，不會入涅槃，早晚還是會回來的。」六祖大師說：「我就像那葉落似的，要歸回到樹根，來時無口。」我想這口也許是錯字，應是來時無日，意謂我來時沒有那一天。

　　「來時無口」，有另一講法，是我來時沒有說法，去時也沒有說法，法相本是不增不減。我雖說法這麼多年，實未說一法，故說來時無口。法無定法，只要合理怎樣講都可以，但不要講到錯誤的地方，將人都引到地獄去，這種法是不可說的。一般的弟子囉囉嗦嗦，總捨不得六祖大師走，所以這個問這個，那個就問那個，我相信當時六祖大師覺得這些人真麻煩，想：「我還是趕快走。」又問：「正法眼藏即衣缽，傳給誰了？」當時這麼多人，都不知六祖大師將法傳給誰。這些問的人，大概都想得到正法眼藏，都有這種貪心，不然他們問這做什麼？就像「既在江邊站，就有望海心」。在江邊站就想望望海，若不望海那麼站在江邊做什麼？可見當時的人對衣缽都非常重視。

　　六祖大師說：「傳給誰？誰有道我就傳給誰，誰沒有攀緣心他就明白我的法。證得一相三昧、一行三昧的人得到我的法。」什麼是六祖大師所得的法呢？就是這些偈頌裡的道理。你能依照這些道理去修行，就得到他的法。徒眾又問：「將來教裡是否會有災難、困難、魔難？有何禍患呢？」意思即六祖大師在生時遇到這麼多魔難——有人遣使來暗殺，又派間諜來偷法，又有人放火想燒死六祖，種種災難一言難盡。當時六祖壇經只記這麼一點點，可是相信當時有很多災難，不只記載的幾樁。有人來偷衣缽六次，都順便想將六祖殺了，但因都沒有得手，故經典沒有記載。六祖大師叫他的徒弟立楷，在前一年去造塔，在這年此塔造成，故他要回新州去。徒眾問說：「將來是否還會有災難？」意思即不會有災難了吧！帶著一種希望的口氣。祖師圓寂了，還會不會有人來殺我們這班人呢？因為我們是您的徒弟，殺不了您就來殺我們。

　　六祖大師說：「我圓寂入滅之後，五年或六年後，在此時有人來割取我的頭。」你看！活著有人來殺他，圓寂入涅槃後，還有人要來取他的頭。在當時作祖師真不好做啊！現在沒有那麼嚴重了，故不要害怕。不要說祖師這麼難做，我也不做祖師了，不要退心！

　　現在我說一預言給你們聽，在當時沒有人知道，以後就證明此「頭上養親」，是一個高麗賊和尚，想將六祖大師的頭偷回到他國家供養，此頭是指六祖大師的頭，「上」是指他很恭敬。「養親」是指如供養他父母親一樣。這和尚名叫金大悲，他在洪州雇一人叫張淨滿，來取六祖的頭。所以說「口裡須餐」，為何他來偷六祖頭呢？就因他為口腹生活，需要吃飯，故受人錢去將圓寂祖師的頭給斬來。大概這高麗和尚很有錢，給他很多錢，故他答應來斬取六祖大師的頭。這人名叫張淨滿，所以說「遇滿之難」。遇滿就是遇到張淨滿，只單用他一個字來作此預言。因為滿來了，就要斬六祖大師的頭，這也算是一難。「楊柳為官」，當時的刺史叫柳無忝，縣今叫楊侃，故說楊柳為官。果然，六祖圓寂後五、六年，在其肉身塔裡，某一晚間有和尚聽見有大動靜。六祖的徒弟曾聽六祖的預言，故將六祖的脖子用鐵包上，所以張淨滿來時，用刀斬這脖子，怎樣斬也斬不動，一用力就弄出聲響來，驚醒守塔的和尚，此人就勿忙從塔跑出——全身穿孝服。後來和尚去檢查塔裡六祖大師的脖子，發現有被人用刀砍的痕跡，於是報紹州刺史及縣官，遣捕快很努力去找，在五天之內就捉拿到張淨滿。

　　柳無忝將此賊帶到南華寺審問：「你為何要斬六祖大師的頭？」他說：「因有一高麗和尚，他想偷六祖的頭，但他自己不敢來，所以給我很多錢，而我因需要錢來吃飯，故就答應此事。」當時柳無忝就問六祖的弟子今滔禪師：「這件案子應如何辦理？」今滔禪師答：「此若按國法來辦，一定要斬頭，毫無保留的餘地。但在佛教裡，是冤親平等，我的意思還是將他放了，因祖師預先都有預言，應有這一回事。」柳無忝聽後說：「我今才知佛門廣大，佛門太偉大了！」於是就將張淨滿解放了。

## 10-19【經】又云：「吾去七十年，有二菩薩從東方來。一出家一在家，同時興化建立吾宗，締緝伽藍昌隆法嗣。

【解】六祖大師又說：「等我圓寂七十年之後，有二位菩薩從東方來，一是出家菩薩，一是在家菩薩，在同時興化。」出家菩薩據說是江西馬祖道一禪師，江西所有叢林都是馬祖造的，所謂：「馬祖造叢林，百丈立清規。」在家菩薩據說是龐蘊居士，他全家人都開悟，且在同一時期入涅槃往生。龐居士非常富有，他將家中所有萬貫金錢，裝到一艘大船上，將錢沉到海底送給龍王去莊嚴他的龍宮，作一最大布施。回來後就編竹籠以維持生活，雖然過著清貧生活，然而一心修道。有一天龐公嘆道：「難！難！難！十擔芝麻樹上攤。」這太困難了，將十擔芝麻一粒粒放在樹上。他的太太聽後，就說你這麼老真沒出息，有什麼難，難什麼？你看是難，我看是最容易的，故說：「易！易！易！百草頭上祖師意。」即百草頭上都是祖師西來意。他的女兒靈照說：「也不難也不易，餓來吃飯，睏來眠。」我不覺得難，也不覺得易，餓了就吃飯，睏了就睡覺。龐居士他雖有太太，但他們之間就像普通的朋友，並沒有一般男女的關係，所以他們全家都開悟了。作居士的都應學龐居士此不可思議的境界。又有人說是黃檗禪師和裴休丞相。講那一個都是可以。他們建立頓教的宗旨，修造伽藍廟宇，將佛法發揚光大。

## 10-20【經】問曰：「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，傳授幾代，願垂開示。」師云：「古佛應世，已無數量，不可計也。今以七佛為始。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、尸棄佛、毗舍浮佛；今賢劫拘留孫佛、拘那含牟尼佛、迦葉佛、釋迦文佛是為七佛。」

【解】大眾又叩頭作禮問曰：「我們大家不知從最初佛祖應化於世到現在，傳授多少代？願祖師您指示我們。」六祖大師說：「古來的佛應現於世，已無數無量，多得都數不過來，況且我也不識字，現在只略說過去七佛為始。在過去莊嚴劫有一千佛出世，那時第九百九十八佛名毘婆尸佛，譯為勝觀、種種觀、勝見，或種種見。第二位佛名尸棄佛，譯為火，是在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位佛。第三位毘舍浮佛，是莊嚴劫最後一位佛。

　　接著下來是賢劫，為何叫賢劫呢？因在此劫內有很多聖賢人，有千佛出世。第一位佛名拘留孫佛，譯為「所應供」，一般人天都應供養他，另一譯為「莊嚴」。第二位佛名拘那含牟尼佛，第三位佛名迦葉佛，第四位佛名釋迦牟尼佛，即現在娑婆世界的教主。以上是最近的七佛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10-21【經】「釋迦文佛首傳　第一、摩訶迦葉尊者　第二、阿難尊者　第三、商那和修尊者第　四、優波(毛匊)多尊者　第五、提多迦尊者　第六、彌遮迦尊者　第七、婆須蜜多尊者　第八、佛馱難提尊者　第九、伏馱蜜多尊者　第十、(月劦)尊者

【解】釋迦牟尼佛首傳第一代祖師——摩訶迦葉尊者。某次，釋迦牟尼佛在法會裡，百千萬人天圍繞之中，手拈大梵天王所獻金檀木花示眾，其他人都不知是怎麼一回事，唯獨迦葉尊者破顏微笑。佛說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教外別傳，以心印心此法門，已咐囑於摩訶迦葉。」後傳第二祖——阿難尊者。

　　第三祖是商那和修尊者。此尊者一生出來就穿著一件衣服，他人長，衣服也隨著他長。阿難尊者度他出家後，他身上的衣服就變成法服。受具足戒後，其衣又自然變為僧伽服，等他將要圓寂時，他將此衣留下說：「當釋迦牟尼佛法滅盡後，此衣才會壞。法若未滅，此衣仍是存在的。」

　　第十祖脅尊者，此尊者在母胎住了六十多年，既生之後，頭髮和鬍鬚都白了。出生後就歡喜修行，後遇第九祖伏馱蜜多尊者，將佛的心印法門傳給他。

## 10-22【經】第十一、富那夜奢尊者　第十二、馬嗚大士　第十三、迦毗摩羅尊者　第十四、龍樹大士　第十五、迦那提婆尊者　第十六、羅(目侯)羅多尊者　第十七、僧伽難提尊者　第十八、伽耶舍多尊者　第十九、鳩摩羅多尊者　第二十、闍耶多尊者

【解】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問脅尊者說：「怎樣才可成佛呢？」脅尊者答：「現在沒有成的就是。」

　　富那夜奢尊者說：「現在未成的就是佛，那我怎麼知道這未成的就是佛呢？」脅尊者就說：「你怎知道這未成的就不是佛呢？」由這一問一答，富那夜奢尊者就開悟了，於是脅尊者就將心法傳給他。馬鳴大士，此大士絕頂聰明，因知他機緣成熟，故富那夜奢尊者就去度化馬明尊者為第十二代祖師。

　　馬鳴大士問富那夜奢尊者說：「我想要認識佛，要如何才認識佛呢？」

　　富那夜奢尊者說：「你不認識的就是佛。」

　　馬鳴大土說：「不認識的就是佛。那麼我不認識佛，怎麼才知道他是佛呢？」

　　富那夜奢尊者說：「你既不認識佛，又怎知不是佛呢？」這種對話與他跟脅尊者講的道理差不多。

　　馬鳴大士說：「哦！此是鋸義。」就像鋸子那樣來回鋸——我說這樣，你說那樣。

　　富那夜奢尊者答說：「彼是木義。」

　　富那夜奢尊者問：「鋸義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　　馬鳴大士說：「與師平出和您一樣。」

　　馬鳴大士問：「木義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　　富那夜奢尊者答：「汝被我解——你被我鋸開了。」就如此一講，馬鳴大士豁然開悟，隨即出家，富那夜奢尊者就傳法給他。

　　什麼叫馬鳴大士呢？他一說法，馬就會叫，因有這種感應，故叫馬鳴大士。大士是菩薩另一別名。

第十四祖龍樹大士，他將華嚴經從龍宮裡取出，尊者有非凡的智慧，發揚大乘教義，著中觀論、大智度論等。

　　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問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說：「你幾歲了？」

　　此童子答：「我一百歲了。」

　　十七祖說：「你年紀這麼輕，怎會一百歲？」

　　童子答：「若我百歲而不明白佛法，不如出生一天而能明白佛法。」

　　十七祖見此小童子這麼聰明，就度他出家而傳法給他，為第十八袓。

## 10-23【經】第二十一、婆脩盤頭尊者　第二十二、摩拏羅尊者　第二十三、鶴勒那尊者　第二十四、師子尊者　第二十五、婆舍斯多尊者　第二十六、不如蜜多尊者　第二十七、般若多羅尊者　第二十八、菩提達摩尊者　第二十九、慧可大師　第三十、僧璨大師　第三十一、道信大師　第三十二、弘忍大師　惠能是為三十三祖。從上諸祖，各有稟承，汝等向後遞代流傳，毋令乖誤。」

【解】第二十一祖是婆修盤頭尊者。第二十二祖是摩拏羅尊者。第二十三祖是鶴勒那尊者。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，他也是被人殺的。他遊化到罽賓國，其國王信奉外道，有外道領袖來破壞佛教，故此國當時不准有比丘。師子比丘為教化此國王，故遊化到其國。國王問：「你已了生死嗎？」師子出丘說：「我已了了。」國王說：「若你已了生死，就應將頭布施給我。因佛教講行菩薩道，要布施頭目腦髓，我現在想要你的頭，你可以布施出來嗎？」師子比丘說：「可以的。我生死既了，這一個頭又算是什麼呢！你儘管拿好了。」

　　國王聽他如此說，拿著寶劍按著他的頭就斬，頭斬下就冒白漿，但沒有血出。國王以劍斬師子比丘的頭，自己的手臂也當場斷了！因他犯了弒阿羅漢之故。此時國王始信佛法之不可思議，遂將外道領袖斬首。可是外道們就像普通人一樣，斬了就斬，也沒有留出白漿或現其他異徵。以後國王就通告全國，不准外道存留。復興佛教，此後佛法大興。六祖說：「從上諸祖，都有傳承，以心印心，你們這一班人，向後一代代傅，不要令佛法斷滅乖錯。」眾人聽完六祖說歷代祖師之後，都生出信心，叩頭退到一邊。

## 10-24【經】大師，先天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－是年十二月，改元開元－於國恩寺齋罷，謂諸徒眾曰：「汝等各依位坐，吾與汝別。」法海自言：「和尚留何教法，令後代迷人，得見佛性？」

【解】六祖大師在先天二年八月初三，在新州（他的家鄉）國恩寺，吃完午齋後，對所有徒眾說：「你們各人依次而坐（在佛教先授戒者坐前邊，後受戒的坐後邊，以戒律為尊卑的次序）。我現要與你們告辭了。」

法海在六祖座下是位長老，比一般人都高，時時都是他出來講話，故他對六祖大師說：「不知和尚要留何教法，使後代迷人能明心見性呢？」

## 10-25【經】師言：「汝等諦聽，後代迷人，若識眾生，即是佛性；若不識眾生，萬劫覓佛難逢。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，見自心佛性。欲求見佛，但識眾生；只為眾生迷佛，非是佛迷眾生。自性若悟，眾生是佛；自性若迷，佛是眾生。自性平等，眾生是佛；自性邪險，佛是眾生。汝等心若險曲，即佛在眾生中，一念平直，即是眾生成佛。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，自若無佛心，何處求真佛？汝等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，外無一物而能建立，皆是本心生萬種法。故經云：『心生，種種法生；心滅，種種法滅。』吾今留一偈，與汝等別，名『自性真佛偈』。後代之人，識此偈意，自見本心，自成佛道。

【解】大師說：你們各位好好注意聽，在將來後代迷昧的人，若認識眾生，就是認識佛性。若不認識眾生，也就不認識佛性。假設你不認識眾生而去找佛，就是找一萬個大劫也找不著。你想找佛，就要在眾生裡邊找。常不輕菩饉見到眾生就叩頭，就因他認為一切眾生都是佛，所以他才能成佛。若他見一切人都是魔，他自己也就是魔。

　　我現在教你們要認識自己心內的眾生，要見自己心裡的佛性，不要向外馳求。你想見佛，就要先恭敬眾生，認識眾生是佛，那你也就明心見性。眾生不認識佛，而非佛不認識眾生，你若自心覺悟，那麼你這個眾生就是佛。若你自己愚癡，不明白不覺悟，雖你本來是佛，現在也就變為眾生。自己佛性是平等平等，如此一來，眾生也就是佛。若你心邪險，儘看人不對，你縱是佛，現在也變為眾生，所以佛和眾生是在一念之間。你心若不直，彎彎曲曲，佛就在眾生裡；你若能直心，眾生就成佛了。每個人心裡都有個真佛，自己這個佛才是真佛。若你自己心裡連一個佛都沒有，那你又到那裡去找真佛呢？真佛就要你心有一真佛。佛即心，心即佛，你存個正念就是佛，存個邪念就是魔。生一清淨念就是佛，生一染污念就是魔，就看你生什麼念？若你能自淨其心，這才是真正佛呢！你若心不清淨，沒有一正心、佛心，那你到什麼地方去找真佛？找不著的，所以說：『佛在心頭坐。』

　　你們各位自心就是佛，不要向外馳求，更不要生懷疑心。若向外馳求則沒有一物可以建立成功。萬法都是從自己心裡生出來。故經上說：「因為心生，所以種種法生。若心滅，則種種法滅。」所謂：「佛說一切法，為度一切心，若無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一切法不離自心，亦不離自性。我現留下一首偈頌，和你們分別了。」各位要注意這首偈頌，壇經最重要的就是最後這首偈頌，這首太好了！六祖大師不但留給當時的人，亦是留給我們現在修行人。此偈名叫：「自性真佛偈」。我們都有份，都應依此偈修行。若識此偈，就能自見本心，而自成佛道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10-26【經】偈曰：

\*『真如自性是真佛，邪見三毒是魔王，

\*邪迷之時魔在舍，正見之時佛在堂。

\*性中邪見三毒生，即是魔王來住舍，

\*正見自除三毒心，魔變成佛真無假。

\*法身報身及化身，三身本來是一身，

\*若向性中能自見，即是成佛菩提因。

\*本從化身生淨性，淨性常在化身中，

\*性使化身行正道，當來圓滿真無窮。

\*婬性本是淨性因，除妊即是淨性身，

\*性中各自離五欲，見性剎那即是真。

\*今生若遇頓教門，忽悟自性見世尊，

\*若欲修行覓作佛，不知何處擬求真。

\*若能心中自見真，有真即是成佛因，

\*不見自性外覓佛，起心總是大癡人。

\*頓教法門今已留，救度世人須自修，

\*報汝當來學道者，不作此見大悠悠。』」

【解】什麼叫真佛呢？人人都有個真如自性，它又叫實相，又叫如來藏，又叫佛性。真如就是你的自性，自性也就是你的真如，自性真如也就是真佛。真佛你已認識，就應知魔王是什麼，魔王就是你的邪見，你的三毒。而三毒也就是你的邪見，邪見也就是你的三毒，有邪見，有三毒，就是魔王，三毒就是貪瞋癡——貪財、貪色，貪一切都是三毒。有如出家後貪著攀緣，到處想多收幾個徒弟，這都是三毒。像在這個道場，誰皈依都是自己發心皈依，若不發心也不勉強。若我叫你皈依我，你問說：「你夠不夠作師父的資格？你夠不夠作一好善知識？」那我就沒有話講了。

　　當邪迷時就生出無明，一有無明就生出愛欲，一有愛欲就是魔在你家裡。你有正見而沒有貪心瞋心癡心，沒有邪知邪見，將心裡收拾得乾乾淨淨，這時就是佛在堂。

　　佛和魔是由你自性所顯現，你自性若生邪見，就有貪瞋癡三毒生出。若無邪見，三毒就不生。若生三毒就是魔王來住你的房子裡，你的房子也就是你的身體。若有正見，就將三毒除去。沒有三毒心時，魔王就變成佛祖，這個道理是最真而不虛假，你只要存正見就是佛，若你存邪見就是魔。清淨法身、圓滿報身和千百億化身，雖說是三身，而這三身是由你一身變化出來的，這叫三而一，一而三，三身即是一身，一身就是三身。若在自性裡見自性的真佛，這就是將來成佛菩提種子。你有菩提種子，將來定結菩提果，結菩提果也就是成佛。

　　你本來的自性是從你化身生出一種清淨自性，你清淨自性法身也在你化身中。自己的自性能使你的化身行正道，則將來圓滿菩提自性的這種量也是無窮的。

　　人有一種淫欲心，但不要怕，你看楞嚴經的火頭金剛，他本來淫欲心很重，但以後他能用鍛鍊的功失將淫欲的火變成智慧火，而作火首金剛。所以說淫欲本是淨性因。你若存一正念，這就是淨性的因，你若存一邪念，那就不清淨。所以，淫欲的性不是將其斷了，而是將其變成淨性。本來淫性是不清淨，但要將它變成淨性——正知正見。這就對了。所以說除淫即是淨性身，除淫，就得清淨的法身。

　　你在自性裡要離開五欲，什麼叫五欲呢？即是色聲香味觸，有的說是財色名食睡。這五欲你都要遠離，在自性裡不起邪見，時時要有正知正見。你能離開五欲，就會見性，見性在很短的期間，就會得到真如妙性。

　　我們在今生都遇到頓教的法門——禪宗的法門，忽然間開悟而明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這時就能親見世尊及十方諸佛。你若想修行，想作佛的話，你不在自性裡用功夫而向外馳求，那就不知到何處去找真佛。

　　若你在自己本心裡去找自己真正的佛性，而能明心見性，見到真如妙性，這就是成佛的種子。你不迴光返照反求諸己，儘向外馳求，生一念頭要向外找佛，這就是最愚癡的人。

　　這禪宗頓教法門現在我已傳給你們，世人遇此法門需要自己修行，不能不修行啊！我現在對你們各位學道的人講，你若不這樣想，那就空過時光蹉跎歲月，一點好處都得不到。

## 10-27【經】師說偈已，告曰：「汝等好住，吾滅度後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，受人弔問。身著孝服，非吾弟子，亦非正法。但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無動無靜，無生無滅，無去無來，無是無非，無住無往。恐汝等心迷，不會吾意，今再囑汝，令汝見性。吾滅度後，依此修行，如吾在日；若違吾教，縱吾在世，亦無有益。」復說偈曰：「兀兀不修善，騰騰不造惡，寂寂斷見聞，蕩蕩心無著。」

【解】六祖大師說完前邊那首偈頌後，告大眾說：「你們大家好好地住著，不要打妄想，不要放不下，不要看不破，要看破、放下，就得到自在。我圓寂入涅槃後，不要像一般俗人凡夫的世情表現和舉動——就是哭啼悲位，眼淚像下雨那麼多，幾百畝田都不會乾旱，受人祭奠，身著孝服。你們若這樣做，就不是我的徒弟。是我的徒弟就要聽我的話，若你們不聽話，就不合乎正法，所以你們不要這樣做。但要怎樣呢？你但要認識自己的本心，見到自己的本性。本心本性它是不動不靜。自性是無生無滅，自性是無去無來，自性是無是亦無非，自性是無善無惡，自性是無好無壞，自性是無黑無白，自性是無長無短，自性是無住無往——不是在此地亦不在彼地，你們在自性裡用功夫，要明心見性，如果不明心見性，那就空過光陰。我恐怕你們心裡仍迷惑不明白我所說的道理，我現在再告訴你們一遍，再囑咐你們一番，無非就想使你們識自本心，見之本性，能明心見性。等我圓寂入涅槃後，要依照這個方法去修，那就和我在世時一樣。假設你違背我的教化，縱然我在世不入涅槃，對你們也沒有益處。於是又說一首偈頌：

　　「兀兀」即如如不動，了了常明。而不著住修善，你作善不要像梁武帝到處誇耀功德，這並非叫你不修善，而是不要著住到修善。

　　「騰騰」即逍遙自在，悠遊自得的樣子，一天到晚都很快樂。不修善是不著住到善法，不造惡可不是造惡而不著住它，而是絕對不可以造惡，即殺盜淫，尤其是淫，所謂「萬惡淫為首，死路不可走」。有邪淫的行為，這就是往死路上走。

　　「寂寂」即安靜又安靜的樣子，這種境界是又平安又舒服又快樂。斷見聞即無見無聞，將見聞都斷了，不在六根門頭生出邪見。生正見可以，但要將邪見邪聞都斷了，即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、非禮勿言。

　　「蕩蕩」是平坦，寬廣無有邊際的樣子。心量包括宇宙，充塞天地，蕩蕩然心無所著住。

## 10-28【經】師說偈已，端坐至三更，忽謂門人曰：「吾行矣！」奄然遷化，于時異香滿室，白虹屬地，林木變自，禽獸哀嗚。

【解】六祖大師說完此四句偈頌後，就結雙跏趺坐至三更半夜十二點鐘（六祖大師在打坐時，一般門人都陪在旁打坐）。大師就對門人說：「時候到了，我要走了，要與各位再見囉！」說完此話，忽然間氣斷，人不動而入涅槃。遷化就是搬家，誰搬家呢？即肉身菩薩搬家。此時有一股異香充滿法堂，在天空現出一道白虹，白光接連到地。林木變白，因為白光照耀，故將林木都變成白色，這是一種說法。另一說法是林木皆因祖師往生圓寂，而愴痛悲哀！故林木變成慘白好像穿孝服似的。當時山上有很多飛禽走獸都哭起來，本來草木是無情，但都變成有情，皆穿孝服。禽獸本是無知，但現也有靈性，都哭起來了。

## 10-29【經】十一月，廣韶新三郡官僚，洎門人緇白，爭迎真身，莫決所之。乃焚香禱曰：「香煙指處，師所歸焉。」時，香煙直貫曹溪。十一月十三日，遷神龕併所傳衣缽而回。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，弟子才辯，以香泥上之。

【解】在十一月，廣州、韶關及新州三個地方，其官僚、皈依弟子和出家人，爭迎真身。廣州的弟子欲把六祖的真身請到光孝寺去，，即六祖大師落髮的地方。那邊的人說：「六祖祖師的髮都埋在這地方，那麼祖師的真身也應請到我們廣州去供養。」而新州的和尚和皈依弟子就說：「大師是我們新州的人，應迎請回到我們家鄉來供養。」韶州的人就說：「大師在南華寺是開山祖師，應該請到我們南華寺才對。」大家互相爭辯，各申道理，不能作決定，幾乎要打起來。你要知道當時的人，都要爭祖師來供養。當祖師在生時，他們不爭，因祖師有自由的。這回圓寂沒有氣了，大家都有權利來供養，所以就各講各的道理，各據一詞。本來六祖大師是新州人，請到新州去是對的，因六祖大師自己都說：「葉落歸根」。而南華寺是六祖造的，請到南華寺也對的。廣州光孝寺是六祖大師落髮的地方，落髮，落法，法應落到這個地方，他們要請也對的。各都各有理由，幾乎都要打架。

　　此時就有一位聰明人出來說：「六祖大師在世時，我們要聽他的教化，現在六袓大師圓寂了，我們還是應聽他的教化，現在請六祖大師自己來決定吧！」

　　有人說：「六祖大師已圓寂了，他如何能教我們要迎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

　　那聰明人說：「我有辦法，因六祖大師是非常靈的，在生時有他心通。圓寂後，當然也有他心通啦！我們現爭著供養他老人家的真身而吵架，他一定很不歡喜。現在我們來焚香，香煙指到那邊去，就是六祖大師願意到那邊去，我們聽六祖大師的吩咐好嗎？」大家聽後都贊成說：「好！好！我們聽從六祖大師的意思。」

　　於是就焚香，香煙直往南華寺那兒。廣州和新州都為之心服，於是將六祖大師的真身送往南華寺去供養。

　　你看經文「爭迎真身，莫決所之」，就知當時情形很嚴重；非常緊張，每個人都想搶六祖的寶身。於是焚香禱告說：「六祖菩薩，您大發慈悲，大顯神通，您將香煙往那處指去，我們就把您送到那地方去。」時香煙直指曹溪。在十一月十三日，就把六祖大師的真身和達摩祖師所傳的衣缽，送回南華寺。次年七月把六祖大師的真身從龕請出來。弟子方辯，即是很善造佛像的那位，他亦是得六祖傳法之一，他用香粉、香灰和泥，將六祖的身體有些塌進去的地方，用泥補一補。

## 10-30【經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，遂先以鐵葉漆布，固護師頸入塔。忽於塔內，白光出現，直上衝天，三日始散。

【解】一般門人記得六祖大師說過，在五、六年後，有人來取他頭的預言，所以用鐵葉漆布將大師頸子包上，然後送進塔裡。忽然間在塔裡有白光出現，此白光通到天上，三天後才散去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[回索引](#a索引)**>>**

## 10-31【經】韶州奏聞，奉敕立碑紀師道行。師，春秋七十有六，年二十四傳衣，三十九祝髮，說法利生三十七載。得旨嗣法者，四十三人，悟道超凡者，莫知其數。達摩所傳信衣，中宗賜摩納寶缽，及才辯塑師真相，並道具等，主塔侍者尸之，永鎮寶林道場。流傳壇經，以顯宗旨，興隆三寶，普利群生者。

【解】韶州刺史將此靈瑞奏明皇上說：六祖大師放白光三天的情形。皇上就封命立碑來記述大師在世道德修行的經過。六袓大師世壽七十六歲，二十四歲得到傳法，三十九歲才落髮，他說法利生有三十七年，傳法弟子有四十三入。至於因得道超凡入聖的入，不知有多少。達摩祖師所傳的信衣袈裟，中宗所賜的袈裟和水晶缽，和方辯法師所造六祖大師的真相，及修道所用的三衣、缽、具、錫杖，都由護持寶塔的侍者放置塔內，使永鎮寶林道場為鎮寺的寶貝。流傳六祖的壇經，以顯禪宗法門的道理，此都是興隆三寶，令三寶發揚光大，普遍利益一切眾生。

　　此部六祖壇經已圓滿講解，在此段期間你們受了很多苦，但我不知你們是否知道辛苦，你們若知辛苦，那就如六祖大師所講的，仍是凡夫。若不知辛苦，那就是木頭和石頭。你們到底是知辛苦或不知辛苦？

　　至於我講經，我也不知講得好或不好，也不知你們聽得好或不好，但我們都不要這個好或不好，聽就是聽，我講就是講，也沒有好也沒有不好。大家在此，都是有緣才聚在一起。既已聽過六祖大師一生修道的情形，你不要存一個好或不好，而要是道則進，非道則退，合乎法就依法修行，不合乎法就不要做。你把六祖大師最後的偈頌能熟記，常常念思，而依偈去修行，那一定會成佛的。你不要分別我講得好不好，而要看你行不行？你要行，則不好也是好，你若不行，好也是不好。

　　我再問各位一個問題：六祖大師是一位不識字的人，不識字的人是沒有什麼知識，但他如何會講經呢？

　　學生：我想經上題示，人不需要有很多學術的研究才能開悟。頓教法門主要在自性心地上用功夫，而我們都應依此修行。

　　學生：在六祖壇經上講：既一法不立，所以連一字也說不出。

　　學生：壇經的義理已經非常清楚，但每次我想試著講，但都無法以言語來描述。

　　學生：當六祖大師入涅槃時說：再見，那他現在在那裡？

　　答：他現到你說話這地方來了。

　　現在對六祖大師不識字這個問題，來對大家講講：

　　因為當時中國教育沒有那麼普及，且讀書必須要有錢，而六祖大師家庭環境非常貧窮，因為他父親是一清官，故死後家裡一貧如洗。六祖大師童年時吃飯生活都成問題，當然沒有辦法去讀書。這是兩個原因，所以六祖大師不識字。

　　那麼，為何六祖大師示現生到貧窮的家庭？生來就那麼艱苦困難不識字呢？這是六祖大師以身作則，給我們大家看，就是不識字也可成佛作祖師。修成祖師不一定要識字或不識字。這是為一般不識字的人來增長他的志願。六祖不識字但他都修成道果，我們也可以修成道果。我們不應說因為一字不識而放棄修行，自餒的說：「修行是要有學問的人才能修行，沒有學問的人不能修行。」他是欲今一切人沒有這種偏見。這是我個人的看法。

　　各位對六祖大師還要有一真正的認識，六祖大師就是不懶惰，實實在在的去行持，所以他才能開悟。他開悟後說的六祖壇經。雖然他不識字，但這不識字是世間的智慧。而他將自性認識明白，明心見性，故用本有的大智慧。他所說的經典，是從智慧光明說出來，所以這經典的價值是無可比擬，它和佛所說的經典是一樣，所以我們不能說因他不識字，就生出輕慢心。講完六祖壇經後，希望各位對這一點要徹底明白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[回首頁](#top)**>>**

【貼心小幫手】（1）建議使用工具列-->檢視-->文件引導模式/功能窗格（2）鍵盤CTRL+滑鼠滾輪往前滑動,調整變更放大﹝字型比例﹞110%~400%（3）尋找本頁關鍵字,鍵盤最左下CTRL+﹝F﹞,輸入您的關鍵字

【編註】歡迎轉載流通，功德無量!本檔未經精確校對可能有所錯漏，煩請告知修正，以利更多同修大德!

【E-mail】anita399646@hotmail.com